武俠世界

如意玉佛緣（新派俠情傳奇故事）馬行空·著

一位年輕高手，先是遭人逼婚，繼之又被人逼他獻寶，弄到他窮於應付，迭遇兇險，幸好吉人天相，……最後，雖然失去異寶，卻得遇佳人，良緣巧結，因禍得福。



第29年
12

$6.00

編者話

江湖中事，波詭雲譎，變幻莫測，是禍是福，誰能事先預料周詳？今期刋出馬行空先生撰著「如意玉佛緣」，又是一篇精彩的新派脫俗俠情傳奇故事，一位年輕貌俊的武林高手，由於命途多舛，屢次受箝於人，先是被人逼婚啞娶，後又被逼要割愛獻寶他人，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到他左右爲難窮於應付，兼且又連遭兇險，幸好吉人天相，這位武林俊彥終能轉危爲安，逢凶化吉，雖然他失去了家傳瑰寶，但却邂逅了一位稱心滿意的紅顏知己，良緣巧結，常言說的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 ☆ ☆

下期刋出憶文先生撰著「怒斬賽靈猴」，乃俠盜玉麒麟故事集之續篇。一個生性狡黠，刀法到家又鮮少敵手的飛賊，自恃本身武功了得，無視武林羣雄，常在作案之前，必慣例事先通知物主，多年來未嘗失手過，但是，須知强中還有强中手，這個自命不凡的飛賊，在一次犯案中，却倒栽在俠盜玉麒麟白玉崙的手上，世間焉有常勝不敗之師，飛賊是怎樣落敗的？屆時請閱本篇故事……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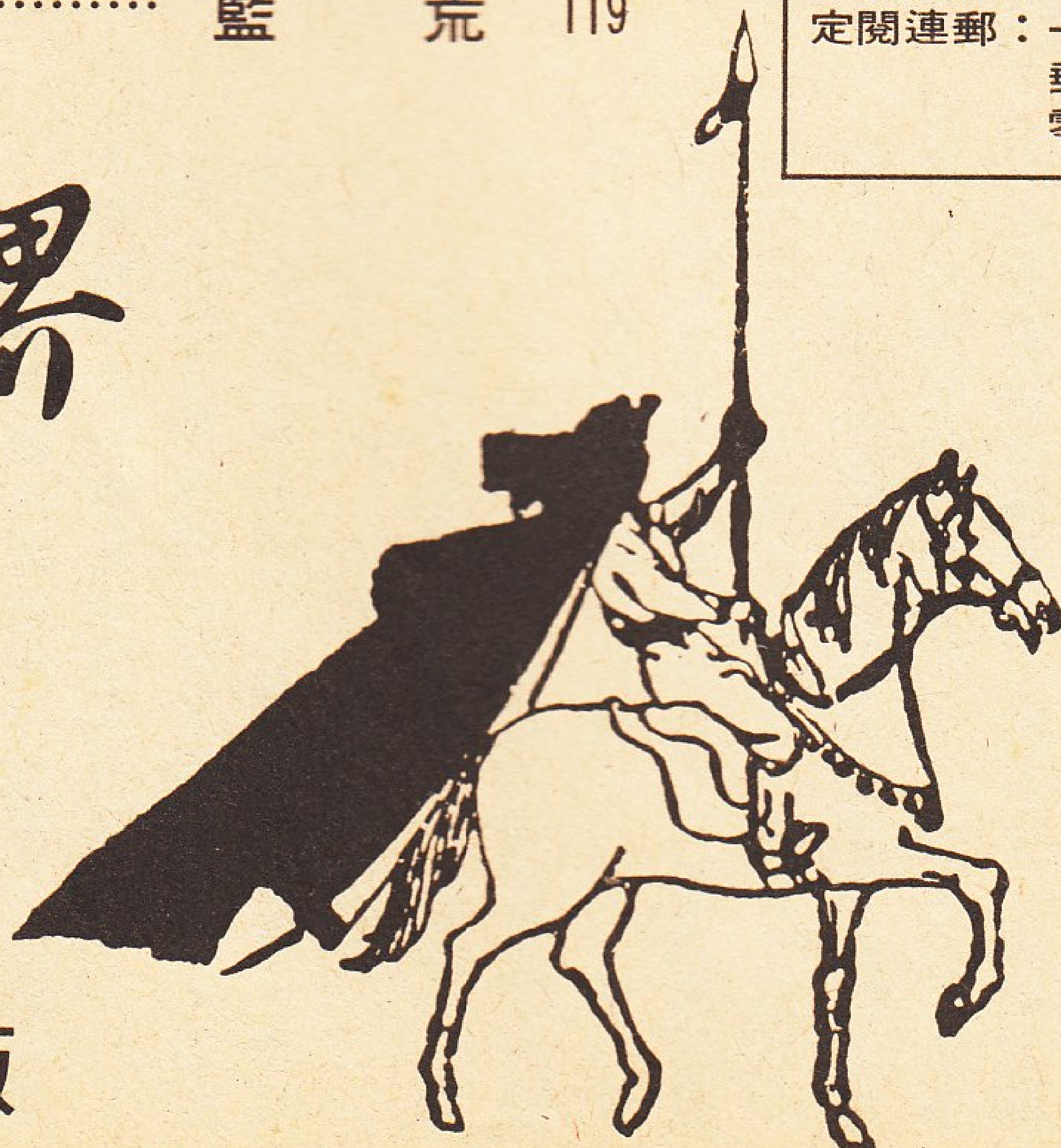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2期

（總號 1456）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佛緣



先被逼婚

淫雨霏霏，寒風如削，這種天氣，出門趕路的人最討厭。

密如簾的雨絲在寒風中斜斜的飄揚起來，打在人面上，寒冰冰的，倒是令人精神抖擻的。

但脚下的道路可不好走了。雨勢雖然不大，但由於接連下了兩天的關係，泥土濕滑，加上不斷有人行走，弄得道路上泥濘一片，走在其上的人若不小心翼翼，只怕走不了幾步，便會滑跌在地上，弄得一身泥汚的。

時候距午間約一個時辰左右，道路上行人絡繹不絕，雨勢雖然不大，但若是不披戴油布雨笠的話，走不了多久，還是會被弄得衣髮濕濕的，那可不好受，因此，路上的行人大多都頭戴笠帽，身披油布或是簑衣。

在行人中，却有一個人例外地沒有戴笠帽，披油布或是簑衣。頭面髮上，沾滿了雨水，身上的衣衫，也濕了一大片。

也因此，這個人份外惹人注目。

繼要獻寶

這可以從那些路人對他瞥視的目光顯示出來。

由於那人頭上沒有戴帽，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樣貌——從他的樣貌看來，那人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從那挺拔的身形，兩道濃黑的眉毛下那雙深邃漆亮的眸子，與及高聳的鼻，緊抿的咀唇，顯示出那人是個沉毅堅忍的人。

這，還可以從那人不疾不徐的脚步，顯示出來。

——從他身邊走過的人，雖然都小心翼翼，但都是脚步匆匆的，誰願意在這種雨天磨蹭，誰不願快快地趕到地頭，將頭上的笠帽及身上的油布簑衣脫下來，喘口氣，坐下來，好好地喝它兩杯、暖暖身子。

也因此，從他身旁經過的路人，莫不對那人「側目」，目光中盡是詫異之色。

忽然間，後面來路上傳來一陣驟然的馬車馳行聲，路上的行人都忘不迭地紛紛走避到泥路的兩邊，以免被飛馳的馬車輪子激濺起來的泥漿濺汚了身上的衣服。

獨有那人，像是沒有所聞到那一陣馬車聲般，沒有閃避到路邊，依舊不疾不徐地走着。

那輛馬車的來勢好快，只不過眨眼之間，車聲如雷鳴般，疾滾而至，利那間，便從那些路人的身旁飛馳而過。

那人雖然不是走在路當中，也不是走在路邊，飛馳而至的馬車幾乎是擦着的身邊馳過的，差一點便將他撞跌出去。

車輪濺起的泥漿，却將那人的半邊身子濺得一片汚髒，連臉頰上也沾了幾點泥漿，宛似一朶綻開的「花」一樣。

那人却連眉毛也沒有聳動一下，更沒有向那輛馬車惡意咒罵，彷彿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那樣，依舊不疾不徐地向前走，甚至沒有用袖抹一下濺在臉上的泥漿。

這個人要不是一個白痴或是瘋子，便是一個「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人。

本來，那個不計較馬車濺了他一身泥漿的人不理會那輛馬車，那輛馬車上的人是絕沒有理由去找那人的晦氣的，但世事往往出人意料，那輛飛馳的馬車驟然間在一陣「唏聿聿」的嘶鳴聲中硬生生煞停下來。

能夠令到一輛在泥濘的路上飛馳的馬車毫不「拖泥帶水」地一下子煞停下來，這就顯示出駕車者是一個有眞功夫的車把式。

——要知道，那是一輛四匹駿馬拉着的馬車。

也因此，立刻引起了兩旁路人的注目。

只有那個人連眼皮子也沒有撩動一下，依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呸，你是瞎了還是白痴呆子，找死麼？」從車轅上跳下一個滿臉虬髯，環眼如鈴的大漢來，朝那人開口便喝罵。

「刷」地一聲，馬車廂左邊的窗子拉開來，跟着一顆螓首自車廂內探出來，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眸朝那人瞥了一眼，櫻口微張「嗤」地笑出聲來，却急忙伸手掩住了咀巴，却掩不住眼中露出來的笑意。

「小雯，發生了甚麼事？」車廂內隨之響起一把嬌脆的語聲。

那顆螓首應聲縮了回去。「小姐，婢子也不大清楚，大概是……馬車幾乎撞倒那個人吧。」

「甚麼大概似乎的！」那把嬌脆的語聲隨即響起。「那有甚麼好笑的？」

「小姐……你……若是看到那個人的樣子……嘻嘻，包保你也會忍不住笑起來。」是那個被稱爲小雯的嘻笑聲。「那人被濺得臉上像花朶兒綻開一樣，包保小姐你看到後，也會忍不住笑起來。」

「小雯，你就是……」話聲中，車廂內又探出一顆螓首來，扭轉頭朝剛好走到車

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如意玉



後的那人瞥了一眼。

那人眼皮子一撩，烱烱的目光恰好亦射向那張有如春花般嬌艷好看的俏臉上。

那張嬌臉刹時染上了羞紅，抿咀一笑，慌忙縮回車廂內。

那人的目光頓時光彩閃現。

那個車把式——虬髯環眼漢子伸手朝那人一指，喝道：「嘿，還不快滾開，不是要俺揍你一頓才滾吧？」

那人却毫不理會虬髯漢子的喝罵，目光一歛，一直朝虬髯漢子走過去，彷彿對方沒有存在於他眼前一樣。

虬髯漢子大概從沒有試過遭人如此輕藐吧，一張紫黑的臉膛頓時變得有如猪肝色般。環眼中閃過一抹殺機，口中狠狠道：「好小子，待俺將你的舌頭拔出來，看看你是個啞子，還是傻子！」

喝聲中，伸手便往那人的咀巴揑去。

有幾個看熱鬧的路人忍不住「啊」地驚叫出聲。

別看那虬髯漢子粗手粗脚的，那一「攫」之勢却迅快異常，就在路人的驚叫聲中，那隻手已揑在了那人的咀巴上。

那人依舊一點反應也沒有，只不過眼中閃過一抹不易察覺的異光。

「秦漢，快住手！」車廂內倏然傳出一聲嬌喝，同時間車窗前又現出那張如春花綻放的俏臉來。

那虬髯漢子的手立時「颯」地縮了回去，垂手恭聲道：「小姐……」

「別說了，我們還要趕路，快對人家說一聲，對不起！」那位「小姐」脆聲喝道。

虬髯環眼漢子聞言頭一抬，口齒微動，但當他瞥到「小姐」正沉着臉直視着他，忙又垂下頭，將到口的話咽回去，不大情願地應了聲：「是。」

跟着，便走前一步，朝那人沒好氣地道：「年輕人，算你走運，剛才濺了你一身泥漿，對……不起。」惡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

那人對虬髯漢子說話的語氣及神態，一點也不在意，邊舉袖抹去臉上的泥污，邊說道：「算了，剛才我也有不是，聽到車輪聲也不趕快避開去。」這年輕漢子倒是好說話。

虬髯漢子聽那人這麼說，頓時愕了一下，神態一歛，張口欲說，却被那位「小姐」脆聲說道：「秦漢，快趕車上路！」

虬髯漢子秦漢忙應了一聲：「是，小姐！」略帶歉意地瞥了那人一眼，轉身一個箭步躍上車轅，抓起鞭子，口裏吆喝一聲，啪地甩了個鞭花，那四匹駿馬利時撒開四蹄，馬車有如一陣風般向前疾馳而去。

那位小姐在馬車馳動的剎那，將螓首自車窗外縮了回去，却在縮回的剎那，瞥了那人一眼。

那人却只顧着用袖子去擦抹臉上的泥污，因此沒有看到那少女的一瞥，直到那輛馬車馳騁而去，他才發覺地抬眼望向那輛飛馳出十數丈外的馬車。

那些人眼看一場「風暴」忽然烟消雲散，本來都替那人捏了一把汗的，這時都替那人感到慶幸，各自繼續趕路。

那人直到那輛馬車遠走得只剩下一小點，才收回目光，邁開脚步，繼續朝前走去。

* * *

霏霏細雨依舊的下着，寒颼颼的冷風也在不斷地吹着，在這種天氣趕路，眞夠人受的。

那人的臉上頭上及衣衫上，這時已水濕一片。

那人却恍似毫無所覺，冒着風雨，一直向前走去。

前路却不見盡頭。

漸漸的，路上的行人疏落起來，而前面目光所及之處，現出一大片黑壓壓的房舍，那應該是一處鎮集吧。

只要是在這條路上走過的人，都知道那處地方是這條路上的一座鎮集——駐馬店。

這就難怪路上的行人疏落了，大概都在走到駐馬店時，拐入去避雨歇脚了。

那人望着駐馬店長長地透了口氣，脚步不由快起來。

雨勢雖然不大，但風却冷，冒着風雨走路，可不好受。誰不願意快點走到地頭，避避風雨，歇歇脚。

忽然間，後面又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車聲。

這一陣馬車聲來勢頗驚人，有如天鼓急擂般，不用看，單聽那份聲勢，便聽出其勢之急疾。

有三兩個路人急不迭走避到路的兩旁，以免被馬車濺起的泥漿濺射在身上。

那人這一次雖然沒有立刻走避，但却忍不住扭轉頭瞥望一眼。

一瞥之下，他不由眼色一變，抽了口冷氣，急急向路邊走避開去，同時將頭垂下。

那是一輛三匹健馬拉着的馬車，車廂的門窗緊閉，駕車的車把式不是坐在車轅上，而是坐在車廂頂上，不，應該說是蹲在車廂頂上，有如一頭大馬猴一樣，而車子的兩旁，各有一騎夾護道，車後也跟着兩騎，這種架式，就算是鄉間的人，也看出這輛馬車的主人來頭不小。

這輛馬車雖然只用三匹馬拉着，但奔馳速度比之前那輛四馬拉的馬車還要快，難得的是，車子異常平穩，這就顯出駕車者的功夫。

馬車像疾風般馳過了那人的身旁，幸好那人走避得快，雖然濺起的泥漿濺射出老遠，但却沒有濺在那人的身上。

霎眼間，馬車馳出了數丈遠，那人微一抬頭，瞥了一眼那輛馬車，吐了口長氣。

驀地，那輛風馳電掣般的馬車戛然驟停下來，那三匹健馬前蹄微起，落地後，十二隻馬蹄穩穩地站在地上。

那輛馬車也只是輕晃了一下。

那護在馬車兩旁及後面的四騎，也戛然勒韁停下來。

這一手，可就顯出了駕車者與騎者的眞功夫。

那人一眼瞥及之下，身子陡然微震了一下，急忙低下頭，脚步也隨之放緩下來。

蹲在車廂頂上的車把式在馬匹驟然煞停的剎那，一個身子驟然向前翻躍下去，只見他在空中一個翻滾，安然落回車頂前沿上，不過，一個身子却轉了過來，一雙精光閃閃的眼眸，瞬也不瞬地盯在走在路邊低下頭的那個人。

馬車左邊那騎在馬上的漢子帶點生氣地抬頭朝車頂上車把式叫道：「老袁，你發甚麼神經？將馬車勒停下來，驚着了小姐，你担待得起麼？」

「毛欽，你嚷嚷甚麼？我老袁將馬車勒停，自有道理，快睜開你那雙照子朝後面路邊那人仔細瞧一下，像不像小姐要找的那個人？」

走在路邊的那人一聽，將頭垂得更低，脚步也更慢了。

那個叫毛欽的漢子聽老袁那麼說，忙一提韁繩，將胯下馬勒轉，一眼看到那人，頓時目光一亮，直直地瞧着那人。

這時候，跟在車後的那兩騎上的漢子亦先後將馬帶轉，左右一分，朝那人走近去，四道目光也直射在那人的身上。

「袁中，發生了甚麼事？」隨着嬌軟的語聲，車廂左邊的窗子打開來，一顆螓首探出來。

蹲在車廂頂上的老袁忙恭聲說道：「回小姐，屬下發覺走在路邊的那人，很像是小姐要找尋的那位狄……少俠，因此將車子煞停下來，沒有驚着小姐妳吧？」

「袁中，狄……在哪？」

「小姐，老袁沒有看走眼，這位確是狄少俠。」答話的是毛欽。

而那人這時已停在毛欽的馬前，並且抬起頭來，臉上露出一抹無奈的苦笑，伸手抹一把沾滿了茸茸雨水的臉面，朝毛欽

說道：「毛兄，這麼巧，在這裏遇上，你們要到那裏去？」

「狄少俠，本小姐是專程四出找你的，皇天有眼，終於在這裏追上你了。」

接話的是從倏然推開的車廂門內跳出來的一位妙齡少女，聽語聲，正是那位被袁中及毛欽稱爲「小姐」，剛才探首出來窗外的女郎。

就這說話的瞬間，另外那兩騎已與毛欽成鼎足之勢，將那人——被稱爲狄少岳的堵截起來。

「小姐，小心汚了靴子。」車廂頂上的袁中一聲急叫中，身子一甩，披在他身上的那塊油布像一片飛雲般，颯地旋飛落車前的泥濘地上，恰好比那跳落地上的「小姐」快了那麼一點點，所以，她跳落地時雙足落在那塊油布之上，不致被滿地的泥濘汚了那雙精緻的小蠻靴。

這一手，可就顯出了那像隻大馬猴般的袁中身手之不凡了。

從而，也襯托出那位「小姐」身份之不尋常了。

「楚姑娘，妳這又是何……苦啊。」狄少岳瞥了那位小姐一眼，苦笑着說。

「狄少岳，你倒說得輕鬆啊，你這麼一走了之，教我怎麼辦？」那少女楚姑娘又急又氣地伸手一指狄少岳。氣急之下，也顧不了路上的泥濘會沾汚了腳上的靴子，走向狄少岳。

「楚姑娘，我可沒有答應妳甚麼啊，那不過是妳……，一廂情願……再說，我與妳還不曾眞的……於妳名節無虧，妳又何必苦苦相纏呢？」狄少岳攤攤手說道。

「你——」姓楚的少女氣惱地一跺腳，頓時泥濘四濺，濺汚了自己的衣衫，尖聲怒說道：「你倒賴得一乾二淨，當日，可是你親口對我說，娶我……爲妻的！」雖然在惱怒之中，說到最後那句話時，還是禁不住羞紅上臉。

「這……」狄少岳不禁窒了一下，着急地搓着手，說道：「我當日之所以那麼說，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形下答應的……妳的……楚姑娘，一個人在神志不清的情形下，說出來的話，是作不得眞的……找知道會令到妳很爲難，但妳要知道，終身大事，那可是兒戲不得的，而且也要雙方情願才成，希望姑娘你不要那麼執着。至於妳的救命之恩，我會銘感於心，必有以報。」

「我不理！」姓楚的少女嬌蠻地猛跺足，洩起的泥漿濺汚了下半身的衣褲。「我爹已在十日前發出了喜帖，你這麼一走了之，叫我怎樣見人？我若不……嫁你，還能嫁人麼？」

「楚姑娘，我知道我這麼一走，會令妳很爲難，但終身大事，又豈能兒戲……」

「狄少岳，費話少說，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姓楚的少女一張姣好的嬌靨由於氣急惱怒的關係，變得鐵青一片。

「楚姑娘，請妳別强人所難……」狄少岳抱歉地說道：「我……」

「姓狄的，你這麼推三推四的，你說，我家小姐有那一樣配不上你的？」毛欽再也忍不住，厲聲打斷了狄少岳的說話。

「毛兄，楚姑娘不但家世顯赫，而且才貌雙全，那一樣都比我好……

「狄少俠，這不就結了麼？」蹲在車頂上的袁中截斷了狄少岳的說話。「既然我家小姐樣樣都好，那還不……

「袁兄，你且聽我說。」狄少岳急忙朝袁中搖搖手。「我自覺高攀不起……」

「你這是遁詞！」毛欽道：「既然我家小姐喜歡你，就算是高攀，那又何妨！」

「別猶豫了，快跟我家小姐回去吧！」堵在狄少岳右後側那騎馬上的漢子不耐煩地喝道。

「楚姑娘，很抱歉，我不會跟妳回去。」狄少岳一正臉色，朝姓楚的少女說道：「你不會强人所難吧？」

姓楚的少女眸中頓時露出怨恨之色。「姓狄的，你難道不肯替我着想一下麼？」

「楚姑娘，這種事，請恕我無能爲力。」狄少岳深含歉意地道。「我若是跟妳回去，那是害人害己。」

「姓狄的，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說到底，你也不肯跟我家小姐回去麼？」毛欽怒聲道。

「毛兄，我若是跟你家小姐回去，那就有違我之意願，那我就是一個沒有德行的人，我不想因爲受了你家小姐的恩惠而違背自己的意願，那只會貶低我自己！」狄少岳正色說道。「我不是忘恩負義，但我不會以『屈從』來報恩的。再說，終身大事，是不能勉强的，相信你們也聽說過：『强摘的瓜是不甜的』這句話吧。

一頓，轉對姓楚的少女道：「楚姑娘，我已將話說得明明白白，相信妳不會再相逼吧？」

姓楚的少女沒有吭聲，只是用力咬着咀唇，淚光在眼中閃轉。

「姓狄的，你到底嫌棄我家小姐甚麼？」袁中在車廂頂上蹦跳起來。

「我一點也沒有嫌棄你家小姐，說眞心話，你家小姐是我所見的女孩子中，最美的一個……」

「我家小姐這麼美，難得她又看上你，這是幾生修到的福氣，多少世家公子追逐拜倒在我家小姐的石榴裙下，我家小姐也不屑一顧，獨垂青於你，你還推三推四的，你到底……」

袁中的話還未說完，便被狄少岳打斷了。「袁兄，我再明白地說一次：婚姻大事，要你情我願才會幸福，遺憾的是，我對楚姑娘……一點意思也沒有。」

「你……」姓楚的少女戟指狄少岳，從齒縫中迸出一個字來，再也說不下去，淚水奪眶而出，眼中怨毒之色更濃。

「楚姑娘，我知道剛才說的那句話，傷害了妳。」狄少岳歉疚地對姓楚的少女說。「本來，我是不想那樣說的，但……又不得不那樣說，請楚姑娘包涵見諒。」

「狄少岳，你以爲你是甚麼東西？」毛欽怒聲道。「你一句話便撇脫得乾乾淨淨，你有沒有想到，我家小姐如何自處，以後怎樣見人？」

「這……我也很替楚姑娘爲難。」狄少岳愛莫能助地道。「不過，以楚前輩在武林江湖上的威望，只要向武林同道善加解說，那是不會令到楚姑娘的名節有損的。」

「姓狄的，我才不稀罕你！」姓楚的少

女終於恨恨地從緊咬着的唇間吐出一句話來。

「楚姑娘，我有負妳的錯愛，很對不起。」狄少岳抱拳朝姓楚的少女深深一禮。

「姓狄的，你不是對我的救命之恩，必有以報的麼？」姓楚的少女眼中盡是怨恨之色。

「不錯！」狄少岳昂然道：「受恩當報，方是大丈夫本色！」

「好，我現在就要你報恩！」

「只要楚姑娘不是要我幹出虧德行的事情，請只管吩咐，狄某，萬死不辭！」狄少岳慨然道。

「好，我現在就要你以一死來報恩！」姓楚的少女怒恨地道。

狄少岳聽聞之下，不由愕了一下，但隨即便毫無懼色地道：「狄某這條命本是姑娘所救，如今姑娘要狄某以一死相報，合情合理，狄某就以一死相報！」

話聲未落，嗆然一聲，自左袖中抽出一柄寒芒閃閃，長不過一尺的短刀來，橫放於喉頭，只要他順勢一抹，那便會喉斷濺血，命喪當場！

毛欽袁中等人看到事情忽然演變成這樣，但不由呆住了——這可是他們意想不到的結果。

姓楚的姑娘霎那間神色變化複雜。

狄少岳口齒欲動，似乎想說甚麼，但却沒有說出來，那霎間，他的神色也顯得很複雜。

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猛地一咬牙，握刀的手微一用力。便往喉頭上抹去。

毛欽等人看着，俱不由眼色陡變。

「慢着！」姓楚的少女驀然一聲疾喝！

狄少岳的動作不由一窒，喉頭已有血絲滲出。

「楚姑娘，還有甚麼話說？」狄少岳連眉頭也沒有皺一下。

毛欽等人本是看不起狄少岳的，認為他不識抬擧，忘恩負義，辜負了小姐的錯愛，但如今看到他一付從容自刎的樣子，却又不由對他肅然起敬。

因爲若是轉換是他們，他們未必有那種從容自刎的胆量與決心。

「姓狄的，我忽然間改變了主意。」姓楚的少女眼中交織又愛又恨的神色。「這樣死得太痛快了，便宜了你。」

「楚姑娘，有謂：千古艱難唯一死。我現在以一死還報妳的恩惠，妳還想怎樣？」

「我不想你死得那麼痛快！」姓楚的少女咬着牙說。「我要你慢慢地死，那才解我心頭之恨！」

「楚姑娘，請別……」

「姓狄的，你不是想反悔吧？」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既如此，我有權要你用任何一種辦法報恩。」

狄少岳深深地吸了口氣，默然半晌，才說道：「悉聽尊意。」

但馬上又補充一句道：「楚姑娘，我剛才曾說過，若是有虧德行的事情，恕難從命。」

「我一直記着。」姓楚的少女冷笑一聲。「你大可放心，我不會教你為難的。」

狄少岳緊閉着咀巴。不再說話，靜等姓楚的少女說出要他報恩的辦法來。

——雖然他猜不到對方要他怎樣報恩，但他却猜到，那決不會是輕易可以做到的。

「聽着，我要你這一生一世都跟着我，爲奴爲婢侍候我！」少女終於說出要狄少岳報答她的辦法來。

「這……」狄少岳一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怎麼？反悔麼？」少女冷笑一聲。「我可沒有要你幹甚麼有虧德行的事情啊！」

「楚姑娘——」

「費話少說，你到底答不答應？」

狄少岳默然了半晌，才說道：「狄某……」

「狄少岳，你以爲托庇於震天堡，我便奈何不了你麼？」驀地一聲斷喝划空傳來，截斷了狄少岳下面的說話。

——震天堡！

原來這位姓楚的少女及毛欽袁中等人，是威震武林的震天堡的人！

而且，聽毛欽等人對姓楚的少女的稱呼，那少女必定是震天堡主楚威揚的掌珠楚燕玲。

而毛欽五人，正是震天堡中的高手之中的五個。

當今武林之中，有誰沒有聽聞過金刀震九州楚威揚的大名的。

而震天堡在武林同道的心目中，被視爲泰山北斗，是「力量」與「强大」的象徵。

近十年來，震天堡已隱隱然凌駕於一帮六派之上，成爲領袖武林的一股力量。

——最少，武林中大多數的武林同道皆有這種感覺。

至於狄少岳，在武林中，可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而他居然被楚威揚的掌珠楚燕玲給看上了，那可是天大的運氣，多少武林俊彥追逐拜倒她的石榴裙下，都得不到她的青睞，但狄少岳却偏是不識抬擧，那要不是白痴，便是個傻子！

一登龍門，身份百倍，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他却毫不爲所動，要是換上別人，怕不早已趴伏在楚燕玲的脚下，沒口答應了。

＊　＊　＊

那姓楚的少女確是震天堡主楚威揚的掌珠楚燕玲。

對於狄少岳這個不解溫柔的大傻瓜，她可是愛極也恨極。而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若是由愛生恨，是甚麼惡毒的事情也會幹出來的。

女人的愛，可以不顧一切，但恨，也是異常惡毒可怕的！

楚燕玲之忽然改變主意，不要狄少岳以死相報，正是恨極的表現，要他一生一世爲奴爲婢跟着她，就是要慢慢地折磨他，不讓他痛快地死去。

這是不是很惡毒可怕？

雖然古語說：千古艱難唯一死。但世上却有很多事情是比死還難受和可怕的。

＊　＊　＊

那驀然劃空傳來的語聲，不但截斷了狄少岳的說話，也令到楚燕玲與毛欽等人

禁不住抬眼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

人隨聲現，只見一條人影，不，應該說是三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接連飛掠而至。

當先的一人——大概就是發話的人，年紀在五十開外，穿一件褚色及膝的布衣，足下穿的却是一雙錦緞製的靴子，頭束高髻，臉形扁闊，頷下無鬚，但上唇却留了兩撇鼠鬚，穿戴與模樣滑稽惹笑。

但毛欽袁中却沒有發笑。

只有楚燕玲忍不住「嗤」地笑出聲來。

她之所以發笑，是因爲她不知道那人是誰？

而袁中毛欽等人之所以不笑，因爲他們都認出那人是誰。

而江湖上武林中穿戴得如此「異相」，樣貌又如此滑稽的人，稍有見識的江湖人都知道，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艾金星。

笑面人屠艾金星！

提起笑面人屠艾金星，相信江湖上武林中人大多數的武林人物，都會忍不住機伶伶打個冷顫的。

從他的外表，相信任何人也不會想到他是一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的兇惡之徒，他的樣子跟他的外號根本不相配。

很多人就是因爲被他的外表所騙，因而死在他的手上的。

正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你若是只憑艾金星的滑稽惹笑外表便以爲他不會是一個心狠手辣之徒，那你是自取死道。

江湖上武林中的人，不少人都以艾金星這個「例子」，引以爲鑑。

而艾金星這個人，自出道以來，可說雙手染滿了血腥，殺的人沒有一百，只怕也有八十，笑面人屠這個外號，就是因此而得到的。

事實上，就連當今一帮六派的掌門人聽到艾金星這個大名，也禁不住爲之皺眉的。

就算是震天堡主楚威揚，私下裏曾對一位知交說：連他也沒有把握在三百招之內，殺得了艾金星。

而見識過艾金星動手的人，都說無法看出他的武功深淺，其人之身手，也就可想而知。

狄少岳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居然不知死活，惹上了艾金星，大概他是活得不耐煩了。

只不知他怎會惹上艾金星的。

* * *

緊跟在艾金星身後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中年人，高挑個兒，穿一件長及脚跟的海青錦緞長袍，臉色青青白白的，尖下巴，連一根鬍渣子也沒有，倒吊眉，雙目白多黑少，削鼻，薄唇，那模樣活似一具行屍。

而此人的外號就叫「活死人」。

提起活死人這個外號，相信凡是在江湖上走動過的武林人，鮮有未聞其「大號」的。

活死人常蔭亦是橫行於江湖的一位煞星。

第三個掠至的人，是一位矮胖個兒的中年人，年紀與活死人常蔭相差不大，那張圓盤似的胖臉上，七竅俱大，兩道眉毛像刷子一樣，那樣貌份外觸目，教人看上一眼便永遠也忘不了。

這個矮胖子在江湖上武林中也是一位大有名頭的人物，生就他這種身材樣貌的人，相信在武林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一個。

此人外號大南瓜，姓曾名大祿。

大南瓜曾大祿在武林中與活死人常蔭齊名，也是武林中的一對「活寶」——煞星。

惹上了一個笑面人屠艾金星，經已是自尋死路，狄少岳居然連活死人常蔭，大南瓜曾大祿也惹上了，莫非他是活得不耐煩了？

毛欽袁中等人看到一下子來了三位當今武林中殺人如麻的煞星，俱不由自心底泛起一股寒氣，頭皮一陣發麻。

「丫頭，妳笑甚麼？」艾金星眼一瞪，臉上却微露笑意，瞧着楚燕玲。

楚燕玲由於不知道艾金星是何許人物，加上又看到他臉上現出笑容，那模樣更加滑稽惹笑，因此她根本不知道已惹上了麻煩，一個弄不好，只怕便有殺身之禍。

「咭」地一聲，她又忍不住笑出聲來，正欲答話，却被毛欽搶前截住了。

「艾前輩，我家小姐不知前輩身份，所以……還請前輩包涵則個。」毛欽陪着笑，抱拳朝艾金星一禮。

看到毛欽對艾金星如此客氣謙恭，楚燕玲頓時警覺到自己剛才冒失了，忙收斂了笑容。

——她雖然任性，却不是一個愚昧無知的女孩子，自小她便聰明伶俐，因此，馬上便警覺到，艾金星一定是位大有來頭的人物，不然，毛欽焉會對他如此客氣謙恭。

「你是誰？」艾金星目光一轉，落在毛欽的身上。

毛欽在武林中也是有名頭的人物，要是換轉是別人這樣問他，他一定很生氣，不會作答，但此刻問他的是連一帮六派也爲之大皺眉頭的艾金星，雖然語氣極不客氣，也只好忍了下去。

「在下毛欽。」他朝艾金星抱拳一禮。

「哦，原來是人稱怒刀的毛大俠。」艾金星咧開了一張大咀巴，有如血盆大口一樣，滑稽惹笑中，令人感到有點恐佈。

「那丫頭又是誰？」

「前輩，我家小姐乃震天堡楚堡主的掌珠。」毛欽雖然對艾金星瞧不起他的語氣有點不悅，但却忍隱着不敢表露出來。

「這丫頭原來是楚老兒的女兒，怪不得她敢對老子如此放肆了。」艾金星似乎連楚威揚也不放在眼內。「毛大俠，你是甚麼時候做了楚老兒的走狗的？」

「你又是甚麼東西？如此放肆，那樣稱呼我爹！」楚燕玲聽到艾金星稱呼她爹爲「老兒」，頓時生氣起來，也就不理會艾金星是何許人物了。

「小姐，這位乃是大名鼎鼎的艾金星艾前輩。」毛欽生怕艾金星一怒之下，對楚燕玲下毒手，急忙接口說出艾金星的大名。

楚燕玲雖然從未見過艾金星，但他的大名，却是聽過的，在乍聞眼前這個樣貌

滑稽「異相」的人就是武林中出了名的煞星笑面人屠艾金星，她雖然是震天堡堡主楚威揚的千金，也禁不住心頭一寒，愕然瞧着艾金星。

好一會，她才開口道：「他眞的是艾金星？」

——她仍然有點不相信。

「小姐，千眞萬確，他就是如假包換的艾前輩。」毛欽急不迭道。

他此刻最担心的是，要是艾金星不賣楚威揚的賬，惱恨楚燕玲對他出言不遜，因而動了殺機，那麼，就算是合他們五人之力，只怕也阻擋不了艾金星殺楚燕玲，若楚燕玲有甚麼三長兩短，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他又急急忙忙對艾金星道：「艾前輩，我家小姐不識前輩尊範，剛才多有冒犯，還請前輩海量汪涵。」

艾金星那雙環眼一睚，咀巴一咧——幾乎咧到耳根，似笑非笑地道：「嗯，看在楚老兒的面上，我老人家這一次就不與這丫頭計較。」

毛欽一聽，頓時放下心頭大石，抱拳朝艾金星一禮，說道：「多謝艾前輩大度寬容。」

「先別高興，我還有話說。」艾金星晃動一下他那顆寬扁如燒餅般的腦袋，搖搖手說道。

「艾前輩有甚麼說話，只管吩咐。」毛欽忍着說。

「聽着，你們帶着楚老兒的女兒，滾回震天堡去，閒事少理！」艾金星以眼角睨着毛欽，一付不將他們瞧在眼內的神態。

毛欽看一眼楚燕玲，正想說話，楚燕玲已搶先說道：「要我們走可以，姓狄的也要跟我們走！」

「楚丫頭，姓狄的小子據我老人家所知，他可不是震天堡的人，他爲何要跟你們走？」艾金星仰起那張燒餅臉，從鼻孔裏哼出一聲。

自從艾金星與常、曾兩人現身後，狄少岳便沒有開口說過話，一直冷眼瞧着，而常、曾兩人亦一直牢牢地盯着他，他要是想溜，只怕比登天還難。

「他——」楚燕玲衝口而出，但馬上便警覺地窒住了，停了一會，才接住下去。「我一定要帶他走！」

毛欽眼見忽然節外生枝，急得他直搓手，正想說話，但却被艾金星先說了。

「楚丫頭，妳別以爲我老人家剛才賣你爹的賬，便以爲我老人家怕了震天堡，便翹起了尾巴，再不識相快滾，別怪我老人家翻面不賣賬！」

楚燕玲自小便被嬌縱慣了，從沒怕過誰來，先前她不過是怯於艾金星的名頭，才按捺着性子，如今被艾金星這一說，頓時激起了她的小姐脾氣，她使性子時是天皇老子也不怕的，才不管你是艾金星還是艾銀星。

「艾老頭，你別老鼠跌在天秤上——自高自大，本小姐可不管你是甚麼東西，姓狄的是本小姐的人，休想本小姐將他留下！」

「哈哈，好狂妄的丫頭，我老人家今日總算開了眼界！」艾金星居然不怒反笑。「我老人家本來有心放妳這丫頭一馬的，哈哈……，旣然妳不知好歹，那我老人家先打發你們上路了！」

「艾前輩，且聽我——」

毛欽才說話，便立刻被艾金星截斷了。「嘿嘿，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老人家從來沒有饒過誰，哼哼！看來此例不可開！」

「艾老兒，別盡吹大氣唬人，本小姐倒要領敎一下，你有甚麼驚人的本領！」楚燕玲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小姐脾氣一發，甚麼也不怕。

「小姐——」

「住口！」毛欽才開口，便被楚燕玲一聲嬌叱截住了。

一旁瞧着的狄少岳瞧到楚燕玲使性發怒不顧後果，不禁替她担憂起來。

雖則他推却了楚燕玲的美意，而他也確是不怎麼喜歡她(若是喜歡，也不會「逃婚」了)，但畢竟她救過他一命，有恩於他，他可不是那種忘恩負義之徒，眼見她可能有殺身之禍，怎不敎他焦急。

「丫頭，妳眞的不見棺材不流淚？」艾金星笑得五官幾乎擠在一起。

「盡說費話！」楚燕玲冷哼一聲，刷地拔出了腰間利劍，直指艾金星。

毛欽急得叫了起來，「小姐，千萬別——」同時急撲過去。

艾金星也就在那利那動了。

那一動好快。

快到楚燕玲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艾金星的人已欺到她的身前，一手便攫住了她的劍！

楚燕玲是在陡覺劍身一緊，才驚覺到艾金星已欺到她的身前，攫住了她的劍，心頭驚悚之下，尖叱一聲，手腕一擰，全力刺前去。

她以爲憑她這一着(劍身一擰之下，劍鋒翻轉，艾金星若是仍然攫抓住劍身不放的話，必然會被劍鋒割傷)，艾金星非撒手不可的，那知道她那柄劍就像嵌入了鐵壁中一樣，根本擰不動分毫，更別說刺前一分半毫了。

她開始感到震悚了。

但她要後悔已太遲了。

「哈」地一聲，艾金星幾乎笑瞇了眼，空着的那隻手却有如毒蛇噬人般，捏向楚燕玲的咽喉！

楚燕玲那利那面色陡變，發出一聲驚悚的尖叫聲。

——她想撤手後退，根本已來不及，只好眼睜睜地看着艾金星那隻手捏向自己的咽喉。

——眼睜睜地看着死神逼近自己，那種滋味，相信就是不怕死的人，也禁不住會心悸魂飛的！

一聲暴雷也似的怒喝就在這霎間乍然響起。「休得傷我家小姐！」一道刀光挾着銳嘯聲有如駭電奔雷般，比那一聲暴還快，疾斬向艾金星。

那一刀是毛欽發出的。

「怒刀」果然名不虛傳。

那一刀之聲勢，恍似暴雷裂天！

那一刀，也是拚命的一刀，因而令到艾金星不得不出手應付。

——他若不出手應付，雖然他能夠殺

得了楚燕玲，肯定也會傷在毛欽的刀下。

他要出手應付，就不得不停止對楚燕玲的攻擊。

捏向楚燕玲的右手暴縮，反掌拍向毛欽斬來的長刀刀身。

艾金星一下應變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畢竟是藝高人胆大。

「快退！」毛欽也在那霎間疾喝一聲。

「啪」地一聲，毛欽的長刀硬是被艾金星那一掌拍歪開去。

嚇得魄散魂飛的楚燕玲被毛欽那一聲疾喝得神魂回竅，慌不迭撒劍暴退。

艾金星「嘿」地一聲，捏扣着劍身的左手往前一送，利劍有如激矢般脫手飛撞向楚燕玲的胸腹部位。

楚燕玲張口發出一聲恐駭的尖叫。

——因爲她根本無法閃避開那柄飛撞向她身上的利劍，撞向她身上的雖然是劍把而不是劍尖，但那勢道之勁疾，要是被撞上了，只怕會將楚燕玲的胸腹部位撞穿一個窟窿，那怎不教她恐駭欲絕！

毛欽也禁不住心神大震。

因爲他根本無法救得了楚燕玲。

若是楚燕玲被殺死，那麼，他們這幾個人怎樣回去向楚威揚交代？

另外兩騎馬上的漢子亦是臉色驚變。

驀地，一道綠芒有如星飛電閃般，錚地射在劍把上，險險將利劍撞歪開去。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利劍雖然被撞歪開去，但劍的頂端却將楚燕玲胸腹部位的衣衫擦破了！

——那一道綠芒要是稍慢那麼一霎，劍已疾撞在楚燕玲的身上，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噹」地一聲，那道綠芒墮落地上，原來是一柄半尺不到的尖刀！

楚燕玲死裏逃生，身子一軟，虛脫般倒在地上。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刹那飛溜到楚燕玲的身前，一掌劈向艾金星！

艾金星怒極之下，揮掌反劈過去。

兩掌相擊，發出一聲「啪」的沉响，那個人身形晃了一下，蹬地退了一步，仍然擋在楚燕玲的身前，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這時候，另外那兩騎上的漢子，亦已先後自馬上躍掠起來，撲向楚燕玲那邊。

看清楚，那在千鈞一髮間救了楚燕玲，與艾金星對了一掌，口噴鮮血的人，原來是蹲在車廂頂上的袁中。

就在艾金星與袁中對了一掌的刹那，毛欽勉力控刀，反手斜斬向艾金星的下盤。

饒是艾金星身手不凡，一時間也難以兼顧，逼得只好往橫斜跳開去，避過毛欽那一刀。

毛欽似乎豁了出去，刀勢一展，刀光霍地，緊纏着艾金星。

艾金星怪叫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身形閃挪中，居然以一雙肉手應付毛欽那柄鋒利的長刀。

只見他雙手接連一陣拍、撥、彈、拂，毛欽頓時刀法散亂，破綻百出。

「啪」地一聲，毛欽右肩胸上捱了一掌，腳下站不住，蹬蹬蹬連退了三大步，一張臉變得紫脹，口一張，噴出一口血來。

本來，艾金星那一掌是穿隙拍向毛欽的心口要害的，生死一髮間，他拚命將身子一個偏側，總算避開了要害部位，不然，他焉能活得了。

「毛欽，我老人家那一掌滋味如何？」艾金星看來已動了殺機，身形疾欺，一拳直擊向毛欽的頭臉。

毛欽一口氣還未轉過來，眼見艾金星一拳迎面擊來，連眼色也變了，牙根一咬，也不理會艾金星那一拳，挺刀直搠過去。

這是兩敗俱傷的拚命打法。

艾金星却毫不避開，冷笑一聲，左手一拳迎擊向毛欽搠過來的長刀！

鋒利的刀尖刺在艾金星的拳頭上，只聽「崩」的一下激响，艾金星的拳頭居然無恙，毛欽的長刀刀尖却崩折了！

艾金星另一拳亦已擊在毛欽的面上。但就在那霎間，毛欽一個身子忽然倒飛出去。

這一下意外，不但艾金星感到意外，就連毛欽本人，也是意外之極。

因爲他根本就沒有那樣打算，而且，他是身不由己的。

原來，那是有人在艾金星那一拳砸實在他面上的霎間，扯住了他的衣領，將他扯得倒飛出去的。

拉扯他的人就是袁中。

要不是袁中那一拉，艾金星那一拳肯定會將毛欽的臉面像砸西瓜一樣砸得稀爛。

換言之，袁中救了毛欽一命。

但袁中却掉了一命。

一拳砸空的艾金星盛怒之下，殺機更熾，厲叱聲中，一個身子有如疾風驟起般，旋飛起來，腿影乍現，只聽「蓬蓬」兩聲，袁中慘叫着，一個身子斜飛出去。

直飛出丈許二丈，才「啪噠」一聲，摔跌在地上，就像一堆爛泥一樣，一點動靜也沒有。

看清楚，只見他的胸腹部位塌陷下去，臉上七竅溢血，這個樣子，自然是活不了。

毛欽驚魂稍定之下，看到袁中爲了救他而喪生在艾金星的脚下，也顧不了被砸塌的鼻樑劇痛陣陣（原來艾金星那一拳雖然沒有砸實在毛欽的臉上，但從拳頭上發出來的凌厲渾厚的拳勁，仍然將他的鼻樑撞砸了，於此，可見艾金星內功之深厚了）一面扭頭朝馬車那邊大叫：「胡兄，快護着小姐速速離開！」一面雙手執刀，有如一頭怒獅般，猛撲向艾金星。

他已豁了出去。

——因爲他決不能眼睜睜看着袁中爲了救他而死在艾金星的脚下，同時，也爲了讓胡杰賴剛二人能夠護着楚燕玲安然離去，他必須要全力阻擋艾金星。

原來就在毛欽企圖與艾金星拚命的時候，胡杰賴剛（就是另兩騎馬上的那兩個漢子）已在袁中的示意下，左右扶起楚燕玲，飛快地將她扶去馬車那邊，而一直守在馬車那邊的另一騎，亦已棄馬躍上了車轅上，只等楚燕玲上了車，便立刻趕車疾馳而去。

——他們的責任就是要保護楚燕玲的安全。

──要是楚燕玲有甚麼閃失，他們也別想活了。

本來，楚燕玲是不肯走的，在毛欽的示意下，胡杰不得已只好點了她的暈穴。

而狄少岳在楚燕玲險喪生在艾金星手下的剎那，便欲撲掠過去助她一臂之力，但他才動，便被常蔭及曾大祿雙雙截堵住，動起手來。

狄少岳雖然名不見經傳，但見他在常、曾這兩位在武林中大有名頭的煞星的聯手攻擊之下，雖然是守多於攻，却沒有呈露敗象，而且，看樣子還能應付下去。

這就顯出他的武功大是不凡了。

只不知他是那一門那一派的門人弟子。

* * *

毛欽人如怒獅，一招怒斬蛟龍，兜頭蓋面直劈向艾金星。

對於毛欽這一刀，艾金星雖然藝高胆大，也不敢托大，身形急偏，斜滑出一步，探手疾抓向毛欽的右手肘。

毛欽「嘿」地沉喝一聲，刀勢倏地一轉，刀光如弧，掃斬向艾金星。

艾金星怪叫一聲，身形陡然間跳起來，一脚蹴向毛欽的面門。

也就在這瞬間，一聲馬嘶，緊接着一陣車輪轉動聲，不用看，艾金星也知道那輛馬車載着楚燕玲飛馳而去。

他才蹴出的那隻脚暴縮，點在另一隻脚背上，同時間雙臂一張一劃，整個人便像一道龍捲風般，其快無比地捲掠向那輛馬車。

而其勢道之快，居然比那輛馬車奔馳之勢還要快。

這就是艾金星的成名絕技之一的「龍捲千里」輕功身法。

「看刀！」身形往下暴矮，以圖避過艾金星那一脚的毛欽一眼瞥到艾金星捨他而逐馬車，大急之下，脫手將手中長刀擲向艾金星。

長刀挾着銳嘯聲，有如一道飛虹般，激射向艾金星。

那速度之快，猶在艾金星的「龍捲千里」輕功身法之上。

艾金星驟聞身後銳嘯激响，心中一凜，捲掠的身形陡地有如潛龍升天般，旋升起來。

激射的長刀「嘯」地自艾金星的足下射過。

驀地，却有如射在一堵無形的鋼壁上一樣，反射回去。

其實，乃是艾金星一脚踢在刀尖上，令到長刀反射回去。

而由於艾金星的身形是打着疾旋往上騰引起來的，其勢之快，令人只看到一條旋升的人影，根本看不清楚他是如何踢出的，除非目光異常銳利，才能看到他的脚是如何將長刀踢得反射回去的。

毛欽在將長刀擲出的同時，人也旋掠起來，追撲過去，希望盡一切可能將艾金星阻截下來，對於自己的安危，拋諸腦後。

他發夢也料不到艾金星不但能閃避過那柄激射過去的長刀，居然還能夠將之踢得倒射回來，由於兩下裏的勢度俱快，他要閃避，根本來不及。

「奪」地一聲，那柄倒射回去的長刀射入了他的腰側內，自背側穿透，而他整個人也因之而在空中一頓，繼之翻墮下去。

奇怪的是，他居然一聲也沒有吭。

直到重重地摔跌落地上，他才發出一聲慘厲的大叫。

但接下來，便沒了動靜，不知是斷了氣，還是昏死過去。

艾金星旋升的身形陡地在空中幻出一道弧形來，向飛馳的馬車捲掠追去。

但他馬上便去勢一頓，接向下旋墮落去。

他之所以打消了追截那輛馬車的念頭，乃是因為那輛馬車就在這一瞬之間，已飛馳出三數十丈外。雖然他的「龍捲千里」身法迅快異常，他自忖還是無法追截得到那輛馬車，所以，他才不追下去。

──雖然他欲將楚燕玲及胡杰賴剛等人悉數截殺(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但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在狄少岳的身上，上一次，已被狄少岳負傷逃脫而去，這一次，他不想讓狄少岳再從他的手上逃脫。

身形落地後，他瞥了一眼躺在地上沒了動靜的毛欽，沒有掠過去看清楚他是生是死──他相信毛欽就是還有氣，若是沒有人救護，遲早會一命嗚呼，所以，他懶得掠過去看個清楚，身形一掠，撲過去狄少岳那邊。

狄少岳才是他的「獵物」。

* * *

狄少岳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其武功似乎要比他剛才所展現的還要高明。

因為就這麼一會，他與常蔭曾大祿兩人的搏鬥已從攻少守多變為攻守各半，那就難怪他在惹上了艾金星這位大煞星後，仍能夠活命了。

只不知他這一次還能夠從艾金星的手下逃得一命否？

艾金星撲掠過去後，沒有立刻出手，站在一旁，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狄少岳與常、曾兩人動手的情形。

狄少岳的身法招式奇幻詭變，常蔭與曾大祿兩人聯手合擊，居然奈何不了他。

艾金星看得目中異彩連閃。

三人大約交手二十招後，艾金星驀地動了。

那一動快得有如白駒過隙，人影一閃，便已從常、曾兩人閃挪騰躍的身形之間掠了入去，一掌拍向狄少岳。

他是覷準了狄少岳的破綻，才出手的。

那一瞬之間，狄少岳堪堪接下常、曾兩人的一招，艾金星那一掌便已拍擊到他的身前，令到他根本來不及閃避，那只好硬接了。

「啪」地一聲沉响，狄少岳硬是接下了艾金星那一掌。

他整個人馬上被震倒飛出去。

明顯的，他吃了虧。

說起來，也難怪他會吃虧的，雖然他身手不凡，但論到內功修為，以他的年紀，又怎能與艾金星相捋。

他吃的虧顯然不大，因為他倒飛出兩丈過外時，還能夠在空中一個翻滾，斜墮落地。

原來，他之出掌硬接艾金星那一掌，

是想藉其掌力，助他脫身，是以，他在兩掌相擊的利那，不但將自己的掌力撤去大半，同時，也乘勢往後躍掠，因而卸去所受的大半掌勁，吃的虧也就小了。

足才站地，狄少岳便用力一點，斜掠出去。

但立刻便被凌空飛掠而至的常蔭、曾大祿兩人截住了，并硬接了兩人一招。

他被震得凌空一個倒翻，落在地上。

艾金星堪堪掠到他的身前，却沒有向他出手。

但狄少岳的反應及動作仍然迅快異常，身形一矮，便已斜竄出七八尺外。

人影一閃，常蔭已堵住了那個方向。

狄少岳頓時陷入三人的圍堵中。

三人沒有再向狄少岳出手，只是將他圍堵着。

狄少岳也沒有再動，挺立在那裏，兩道目光在三人的身上掃了一遍，暗中在運氣調息，一點也不顯得驚慌。

身陷當今武林三大煞星的圍堵之中，而仍然能夠神色不變，這份胆氣，只怕沒有多少人能及。

「小子，你到底交不交出來?」艾金星那張寬扁的臉上，煞氣全消，並且還現出一抹笑意。

不過却是不懷好意的陰笑。

「要交，我早在上一次已交出來了。」狄少岳居然也笑了笑。

「小子，上一次你從我老人家的手下溜脫了，便以爲我老人家奈何不了你麼?」艾金星那雙眼睇成了一條縫，那模樣更加滑稽惹笑。「今日你若不將那東西交出來，我老人家要是還讓你溜脫，我老人家從此罷手，不再向你要那東西。」

「你說的可是眞的?」狄少岳認眞地道。

「我老人家是甚麼人物，豈會言而無信!」艾金星仰起那張燒餅面。

狄少岳差一點忍俊不禁。笑出來。

艾金星那模樣實在滑稽惹笑。

「姓狄的小子，你眞的不交?」常蔭惡狠狠地朝狄少岳厲喝。

「小子，你別異想天開有奇跡出現，能夠從我們的手上逃脫得了，哼哼!你大概長了這麼大，還未喝過罰酒，所以不知道那滋味是很難受的吧?」曾大祿瞪着一雙比銅鈴還大的眼，惡狠狠地盯着狄少岳。

「你們說甚麼我也不會交出那東西的了，還是省口氣吧，我已不是三歲小孩，嚇唬不了的!」狄少岳倔强地道。

「好小子，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艾金星沉喝一聲，身形一晃，倏地欺到狄少岳的身前，探手疾抓向狄少岳的右肩頭。

艾金星一動，常蔭與曾大祿也動了，自左右兩側出手攻向狄少岳。

狄少岳身形陡地直拔起來，同時間撤出了收藏在身上的軟劍。

——對付武林中這三個大煞星，是不能講那麼江湖規矩的，否則，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而眼前的艾金星三人，就已不講規矩，不但以大欺小，居然還以多欺寡，那他若是再講江湖規矩，那他就是一個大傻瓜了!

艾金星三人一招遞空，口裏叱喝一聲:「小子，你插翅也飛不了!」同時躍掠起來，招式不變，攻向狄少岳。

狄少岳手中的軟劍嘯地一聲，隨着疾旋的身形，劍光如輪，掃斬向艾金星三人。

艾金星似乎早已料到狄少岳有此一着，抓向狄少岳的手暴縮倏伸——伸的是食中二指，挾向有如電光乍閃般掃斬過來的軟劍劍身!

劍勢如此快疾，而艾金星居然敢用二指去挾，設非是目光夠準，而二指又是鐵鑄的，那簡直是發了瘋。

艾金星自然不是發了瘋，說出來也眞令人難以相信，劍勢疾如電閃的軟劍，居然被他的二指挾住了。

艾金星這個煞星果然名不虛傳，身手之高明，簡直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那一手，相信就是當今一帮六派的掌門人，也不敢貿然施展。

艾金星那一手似乎大出狄少岳意料之外，心頭陡震，同時間身形也不由爲之一窒。

自左右側撲擊過來的常、曾兩人，一掌一爪已沾上了狄少岳的左右腰背上!

狄少岳的反應好快，身形一窒的利那，口裏大喝一聲，握劍的手向下一壓，劍身陡彎，而他亦藉着劍身反彈之力，身子向上倒翻起來。

但他的左腰背上仍然被常蔭的鬼爪抓撕下一塊衣布。

右腰背上也被曾大祿的手掌擦過，一陣劇痛。

而他在身形翻起的利那，左手一掌拍向艾金星的面門!

艾金星口裏「嘿」地一聲，左手在面門上一封，二指挾住軟劍的右手驀地向下一扯。

狄少岳知道自己內功不及艾金星，所以不敢與他硬對一掌，急忙縮掌，握劍的手用力一震，企圖藉那反彈之力，凌空翻滾出去，那知道一個身子却有如隕星般疾墮向地上!

一個人在空中，本來是無處着力的，狄少岳能夠凌空翻起來，全憑艾金星二指挾住了他的軟劍，才能藉那反彈之力倒翻起來，如今艾金星挾劍的二指一鬆，憑借之力驟失，自然便向下急墮了。

而這翻情形說起來似乎很長，實則，那只是瞬息間的事情。

艾金星在鬆開挾住軟劍的利那，身形也向地上墮落下去，但他却在那瞬間衣袖向下一拂，下墮之勢頓時一緩!就在艾金星下墮之勢一緩的利那，便自艾金星的身前急墮下去。

艾金星也就在這霎間一指戳向狄少岳的腰間。

饒是狄少岳身手不凡，在這種情形下，也無法閃避或是出手封截得了。

何況，下面還有常蔭與曾大祿在等着向他出手。

原來常、曾兩人在一招擊空後，便墮落回地上。

因此，狄少岳就算避得過或是擋開艾金星那一指，只怕也躲不過常、曾兩人的

出手攻擊。

常、曾兩人在地上雖然看得眞切——就算看不眞切，但從狄少岳往下跌墮的樣子，也應該看出他是着了艾金星的道兒，才會像一塊石頭般墮下去，但兩人仍不放心，左右急撲過去，各自出手抓向狄少岳的肩頭手臂。

艾金星一招得手，高興得他張口發出一聲長笑。

就在他笑聲出口，常、曾兩人撲向墮跌下來的狄少岳的刹那，不知從那裏擲來一顆黑忽忽的物事，落在他們之間的地上，發出「卜」的一聲暴响，一大股烟霧隨即爆散開來，瞬即瀰漫擴散開來，將他們幾人的身形籠罩吞噬了。

緊接着一條人影有如虹飛星渡般，射入了濃烟之內。

而那一大團濃烟翻翻滾滾的，不斷往四面及空中瀰漫擴散，眨眼間便將那一片地方籠罩了。

＊　＊　＊

艾金星與常蔭曾大祿好不容易才從那片烟霧中衝突出來，邊不斷地嗆咳，邊睜眼瞥望。

原來那股濃烟有一股辛辣之味，而艾金星三人都是老江湖，馬上便想到可能是毒烟，否則，不會有一股辛辣氣味的，三人連忙閉住呼吸，轉身便往外衝，由於濃烟蔽目，令到三人有如瞎子一樣，無法視物，只好瞎衝，那知道一衝却衝不出去，透氣之下，立時吸入了烟氣，嗆得三人忍不住一陣咳嗽。

衝突了幾次，三人才先後衝出烟霧外面，而他們亦已知道烟霧是沒有毒的——他們都沒有感到胸悶氣滯頭昏，要是烟氣有毒，他們不會一點中毒的感覺也沒有的！

這總算令他們放下心頭大石。

但由於在烟霧爆散時，他們恐防有毒，急忙閉住氣，心頭不免也一陣慌亂，同時爲了防備施放烟彈的人向他們襲擊，三人都慌不迭暴退開去，那還有心情去抓狄少岳，待到他們驚醒時，人在烟霧之中，有如瞎子一樣，要找也找不到了。

緩過一口氣，定下神來，艾金星常蔭曾大祿三人互覷了一眼，接散了開來，四下張望，却沒有發現有人溜逸，於是便繞着那團烟霧交錯着打起轉來。

三人那樣做，是恐防有人從烟霧中衝出來，將狄少岳救走。

因爲那團烟霧只有半畝地大小，他們若是站在三面不動，是無法將任何一面也兼顧到的。

換言之，在他們之間的距離內，便出現了「破綻」，要是有人從那處「破綻」衝出來，他們不能及時發覺。

那團烟霧足有一盞茶時分才慢慢地消散殆盡，其間，根本沒有人從中衝出來。

這令到艾金星三人不禁心中疑惑不已，他們都以爲那顆烟彈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必是有人擲過來的，那就必然有其目的，而最大的可能，只有兩個：一是用來對付他們，二是利用那顆烟彈來救走狄少岳，而他們都以爲，以後者居多，否則，他們怎會安然無損。

但怎麼不見有人將狄少岳救出來？這一點，令到三人大惑不解。

他們馬上便解惑釋疑了。

因爲在烟霧消散後，他們便淸楚地看到了，地上空蕩蕩的，被點了穴道的狄少岳離奇地失踪了。

三個人不禁面面相覷。

常蔭怪叫道：「姓狄的小子怎會不見了的？」

「那只有一個可能。」艾金星目光連轉。「有人將他救走了。」

一頓，咬着牙道：「救走那小子的人，一定是擲出烟彈的那個傢伙！」

「但——咱們怎會看不到？」大南瓜曾大祿話出口，便頓時知道自己那麼問，愚鈍得很。

「老曾，還用說？」常蔭聳聳鼻子。「一定是在咱們從烟霧中衝出來之前，那傢伙將那小子救走了！」

曾大祿伸手抓抓那顆頭髮稀疏的大腦袋，傻傻一笑道：「老常，我說出那句話後，便馬上想到了。」

接又疑惑地道：「那人除非溜得比兔子還快，不然，咱們衝出來，總會發覺到那人的踪跡的，我不相信他溜逃得那麼快，我們在烟霧中只躭了那麼一會子，他挾着那小子，怎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逃得無影無踪啊！」

「曾老弟說得對！那人無論逃得多快，也不可能逃得太遠的，咱們立刻分頭去追！」艾金星那張燒餅面因爲氣怒難抑，上下翹了起來，目中兇光閃閃。「他奶奶的，要是讓我將那傢伙抓到，我一定要教他嘗一下我老人家的手段！

「艾老大，咱們在甚麼地方會合？」常蔭問。

「就在五十里外的九公廟會合吧！」艾金星接一揮手，「追！」身形半轉，往東南方追了下去。

曾、常兩人也各自朝一個方向追下去。

連番遇險　命大得脫

馬車在一個山灣脚下的一座大莊院前停了下來。

那座莊院雖然不很大，但却頗具氣勢，由於它是建在一片高地上，遠看之下，有如一頭猛虎蹲踞着。

看那輛馬車的式樣，正是在那條泥濘的大路上將狄少岳濺了一身泥水的那一輛。

馬車一停，趕車的便從車轅上跳下來，走到莊門前，伸手抓住門上的銅環，「錚錚錚」地叩動起來。

那人一面虬髯，正是那個差點便要動手揍狄少岳的虬髯漢子！

這時候雨已停，黯淡的殘陽西墜，暮靄隱隱。

「誰啊？」大門內傳出人聲，兩扇大門隨即慢慢地打開來。

「是小姐回來了。」那虬髯漢子應道。

「小姐回來了！」一個人馬上從門內探出半邊身來，語帶驚喜。

那是一個鬢髮斑白的老蒼頭。「秦老三，路上好走麼？」

秦漢搖搖頭。「要是好走，在中午時

便已趕回來了。」

「秦老三，還不快去將馬車趕進來?」老管頭邊說邊縮回身子。「我這就去將側門打開。」

「丁伯，勞煩你了。」虬髯漢子秦漢轉身走下石階，來到馬車前，一手執住韁繩，拍拍靠着他的那匹馬的頸脖，口裏輕喝一聲，向右邊的側門走去。

那輛四匹馬拖着的馬車在秦漢的帶引下，自側門緩緩行了進去。

馬車一直來到莊院當中的那座廳堂前，才停了下來，跟着車廂門打開來，首先跳下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青衣丫頭來，跟着伸手將「小姐」扶下車。

那位小姐正是令到狄少岳目中神彩閃現，臉如春花般嬌美的少女。

少女才下車，廳堂階上馬上有人說道：「穎馨，妳終於回來了。」語聲慈藹。

少女頭一招，臉上頓時露出一抹愛嬌的笑意，脆聲道：「爹，你可是嫌女兒回來遲了?」邊說邊往階上走去。

站在廳前階上的人，年約五十上下，臉色紅潤，長眉朗目，頷下留着疏朗的鬍鬚，隨和中隱露威態。

「哈哈，爲父可沒有那麼說啊!」那中年人邊說邊輕輕捋着頷下的鬍鬚，眼中滿是慈愛之色。

此人就是這座莊院的主人，沈遠流。

那位少女正是他的獨生女兒沈穎馨。

說起來，沈遠流也是一位武林人物，當年名聲頗亮，只不過他很早便退隱——在他三十五歲的時候便退隱泉下，當時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他在正當盛年，却忽然退隱，只有他的幾位至親知交才知道因由。

原來，他是因爲愛妻病逝，爲了不讓女兒有一日會變成孤兒——在江湖上打滾，隨時都會有殺身之禍的，就算你武功蓋世，也難保不被暗算而死的，因此，他才毅然退出江湖，携了女兒，在此隱居。

一晃眼，便是十五年，他的女兒亦已十九歲了，尚待守閨中。

而經過了十數年，武林中很多人已不復記起他了，江湖就是這般「勢利」，只有當時得令的人物，才會名揚江湖，不會被人忘記。

不過，江湖上武林中雖然已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他，他却沒有因退隱而忘記了江湖武林，一直以來，對於江湖武林中的人與事，他都很留意，因此，江湖上武林中要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他都知道。

他是曾經在江湖上走動過的人，都能夠徹底忘記江湖的，相信沒有多少人。

因爲江湖是多姿多彩，剌激迷人的。

沈遠流雖然不在江湖走動，但他却派了幾個莊僕不時到江湖上去走動，打聽江湖上的消息，因此，對於江湖上的動靜，他可說了如指掌。

就拿秦漢來說，他雖然算不上是沈遠流的門人弟子，但實則上他已得沈遠流九分眞傳，不過，沈遠流却不肯收徒，因此，秦漢的一身武功雖是他傳授，却不是他的弟子。

雖然在這山灣隱居了十多年，沈遠流的一身武功却沒有因此而掉疏了，相反，更爲精深了。

原來，他一直沒有將一身武功掉下，相反，練得更勤。山居無聊，研練武功是他最大的消遣。

他如今的武功修練比起退隱前，更上層樓。

就連他的女兒沈穎馨，身手也甚是高明。

而莊中的每一個人，在他的教授下，都會武功。

* * *

「爹，女兒只不過多玩了一日。」沈穎馨輕盈地步上廳階，撒嬌地依在父親的身邊。

「穎兒，妳是爹的心肝寶貝，爹一日不見妳，便像少了什麼似的，妳今日若不回來，爹可忍不住要去找妳了!」沈遠流慈愛地伸手替女兒將鬢邊的一綹亂髮撥好。

這麼多年來，父女相依爲命，做父親的對女兒可是關愛異常，而女兒在父親的眼中，永遠是長不大的孩子，永遠須要愛護，難怪他放心不下的。

「爹啊，女兒已長大了。」穎馨眨着那雙明亮的眼眸，脆聲說道。「何況，女兒跟爹學了一身本領，爹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穎兒，爹只得妳一個女兒啊!」沈遠流含笑說道。「爹又怎放心得下呢?」

隨即又道：「玩得開心麼?」

「開心。」穎馨扶着父親走入廳中。「女兒這一次大開眼界。」

「有沒有遇上合妳喜歡的少年郎?」沈遠流打趣地道。

「爹，你是不是討厭女兒，恨不得女兒快快嫁了?」沈穎馨嬌嗔地說，臉靨上也微現紅暈。

「呵呵，爹又怎會討厭妳。」沈遠流愛惜地看着女兒。「不過，女兒大了總是要嫁的啊，爹雖然不捨得妳離開，但爹也想妳嫁得一個好郎君，那爹的心願總算了了，也對得起妳死去的娘。」

「爹，女兒不要嫁人，女兒永遠陪着爹。」沈穎馨扶父親坐在椅子上，她就倚在椅子的左邊，一臉天眞地說。

「傻丫頭，妳有這份孝心，爹很高興。」沈遠流疼愛地道：「妳要知道，自古以來，女孩兒家都是要嫁人的，爲父可不想要妳相陪而令到妳嫁不出去，那爲父的將來到了地府，怎樣對妳娘交待?再說，爲父的始終會死，那時候豈不是留下妳一個人，孤獨渡日?所以，傻丫頭，妳說說好了，千萬別當眞啊!」

「爹，你很想女兒嫁麼?」沈穎馨歪着頭瞧着父親，臉上露出頑皮的神色。

「穎兒，妳已長大了，女孩子長大了，自然要嫁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沈遠流正色道：「爲父雖然只得妳一個女兒，但不能因爲這樣，便自私到不讓妳嫁人的啊!再說，妳若是嫁了，生了孩子，爲父一樣可以弄孫爲樂的啊!」

「嗯，女兒還未嫁人，爹便說抱孫了，女兒不和爹說了!」沈穎馨含羞地說。

「結婚生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說不得的!」沈遠流道：「穎兒，這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

接又打趣地道：「快告訴爹，這一次

在杭州遊玩，有沒有遇上合心稱意的少年郎？」

「沒有啊！」沈穎馨搖搖頭，腦海中却不知怎的，浮現起那個被馬車濺起的泥水濺汚了身子的那個年輕人來。

「眞的沒有？」沈遠流不大相信地瞧着女兒。「爲父又不是外人，别要不好意思說出來啊！」

「爹啊，眞的沒有嘛，叫女兒怎麼說，胡說揑造一個出來麼？」沈穎馨口裏這麼說，心中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要是能夠……」她不由在心中暗自思想着，一顆心也卜卜直跳。

「穎兒，妳在想什麼？」沈遠流瞧到女兒默然不語，不由問道。

「沒有想着什麼啊！」沈穎馨慌忙搖搖頭，神色却顯得有點虛怯。

「妳騙不了爹的，一定有什麼心事。」沈遠流關心地瞧着女兒。

「爹，眞的沒有啊，女兒不過趕了大半天路，有點倦，爹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好好，爹相信妳。」沈遠流忙道。「妳既然倦了，那就回房去歇一會吧，爲父吩咐阿杜晚一點才吃晚飯。」

「爹，女兒只不過有點倦，坐一會便沒事的了。」沈穎馨伸伸腰，吸口氣，說道：「爹你這麼疼惜女兒，教女兒不知怎樣報答爹才是。」

「穎兒，又說傻話了。」沈遠流笑看着女兒。「爹只得妳一個女兒，不疼惜妳，疼惜誰？妳别再站着，快坐下來歇一下。」

待女兒坐下來，正色說道：「穎兒，爹這次讓妳到杭州去遊玩，雖說就是讓妳去外面見識一下，實則是希望妳能夠邂逅一個如意郎君，好讓爹了結一件心事。」

頓一下，又說道：「唉，爲父若不是退隱於此十數年，要是還在江湖上走動，也就不用要妳自己去覓意中人了。」

「爹，女兒去了杭州後，你一個人寂寞麼？」沈穎馨不想再說這個令她尷尬的話題，因而岔了開去。

「不見了妳，當然有點寂寞。」沈遠流道。「不過，爲父正想習慣一下，免得妳日後嫁了，更難受。」

正說到這裏，那個丫頭小雯來說道：「老爺、小姐，晚飯已準備好，請老爺小姐到後堂用膳。」

原來小雯已將沈穎馨這次帶去杭州的衣物用品拿回房中放好，跟着便幫忙那位僕婦吳媽擺放好膳菜，然後出來告知沈遠流父女。

「穎兒，還倦麼？」沈遠流關切地看着女兒。

「不倦了。」沈穎馨站起身來，「爹，吃晚飯吧。」

「嗯。」沈遠流點點頭，也站起來，向後面走去。

＊　＊　＊

狄少岳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又冷又硬的地上，動彈不得。

目光四下一掃，他馬上便看出自己躺在一座破廟的地上，但却沒有看到什麼人。

破廟內很暗，但仍依稀可以看到破廟內的情形，他估計這時候大概傍晚時分。

「那個將我救來這裏的人去了那裏？他是誰？」狄少岳目光轉動着，心中在想着。

他記得很清楚，將他從艾金星常蔭曾大祿三人手上救出來的人，是利用那顆烟彈的掩護，自烟霧中將他救出來的。

他還記得，那人在烟霧中一把挾起他，便順手點了他的暈穴，因此，以後的事，他都不知道，也不知救他的人是什麼人。

不過，有一點他是知道的，就是救他的人可能懷有與艾金星一樣的目的，否則，不會不替他解開被艾金星點了的軟痲穴，還加封點了他兩處穴道。

因此，他沒有因爲脫出了艾金星三人的掌握而感到慶幸。

同時，他雖然不知那個救他來此的人是誰，但他却隱隱猜到，此人必是一個厲害人物，不然，也不敢自艾金星三人的手上，將他救出來。

有胆量惹艾金星的人，肯定不會是尋常人物。

既然猜到那人不是仗義出手救他，而是有所企圖，那就要想辦法試一下能否離開這裏了。狄少岳馬上運氣試圖衝開被封的穴道。

但他馬上便發覺無法衝開被封的穴道。

因爲他才運氣便發覺無法將眞氣凝聚，他不由暗吃一驚，不知那人在他的身上做了什麼手脚，以致眞氣不能凝聚。

眞氣不能凝聚，就無法以氣衝穴。

他再試了幾次，皆是如此，便放棄了逃走的主意。

他現在只想盡快看到那人出現，弄清楚那人的意圖，那人又是誰？

雖然落在人手，而且，又知道那人對他有所企圖，但他却一點也不恐慌。

因爲他一直緊記着師父教誨他的一句話：既來之，則安之，驚慌失措，有害無益。

這十六字「眞言」，他一直謹記於心。

外面忽然傳來脚步聲，他忙扭頭往廟門那邊望過去。

這座破廟殘破不堪，連廟門也不知是爛掉了，還是被人拆走了，連門框也是搖搖欲墜。

那脚步聲又輕又快，廟門口驟然一黯，一條人影映入了狄少岳的眼簾。

狄少岳的心頭不由爲之一緊，瞬也不瞬地瞧着那條走進來的人影。

由於天色已黯，那人又是背着光走進來，因此，盡管狄少岳睜着雙眼瞧着那人，還是看不清楚那人的樣貌。

直到那人來到他的身前，他才能夠勉强看清楚那人的面貌。

那人生就一張又窄又長的馬面，連雙眼也是又細又長的，眉毛稀疏，鼻樑比平常要長，厚唇，頷下留了一撮山羊鬍子，瞧多兩眼後，狄少岳又覺得那人的臉面像一顆山羊頭。

那人雖然生就一付異相，雙眼却精光閃閃，就憑那兩道目光，就知道那人是一個練家子。

狄少岳估計那人年紀不會超過四十五

歲。

狄少岳却認不出那人是何許人物。

那人也在定定地瞧着狄少岳，咀角泛起一抹陰冷自得的笑意。

「姓狄的，你倒鎮定啊！」那人目光閃了閃。「看來，你的胆量不少，不然，也不敢惹上艾金星那煞星了。」

「你是誰？」狄少岳定定地瞧着那人，眨也沒有眨一下眼皮。

「你連某家也不認識？」那人似乎有點不高興。「虧你還在江湖上走動，你要不是個白痴，便是個渾人！」

「你是誰？」狄少岳再問。

「渾球，聽清楚了！」那人用力地噴了口氣。「某家姓郎，名錦山，凡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沒有多少個不曾聽聞過某家大名的！」伸出一指頭點着自己的鼻頭。

狄少岳一聽那人報上大名，馬上便省起，此人就是江湖上人稱火雷神君的郎錦山。

狄少岳雖然在江湖上走動的日子很短，不到半年，對於江湖上的有名人物，見識的也不多，但火雷神君的大名，他却聽聞過。

他還聽說，郎錦山全身上下，都是火藥暗器其花樣之多，簡直匪夷所思，而那種烟彈(他救走狄少岳時擲出的那顆烟彈)，是他一身火器之中，最尋常的一種。

據說，他身上的火器之中，威力最巨大猛烈的一種，名叫天雷彈，只有半個拳頭大小，但其威力足可以炸塌一堵又厚又高的城牆！

雖然他的武功不怎麼高明，但由於他那一身火器霸道異常，因此武林中人對他很忌憚，輕易不敢惹上他。

而他在江湖上也可說得上是橫行無忌。

他亦憑身上那些五花八門的火器，在江湖上武林中，名頭响亮。

幸好，他雖然氣量頗窄，却沒有憑仗身上的火器肆意殺人，否則，江湖上死的人就多了。

* * *

「姓狄的，聽說你身上有一樣艾金星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的東西，是麼？」郎錦山終於說出他的目的來。

「閣下想必早已搜遍了我身上各處吧？」狄少岳不答反問。

「這是當然了。」郎錦山點點頭道。

「那你在我身上搜到什麼？」

「只搜到幾張錢票，十多兩碎銀，就是搜不到那樣東西。」郎錦山盯着狄少岳。「那東西不在你身上麼？」

「我根本就沒有那樣東西，我身上當然沒有了。」

「小子，別將我當作三歲小孩，我在江湖上走動的時候，你還穿着開襠褲！」郎錦山哼了一聲。「我要是相信你說的話，豈不是白痴！」

一頓又道：「那東西要不在你身上，艾金星怎會從數百里外的鳳陽追逐你到這裏來？」

「我要是有那東西，怎會不在我身上？」

「你一定收藏在某一處地方！」

「慢着，我差點忘了問你，你說的那樣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狄少岳忽然反問道。

「你這小子在裝糊塗啊！」郎錦山冷笑一聲。「你是明知故問。好，那我就說出來，看你還抵賴得了。」

「那東西就是七寶如意佛！」郎錦山一字字說出來，兩道目光緊緊地盯着狄少岳，看他有如何反應。

「七寶如意佛？」狄少岳詫然道：「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那尊佛有多大？」

「那尊佛只有三寸高！」郎錦山道。「是以一塊七色翠玉雕成的，現在你知道得清清楚楚了吧？」

「知道了。」

「那還不快說出將那玉佛收藏在什麼地方？」

「我不但是第一次聽聞有『七寶如意佛』這件東西，更連看也沒有看過，我怎會有那尊玉佛？」

「你奶奶的，別要敬酒不喝喝罰酒！」郎錦山那張山羊臉上，露出兇惡之色。

「我根本就沒有那尊玉佛，叫我怎麼說？」狄少岳理直氣壯地道。

「哼哼，還口硬！」郎錦山那張山羊臉拉得長長的，「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

狄少岳乾脆閉上了咀巴。

他知道，就算他說破了咀皮，郎錦山也不會相信的，那何不省一口氣。

「眞的不說？」郎錦山再問一句。

狄少岳乾脆連眼也閉上。

「嘿嘿！看來你這小子非要看看我的手段不可啊！」郎錦山一脚踢在狄少岳的身上，踢得狄少岳在地上打了兩個滾，却咬着牙，沒有哼出聲來。

「好小子！」郎錦山惡狠狠地一把抓住狄少岳的胸衣，將他揪起來，接一手將他的髮髻打散，跟着從狄少岳的身上解下腰帶，將他的頭髮纏綁起來，再將腰帶拋上一根橫樑，伸手抓住那條從樑上垂下來的腰帶，用力向下一扯。狄少岳整個人便被吊了起來！

狄少岳馬上痛得臉上的肌肉直打顫，但仍然沒有吭出一聲。

「小子，滋味如何？」郎錦山冷酷地笑着道。

那滋味當然不好受。由於他的頭髮被當作繩子一樣纏綁在腰帶上吊起來，他整個人就等如被髮絲懸空吊起來，那千百根髮絲拉扯着他的頭皮，有如千百根鋼針刺在頭上般，刺痛難當，若是再吊下去，只怕會將頭皮扯脫！

「怎麼樣？說不說？」郎錦山說着一脚踢在狄少岳的屁股上。

狄少岳的身子馬上晃盪起來，劇痛更甚，那簡直不是一個人所能抵受得了的。

狄少岳咬牙咬得「格格」作响。

但他仍不吭聲。

「你奶奶的，想不到你的骨頭倒硬！」郎錦山說着揮掌摑了狄少岳兩個大咀巴。

狄少岳的身子馬上左轉右搖起來，左右臉頰又紅又腫，咀角溢出一絲血來。

他仍然一聲不吭。

他的性子倒眞倔强。

「快說！」郎錦山兇惡地厲喝，心中却不由得對狄少岳的倔强佩服起來。

代替回答的是狄少岳「格格」作响的咬牙聲。

「你奶奶的，我非要你出聲不可！」郎錦山惱怒地道。跟着從身上摸出一顆只有拇指頭大小的彈丸來，擲在狄少岳脚下的地上。

地上立刻爆騰起一團暗綠的火團，閃吐着噬向狄少岳的脚底。

狄少岳馬上感到脚底一陣灼熱。

「小子，你可知道我剛才擲在地上的那顆火彈，叫什麼名堂？」郎錦山陰笑着說道。「聽着，那是我秘制的煉魂鍛魄神火彈，那火可以像燒木柴一樣，將人逐寸逐寸地燒得肉消骨焦，嘗盡劇痛才死！」

跟着，又威嚇地道：「趁着那團火還未沾上你的靴子，快說吧，否則，那種椎心蝕骨般的痛楚，就算是鐵打的，也受不了！」

狄少岳終於開口道：「我說出來，你會相信麼？」

「你是個聰明人，相信你不會笨到在這個時候還說謊話騙我。」郎錦山見狄少岳終於開口說話，得意非常。「你說吧，我相信你。」

「你聽淸楚了。」狄少岳艱難地道。

「說吧，我傾耳聽着。」郎錦山興奮地打斷了狄少岳的說話，眼中異光閃爍。

「我根本就沒有你說的那尊七寶如意玉佛！」狄少岳痛苦得語聲打顫。

郎錦山一聽，頓時怒火中燒，眼中兇光一閃，揮手摌了狄少岳一個大咀巴，摌得他一個身子直打轉，吊着的頭髮絞纏如繩，感覺到頭皮像要被扯脫了般，那種痛楚，簡直不是人能夠忍受得了的！

「好小子，你還敢耍我！」郎錦山暴怒地道。「你既然非要嘗一下肉消骨焦的煉魂滋味，那你就好好地領略一下吧。」

就這一會之間，那團綠幽幽的火焰已如蛇信般，舐上了狄少岳的靴底，慢慢地燃起來。

本來，一般的火焰要是「沾」上了可以燃燒的東西，都會「盡量」地燃燒起來的，但郎錦山的煉魂鍛魄神火，却是慢慢地燃燒，就像蠶吃桑葉一樣，一點一點地蠶食。

狄少岳刹時感到一陣炙痛。

「那一點神火只要將你的靴底燒穿，沾上了你的脚板，嘿嘿，那種滋味可就有你好受的了！」郎錦山陰毒地冷笑連聲。

狄少岳快支持不下去了，因爲他的頭像快要被扯爆一樣！

驀地，自破廟的左邊一堵破牆外面，「颼」地一聲，射入一道流光，「篤」地射在郎錦山身旁的那根木柱上，立刻火光爆閃，吐出火焰來。

一把聲音緊接從外面傳入來。「郎錦山，你若不想被自己的一身火藥暗器炸得粉身碎骨，馬上挾着尾巴快滾，不然，我們可不客氣，將火箭射入來！」

郎錦山在火箭射入來的刹那，臉色已然倏變，再聽聞那句話，禁不住心中驚震不已，連臉色也變了。

要知道他雖然一身火器霸道異常，但也等於將自己變成了一個火藥庫，因之，對於火是最忌憚的了，因爲若是被火沾上了身，那無異將火藥引燃了，那後果，他可不敢想像！

而外面那人想出這個火攻的辦法，不愧是個聰明人？

因爲若是不用火攻，就算那人武功天下無敵，又或是帶來大批手下，只怕也抵擋不了郎錦山身上的那些火藥暗器，更奈何他不得！

「鼠輩，有種的現身出來，與郎某見個眞章！」郎錦山暗吸口氣，壓下心中的驚恐，出言相激！

只要那人一現身，他馬上便賞對方一顆靈魂彈！

「嘿嘿，我老人家可不是個傻瓜，才不上你這個當，你再不滾，便教你永世不得超生！」外面那人說完又哈哈地笑了幾聲。

郎錦山聽準了那人發話的方向，猛地擲出了一顆靈魂彈！

「轟」地一聲，廟外響起一聲爆响，震得整座破廟震晃了一下，掉下幾塊瓦片來。

而發出爆炸的地方，樹倒土飛，被炸出一個大坑來。

那靈魂彈的威力確是驚人。

「郎錦山，省下點火器，留着你自己受用吧？」那語聲却在距爆炸的地方約丈許外响起。

顯然，廟外那人很「精」，早已提防到郎錦山會來那一手，話聲出口，已飛快地閃離原來匿着的地方。

郎錦山不理三七二十一，手一甩，又擲出了靈魂彈。

而這一次，他一擲便是三顆！

而且是幷排着向發出語聲的地方及左右兩邊擲出去的。

他的心思也很敏捷。這樣，那人不論是向左還是向右閃開，也避不過。

「轟轟轟」三聲巨响，整座破廟劇烈地搖晃了兩下，彷彿要塌下來，而廟外爆炸的地方，塵烟飛揚。

就在爆炸聲中，「颼颼颼」地一連自廟外射入五六支火箭來，其中有兩支直射向郎錦山的身上。

「郎錦山，你炸不着我老人家的！」那語聲却在另一個地方响起來。「你馬上便會玩火自焚！」

郎錦山眼見火箭直射自己身上，驚得他三魂皆冒，急不迭往地上一伏，斜竄開去。

那知道跟着又是兩支火箭向他射到。他嚇得魄散魂飛，要知道只要被沾上了，那他便會被自己身上的火藥暗器炸得粉身碎骨！那刹那，他狠狽地在地上接連幾個翻滾，疾滾開去。

跟着，他有如一頭受驚的兔子般，從地上斜竄起來，抖手朝發射火箭的地方擲出兩顆毒火彈，身形倏地一伏，險險避過一支射到來的火箭，緊接又猛地標竄起來，直往廟後竄去。

只有廟後那邊沒有火箭射進來。而從火箭射來的情形，廟外匿伏着不止一個人。

因爲火箭是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射入去的。

幾支火箭追着郎錦山的身形射去，幸好，都追不及他的身形，或是射歪了。

一條人影驀地有如激矢般，射入廟內，寒光一閃，「削」地斬斷了吊着狄少岳頭髮的腰帶，接伸手一抄，將驟然墜跌向地上的狄少岳攔腰抄挾住，雙雙落在地上，隨即雙腳一蹬，挾着狄少岳向廟外掠去！

廟內這時已到處是火頭，并且有幾處地方蔓延燒了起來。

郎錦山三魂皆冒地竄到廟後，氣也來不及透一下，又是幾支火箭追着他射過來。

他連頭也不敢回一下，慌忙向前竄掠，腳下一蹬，躍過那堵塌了半截的後牆，一支火箭「嗤」地擦着他的頭頂射了過去，嚇得他頭一縮，急墜下去！

由於他一直要應付那些射來的火箭，因此，他根本沒有空隙顧及被吊着的狄少岳，甚至沒有時間再擲出火藥暗器。

但他這一次才墜落在牆外地上，馬上便摸出一顆天雷彈！而他的身形也貼地竄掠出去。

他在驚魂稍定之下，惡念陡起，自己得不到那樣東西（七寶如意玉佛），他奶奶的為何讓那些人得到狄少岳？

他才竄掠出去，「轟隆」一聲，恍似天塌地崩，那座破廟在震天動地的爆炸聲中，被炸得「灰飛烟滅」，眨眼之間，變成了一堆廢墟！

挾着狄少岳的那條人影才自破廟內掠射出來，便被那一下爆炸震得身形疾墜，昏暈過去！

天雷彈果然威力巨大。

那座破廟不但被炸得變成一片廢墟，地上也現出一個三丈過處的大坑。

＊　＊　＊

自破廟內將狄少岳救出來的人，正是艾金星。

而發射火箭將郎錦山趕走的，不單止他一個，還有常蔭與曾大祿。

幸好艾金星動作快捷，在破廟內沒有稍留，在爆炸之前掠射出廟外，否則，他與狄少岳勢必也被炸得血肉橫飛，而不是被震得昏暈過去。

常蔭與曾大祿也沒有例外，亦被震得昏暈過去。

不過，他們三人很快速，不到半個時辰便已醒了過來，卻發覺不見了狄少岳。

三個人不由面面相覷。

他們為了從郎錦山的手上將狄少岳搶回來，幾乎被炸死，而且，明明已經被搶回來的狄少岳，卻又不見了，他們自然不甘心。

這一次想到用「火攻」來對付郎錦山，是艾金星的主意。

老實說，當艾金星發覺是郎錦山從他們的手上「救」走狄少岳，他雖然氣怒，但也感到頭痛不已，雖然他天不怕地不怕，但對於郎錦山身上那些五花八門的火藥暗器，卻大是忌憚，也因此，他們都不敢輕舉妄動。

直到艾金星想出「火攻」這一招，他們才展開行動。

而且亦是商議好行動的步驟及細節，才開始行動的。

因為若是一個弄不好（稍有差錯或是配合不好），不但「救」不到人，甚至連他們也會喪命在郎錦山的火藥暗器之下。

「艾老大，姓狄的怎會不見了的？」曾大祿骨碌碌地轉着雙眼，四下掃視着。「會不會那小子比咱們醒轉得快，被他溜了？」

「不可能！」艾金星用力搖動那顆又寬又扁的腦袋，肯定地道：「他不但被點了穴道，論到內功修為，也不及咱們，又怎會醒轉得比咱們還要快呢！」

「艾老大說得對！」常蔭頷首道。「那小子不可能自己溜走的！」

「常老二，這麼說，是有人將他救走了？」曾大祿瞪着那雙銅鈴眼，瞧着常蔭。

「只有這個可能！」常蔭肯定地道。

「那麼，是誰將那小子救走？」曾大祿問。

「一定是郎錦山乘咱們昏暈時，將那小子救走的！」常蔭道：「這附近除了他，應該沒有其他人！」

「嗯，說得有道理！」曾大祿那顆大腦袋連連點着，表示贊同常蔭的推斷。

「別說得那麼肯定！」艾金星摸着那個又寬又扁的鼻子。「你兩個有沒有想到，姓狄的若是郎錦山救走，咱們怎會安然無恙？」兩道目光來回地掃視着常、曾兩人。

兩人卻一時間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說，人若是郎錦山救走的，以他的為人，他斷不會不乘機一刀一個，殺了咱們洩恨吧？」

「是啊！」曾大祿連連頷首道。「艾老大說得對，咱們從他的手上奪回姓狄的小子，他肯定恨死了咱們，換轉是我，也不會放過那個大好機會的！」

「嗯，這麼說來，應該不會是郎錦山這個一身火藥的傢伙救走姓狄的！」常蔭想了一下，也不由頷首道。

「那麼，是什麼人救走了那小子？」曾大祿說時瞧瞧艾、常兩人。

常蔭拿眼望着艾金星。

艾金星搖搖頭道。「你兩個別看着我，我與你兩個一樣，不知道。」

「他奶奶的，咱們拚生冒死的，卻讓人佔便宜撿去了！」曾大祿氣恨恨地躍起來。「要是讓我知道他是誰，非將他的一層皮剝下來不可！」

「要想知道那人是誰，還是別站在這裏盡說費話，馬上分頭追下去，說不定咱們的運氣好，就像找到郎錦山那樣，很快便找到那傢伙。」艾金星不愧是三人的老大，不但有主意，而且有決斷。

不知這三個煞星是怎樣走在一起的。

「老大說得對。」常蔭道。「說不定，救走那小子的傢伙，溜得不太遠，我朝西南面追下去！」

「咱們這一次在什麼地方會合？」曾大祿見常蔭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忙問道。

「就在虎頭山腳下吧！」艾金星手一指遠處夜空中高聳着的黑影道。

遠看之下，那黑影像極了一隻張口怒嘯的虎頭。

「我往東北面追下去。」曾大祿說着便往那個方向掠去。

艾金星與常蔭比他還快，分別朝西南及西北面飛掠而去。

霎時間，人去影杳，一片沉寂。

＊　＊　＊

就在艾金星三人分頭掠去約一盞茶時分，距艾金星三人站立之處不到二丈處的斷樹，忽然間轉動了一下。

那棵樹足有合抱粗，是被郎錦山那顆威力巨大的天雷彈炸斷的。

跟着，從那棵斷樹的斷口處，慢慢地冒出一個人頭來，接着是上身，終於，爬出一個人來。

那人沒有立刻站起身來，伏在地上，小心地左右張望了一會，確定了附近沒有人，才站起身來。

看清楚，那人原來是狄少岳！

那麼，艾金星三人都猜錯了，他根本就沒有被什麼人救走。

原來，狄少岳確是比艾金星三人早醒轉那麼一會。

而他之所以比艾金星三人醒轉得快，并不是他內功修爲比他們深厚，而是被一頭野狗在臉上又嗅又舐的，將他弄醒過來的。

說起來，他大概命不該絕，本來，他是被艾金星挾着的，却由於那一下巨大的爆炸，不但將他與艾金星震得昏暈過去，也將他震脫出艾金星的臂彎脅下，飛跌出數尺之外，當他跌落地上的時候，有那麼巧，恰好被一顆被炸飛的碎石射擊他軟麻穴上，撞開了被封的穴道。

而當時他已昏暈過去，因此，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在被那頭野狗舐舔醒後，才發覺的。

那頭野狗發覺本來像是死人一樣的狄少岳會動起來，驚得挾着尾巴倉惶飛逃而去。

他在醒轉的剎那，睜眼看到那野狗的咀巴湊到自己的臉上，下意識的，揮手去趕牠。

那一揮，本來像癱瘓了的手居然可以揮動，他這才省覺到，自己的軟麻穴本來是被點了的，現在却莫名其妙地解開了，他不由大喜過望。

跟着，他伸展揮動一下手脚，并試着站起來，都一一辦到，他才相信自己的軟麻穴不知怎的忽然解開了，他可以動了！

他試一下運氣却發覺被郎錦山封了的兩處穴仍未解開，眞氣仍然無法凝聚。

但能夠動總比不能動好。

因此，他可以走動，離開這裏。

跟着，他便發現了艾金星，也想起了自己是被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震昏過去的。

自然地，他也想起了被震昏前的經歷。

而由於常蔭與曾大祿兩人昏倒的地方距艾金星頗遠，分別在破廟的兩側，因此，狄少岳沒有發現兩人。

看到艾金星，他不由怒氣陡生，要不是艾金星硬說那樣東西(七寶如意玉佛)在他身上，并一直像冤魂般緊纏着他不捨，他怎會有此遭遇，越想越怒，越怒越恨，恨不得殺了艾金星！

當他正想走過去看一下艾金星是生是死的剎那，驀地，他看到艾金星的身子動了一下，似乎要醒轉過來，他不由心頭悚然劇跳了一下。

要是艾金星醒轉過來，他雖然可以走動，但眞氣却不可以提聚，那跟尋常人沒有什麼分別，別說動手了，就是想跑，也跑不了！

眼前，他却必須在艾金星醒轉過來前，跑得遠遠的，但他却自忖不可能跑得遠。

因爲艾金星又動了一下。

他雖然着慌，却沒有亂，目光四下打量之下，只有丈許兩丈外的一棵斷樹可以躲匿一下，而眼前的情形，已不容他多想，事實上也別無選擇，他急忙向那棵倒在地上的斷樹那邊疾走過去。

本來，他在情急之下，打算在斷樹後暫匿一會，然後悄悄地爬向廢墟(被炸毀的破廟)內躲匿起來，但他走到斷樹前，却意外地發覺，樹身上一塊掀起來的樹皮下，裏面是空的！

換言之，樹身是中空的！

這一發現，令到他大喜過望，急忙將那塊掀起的樹皮按回原位，隨即急急忙忙地自斷口處鑽了進去。

艾金星與常蔭、曾大祿三人在醒轉過來後所說的話，他都聽得一清二楚，一顆不安的心也慢慢地定下來。

說起來，也是艾金星三人粗心大意，沒在附近搜尋一下，不然，說不定會發現那截斷樹是中空的，從而發現狄少岳就藏匿在樹中。

不過，這也難怪艾金星三人會粗心大意的，就算換轉是心細如髮的人，在醒轉過來後，發覺不見了「一隻」煮熟了的「鴨子」，第一點想到的是：他是被人救去的，斷不會想到一隻煮熟的「鴨子」會自己跑了的。

因之，自然便不會想到在附近搜尋一遍了。

不過，狄少岳仍然提心吊胆，凝神聽着，直到艾金星三人分從三個方向追下去，他才敢透一口氣。

這一次他能夠脫險，可說是他運氣好。

深深地吸了口氣，狄少岳覺得此地不宜久留，說不定艾、常、曾忽然「心血來潮」，折返來瞧一下，那他又重陷敵手了。

辨別一下方向，他正欲向東南方那面走去(他在樹內聽到艾金星三人分別向東北，西南及西北面追下去，狄少岳自然是向東南方走了)，才走了一步，便瞥到一條人影如飛掠來，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氣，進退維谷地瞧那掠來的人影。

要走避躲匿已來不及，逃又逃不了，那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若來的是艾金星三人或是郎錦山，他只有任憑宰割，若來的是別的人，那大概還可以脫身，這就要看他的運氣了。

那人的身法好快，比起艾金星三人却差了一籌，眨眼間，便已掠到狄少岳的身前丈許外停下來，戒備地打量着狄少岳。

狄少岳已將自己作爲賭注，因此，他顯得很鎮靜，也在打量着那人。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由於習慣了黑暗，加上相距不遠，因此，可以互相看到對方的面貌。

那人年紀大約三十五六上下，生得甚是威猛，頷下長了滿滿濃密的短鬚，兩眼

熠熠有神。

狄少岳在江湖上走動還不到半年，對於江湖上的人物所識不多，就拿眼前這個漢子來說，他就不認識。

「閣下，這裏發生了什麼事？」那漢子將目光移到那邊的廢墟上。「某家在十多里外忽然聽到一聲巨响，猜想附近必然有什麼事發生了，好奇之下，循聲找尋，在附近找了一會，才找到來。」

跟着又補充道：「那一聲巨响很猛烈，起初某家還以爲是在不很遠發生的，那知一直走出了十多里，才找到閣下，那倒底是什麼物事弄出來的？」

狄少岳從對方的外表看不出他是一個奸惡之人，而且若從此人的外表看來，似乎還是一個豪爽耿直的人，雖然，他師父會對他說過，看一個人不能從外表去下判斷。而他也緊記師父這句話。

不過，一個人的外表若是長得忠厚端正，總是易討人好感的，狄少岳雖然看不出那人是什麼人，但起碼已對他生出好感來。

這也難怪他「以貌取人」的，眼前，他處在這種情形下，在他的意識中，是很希望來人是一個俠義道中人，否則，他又有難了。

「閣下怎樣稱呼？」狄少岳不答反問。

目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對方的身份姓名，那才好應付。

「哦，都是某家好奇心重，急着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忘了報上姓名。」那人爽快地道：「某家姓霍，名昌，在武林中是個寂寂無名的小人物，閣下一定沒有聽聞吧？」

狄少岳確實沒有聽聞過霍昌的大名，不過，他却沒有說出來。「霍兄，你不會沒有聽聞過火雷神君郎錦山的大名吧？」

「火雷神君郎錦山！」霍昌雙眼一睜，疾道：「要是連他的大名也沒有聽聞，那人肯定沒有在江湖上混過！」

「那裏本來是一座破廟，却被郎錦山用一顆天雷彈炸成那個樣子，霍兄聽到的那一聲巨响，就是天雷彈爆炸時發出的。」狄少岳說來語氣淡淡的，但他想到爆炸時的猛烈情形，仍然感到胆顫心驚。

「原來是天雷彈爆炸弄出的巨响聲，怪不得在十里外也聽到了。」霍昌臉上爲之變色。

「郎錦山爲什麼要用天雷彈炸毀破廟？」霍昌透口氣道：「聽說，郎錦山雖然說不上是白道中人，但却輕易不會使用天雷彈，不然，只怕大半個武林會毀在他的手上。據說，他自出道江湖以來，只使用過一顆天雷彈。」

「因爲他在怒極之下，想炸死我及艾金星、常蔭、曾大祿他們，使用了天雷彈。」狄少岳長到這麼大，從來沒有說過謊話，因此，他雖然還不知道霍昌爲人如何，他還是照直說出來。

「笑面人屠艾金星，活死人常蔭，大南瓜曾大祿，都是武林中的煞星，閣下怎會與他們……在一起的？」霍昌霍然退了一步，詫駭地瞧着狄少岳。

從他的神色目光，看得出他已將狄少岳看作是艾金星、常蔭、曾大祿那種人。

狄少岳不想對方誤會，忙道：「霍兄，這事說來話長，不怕對你說，我之所以會和艾金星他們在一起，是因爲他們……將我捉住……郎錦山却從他們的手上將我搶走，後來，又被艾金星他們找到，結果艾金星他們用火攻嚇走了郎錦山，將我自破廟內搶出來，郎錦山恨怒之下，擲出天雷彈，欲炸死艾金星他們與我。」

本來，他是想一切源源本本地說出來的，但忽然省覺到，在未弄清楚霍昌這個人的意圖前，還是不要將事實全部說出來，以免又惹上麻煩，因此，略去最重要的，其他的他都照實說了。

「哦，原來閣下是笑面人屠及郎錦山的對頭人！」霍昌倏然道。「閣下惹上了他們，某家眞替你担心，他們可不是好惹的！」

狄少岳沒有說什麼，只是苦笑。

「閣下，請恕某家失禮，差點忘了請教閣下高姓大名。」霍昌忽然抱拳道。

狄少岳只好報上姓名。「狄少岳。」

「原來是狄兄。」霍昌又抱拳一拱。「狄兄沒有死在郎錦山的天雷彈下，眞是福大命大。」

一頓，又道：「狄兄沒有受傷吧？」臉上露出關切的神色。

「沒有。」狄少岳搖搖頭。「只是……」欲言又止。

「狄兄若是信得過某家，請別吞吞吐吐的！」霍昌爽直地道。「某家雖然不是什麼有頭有臉的人物，某家也不是那種奸惡之徒！狄兄胆敢惹上艾人屠那幾個煞星，某家佩服得緊！」

狄少岳聽他說得豪壯爽直，禁不住心中生愧，覺得自己未免多疑，因之，他帶點歉意地道：「霍兄，實不相瞞，我被郎錦山點了氣海及期門兩穴，眞氣無法提聚。尚幸身上沒有受傷。」

「狄兄，待我試試替你解開被封的穴道。」霍昌說着便向狄少岳走過去。

狄少岳也大方地道。「有勞霍兄了。」

在他以爲，霍昌若是對他不利，根本不用乘機替他解穴時下毒手，他若是要殺死他，只要向他下手便成，他根本無法反抗，因此，何不大大方方地讓他替自己解穴。

霍昌說道：「狄兄別客氣，舉手之勞，算不了什麼。」認準了那兩處穴道，出手替他解穴。

幸好郎錦山的點穴手法很平常，霍昌輕易便替狄少岳解開了被封的兩處穴道。

狄少岳忙試着運氣調息，發覺氣機已沒有阻滯，但眞氣仍然無法凝聚。

他不由大惑不解地「咦」了一聲。

「狄兄，沒有什麼吧？」霍昌看出狄少岳臉色有點不對，忙問道。

「霍兄，穴道已解，但不知怎的，仍然無法提聚眞氣。」狄少岳吸口氣道。「不知郎錦山在我昏迷時，在我身上做了什麼手脚！」

「怎會這樣的？」霍昌詫然道。

狄少岳苦笑着。

「嘿！某家想起來了。」霍昌忽然一拍大腿。「某家曾聽一位前輩說，郎錦山除了一身火藥暗器外，還有一種破氣彈，那是一種散發出淡淡香氣的彈丸，誰要是吸入了那種氣體，無論你內功再深厚精純，

也無法提聚眞氣，非要喝些清水才能將之解去。只不知狄兄是否吸入了破氣彈發出的氣體。」

「霍兄，只要馬上去喝幾口清水，不就知道是不是了麼？」狄少岳急忙道。

「對啊！」霍昌一拍腦袋。「狄兄，某家一路尋來時，曾在離此約三十多丈外的地方，看到有一條小溪流，某家帶你去。」

「霍兄請帶路。」狄少岳馬上道。

＊　＊　＊

喝下了幾口冰凉透肺的溪水，狄少岳馬上運氣。

這一次，體內的眞氣馬上可以提聚。

「狄兄，怎麼樣？」霍昌見狄少岳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忙問。

「霍兄，我極可能是吸入了郎錦山那種破氣彈發出的氣體，如今沒事了！」狄少岳高興地叫道。

「這就好了。」霍昌也高興起來。

「霍兄，我很高興認識你。」狄少岳伸手握住霍昌的手。

霍昌先是怔了一下，隨即豪爽地大笑起來，也伸手握住狄少岳另一隻手。「狄兄，某家高興極了！」

倏地，他止住笑聲，扭頭朝四下掃視了一眼，說道：「狄兄，我們還是快些離開這裏，說不定艾人屠他們會折返回來，那就……」

狄少岳一聽，點頭不迭道：「霍兄所說極是，我們馬上離開這裏。」

兩個人說走就走，才走了兩步，狄少岳脚步一停，說道：「霍兄，你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霍昌聽得不由愣了一下，不解地道：「狄兄，你要到那裏？」跟着又恍然地道：「原來狄兄一直不相信某家？」

「霍兄，別誤會。」狄少岳忙道。「我是不想連累霍兄你！」

「狄兄，你這麼說，可是認爲某家不配與你交朋友？」霍昌大叫起來。「好！算某家抬舉了自己，就當你我從來沒有認識過！」轉身便走。

「霍兄，你別生氣，我不是那意思！」狄少岳急忙伸手將霍昌拉住。「霍兄，正因爲我將你當作朋友，才不想因爲與你走在一起，因而將你牽涉入淌這渾水中。」

「狄兄，你有沒有聽說過！『爲朋友就算兩脅插刀，也在所不計』這句話？」霍昌正容道。

「聽說過。」狄少岳話出口，便知道無法說服霍昌跟他分手了。

「這不就是了！」霍昌立刻振振有詞地道：「你我既然是朋友，狄兄有麻煩的時候，某家毫不理會，那還是朋友麼？爲朋友而死，死而無憾！」

「霍兄，咱們走吧！」狄少岳感動得眼眶內濕潤潤的，拉着霍昌便走。

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交上了霍昌這個豪爽義氣的朋友，怎不教他感動得將霍昌看作知交！

人生在世，若是能夠交上一個肝胆相照的朋友，那是一種福氣。

「霍兄，咱們到那裏去？」狄少岳忽然問道。

「這一帶某家不大熟悉。」霍昌道：「不過，某家知道離此約二十多里外，有一座鎮集，某家本來是要趕到那裏投宿的，咱們就到那裏去吧。」

「那就請霍兄你帶路吧。」

霍昌點點頭，當先向他掠來的那個方向掠去。

狄少岳緊跟在他身後。

「狄兄，你一定很肚餓了吧？」霍昌忽然扭頭道。

霍昌不說還好，這一說，狄少岳馬上感到飢腸轆轆，一陣難受。「是有點肚餓。」他不好意思直說。

「那到了鎮上，咱們好好地吃它一頓吧？」霍昌忽然失笑一聲。「哈，某家差點忘了，這個時候，只怕鎮上的店舖早已關門，好好地吃一頓只怕不能了，但要塡飽肚子，還是不難的！」

狄少岳「骨」地吞了一口口水。「霍兄，你要到哪裏去的麼？」

「某家本來是要去湖州探望一個朋友的，想不到因爲貪趕路，遇上狄兄你，教某家好不高興！」

不知不覺間，兩人已望到前面遠處，隱隱現出一大片房舍的黑形來。

兩人不由精神一振，加快向前掠去。

受騙上當　佳人搭救

「狄兄，你惹上了艾人屠、活死人及大南瓜這三個人，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霍昌喝了口酒，替狄少岳担心地道。「不過，你敢惹上他們，某家佩服你的胆量！」

這時候巳是翌日午後，兩個人在鎮上那家東外酒家內吃了午飯後，慢慢地喝着酒。

「霍兄，不是我惹上他們，是他們找上我的。」狄少岳苦笑道。「我就算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會狂妄到不自量力，去惹他們！」

「那他們爲什麼要找上你？」霍昌爽直地問道。

「這……」狄少岳忽然住口不說。

「來，狄兄，某家敬你一杯。」霍昌不再追問下去，舉杯向狄少岳一敬。

狄少岳只好舉起杯子，碰一下霍昌的酒杯，然後一口喝下那杯酒。

但他却覺得那杯酒一點味道也沒有，心中也不好過。

既然巳將霍昌視作朋友，那還有什麼不可以說的，要不，還算是什麼朋友！更何況，他生性坦直，認爲事無不可對人言，更何况是朋友。

「狄兄，你準備如何應付艾人屠及活死人、曾大祿這三個煞星？」霍昌關切地道。

「霍兄，這一點我還未想過。」狄少岳道。「我在武林中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對於武林中那些名門大派的有名人物，我一個也不認識，根本不可能請那些人對我加以援手，而單憑我一個人之力，別說是應付艾金星三人了，就是其中一個，我也應付不了。因此，我只好見一步行一步了。」

「狄兄，別忘記，某家是你的朋友！」霍昌加重語氣道。「某家決定與你一起，



霍昌潛入狄少岳的房內，向他施行暗算

應付艾人屠他們！」

「霍兄，這……你的高義我很感激，但我怎能要你與我淌這渾水，……」狄少岳心中一陣激動。「我……」

「狄兄，除非你不再將某家當作朋友，要不，請你別再那樣說！」霍昌正色道。

「霍兄！」狄少岳感動得說話時連聲音也有點顫抖，伸手緊緊地執住霍昌的雙手。

霍昌也緊緊地執着他的雙手。

「來，狄兄，爲我們結爲朋友而乾一杯！」霍昌替狄少岳斟滿，然後舉杯。

狄少岳忙亦舉起杯子。

一口喝下那杯酒，狄少岳覺得甚是暢快。

在這時候能夠結識到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實是感到快慰之事。

但在暢快之餘，狄少岳又感到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霍兄，你剛才不是問我，怎會惹上艾金星那三個煞星的麼？」狄少岳再也憋不住。

「是啊！」霍昌微怔地但馬上又道：「狄兄，某家現在不想知道了！」

「但我一定要說。」

「某家失陪了。」霍昌說着便欲起身。

「霍兄，咱們是朋友麼？」狄少岳這句話馬上將霍昌「定」在椅子上。

「狄兄！」

「霍兄你要是仍將我看作朋友，就不要再說。」

霍昌沒有再堅持下去，點點頭，看着狄少岳，等他說話。

「霍兄，艾金星之所以找上我，是要我交出一樣東西。」狄少岳吐口氣。「大約在五個月前，他已在鳳陽附近找上我，被我擺脫了他，自始，他便一直追纏着我，非要我將那樣東西交出來。大約在一月之前，他在伏虎坡上又追上了我，動手之下，我身受重傷，但仍然被我逃脫了，當時我不辨東南西北，落荒而逃，直到我再也支持不下去昏倒在地。

「待到我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已身在震天堡中，後來我聽服侍我的那個婢女說，是震天堡主的掌珠楚燕玲在打獵時，發現我昏倒在一個樹林子內的一棵樹下，於是便將我救回堡內。

「在震天堡內足足住了二十天，傷勢才痊癒，本來我馬上便要離開的，但却拗不過楚堡主的一番好意，又在堡內逗留了三天。

「離開了震天堡後，我在附近的東寧鎮住了兩天，却被我發覺艾金星也在鎮上，本來，我想立刻離開的，後來一想，決定留在鎮上，與艾金星捉迷藏，便從客棧搬到一戶人家去住，窩在屋內足有三日，猜想艾金星在鎮上找不到我後，必已離去，這才離開東寧鎮，一直往洪山坪走去，那知道就在昨日，還是被艾金星追上了，更料不到的是，常蔭與曾大祿跟他在一起。一個艾金星我已經應付不了，何況是他們三人聯手，結果，我便落在他們的手上，但忽然又殺出一個郎錦山，從他們的手上將我搶走。後來，他們雙方在那座已被炸毀的破廟內搶奪我，結果却讓我溜脫

了，并遇上霍兄你。」狄少岳已將霍昌看作好朋友，他認爲要麼不說，要說，就將整件事情的始未說出來，於是他便說了，但却省略了楚燕玲追他回震天堡成親，而他離開震天堡，是偷偷地溜走這兩節。

他不是存心想隱略那一段情節，而是不好意思說出來，畢竟，對於男女間的情愛之事，始終羞於出口。

「狄兄，聽你那麼說，艾金星是在這一次，才與常蔭及曾大祿在一起的了。」霍昌道。

「應該是。」狄少岳道。

「那麼說，常蔭與曾大祿是在最近才被艾金星找上，邀作幫手的了。」霍昌道：「大概艾金星是認爲憑他一個人無辦法可以制服你，所以，才邀了常、曾兩人作幫手。」

一頓，帶點詫然地瞧着狄少岳，說道：「狄兄，看來你的身手不俗，而且很高明，否則，只怕很難從艾金星的手底下逃脫得了。不是某家妄自菲薄，要是某家，相信在艾金星的手底下走不了二十招，便栽在他的手上！」

「霍兄，你抬舉我了。」狄少岳搖手道：「我能夠一再從艾金星的手底下逃脫，那都是因緣巧合。」

「狄兄，別謙了，若非艾人屠自忖憑他一人之力，無法制服你，他斷斷不會邀常、曾兩人幫手的！」霍昌目露欽佩之色。「眞是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

「霍兄，你有聽說過，江湖上武林中有一尊名叫：『七寶如意佛』的玉雕佛像？」狄少岳忙將話題岔開。

「從來沒有聽過。」霍昌皺着眉頭想了一下，搖搖頭道。「莫非艾金星那些人要你交出的那樣東西，就是你剛才所說的『七寶如意佛了』？」抬眼直瞧着狄少岳。

「正是。」狄少岳點點頭。

「艾金星那些人怎會向你要那尊玉佛的？」霍昌問。

「我至今也弄不清楚，他們何以會找上我的。」狄少岳苦笑道。

「那尊玉佛有何奇異珍貴之處，艾人屠那些人非要搶奪到手而後甘心？」霍昌奇怪道。

「我一點也不知道。」狄少岳聳聳肩道：「我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七寶如意佛，更別說看過了。」

「什麼？你的身上根本就沒有那尊七寶如意佛？」霍昌脫口問道。

「確是沒有啊。」狄少岳肯定地道，却沒有發覺到霍昌的神色有異。

「那……艾人屠他們又怎會鍥而不捨地要你交出那尊佛像？」霍昌似乎有點不相信。「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霍兄，關於這一點，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怎會認爲我有那尊七寶如意佛的。」狄少岳苦惱地道。「我曾經一再說，我根本就沒有那尊玉佛，但艾金星與郎錦山却怎麼也不相信，後來，我知道就算我磨破了咀皮，他們也不會相信，便乾脆不再否認。」

「那艾人屠及郎錦山他們眞是蠻不講理了！」霍昌不在乎地道。他們必欲得到那尊玉佛而後甘心，某家猜想，那尊玉佛必不是尋常之物。」

「我也是這樣猜想。」狄少岳道。跟着嘆口氣，「想不到我才涉足江湖，便惹上了這天大的麻煩，但願那尊玉佛會出現，不然，我只怕永無寧日！」

「狄兄，你吉人天相，目前雖然麻煩，總有眞相大白的一天的。」霍昌安慰狄少岳。

「但願如此。」狄少岳有點喪氣地道。

「來，狄兄，不要再說這件叫人煩心的事了。」霍昌替狄少岳斟滿酒，再替自己斟滿酒，舉杯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咱們喝個痛快的！」

接一飲而盡。

狄少岳覺得霍昌所說甚是，這幾個月來，他可說疲於奔命，難得今日良朋在座，且放開懷抱，喝個痛快，於是，他也一飲而盡。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霍昌似乎豪興勃發。「狄兄，再喝一杯！」

狄少岳不由也豪興陡發，搶先執起酒壺，斟滿了兩杯酒，舉杯就乾。

霍昌却連盡兩杯，疊聲道：「痛快，痛快！」

「果然痛快！」狄少岳也接口道。「霍兄，我敬你一杯。」

兩人就這樣痛飲起來，當喝到第十壺酒時，狄少岳已經醉了，醉得連坐也坐不住，頭一垂，趴在桌面上。

霍昌似乎也有八分醉意，但還能夠支撐着沒有趴倒下去，伸手推推狄少岳，却幾乎站不住，一跤跌在地上，舌頭打着結道：「狄……兄，來……來，咱們再喝他三杯，看看……誰先……醉……倒……」

狄少岳却醉得不省人事，一點反應也沒有。

霍昌也不理會狄少岳沒有應他，自個拿起那壺酒，也不斟酒落杯子，便往咀裏倒。

但却大部份傾倒在地上，他口裏仍兀自嚷嚷道：「好酒，痛快！」

結果，兩人要由酒家的伙計將兩人扶回客棧。

酒家掌櫃費了一陣工夫，好不容易從霍昌的口中問出兩人住在那家客棧，才能夠將兩人送回去。

＊　＊　＊

躺在床上不時含含糊糊地說着醉話的霍昌忽然間翻身坐起來，將耳朵貼在板間的牆上，傾聽起來。

而他臉上的酒意，全都消散了，本是一雙醉眼也精光閃現，那裏還有半分酒意。

隔壁房間就是狄少岳的，這時候就是不將耳朵貼在板壁上傾聽，也可以清楚地聽到從隔壁房中傳過來的鼻鼾聲。

霍昌的臉上登時現出一抹陰陰的奸笑來，手在床上一撐，跳落地上，快步走到房門前，伸手輕輕地將房門拉開一綫，自門縫中往外窺看了一下，不見一個人影，立刻將門拉開，偏身閃了出去，反手將房門帶上，兩步便竄到隔鄰的房門前，伸手輕輕將門推開，閃了進去，隨即將門掩上。

房內，狄少岳斜躺在床上，鼾聲陣陣，醉得有如一個死人那樣。

霍昌輕輕地吁了一口氣，放輕脚步走到床前，輕聲喚道：「狄兄，狄兄，醒醒啊！」

狄少岳連眼貶毛也沒有顫動一下，一點反應也沒有。

霍昌還不放心，伸手推了推狄少岳。

從他這一連串的動作看來，霍昌這個人并不如他的外貌般粗豪，是個十分小心的人。

床上的狄少岳依然沒有一點反應，就像一塊石頭一樣，推一推，才動一動。

「哈，想不到這小子如此嫩，三兩下手脚，便將他放倒了，可笑艾人屠他們拚生冒死的，還是拾掇不了他，怎及某家輕輕巧巧的，便將他灌醉了，任從某家擺佈。」霍昌不禁得意地自語起來。

聽他的「獨白」，他對狄少岳也是有所圖謀的！

可憐狄少岳還將他視作值得一交的朋友。

「這小子口口聲聲說根本就沒有那尊七寶如意玉佛，嘿嘿，只有大傻瓜才相信！」霍昌又自話自說起來。「那尊玉佛一定在他身上。」

「爲了以防萬一，還是先點了這小子的黑甜穴，才動手！」霍昌自語聲中，一指戳落狄少岳身上的黑甜穴上。

狄少岳的身子應指輕微地顫了顫。

「哈哈，某家拿到那尊玉佛後，那就——」大概是興奮過度吧，下面的話變成了一陣低低的狂笑聲。

跟着，他便快速地在狄少岳的身上搜查起來。

狄少岳却一無所覺。

霍昌搜得很仔細，不但連狄少岳的髮髻也解散開來搜查，甚至連脚板底及鞋襪也仔細地翻搜過，結果，仍然一無所獲。

狄少岳經過霍昌這一番徹底的搜查後，幾乎是裸着身子，但他仍然沉睡如故。

「他娘的！這小子到底將那尊玉佛收藏在那裏？」霍昌兩道目光不停地在房間內掃視着，臉上現出焦急的神色。「莫非這小子將它藏在房間內的甚麼地方？」

一念及此，他馬上在房間內大肆搜查起來。

就只差沒有將地皮翻轉過來，結果，仍是找不到那尊玉佛。

「你奶奶的，難道他將那尊玉佛吞落肚子不成？」霍昌神色變着，兩道目光盯在狄少岳袒露的肚子上。

瞧他的眼色，似乎恨不得想將狄少岳剖腹開膛，搜出那尊玉佛來。

幸好，他沒有做出「殺鷄取卵」的殘忍手段來，不然，狄少岳便死得糊裏糊塗了。

「那尊玉佛雖然只有三寸高，但要吞落肚子，應該絕不可能，那可不是用面團做的，不活活卡死才怪，只有傻子才會那樣做。」

「那他到底將它收藏在那裏？」霍昌這時候已將一腔高興化作一陣焦急，他這時候的樣子，就像一頭覓不到食的餓熊般，已經失去了耐性。

「他娘的，這小子莫非將它藏在別的地方？」霍昌忽然伸手在狄少岳的臉上用力摑了兩巴掌，惡狠狠地道：「姓狄的，你將那尊玉佛收藏在那裏？」

狄少岳被摑得一個頭左右擺動了一下，臉上現出道道指痕來，可是，由於他爛醉如泥，再加上被點了黑甜穴，因此，他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霍昌恨得牙癢癢的，但却拿他沒有辦法。

「你奶奶的，看來只好撕破臉皮，逼他說出來了！」霍昌的眼中露出兇惡之色來。「不然，若是慢慢地與他泡下去，萬一被艾人屠或是郎錦山找到他，那我就別指望得到那尊玉佛了。」

「對，趁這機會，一定要從他的口中問出那尊玉佛的下落。」霍昌一拳擊在掌上。

跟着，他又嘟喃道：「這裏是客棧，不能在這裏動手逼問他，要找個僻靜一點的地方才成。」

他可是事不宜遲，馬上動手草草地替狄少岳穿上衣服，然後推開窗看一下，外面是一丈不到的地方，便是一堵牆，從那裏將狄少岳帶走，最方便不過，但這時候雖然已近黃昏，但仍是天光日白的，很容易會被人看到，因此，他雖然心急如焚，也只好按捺着。待天黑後，才將狄少岳偷偷帶離客棧。

＊　＊　＊

「爹，你叫女兒來有甚麼事？」沈穎馨才走入書房，便對她爹沈遠流說道。

沈遠流放下手上的書，含笑看着亭亭玉立的女兒，說道：「穎兒，還想不想到外面去玩？」

「爹——」沈穎馨脫口歡叫一聲，但馬上便又改口道：「女兒才回來，爹怎麼又要女兒到外面……」

「穎兒，別說了，爹知道你心裏想甚麼？」沈遠流觀言察色，已知道女兒想到外面去玩。

——知女莫若父。

「爹，女兒想陪着你老人家。」沈穎馨乖巧地道。

「穎兒，你既然想在家中陪着爹，那便算了。」沈遠流故意說道。眼中却笑意隱隱。

「爹，女兒……」沈穎馨再也憋不住了。「你老人家想女兒到那裏去玩？」

「穎兒，妳想陪着爹，那還問來作甚？」沈遠流故意吊女兒胃心。

「爹，你看的是甚麼書。」沈穎馨心性靈慧，馬上便想到父親是在捉弄她，因此，她便不再在那話題上說下去。

她知道父親一定會憋不住，再重提那話題，那她就「反客爲主」了。

「爹看的是春秋。」沈遠流瞥一眼放在書案上的那本書。「爹雖然看了三遍，但仍有興趣再看，一本好書，眞是百看不厭的。」

跟着，他果然不出沈穎馨所料，重提「舊話」。「穎兒，妳眞的寧願陪着爹，也不想到外面去玩？」

「爹，女兒不忍心留下你老人家在莊中，孤零零的。」沈穎馨說的是眞心話。

她一向是個孝順的女兒。

「穎兒，爹知道你孝順。」沈遠流慈愛地道：「只要妳快樂，爹便感到快樂。」

「爹，你對女兒太好了。」沈穎馨心中

一陣感動，將身子偎在父親的身邊。「女兒不知怎樣才能報答你老人家的大恩。」

「傻丫頭，又說傻話了。」沈遠流慈愛地看了女兒一眼。「天下間的父母，有那一個不愛惜自己的兒女的？也是做父母的本份。將來，妳要是生下兒女，也會像爹一樣愛惜兒女的。」

「但女兒却覺得，爹對女兒實在太好了。」沈穎馨感動得眼中一片淚水。

「穎兒，那是因爲爹只有妳一個女兒，也是唯一的親人，爹不對妳好，對誰好？」沈遠流伸手輕撫着女兒的髮絲，臉上流露出滿足的笑意。「爹已一大把年紀，若是能夠看到妳有一個好歸宿，爹便心滿意足，了却一大心願了。」

「爹，你怎麼老是要……」沈穎馨臉頰發熱，說不下去了。

「穎兒，大概爹眞的老了。」沈遠流喟然道。「人老了，便想看到兒女成家立室，相信天下做父母的，到了我這把年紀，都會有這種想法。」

「爹，女兒不嫁……人……」

「穎兒，又說傻話了……」沈遠流打斷了女兒的話。「爹也不希望妳有這種想法，爹會死不瞑目的！」

「爹，你不會死的！」沈穎馨急聲道：「爹會長命百歲，壽比天齊。」

「穎兒，又說傻話了！」沈遠流不禁爲女兒的傻氣感到好笑。「自古以來，人總是會死的，爹又怎會例外，若是，那豈不是一個怪物？」

「爹這麼好，是不會死的。」沈穎馨仍然稚氣地道：「吳媽說，好人不會死的！」

「好了，不說這個了。」沈遠流笑笑道：「穎兒，爹先一會接到一個消息，五日之後，在樂嘉鎮有一個武林大會，到時，樂嘉鎮會非常熱鬧，妳想不想去湊熱鬧，開開眼界？」

「想啊！」沈穎馨臉上也露出雀躍之色，只差沒有拍手掌。但她馬上又改口道：「還是不去了。」

「穎兒，妳只管去吧。」沈遠流笑說道：「爹知道妳很想去，但又不想留下爹一個人在莊內，穎兒，妳只管去吧，爹不會寂寞的，妳若是不去，爹反會不樂。」

「爹，你不是故意這樣說，哄騙女兒吧？」沈穎馨定定地看着父親。

「穎兒，爹說的是實話。」沈遠流道：「穎兒，妳已長大了，應該分別到外面去走一下，看一下，那才不會變成一個愚昧無知的人。」

頓一下，又說道：「這一次的英雄大會，據說各地的武林人物都紛紛趕來赴會，到時，必會人材濟濟，穎兒，爹希望妳這一次能夠遇到一個如意郎君，也好教爹了結心頭這件大事。」

「爹，說來說去，原來你是要女兒……」飛紅上頰，羞得說不下去。

「穎兒，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生大事，妳又害羞甚麼？」沈遠流正色道：「若不抓緊一點，蹉跎歲月，只怕那時候妳會怪爹不替妳抓緊了。」

「爹……

沈穎馨才說出口，便被沈遠流搖搖手阻止了。「穎兒，不是爹急着要將妳嫁出去，但隱居在此後，根本就沒有甚麼人來往，因之，爹想與妳物色一個也不可能，所以，爹才會要妳自己去物色。」

沈穎馨又想說話，却接不上口，因爲沈遠流緊接着又說道：「爹是武林人，不會像那些腐儒一樣，食古不化，說甚麼女孩兒要三步不出閨門，更不能私下物色意中人，認爲女孩兒的終身大事，一定要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合乎禮教。爹認爲婚姻大事，說到底，是女兒的事，應該由兒女作主，那才不會害了兒女。當年，爹與妳娘也是在江湖上邂逅，然後作主結爲夫婦的。」

「爹，你與娘是不是一見鍾情的？」沈穎馨側着頭問。

「穎兒，妳娘年輕的時候很美，爹是在一個廟會上，邂逅你娘的，而我也立刻被妳娘迷住了，可以說是一見鍾情。」沈遠流緬懷地說道，彷佛回到了當年那甜蜜的時光中。

沈穎馨看到父親一臉沉醉的樣子，欲說的話馬上咽住了——她不想截斷父親那甜蜜的回憶。

沈遠流却很快便從緬懷中回過神來。微吁口氣，說道：「穎兒，與自己喜歡的人結合，那才會快樂幸福，妳明白爹的意思了吧？」

「女兒明白了。」沈穎馨感動得眼眶中滿是淚水。「爹對女兒的恩情，女兒一生一世也銘刻在心中。」

「傻丫頭，快去吩咐小雯準備一下吧，別再說傻話了。」沈遠流慈愛地道：「妳這一次若是能那找到一個喜歡的意中人，那就是對爹的報答了。」

「爹，你要女兒甚麼時候趕去樂嘉鎮？」

「明天吃過早飯，坐馬車去吧。」

「樂嘉鎮離這裏不過七八十里，一天便可以趕到。」沈穎馨道：「爹，女兒想多陪爹一會，大後天才去吧。」

「穎兒，妳已陪了爹這些年，爹也不在乎妳早去兩日還是遲去兩日。」沈遠流道：「妳還是早些去吧，早些去到樂嘉鎮，便可以早一點見識一下那些武林人物，也就多一些機會遇到自己喜歡的人，妳還是明早起程吧。」

「爹既然這麼說，女兒明天去吧。」沈穎馨順從地道。同時，她的惱海中又映現出狄少岳的臉影來。「不知道他會不會到樂嘉鎮去，要是他也在，那便……」想到這裏，臉一熱，爲了不讓父親看出來，忙說道：「爹，那女兒回房執拾一下了。」

「嗯，去吧。」沈遠流道。

看着女兒走出書房，沈遠流臉上露出寬慰的笑容。

* * *

霍昌挾着沉睡的狄少岳，自客棧溜出來，一直往鎮外掠去。

掠出鎮外，他正想往北面掠去，陡地身後傳來一聲疾喝：「馬超，站住！」

霍昌聞聲身形陡震了一下，脚步也爲之一窒，但隨即便又向前掠去，掠勢更快。

「馬超，你再不停下來，某家便讓你嘗一下神火彈的厲害！」

霍昌馬上被那一聲喝震住了，身形一下子停下來，不敢再往前掠。

身上懷有神火彈的人，武林中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火雷神君郎錦山！

莫非在後面發出喝聲的人，就是郎錦山？

霍昌聽那喝聲應該叫馬超，雖然被震住，但他還不致被嚇得成了個呆子，不去看清楚身後那人是否郎錦山，因此，他才停下來，便霍然轉過身，瞧着一下身後那人是誰！

在霍昌身後約丈許外的地方，站着一個人，手上似乎捏弄着一顆比鷄蛋略小的彈丸，兩道兇狠的目光也在射着霍昌。

「馬超，看清楚了沒有？」那人冷笑一聲道。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憑他們的目力，仍可以看清楚對方的樣貌，霍昌——不，應該要稱之爲馬超，看清楚後，不禁倒吸了口寒氣。

對面那人，確是如假包換的郎錦山！

「馬超，相信你已得到手了吧？」郎錦山邊玩弄着手掌中的那顆「彈丸」，邊說道。

馬超——也就是霍昌，在江湖上也是一個薄有名頭的人物，却爲了不動手脚便想從狄少岳的身上騙到那尊玉佛，也可說是「用心良苦」了，不惜改名換姓，可憐狄少岳被騙得全相信了他，可說奸詐了。

馬超在武林中雖然不是無名之輩，但與郎錦山比起來那就差了一截。

就連一帮六派的掌門人輕易也不敢惹上郎錦山，更別說是他了。

但他却長了副與他的心性爲人絕不相稱的外貌，因之，江湖上武林中有不少不認識他的人，都吃了他的暗虧。

但面對着郎錦山這位當今武林獨一無二的火藥暗器高手？他被唬住了，不敢應答。

「馬超，你不是寧願要那尊玉佛，也不要命吧？」郎錦山威嚇地揚起拿着火彈的手，作勢欲擲過來。

馬超就算再蠢，也不會蠢到連命也不要，也要那尊玉佛，當下嚇得心頭劇跳了一下，慌忙道：「郎……大俠，別……某家沒有得到那尊玉佛。」

「姓狄的就在你手上，你却說沒有得到那尊玉佛，就是儍子也不會相信你！」郎錦山生氣地道：「你以爲我會相信麼！」手上的神火彈又揚了一下。

「郎大俠，某家說的是實話！」馬超忙說道：「某家要是得到了那尊玉佛，還帶着這小子幹麼？早已遠走高飛了！」

郎錦山似乎被馬超那句話說得相信了。「那你挾着姓狄的到那裏去？」

「某家……」馬超的目光接到郎錦山那凌厲的目光，不禁心頭一震，本來，他想支吾以對的，也不敢了。「某家想帶他到一處僻靜的地方，然後慢慢地向他逼問出那尊玉佛的下落。」

「眞的是這樣麼？」郎錦山陡地踏前一步。

「眞的，郎大俠，某家從來不打誑語！」馬超嚇得急退一步。

「哼哼！你是不打誑語，怎會將姓狄的騙倒？」郎錦山冷笑連聲。「不過，我相信你這一次沒有說謊。」

「多謝郎大俠相信某家。」

「你想死還是想活？」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

「將姓狄的放下吧。」

馬超馬上將狄少岳放在地上。

「將身上的衣褲脫下來，待我搜過後，確是沒有那尊玉佛，便讓你離開！」

「郎大俠……這……有點那個吧？」馬超難堪地道。

「一是脫，二是死，兩者任擇其一！」郎錦山神氣地道。

「郎錦山，別要有風使盡帆，狗急也會跳牆的！」馬超忽然豁了出去。

有些人雖然怕死，但更怕在別人面前赤身露體的，認爲是比死還難堪的事情，恰好，馬超就是這種人。

「有風不駛盡帆，那是儍瓜！」郎錦山道：「要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永遠佔上風的！」

「某家寧願死，也不受此奇恥大辱！」馬超說着倏然彎腰伸手將地上的狄少岳一把挾起來。

「哈哈，我還是第一次遇上像你這麼迂腐固執的人。」郎錦山冷笑道：「你既然寧願死，那我便成全你吧！」

「好啊！你若不怕連姓狄的也一併炸死，你只管擲過來！」原來，馬超忽然不怕死，是有所恃的。

郎錦山頓時窒住了。

「怎麼？忽然大發慈悲？」馬超見這一着奏效，胆氣頓壯。「嘿嘿，某家可不是那樣輕易被你唬住的！還是談談條件吧！」

馬超不但爲人奸詐，也極之懂得利用時機。

郎錦山一時間想不出對策來，馬超就更神氣了。「郎錦山，你若是答應和某家合作，在得到那尊玉佛後，也算某家一份，那某家便將姓狄的交給你，不然，寧死也不屈！」

郎錦山吸口氣，眼珠一轉，忽然怪笑道：「馬超，你以爲姓狄的在你手上，我便投鼠忌器，拿你沒有辦法麼？」

馬超也冷笑一聲，「大不了，將某家與姓狄的一併炸死！」

「我不會用神火彈將你與姓狄的燒死的！」郎錦山惡毒地盯着馬超。「我會用破氣彈與毒烟彈對付你！」

馬超一聽，頓時臉色大變。

他知道郎錦山的身上，確是有那兩種「彈丸」，並不是虛言恫嚇。

要是郎錦山向他擲出破氣彈與毒烟彈，那他肯定逃不掉，但也不會立刻死去，下場却會更慘！

他心寒胆裂了。「郎……大俠，你放我走，某家不再存非份之想，將姓狄的留下來。」

「放你走可以，但一定要脫光衣服讓我搜查清楚！」郎錦山恨不得將馬超的一身皮剝下來！

「辦不到！」馬超道：「你若是不答應，某家便將姓狄的一掌劈死，然後……」

「哼——好吧，你立刻將姓狄的放下來，馬上走！」

「郎……錦山，某家不會那樣蠢的！」馬超奸滑地道：「只怕某家放下姓狄的走不出幾步，你便會賞某家一顆毒烟彈，又

或是磷火不滅彈，那某家還不是要死在你的手上！」

「那你想怎樣？」郎錦山恨得牙癢癢的。

「某家要帶着姓狄的走出二丈外，才將他放下離去。」

「好吧！」郎錦山咬咬牙。

馬超立刻挾着狄少岳向前走去。大約走出兩丈左右，便停下來，先扭頭看一眼郎錦山，不見他有異動，這才將狄少岳放下來，接一躍，竄掠開去。

郎錦山本來想待馬超掠開的刹那，向他擲出一顆磷火不滅彈的，但他一眼看到馬超已竄掠出丈許過去，在這種距離下，未必可以擲中他，因此便打消惡念。

就這一眨眼之間，馬超的身形便已隱沒於黑暗中。

郎錦山隨即向狄少岳走去。

一隻煮熟了的鴨子，是不會飛走的！不過，他仍然沒有將手上那顆神火彈收起來，以便用來應付意外之變。

* * *

郎錦山才走了一步，驀地裏，有兩條人影有如從天而降般，飛掠撲擊至他的身前，其中一人雙掌直劈向他的身上。

郎錦山雖然早已暗中提防着，但那兩條人影「來」得實在突然，令到他來不及有所反應，因而無法利用手上的那顆神火彈。

因爲在他驚覺的時候，那人的雙掌已劈到他的身上，在如此逼近的距離下，他根本無法利用那顆神火彈來炸死那人，除非他自己也不顧。

驚凜之下，他急忙疾退，但仍然被那人的左掌劈中。一個身子蹬蹬地連退出四五步。

幸好他身子已暴退，因而卸去了大半掌力，受的傷不算太重。

那人似乎深知他一身火器厲害無比，而且，也頗爲忌憚，一招之後，身形疾欺過去，呼呼的又是五六掌，劈攻過去。

郎錦山一口氣還未轉過，對方攻勢又到，逼得他只好連連閃避不迭。

就這一瞬間，另一條人影經已猛撲向那邊地上的狄少岳！

好明顯，這兩條突如其來的人影，目的是狄少岳。

而他們似乎早已計議好：一個纏逼着郎錦山，不讓他有機會施放出身上的火藥暗器，另一人則去「搶走」地上的狄少岳。

郎錦山焉會看不出來，無奈他的身手不大高明，他仗的是那一身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火葯暗器，偏偏那人不但出手疾如駭電驟雨，更且身手比他高明多了，逼得他連氣也透不過，更遑論施放暗器了。

不過，仍然讓他找到了一個機會。

就在對方一掌劈向他的左胸肩上的時候，他居然不閃不避，硬受了對方那一掌。

郎錦山這一着，可是那人意想不到的。他本來只是想緊逼着郎錦山，令到他根本無法施放暗器，好讓同伴順利地將狄少岳搶走。

因此，他在一掌將郎錦山劈得飛摔出去的刹那，不禁怔了一下。

這就讓郎錦山有一刹那的空隙，擲出手中那顆神火彈！

另一個人一掠便已掠到狄少岳身前，腰一躬，伸手便抓向狄少岳身上。

郎錦山使用「苦肉計」掙得空隙擲出的那顆神火彈也就在那霎間擲落在那人身後的地上！

「轟」地一聲爆響，爆射出一團團火焰來，其中五六團火焰射在那人的背上，刹時熊熊地燃燒起來。

神火彈厲害之處是，爆射出的火焰只要射在任何東西上，也會猛烈地燃燒起來，直到將那樣東西燒焦爲止，就算是泥土，也會燒焦。

那人先是被那聲爆響聲震得悚然一震，緊接便感到背上陣陣炙痛，並嗅到陣陣焦味，他忙扭回頭瞥望，他看到的是熊熊的光火，不但是地上，他的背上也是，而且有好幾處，隨即，他猛地感到背上的皮肉滋滋作响，灼痛難忍，心中一陣恐慌，也顧不了去抓起地上的狄少岳，慌不迭斜躍開去，仰身倒在地上，企圖將背上的火壓熄。

那知道那火却很怪異，不但壓之不熄，甚至他背下的泥土，也燃燒起來，一陣椎心蝕骨的劇痛令到他猛地在地上翻滾起來，但他越滾，火勢更猛，幾個翻滾下來，他已全身是火，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

眨眼之間，那人變成了一團火球。

地上的狄少岳由於那人擋着他，所以，沒有被爆射的火焰射中。

忽然間，那邊响起「波」的一聲爆响，隨即烟霧翻滾瀰漫霎時間將附近一大片地方籠罩了，也吞沒了郎錦山那人。

那自然是郎錦山擲出的烟彈弄到烟霧瀰漫的了。

原來，郎錦山在擲出神火彈的霎時，已認出逼得他喘不過氣的那人是活死人常蔭，他知道常蔭的一套追風喪魂掌法疾快如風，緊密如絲扣，只要被其「纏」上，便甚難脫身。知道了對方的厲害，他自然不想再被對方纏上，而那用「苦肉計」掙到的空隙，稍縱即逝，他必須要把握，否則，只怕會脫不了身。因爲正主兒艾金星還未現身，說不定他正在附近伺伏着，覓機向他下毒手。於是，他急忙擲破一顆烟彈。

他身上雖然有不少足可以置常蔭於死地的火葯暗器，但在如此近的距離下，肯定會連自己也被波及，因此，他只好施放烟彈，以求脫身！

郎錦山猜得沒有錯，艾金星確是伺伏在附近，並且帶備了自制的火彈，用破布浸透了桐油捲扎起來的布團，準備在大南瓜(被神火彈燒成火球的人就是曾大祿)將狄少岳搶到手後，立刻便點燃那些布團，擲向郎錦山，阻擋並將他嚇走，以便他們從容離去。

那知道却出了意外，他雖然武功高強，但却忌憚郎錦山身上的那些火葯暗器，因此，他雖眼見大南瓜曾大祿被神火彈爆射出來的火焰燒成火球，也不敢立刻撲出去搶救，生怕郎錦山賞他一顆火葯暗器，直到烟彈爆散出的烟霧將附近一大片地方籠罩了，他才敢現身出去。

不過，他並不是去搶救曾大祿，而是企圖乘機搶走狄少岳。

但他却撲了個空！地上的狄少岳離奇地不見了，說得正確一點，是抓不到狄少岳。

因爲烟霧亦將狄少岳籠罩了，艾金星投射入烟霧中。根本甚麼也看不到，只是憑着他先前看準的地方，抓拿下去，一抓落空，他忙在附近的地上一陣亂抓，仍然抓不到甚麼，他不由又怒又急，忙以雙掌護在身前，同時歛氣凝神，提防突襲。

烟霧終於散了。

艾金星搜遍了附近的地上，都找不到狄少岳，只看到活死人常蔭，與及燒成一團焦炭般的曾大祿。

郎錦山也乘機溜了。

「他奶奶的，又是甚麼人將姓狄的小子搶走了？」艾金星氣呼呼的，他以爲，狄少岳就像一隻煮熟的鴨子般，斷不會自己「飛」走的。

「艾老大，這裏除了咱們倆及郎錦山之外，根本沒有別的人，會不會是那瘟神乘着烟霧的掩蔽，將那小子挾走了？」常蔭說時偷偷地瞥一眼被燒成焦炭的曾大祿，禁不住震顫了一下。

「不會的！」艾金星肯定地道：「烟霧剛籠罩住姓狄的，我便撲掠過去，姓郎的在烟霧中目不能視，他的行動不可能比我還快，一定是甚麼人正直伺伏在附近，乘着烟霧籠蔽的刹那，偷走了姓狄的！」

「那會是誰？」活死人常蔭不由問：

「艾老大，除了郎錦山與咱們知道那尊玉佛的秘密外，還有甚麼人知道？」

「我想不出還有甚麼人知道。」艾金星敲敲那顆又寬又扁的腦袋。「要是還有別的人知道，那便不會一直只有咱們與郎錦山找上姓狄的小子，只怕會熱鬧得很！」

「但——姓狄的莫名其妙地不見了，那怎樣解釋？」常蔭困惑地道。

「我猜，可能是甚麼人那麼巧，路過這裏，因而偷看到一切，說不定那人是白道中人，仗義伸手救走了姓狄的小子！」艾金星咬着牙道。

「也只有這個猜測最合理了。」常蔭點頭道。

「你奶奶的，甚麼人活膩了，居然敢管我老人家的事！」艾金星眼中殺機暴射，「若讓我老人家抓住他，非要他知道多管閒事的後果！」

「艾老大，曾老三死得好慘啊！」常蔭說着心底不由泛起一股寒意。

「曾老三的仇，一定要報！」艾金星捏着拳頭道。

「但姓郎的一身火葯暗器，霸道得很啊……」

「哼，他三番兩次插上一手，將事情搞砸，他奶奶的，若不先解決了他，只怕無法從姓狄的小子身上，得到那……樣東西！」

「艾老大，我也是這意思，姓郎的碍手碍脚，一定要先將他解決！」

「常老二，咱們先埋了曾老三，然後去找尋姓狄的小子的下落，同時想一個辦法，對付郎錦山！」艾金星看到曾大祿被燒成焦炭的屍骸，也禁不住打了個顫，同時，也下了決心除去郎錦山。

* * *

沈穎馨坐在馬車上，趕車的是秦漢，陪着她的是婢女小雯。

這時候是午後。

他們才在那處叫羊石墟的地方吃過午飯，便又上路了。

沈穎馨希望能夠在天黑前趕到樂嘉鎮。

因爲她心中一直渴望能夠在樂嘉鎮上遇到狄少岳。

說起來眞是奇怪，她自從那一次與狄少岳匆匆一面後，便不時會想起他，而每當想起他，總會臉紅心跳，她知道自己已喜歡上他。

少女情懷總是詩。

秦漢不但身手不俗，趕車的功夫也很高明。

他本來是一個孤兒，沈遠流在他飢病交煎的時候收留了他，並敎他武功，因而他一直將沈遠流當作再生的大恩人，對沈遠流忠心耿耿。

而他的武功，在十多個莊漢之中，也是最好的一個，就連沈遠流也讚他是一塊練武的材料，對他也特別悉心教授。

這時候他駕着馬車，輕快地飛馳着，兩道炯炯的目光小心地注視着路上的情形。

沈穎馨覺得呆在車廂內很悶，而今日的天氣又很好，因此，她便將車廂的窗子打開來，探出半邊頭，瀏覽着沿路的風光。

這時正是春分時份，春光明媚，柳綠花紅，令人爲之心神舒爽。

馬車拐了個彎，轉入一條林道中。

林道兩旁的樹木疏疏落落的，輕風吹得新長的綠葉活活潑潑地顫動着，讓人感受到春之生氣。

沈穎馨也被春的氣息感染了，生出一種欲展翅翱翔的衝動。

驀地，馳行中的馬車陡地煞停下來，四匹拉車的健馬四蹄一陣踢動，嘶鳴聲中，釘立在地上。

馬車輕輕地震晃了一下，將頭半探出窗外的沈穎馨冷不防之下，差點碰撞在窗框上。

「小姐，發生了甚麼事？」小雯也幾乎滾倒在車廂內，急不迭問。

「不知啊。」沈穎馨應着探頭出窗外往前張望。「秦漢，發生了甚麼事？」

「小姐，那邊的樹後，似乎有人在窺探，小的恐怕有人會對我們這輛馬車不利，想過去查看一下，那人是甚麼來路！」秦漢從車轅上跳下來，邊走向車廂邊說，同時用手指一下車廂的另一邊的林中。

沈穎馨聽秦漢那麼說，心頭跳動了一下，有點着慌地道：「你看清楚了麼？」

「小姐，小的不會看錯的。」秦漢肯定地道：「待小姐過去看一下。請小姐留意這一邊的樹林子。」

「我會的了。」沈穎馨道：「你也要小心一點啊！」

「小的理會得。」秦漢說着已自車廂後面轉過馬車的另一邊，手中緊緊地握着馬鞭，朝瞥到人影的地方走去。

秦漢雖然說不上是武林人，但由於他不時外出（負責趕車），再加上沈遠流告知他不少江湖上的道兒，因此，他對於江湖上的鬼域魑魅，知之甚詳。

眼前，他就恐怕有剪徑的強徒伺伏在林中，佈下陷阱，截劫他們。

他暗中戒備着直向那棵大樹走去（他看得很清楚，那人影正是從那棵樹後閃現的），兩眼骨碌碌地掃視着附近的樹木，雙耳也警覺地傾聽着，眞可以說得上是眼觀八面，耳聽四方。

距那棵樹還有七八尺左右，他便陡地一鞭揮向那棵樹下的荊草叢，只聽「拍勒勒」聲中，草飛荊斷。

「鼠輩，快竄出來！」秦漢暴喝一聲，又是一鞭揮擊過去。

一個人幾乎是應聲從那棵樹後的地上站起來，身上滿是斷草。「這位兄台，千萬別誤會，我也是一個過路的……」那人搖着雙手急說道。

「還瞎說八道想矇騙俺？」秦漢不等那人說完，呼地一聲，揮鞭朝那人的身上抽過去。

那人慌忙縮頭矮身，避過那一鞭，口裏急說道：「兄台，我說的句句是實，請你弄清楚才動手，好麼？」

「好，你且走出來讓俺看清楚你是甚麼人！」秦漢眼見那人能夠輕易地避過他那一鞭，心知那人是個扎手人物，因此，他暗中加倍小心，變得更加冷靜。

——原來，他的外表雖然粗豪，但却不是一個魯莽的人，只是有點急躁。

那人「聽話」地慢慢從樹後走出來。

秦漢一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不禁雙眼一睜，脫口失聲道：「啊，原來是你！」

那人也道：「我早已認出是你！」

那人雖然身上的衣衫又髒又破，臉上也是黑一塊白一塊的，秦漢仍然認出此人就是早幾天在路上被馬車濺得一身一臉泥濘的那個年輕漢子。

那自然就是狄少岳了！

這麼說來，狄少岳那一晚的「失踪」並不是被甚麼人偷走或是救走，而是自己溜走的了。

但他已被霍昌——不，應該說是馬超點了黑甜穴，沉睡如死的，他又怎能自己溜走了。

說起來，這要拜馬超在離去時偷偷地替他拍開被封的穴道，令到他從沉睡中醒轉過來。

原來，馬超不甘心拱手讓郎錦山得到狄少岳，因此在放下狄少岳的時候，暗中做了手脚——拍開了狄少岳的穴道，好讓狄少岳醒轉過來，打郎錦山一個措手不及！

狄少岳穴道一解，便悠悠醒轉過來（他可說是被凍醒的），只覺頭痛欲裂，口乾舌燥，身上寒颼颼的，不由發出一聲呻吟——幸好是無聲的呻吟，正想爬起來看一下自己身在那裏——他在醒來的刹那，根本不知發生了甚麼事，驀地聽到一下掌擊聲，與及呼喝聲，他頓時心頭一跳，不敢動一下。

他雖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經驗告訴他，他這時候已身在險境，最好不要亂動。

跟着，他便瞥到有人向他撲過來，他自然不能再裝下去，正欲動的刹那，爆炸聲陡起，接着是火焰爆射，那撲向他的人——曾大祿被火焰射中，眨眼間被燒成一團火球，他在驚慄之下，不敢動了。

也幸好他忍着不動，否則，他肯定逃不掉。

艾金星可是一直在附近匿伏窺視着。

甚至在那些快燒到他的身上，他也忍着不動，他不是不想盡快逃離險地，實在是因爲感到身上陣冷陣熱的，頭痛難當，在這種情形下，他若是輕舉妄動，只怕逃不過在一邊打鬥的郎錦山與常蔭的追截，所以，他隱着，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才逃。

結果，時機終於來了——烟彈一爆，烟霧迷瀰飛揚中，他馬上奮力從地上翻起來，接竄了出去。

由於烟霧籠蔽，因此艾金星看不到他走動。

而他若是動得稍慢，只怕也逃不過艾金星那一下撲抓。

說到底，是他運氣好。

他竄出去後，也不辨東南西北，落荒而逃，而不適的感覺也越來越強烈，脚步也不穩起來。

他知道自己着了風涼，但他却不敢停下來，一個勁地往前拚命奔掠，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必須逃出常蔭他們的手掌之外，逃得越遠越好！

渾渾噩噩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奔跑出多遠及跑到甚麼地方，直到他再也支撐不住，一頭撲倒在地上，便人事不知了。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他才發覺到自己倒臥在一條小溪流旁邊的一塊石下。

醒過來的第一個感覺是：陽光刺眼，頭暈目眩，渾身發熱，口乾舌焦，整個人疲軟無力。

他知道自己病了，耳中聽到潺潺的流水，令到他精神稍振，掙扎着站起來，搖搖晃晃跌跌撞撞地走到溪邊，馬上伏倒下去，將頭伸下去，大口大口地喝起來。

喝了一肚子的水，人也似乎清醒舒服了一點，他知道必須要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求醫診治，不然，他便會就這樣倒下去，於是，他強提精神，辨別一下方向，便向東南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去。

東南面隱隱有一縷白烟升起，有烟便有人家，他自然向那邊走去。

他也不知走了多久，走入了一座樹林中，再也支持不下去，抓住一棵樹慢慢地坐下來，只覺身上陣寒陣熱，頭腦也迷迷糊糊的，喘了幾口氣，便昏睡過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被一陣馬車輪聲驚醒過來，強烈的求助意念令到他精神稍清，但潛意識中又告訴他要小心——提防來的是對他不利的人，因此，他勉強抬起頭來張望一下，脚一軟，又坐倒下去。

但却被秦漢瞥望到了。

秦漢走過來的時候，他不敢現身出來，因他不知來的是甚麼人，直到秦漢大聲呼喝，並揮鞭抽過來，他知道躲不了，才勉力站起身來。

秦漢揮向他身上的那一鞭看似被他輕巧地閃避過去，實則，他是使盡了力氣，要是秦漢再一鞭抽向他，他肯定閃避不了，因爲他幾乎連站的力氣也沒有了！

用力地吸了口氣，他才能勉強從樹後走出來，而他的心中，也充滿了意外之喜。

他認出秦漢是那個趕車的虬髯漢子。

能夠在自己極需人援手的情形下遇上見過面的熟人，那就可以向對方求助，自然感到驚喜了。

＊ ＊ ＊

「秦漢，那是甚麼人？」秦漢正想說話，背後却傳來沈穎馨的叫聲。

秦漢也瞧出狄少岳腳步有點不穩，似乎有點不安，聽到小姐在後面呼叫，他忙扭轉頭，朝快步走過來的沈穎馨應道：「小姐，這人原來是——」陡地聽到「卜」地一聲，急忙轉回頭，一眼瞥到狄少岳一下子栽跌落地上。

他不由怔了一下。

「秦漢，那人怎麼了？」沈穎馨一眼瞧到那人撲跌落地，不由叫道，同時加快腳步。

由於距離約在五六丈遠，加上交錯伸展的枝葉遮蔽住視綫，狄少岳的臉上黑一塊白一塊，因此，她認不出那人是狄少岳——令她一見難忘的男子漢。

「小姐，這人似乎有病在身，暈倒了！」秦漢走到狄少岳的身邊，俯身察看，看出狄少岳眞的暈倒了。

「快將那人扶起來啊！」沈穎馨心腸軟，聽說「那人」因病暈倒，心中大是不忍。

「小姐，這人全身發燙，似乎病得很重！」秦漢邊伸手將狄少岳扶起來，邊說道。

「這人——咦，他不就是那個那天在路上被馬車濺了一身一臉的那個人麼？」沈穎馨看清楚「那人」後，終於認出他就是令到自己一見難忘的那個人。心中一陣驚喜。

「小姐，小的早已認出是他。」秦漢抬頭道：「這人病得這麼重。不能扔下他不理會的啊。」

「對，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快將他抱上馬車。」沈穎馨毫不考慮地道。

「但——他這麼髒，小姐，這……似乎有點不方便吧？」秦漢遲疑地道。

「為了救人，也顧不了那麼多了。」沈穎馨眼見自己一見難忘的人重病暈倒，心中又急又痛。「快將他抱到車廂，好讓我與小雯照顧他。」

秦漢也看出，狄少岳極需要人料理，而眼下，也只有將他抱到車廂上，總不能扔下他不管。當下不再說話，抱起狄少岳，向馬車快步走去。

沈穎馨邊走向馬車，邊暗自想道：「他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他到底是甚麼人？」

「水……小……」秦漢將狄少岳放在車廂內，狄少岳忽然低促啞澀地叫出聲來。

「小姐，這人……」小雯看到秦漢抱了一個暈迷不醒的人到馬車上來，不由好奇地問。

「小雯，快拿水壺來！」沈穎馨心急地截斷了小雯的說話。

小雯看到小姐一付急切的樣子，不敢再多口，忙自車廂一角拿出那個水壺來。

秦漢一把接過，便往狄少岳兩唇焦乾的咀裏灌。

灌了幾口，狄少岳似乎沒有那麼難受了，却依然昏昏沉沉的。

「小姐，他一定燒得很厲害。」小雯無意中觸到狄少岳的手，像火燙一樣，禁不住驚叫起來。

「他這情形，非要看大夫不可。」沈穎馨雖然是個女孩子，却很有主見，馬上當機立斷。「秦漢，快趕車往樂嘉鎮！」話未說完，她已跳上車。

秦漢答應一聲，兩步走到車前，跳上車轅，揚鞭呼喝一聲，四匹馬立刻撒開四蹄，馬車飛一樣往樂嘉鎮馳去。

沈穎馨凝視着狄少岳好一會，越看心中越是不忍，扭頭對小雯道：「快拿條濕手巾來，待我替他敷在額上。」

小雯應了一聲，拿了一條手巾，用水濕了，遞給沈穎馨，心裏却在嘀咕咕：「小姐怎地對這人如此緊張，這人髒巴巴的，小姐可是最怕髒的啊！」

沈穎馨拿了那條手巾，輕輕地敷在狄少岳的額上。

「小姐，小婢認出他來了！」小雯忽然大驚小怪起來。「他原來就是那天被馬車濺得滿身泥水的人！」

沈穎馨瞪了小雯一眼，嗔道：「別大驚小怪的，我早已認出是他。」

小雯伸伸舌頭，心裏暗道：「原來小姐早已認出他就是那個傻裏傻氣的傢伙，這麼巧，居然會在這裏又遇上他，他到底是甚麼人？瞧他髒兮兮，病沉沉的樣子，多半是流浪江湖的落泊漢子！」

忽然間，她瞧到沈穎馨目光痴迷地看着狄少岳，不由又想道：「瞧小姐目不轉睛地瞧着他，莫非小姐喜歡他？」

偷偷地瞥一眼昏沉沉的狄少岳。心頭禁不住「砰」然一跳，臉上也微微發熱。「瞧清楚他的模樣，挺有男子氣慨的，教人忍不住多看兩眼，莫非小姐被他迷住了。」

她忽然生出一絲捉狹之意，輕叫一聲：「小姐，妳沒事吧？」

沈穎馨冷不防被小雯這一叫，心神一震，回過神來，發覺自己剛才失態，禁不住臉上一紅，忙將目光移開，扭頭朝小雯嗔道：「鬼丫頭，我有甚麼事啊？胡說八道！」

小雯偷眼看到小姐臉紅窘逼的樣子，想笑又不敢笑，忙將頭垂下，嘀咕道：「小婢見小姐怔怔的……以為小姐不舒服，所以……」

「小雯，我知道妳說的與心中想的不同，妳這個丫頭偏生那麼多鬼心眼！」沈穎馨故意生氣地道。

「小姐，奴婢不敢。」小雯忙怯怯地道。

「算了，快將這條手巾再用水濕一下。」沈穎馨恐怕再說下去，小雯會說破她的心事，忙岔開去。

小雯吐吐舌頭，忙接過手巾，濕了水，遞給沈穎馨。

沈穎馨接過，再敷在狄少岳的額頭上。

狄少岳一直昏昏沉沉地睡着，沒有甚麼反應，嘴唇偶爾會嚅動一下，却沒有聲音。聽不出他說甚麼。

「小雯，秦漢今日怎麼將車趕得這麼慢？」沈穎馨忽然說道。

「小姐，妳看一下外面！」小雯伸手指指窗外向後飛逝的景物。「秦大哥已將馬

車趕得飛一樣快的了！」

沈穎馨被小雯一說，不由往窗外望去，發覺馬車果然馳騁如飛，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不過，在她的感覺中，仍然嫌馬車走得不夠快，她恨不得一下子便飛到樂嘉鎮。

玉佛撮合　美滿良緣

樂嘉鎮上這幾日忽然變得熱鬧起來，不過，你若是走在街上，會發覺到，碰面的幾乎都是武林人，江湖客。

茶樓酒肆之中，更是「高朋」滿座，猜拳喝酒之聲不絕。

做老闆的眼見生意這麼好，自然樂得合不攏咀，却難爲了那些做伙計的，忙得喘不過氣來，不過，那些伙計却絕無怨言，而且似乎越忙越起勁的，說穿了，原來是爲了客人的賞錢。

凡是做茶樓酒館伙計的，都是半個江湖人，那一種人他們都見過了，而他們最喜歡侍候的就是那種江湖豪客武林大俠，只要那些大爺高興，出手打賞的絕不會少，要是運氣好，碰上一個出手豪爽的江湖客，說不定會打二三兩銀子，那可抵得上一個月的工錢有餘。

因此，茶樓酒肆的伙計，最喜歡侍候那些大爺。

當然，有時候會吃苦頭的——若是碰上一些脾氣很壞的武林人，那就只好自嘆倒霉了。

* * *

今日離武林大會之日，還有兩天，鎮上的大小客棧，幾乎已住滿了客人。

看來，各路武林人物已到了不少。

楚燕玲在今日趕到樂嘉鎮的。

與她一起來的，有她的父親——震天堡主楚威揚，堡中的副總管鐵掌杜淵，外事總管金笛余四海，與及一衆高手。

震天堡被武林中人稱爲天下第一堡，堡主楚威揚亦被視爲武林中的泰斗，他的「駕臨」，自然驚動了鎮上的武林人。

誰不想一睹震天堡主金刀震九州楚威揚的風采？

而楚威揚也沒有教那些仰慕他的武林人失望，在進入鎮上後，便從馬車內走出來，轉乘馬匹，一路上與道旁的武林人物揮手點頭致意。

自然也贏得那些武林人的喝彩聲與掌聲。

楚威揚確是一位大人物，生得威儀凜凜，雖然已屆半百年紀，但仍然氣派不凡，有一種懾人的氣勢。

一行人直來到鎮上最大的那家客棧——鴻興老棧前，店內的一衆伙計，還有那個老闆，早已恭候在門前。

原來，楚威揚早在半個月前，便已到樂嘉鎮，訂下了鴻興老棧最大的那個院子。

楚威揚抱拳朝門外的武林同道環揖致意，才下馬走進客棧內。

不過，自始至終，他都沒有說過一句話，直到震天堡一家人相繼走進客棧內，門外的武林人才散去。

當然，那些都是普通或是略有名頭的武林人物，大多數有頭有臉，名頭响亮的武林人物，都沒有出去湊熱鬧，自貶身份，譬如一幫六派的主要人物便是！

沈穎馨主僕也沒有去湊熱鬧，一直在客棧的房中照料狄少岳。

他們是在昨天黃昏時，趕到樂嘉鎮上的。

他們的運氣不錯，在距鴻興老棧兩條街的那家福安客棧，包下了一個小院子。

還未安頓好，沈穎馨便着秦漢出外請一位大夫回來診治狄少岳。

經過那位柳回春大夫的診治，斷定狄少岳是感染了風寒，加上筋骨疲累，氣虛火燥，湊合起來令到病情沉重，幸好他的身體一向强健，才挺得住。

那位柳大夫開了兩劑葯給狄少岳煎服，才告辭而去。

吃了那兩劑葯後，大概柳回春眞有妙手回春之術，狄少岳的病情頓減，身上燙熱盡退，只醒了一會子，便又沉沉睡去。

沈穎馨雖然關切狄少岳的病情，但却不好意思太着痕跡，畢竟，他們只見過一次，根本不知對方是甚麼人，因此，她只好吩咐秦漢晚上不要睡，看着狄少岳，若有甚麼事情，才叫醒她。

那一晚她雖然躺在床上，却怎也不能入睡，直到鷄啼聲起，才矇朧睡着。

今日早上，狄少岳已醒轉過來，精神却不大好，秦漢餵他吃了一碗稀粥，又睡了。

晌午時份，柳回春又來了，細細地把過脈，並對沈穎馨說，狄少岳已沒有大碍，看來體內的風寒盡散，吃完三服葯後，大致痊癒，再休息一兩日，便甚麼事也沒有的了。

沈穎馨聽着，放下了心頭大石，一直輕蹙着的黛眉，終於舒展開來。

小雯看到她一臉憔悴的樣子，在吃過午飯後，便硬要她躺在床上，好好地睡一覺。

沈穎馨也眞的又疲又睏，眼見狄少岳已無有大碍，這才勉强躺到床上，那知道不一會便沉沉睡着了。

小雯瞧着，不禁搖搖頭。「看樣子，小姐眞的喜歡上那人了。」

狄少岳在沈穎馨睡着不久，便再醒過來。

這一次，他的精神好得多了，甚至能夠撐着身子坐起來，却被秦漢急急扶他躺回下去。

狄少岳一眼便認出秦漢來。「兄台，是你。」

秦漢點點頭道：「小的叫秦漢，公子好眼力，才醒過來，一眼便認出小的來。」

跟着又道：「公子大名怎樣稱呼？」

狄少岳道：「在下狄少岳。」

「原來是狄公子。」

「秦兄，這裏是甚麼地方？」狄少岳目光四下掃視着，一臉茫然。

「這是樂嘉鎮上的福安客棧！」

「在下怎會在這裏的？」狄少岳腦中一片空白。

「狄公子，你不記得了麼？」秦漢定睛

瞧着狄少岳。「公子被小的發現在樹林中的一棵樹下，你當時病得很重，從樹後走出來後，忽然暈倒在地，當時你全身發燙，小姐便吩咐小的將你抱上馬車，飛馳趕到這裏，馬上請來大夫替你診治，吃了兩劑葯，據那個大夫再替你診治後說，你已沒有大碍，體內的風寒已驅散了，將養兩日，便全好了。」

狄少岳聽着秦漢說，腦海中馬上映現出一張如花般美好的臉孔來。

——對於那一次的匆匆一面，狄少岳印象很深。

「秦兄，仗義相救之恩，在下永記心中。」狄少岳抱拳朝秦漢一禮。

秦漢忙搖着手道：「狄公子，你要謝，便謝我家小姐吧。」

「秦兄，失禮了。在下還未請教你家小姐貴姓芳名。」

「小的老爺姓沈，小姐閨名穎馨。」

「秦兄，怎麼不見你家小姐？」

「我家小姐爲了你的病，昨天忙碌了一夜，直到深夜才去睡，大概睡得不好，今日看到你大有起色，才在小的與小雯的相勸下，到房中睡一會。」

狄少岳聽着，心中大是過意不去，對於沈穎馨對他的深切關懷，大爲感激。

「秦兄，你們對在下的大恩大德，在下不知怎樣才能報答了。」

「狄公子，千萬別這樣說。」秦漢道：「小的老爺經常教我們，救危扶貧，乃份所應爲之事。又說，施恩莫望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們救你，不過遵從老爺的教誨，你千萬別再說報答這些話啊！」

「是了，你家老爺大名如何稱呼？」

「小的老爺諱名遠流。」

跟着，他又說道：「狄公子，你大病初癒，不要說那麼多話，好好地休息吧。你口渴麼？待小的盛一碗稀粥來給你喝吧。」

看到狄少岳點點頭，他便走出房間，不一會，便捧了一碗稀粥入來，不管狄少岳怎麼說，也要餵他吃，令到狄少岳大是感動。

待狄少岳喝完那碗稀粥，秦漢替他蓋好被子，便走了出去，順手將房門關上。

狄少岳躺在床上，那裏睡得着，盡是想着沈穎馨主僕對他的救治之恩，對他們感激載德，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　＊　＊

馬超也來到樂嘉鎮。

那一晚他逃得一命，對郎錦山恨得牙癢癢的，却自量不是對付郎錦山的材料，因此，他只好自嘆倒霉。不過，他仍然念念不忘要得到那尊七寶如意玉佛。

他決定去找帮手。

本來，他是要到樂嘉鎮參加武林盛會的，那一晚他貪趕路，沒有在黃昏時投店，繼續趕路，那麼巧，讓他發現了郎錦山閃閃縮縮地走回破廟內，他一時好奇心起，便暗中跟蹤着，躲匿在破廟外，被他聽到了郎錦山與狄少岳的說話，偏巧，他曾聽說過那尊七寶如意玉佛的妙處，不禁「砰」然心動。但自忖惹不起郎錦山，只好按捺着，不敢妄動，後來，艾金星三人偷偷摸摸到破廟前，他只有屏息注視……郎錦山擲出天雷彈，他也被震得昏暈過去，不過，由於他離得較遠，所以，醒轉得比艾金星等人快，本來，他想乘艾金星等人未醒時，將狄少岳「偷」走的，那知道狄少岳就在那時醒轉過來，令到他不敢動……跟着，艾金星三人也陸續醒轉過來，他更不敢動了……直到艾金星三人分頭掠去，此時他也想到了一個主意，決定用「騙」來詐取那尊玉佛。

他之所以出這個歪主意，因他自忖不是狄少岳的敵手，若是使硬來。那只會自討沒趣，甚至連命也不保。

那知道郎錦山半路殺出，從他的手上搶走了狄少岳，他自然不甘心。

於是，他便決定到樂嘉鎮去找帮手，那知道他才走入鎮內，劈頭便遇上了既恨又畏的郎錦山。

郎錦山比馬超早到半日。他到樂嘉鎮，是想在鎮上找到狄少岳。

他估計狄少岳必會來樂嘉鎮的，因爲除非不是武林人，要不，無論如何也不會錯過這個武林盛會。

他在鎮上找了半日，找不到狄少岳，却碰上了馬超！

馬超想迴避，已經來不及了。因爲郎錦山已開口朝他厲聲道：「馬超，眞是山不轉路轉，在這裏又遇上了！」

那一晚要不是馬超不肯「痛快」地將狄少岳放下，阻延了時間，令到艾金星三人及時趕到來，弄到他不但「得」不到狄少岳，還狼狽而逃，因之，他對馬超也恨之入骨。

馬超見逃不了，只好硬着頭皮站住，陪笑道：「郎大俠，嘻嘻，眞想不到會在這裏碰上了，不知郎大俠有何指教？」

「指教倒不敢當！」郎錦山本來怒容滿臉的，忽然陰陰地笑起來。「我只想送你到一處地方！」

馬超在知道逃不了之後，便一直暗中加倍小心，兩眼一直緊緊地盯着郎錦山，連眨也不敢眨一下，以防郎錦山突然向他出手，賞他一顆火葯暗器，表面上他顯得頗鎮定，實則，一顆心狂跳不已。這時看到郎錦山笑得陰險，不禁頭皮發炸，雙脚也忍不住抖了抖，幾乎控制不了自己，想轉身便跑，但他仍吸了一口氣，強自鎮定心神，牽動臉上僵硬的肌肉，陪笑道：「郎大俠，你想送我到甚麼地方？」

「送你到陰曹地府！」郎錦山倏地臉色一沉，殺機湧現，一出手，擲出一顆神火彈！

他要馬超死得又慢又痛苦，方解頭之恨，因此他便用了神火彈。

馬超雖然已一直暗中提防着，但也想不到他會這麼快便向他出手，大驚之下，自不免亂了手脚。

那顆神火彈直向他身上射去，出於本能的，他想伸手去接，隨即又猛地省起那是接不得的(因他不知道郎錦山擲過來的暗器是那一種，而郎錦山的暗器之中，有不少是連沾也不沾不得的，更別說接了)，慌忙斜竄開去。

他要是接住了還好(神火彈是可以接的一種)，就這一猶豫之間，那顆神彈已擲落在他的身旁，立刻「轟」地一聲爆炸開來，火焰四射！

馬超才竄出去的身子立刻被震得摔撲出去，身上也被四散濺射的火焰射在身上，立時有幾處地方着火燒燃起來。

其餘的火焰有些濺射在不遠的地上，有些則射到兩旁的店舖內，亦燃燒起來。

大街的路面本來是用石板鋪成的，那些火焰落在石板上，居然沒有熄滅，燃燒起來。

而射入店舖的火焰，任店內的人怎樣撲打或是用水淋，却就是不熄滅，幸好不是射在店舖內的枱椅等物上，因此沒有蔓延，只在那一塊方磚內燃燒。

被震得摔跌在地上的馬超發覺自己身上已有幾處地方着火燃燒，驚慌之下，很自然的便順勢在地上滾動起來，希望可以將火壓熄，那知道不滾動猶自可，幾下滾動之下，身上燃燒的火焰更猛盛（他要是在那晚看到曾大祿被活活燒死的情形，便不會重蹈覆轍了），他自然更加慌恐，繼續在地上滾動。

越滾，火勢越猛，眨眼之間，他已變成一個火球，發出令人心寒的慘叫聲。

郎錦山像在欣賞一件「傑作」般，臉上帶着陰狠的笑容看着已被燒成火球，猶自在地上滾動哀嚎的馬超。

這時候，附近已有一大羣人在圍觀，其中大部份是武林中人，由於顧忌郎錦山身上的火藥暗器，因此，都站得遠遠的，看着哀嚎的馬超，居然沒有一個人仗義出手相救。

大概那些武林人都懾於郎錦山身上那些火藥暗器的霸道，誰也不敢強出頭。

這可以從不少人的臉上露出激憤不忍的神色，看出來。

而郎錦山也一副目中無人的狂態。

陡地，渾身是火的馬超艱難地站起來，嗔目嘶聲大叫：「各位……武林至寶七色如意玉佛……已落在郎錦山的手……上，因為他得悉我已知道這個……秘密，所以……殺我……滅口！」

「馬超，你好惡毒，臨死也胡說揑造！」郎錦山聞言驟然變色，怒喝出聲。

圍觀的武林人頓時「嘩」然哄動起來，所有人的目光，都轉視在郎錦山的身上。

郎錦山又驚又氣又怒，他萬料不到，馬超如此惡毒，臨死也咬他一口，只怕他傾盡黃河水，也洗脫不了「得寶」的嫌疑，想到從今之後，他便會成為衆矢之的，他恨不得將馬超碎屍萬段，鋤骨揚灰！

他真後悔沒有用霹靂滅魂彈將馬超炸得粉碎，以致背上了這黑鍋。

但後悔已太遲了。

因此，他急急加以澄清：「各位武林同道，別聽他信口胡謅，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七寶如意佛這件東西，我根本就沒有得到那尊玉佛！」

但他從那些武林人的神色，看出他們都不相信他說的話。

「姓郎的……你殺……我滅口……我……不會讓你……得償……所願……」馬超整個人已被燒得每一寸肌膚皆是火，嘶嚎聲中，拚盡全身之力，撲向郎錦山！

他不但臨死反咬郎錦山一口，也想他共赴黃泉路好作個伴！

郎錦山大驚失色，急不迭向後暴逼，他一身火器，只要被沾上了一星點火，也會令到身上的火藥暗器爆炸，以至粉身碎骨！

圍觀的人都不由發出一陣驚呼聲。

但才撲起的馬超隨即便重重地摔跌在地上，身子掙動了一下，便寂然不動了，却發出一陣「滋滋」的火燒聲，所有的人都看得呆住了。

郎錦山驚魂稍定，喘口氣，掃視那些武林人一眼，顫聲呼喝道：「各位要是不相信我郎某人的，請站出來！」

沒有人吭聲，也沒有人站出來向他要那尊七寶如意玉佛，但每個人的目光，都瞪他的身上！

他並沒有因此而感到放心，因為他從那些武林人的神色看出，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話，之所以沒有人敢站出來，只不過是忌憚他身上的火藥暗器，那些人總會向他採取行動的！

他想到從今後要應付武林中人對他的暗算突襲，不由全身一陣發寒，他幾乎控制不了自己，將身上的火藥暗器悉數擲向那些武林人，將他們殺個清光。

幸好，他還顧慮到，就算他殺盡了在場的武林人，也洗脫不了自己的嫌疑，更阻止不了別的武林人出手向他爭奪那尊玉佛，因而壓下那股衝動，否則，只怕鎮上這一段大街上，變成人間地獄！

「不管你們相信與否，郎某不奉陪了！」郎錦山不敢再留下去，朝那些武林人抱拳作了個四方揖，大踏步往鎮外走去。

沒有人阻擋他，並且自動地滾開一條小路，讓他走過去。

郎錦山並沒有因為這樣便放鬆警惕，右手一直貼在身上，只要稍有不對，他便會毫不猶豫地擲出身上的火藥暗器。

他才走出人羣外面，馬上便向鎮外飛掠。

但立刻便有人暗中遠遠地跟着他。

武林異寶，有誰肯白白放過？

人羣開始散去，石板上的火焰亦相繼熄滅，留下一個焦痕。馬超的身子也已燒得蜷成一團，焦黑的。

＊　＊　＊

七寶如意玉佛「出世」的消息，不到一個時辰之內，馬上傳遍了每一個武林人。

剎那間，鎮上變得一片熱鬧，到處都可以見到武林人在奔走相告，在談說，也有不少人立刻離開，找尋郎錦山的下落！

楚威揚也聽說七寶如意玉佛的事，而且深信不疑，並馬上派出一批堡中高手，四出找尋郎錦山的下落。

一幫六派的人也不例外。

一時間，鎮上的武林人離去大半。

一幫六派的掌門人有見及此，心知在未找到郎錦山的下落之前，所有的武林人都不會有興趣再參與武林大會，因為他們商議一番之後，決定宣佈武林大會無限期押後！

他們誰不想傾全力找到郎錦山，得到那尊玉佛！

人性自私，又怎能怪他們有這種私心呢。

一幫六派雖然決定將武林大會押後，但却沒有離開樂嘉鎮，他們都留下來，以便指揮門下的弟子找尋郎錦山的下落。

福安客棧也住了不少武林人，因此，沈穎馨主僕及狄少岳都聽聞了鎮上發生的事情。

客棧內的武林人，一下子走掉了大半，只剩下一些自忖沒有能力與人爭奪那尊玉佛的武林人，留了下來。

沈穎馨他們對於那尊玉佛的事，雖然感到興趣，但也樂得清靜，因爲他們只對那尊玉佛到底有何奇異珍貴之處，引得武林人爲之你爭我奪感到興趣，根本沒有興趣要得到那尊玉佛。

知足常樂。是沈穎馨常說的一句話，沈穎馨自小受到乃父薰陶，因而養成她從不作非份之想的淡泊性情。

狄少岳是在聽聞馬超被鄖錦山的神火彈燒成焦炭，才頓然醒悟到，他自己那一晚的遭遇，乃是馬超弄出來的，並猜到馬超之所以接近自己，只不過想將他騙倒，從自己的身上得到那尊玉佛。

因之，他對於馬超——霍昌的所作所爲，極爲不齒，同時，也感到一陣心寒——世上原來有如此奸詐陰險之徒。

而他對於所有的武林人都以爲鄖錦山得到那尊玉佛的事，感到好笑，但也爲之舒了口氣。這一來，他就不用再被艾金星等人追纏不休了，從此之後，他又可以無牽無掛地在江湖上遊歷了。

心頭輕鬆之下，人也感到精神了很多，覺得躺在床上悶死了，便下床在房中走動起來。

大約在一個時辰之前，他已與沈穎馨見過一面，這一次再不是驚鴻一瞥，而是當面相對，彼此看得清清楚楚，他覺得沈穎馨比那一次匆匆一面美得多了，再加上對她的救護之恩感激載德，因而對她大生好感。

而從那一刻的談話中，更聽出她是一個善良溫純的女孩子，因而油然生出傾慕之意。

大概這就是緣份吧。

而緣份這回事是很奇妙的，同樣的，楚燕玲也救了他命，樣貌也很美，對他也很好，但不知怎的，他對她就是生不出一絲愛慕之意，對她也沒有多大好感，大概是因爲楚燕玲的性子比較高傲，而且她那小姐脾氣，是他最受不了的，因而，縱使她纏着他，逼他與她成親，他仍是不答應！也不答應！

大概，他與楚燕玲屬於有緣無份那一種吧。

狄少岳在房中踱着步，很自然的，便想到了沈穎馨，心中莫名地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

而他的咀邊，也禁不住泛起一抹笑意來。

忽然間，他聽到房外响起一陣輕碎的腳步聲，心中馬上猜想：「會不會是沈姑娘來看我？」臉上一陣發熱，不由暗責自己一聲：我這是怎麼了，大恩未報，却生出非份之想，眞是荒唐！」

腳步聲在門外停下來，跟着，房門「呀」地一聲，自外面被推開來。

狄少岳的一顆心也爲之「砰砰」直跳起來，兩道目光直望着房門口。

門口人影一現，進來的果然是沈穎馨。

「狄公子，你怎麼不躺在床上休息？」沈穎馨一眼看到狄少岳站在房中，不由着急地道。

但當她接觸到狄少岳那兩道直射過來的目光，心頭「砰」然跳動，臉上也一陣發熱，忙將目光移開。

狄少岳立刻發覺到自己失態，也忙將目光收回，人也感到侷促不安起來，忘記了答話。

房內一陣靜默，兩人都尷尬地將頭垂下來，心頭「卜卜」直跳。

終於，還是狄少岳打破了令兩人尷尬的局面，開口說道：「沈姑娘，有事麼？」

沈穎馨抬抬眼，說道：「沒有甚麼事，我來看你要不要吃點東西。」明眸一轉，看了狄少岳一眼。

狄少岳正想說話，她忽然抬起頭來，着急地道：「狄公子，快躺回床上，別站着啊！」

「沈姑娘，在下很多謝妳的關心，妳瞧，在下不是挺精神麼。」

「狄公子，你病體初癒，不宜走動，聽我說，躺回床上吧。」沈穎馨關心地道。

看到沈穎馨那兩道懇求的目光，再不忍拂逆她的好意，乖乖地走回床邊。「沈姑娘，躺了一夜一日，在下腰背發痛，請別要在下躺着，准許在下倚坐在床上吧。」

沈穎馨看到他說話時的神態像個大孩子一樣，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狄少岳看到沈穎馨失笑出聲，不知道她爲何發笑，隨即往自己的身上瞧着，看看有甚麼地方出了差錯，引得她發笑。

這一來，沈穎馨笑得更厲害。

狄少岳被她笑得臉上發紅，尷尬地坐在床上，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沈穎馨看到他那傻兮兮的樣子，不忍心弄到他尷尬不安，強忍着笑，說道：「狄公子，你餓不餓？」

狄少岳傻傻地點點頭。「有點餓。」

「那你先坐回床上，待我盛一碗粥來給你吃。」沈穎馨說着便轉身走了出去。

待她走了出去，狄少岳才沒有那麼尷尬。

未幾，沈穎馨便捧了一碗粥進來，他慌忙下床伸手接過，心裏很過意不去，連聲道：「沈姑娘，勞煩妳了。」

沈穎馨抿咀一笑。「狄公子，舉手之勞，客氣甚麼？」快坐回床上，慢慢吃吧。」

狄少岳這一次乖乖地坐回床上，吃起來。

沈穎馨坐在床頭那張桌子旁邊的椅子，故意不去看他，免得他不好意思吃。

狄少岳偷瞥她一眼，看到她低垂着頭首，在玩着手上的一條翠帕，那模樣實在嫵媚迷人，不由目光一直，怔怔的忘了吃粥。

沈穎馨雖然沒有看狄少岳，但却感到有兩道目光在看着她，頓時一陣心跳，感到有點不大自然起來，終於忍不住抬眼偷瞥一下，狄少岳果然怔怔地瞧着她，心中一陣羞臊，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跳了出來，臉上熱熱的，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狄少岳雖然看得有點痴，但很快便悚然猛醒過來，發覺自己失態，臉上也一陣發熱，急忙低頭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心中暗責自己太失態了。又不知沈穎馨是否發覺自己失態，有沒有生他的氣，不免惴惴不安起來。

沈穎馨聽到「呼嚕呼嚕」的聲音，忍不住抬起頭來瞧一下，看到狄少岳放着湯匙不用，將那碗粥捧到口邊，一口接一口地吃着，發出那「呼嚕呼嚕」的聲音，幾乎忍不住笑出來，忙强忍着，說道：「狄公子，怎麼不用湯匙啊？小心嗆了喉。」

狄少岳一聽，慌忙停下來，不敢看沈穎馨一眼，拿起匙，一匙一匙地吃起來。

「狄公子，你聽說過今天鎮上發生的那件事麼？」沈穎馨覺得坐着不說話，有點侷促，忽然想到今天鎮上發生的事情，便拿了來作話題。

關於馬超被郎錦山的神火彈燒焦成炭的事，狄少岳是聽秦漢說的，沈穎馨却不知道，所以便拿了來作話題。

「聽說了，是秦兄告訴在下的。」狄少岳邊說邊將碗放到桌上。原來，他已吃完那碗粥，本想再吃，又不好意思說，眞難爲了他。

「狄公子，那個叫郎錦山的人，一身火葯暗器，眞的那麼厲害？」沈穎馨露出不大相信的神色。

「是眞的！」狄少岳見識過郎錦山的火葯暗器，如今想起來也不禁有點心驚。「其中有一種名叫天雷彈的火葯暗器，威力驚人，不但可以將一座廟炸毁，據說，連城牆也可以炸塌！」

「那不是很可怕麼？」沈穎馨不由吐吐舌頭。「你看到過麼？」

狄少岳不由點點頭道：「親眼看過一次。」話出口，他才驚覺到自己不該說的，要是沈穎馨再追問下去，他不知怎樣答才好。

他不是不相信沈穎馨，而是不想她知道得太多，以免她被牽連入漩渦之中。

幸好，沈穎馨沒有再追問下去，躭憂地道：「他的火葯暗器這麼厲害，豈不是沒有人奈何了他？可以伕之橫行江湖了麼？」

「據說，江湖武林中，確是沒有甚麼人敢惹他，就是怕了他那一身霸道無比的火葯暗器。」狄少岳吁口氣道：「不過，世上萬事萬物，無不相生相尅，有利必有弊，他一身火葯暗器，能夠尅制他的，就是火！」

「嗯，原來火能夠尅制他。」沈穎馨放下心來，透了口氣。「這很好，不然，若是毫無顧忌的，江湖武林就會遭其肆意荼毒了！」

狄少岳對於她那種悲天憫人的胸懷，大爲感動，因此，對她更增好感。

兩人話題拉開，已沒有先前那麼拘謹尷尬了。

「狄公子，聽說郎錦山得到一尊甚麼七寶……如意玉佛，立刻便引起了武林中人的爭奪之心，原本參加武林大會的武林人物，泰半已離鎮四出追尋郎錦山的下落。到底那尊玉佛有甚麼值得你爭我奪的地方？狄公子，你知道有關那尊玉佛的事情麼？」

「在下也是第一次聽聞武林中有那麼一尊玉佛。」狄少岳確是不知那尊玉佛的來龍去脈，自然不知道那尊玉佛有何價值了，雖然他可說是引起這一場「玉佛」風波的「主要人物」。他道：「不過，據在下猜測，能夠起引那麼多武林人爭奪，那尊玉佛必然有甚麼奇異珍貴的地方。不然，只怕沒有人爭先恐後，都想得到那尊玉佛了。」

「狄公子，我也是那麼想。」沈穎馨點頭表示贊同。「你對那尊玉佛有興趣麼？」

「能夠引起那麼多人爭奪的東西，要說對之沒有興趣，那是騙人的，只要是正常的人，都有好奇心，在下之所以對它有興趣，只是出於一種好奇心，但却沒有半點爭奪之心，畢竟，那不過是傳說吧了，相信沒有甚麼人見識過那尊玉佛，那極有可能是捕風捉影，到頭來一場空！何況，凡世間寶物，有德有才能之人，才能得而藏之，在下自問無德無能，因而不敢去佔奪之心，以免惹禍上身！」

「狄公子能夠說出這番話，又豈是無德無能之人。」沈穎馨讚佩地道：「你這一番高見，令我好生佩服。」

跟着又道：「我爹常說，知足常樂，切勿妄生非份之念。我時刻都記在心頭，更何況，我根本不是武林人，因此，對那件武林寶物，只存有好奇之心而已，正如狄公子所說，不想惹禍上身。」

「沈姑娘，令尊胸懷超脫，教在下好生欽仰。」狄少岳由衷地道。「在下能夠得遇姑娘，實是在下之幸！」

沈穎馨被他這一說，沒來由的，臉上微熱，禁不住朝狄少岳偸瞥一眼，恰好狄少岳兩道目光也向她射來，四目交投，兩人同時「砰」然心跳了一下，各自將目光閃開。

一時間，兩人都「無話可說」。

兩人的心中，却同時有一種甜蜜蜜的異様感覺。

「狄公子……」

「沈姑娘……」

兩人幾乎是同一時間說出，也幾乎是同時抬眼望向對方，同時停住了下面的話，跟着，同時羞臊得臉紅耳熱的，忙又垂下頭，不敢看對方。

房間頓時變得彼此可以聽到對方的呼吸聲，也清楚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誰也沒有勇氣先開口說話。

外面一陣脚步聲傳來，頓時替他們解除了這侷促尷尬的局面。

「狄公子，小姐在麼？」外面那人還未走進來，聲音已傳了進來。

兩人一聽，便知道來的是秦漢。

沈穎馨馬上吁口氣，開聲說道：「秦漢，甚麼事？」

「小姐，小的猜到妳極可能來了狄公子這裏，果然讓小的猜中了……」秦漢一邊走進房內，一邊高興地說。

「秦漢，別嚷了，找我有甚麼事？」沈穎馨被秦漢那句無心說出來的話弄得臉上又熱起來，忙截斷了他的說話。

「小姐，小雯擺好了飯菜，小的是來請小姐回去吃晚飯的。」秦漢忙說道。

聽秦漢這一說，沈穎馨這才頓時省覺到，確是吃晚飯的時候了。窗外，天色幾

乎已全黑下來，房間內也是黯黯的，大概他們剛才只顧說話與害臊，因此，渾忘了悄悄降下的夜幕。

「嗯，我也剛想回房間去吃晚飯。」沈穎馨掩飾地道，同時閃瞥了狄少岳一眼。「秦漢，狄公子剛才已吃了一碗粥，說不定他又有點餓了，你再去盛一碗粥來讓狄公子吃吧。」

秦漢答應一聲，便向外走。

「狄公子，失陪了。」沈穎馨也跟着走出去。

狄少岳起身相送，却被沈穎馨阻止了。

望着沈穎馨走出房外的背影，狄少岳幾乎忍不住開口叫住她。

這刹那，他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地，深深愛慕着她了。

＊　＊　＊

翌日，狄少岳已像沒事人一樣，可以在院子內走動起來。

他的精神氣色都很好，大概是年輕體壯的關係吧，因而復原得很快。

沈穎馨見他精神很好，不再勸他躺回床上，也陪他在院子內散步。

經過昨天黃昏時份的一番說話，兩人都感到親近多了，而兩人的眼神中，不時會不期然地流露出一份情意來。

兩人却沒有說話，但却從彼此的目光神情中，領略到那難於啟齒的話意。

忽然間，院子外面傳來一陣人聲，隨即是一陣敲門聲。

兩人不禁互望一眼，來的是甚麼人，秦漢已聞聲趕去應門了。

兩人目光一轉，望向院門那邊。

秦漢才將院門打開，還未開聲發問，門外那羣人中，已有人大聲道：「讓開，我們是來找狄少岳的！」說着便一步跨入來，幾乎將秦漢撞倒。

秦漢不由氣往上衝，擋在那人面前，怒聲道：「你們是甚麼人？胆敢强闖進來。」

「滾開，我們是震天堡楚堡主的手下，瞎了你的狗眼，居然連我們也不認識！」

「滾你媽的蛋！」秦漢怒喝道：「俺管你是震天堡還是撼地堡的東西，俺就是不認識你們！」

「嘿！你是自討苦吃！」那個大鼻頭的漢子怒喝聲中，一掌搗向秦漢的右胸肩。

他根本不將秦漢看在眼內，一個人若是狂妄自大，很容易會栽觔斗吃苦頭的。

大鼻頭漢子立刻便吃了苦頭！

明明是他先出手的，但秦漢的拳頭却先砸在他的肚子上，他甚至看不清楚秦漢是如何出手的。

「喔」地痛叫一聲，大鼻頭漢子立時被砸得凹肚彎腰，飛跌出去。

站在他背後的同伴萬料不到他如此不濟，甫出手，便被人家一拳擊得向後飛跌，有兩個閃避不及，被他撞得東倒西歪，幸好，隨後的兩個漢子伸手將他接住，不然，那一跌，有他受的！

那漢子一張臉痛得又青又白，脚才沾地，便厲吼一聲掙脫了兩個同伴的扶持，有如一頭惡狠般，撲向秦漢！

秦漢夷然不懼。「你就是鬼叫，也嚇不到俺的！」身形倏地一矮，一掌掃向大鼻頭的腰側。

大鼻頭漢子勉强一擰腰，避過秦漢那一掌，那知道脚踝上一陣奇痛，「啪」的一聲，被秦漢一脚掃中，登時大叫一聲，摔跌落地！

「秦漢，休得無禮，住手！」秦漢正想再賞大鼻頭漢子一脚，却被急走過來的沈穎馨一聲急喝，喝停了。

狄少岳也緊隨着走過來。

他聽到那些人指名道姓的要找他，跟着又聽到那些人自稱是震天堡的人，他馬上知道令他頭痛的麻煩來了，但既然人家已找到來，他要避也避不了，何況，他又不是那種怕事的人，更沒有幹過虧心事，那怕甚麼去見那些人。因此，他昂然走向院門那邊。

「狄……少岳，果然是你！」那些人的後面，有一個女子突然尖叫出聲，並衝前來。

那些漢子急不迭兩邊讓開。

狄少岳雖然早已猜到，楚燕玲必定也來了，但在瞧到衝前來的女子之後，仍然禁不住吸了口氣。

那女子正是楚燕玲。

「楚姑娘，是我又如何？」狄少岳瞧到她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不禁心生討厭。「請妳不要纏着我，好麼？」

「哼哼，本姑娘還以為我有甚麼地方配不上你的，原來你見異思遷，看上了她，還公然與她在一起，你，你，我恨死了你！」楚燕玲一眼看到狄少岳的身邊，站着一個貌如春花般美麗的少女，醋意翻湧，臉色極之難看。

狄少岳聽她胡言亂語，不禁生氣地道：「楚姑娘，妳雖然有大恩於我，但也不能挾恩逼我……就範！請妳尊重一點，這位姑娘亦是我的救命恩人，妳可以侮辱我，但却不能侮辱這位姑娘！」

「狄少岳，她是你的救命恩人又怎樣？」楚燕玲戟指狄少岳，臉色一片青白。「你已答應娶我在先，便不能與她在一起！」

「這位姐姐，請妳尊重一點好麼？」沈穎馨雖然生氣，却極力壓抑着。「我與狄公子不過萍水相逢，一點瓜葛也沒有，你怎能亂說！」

雖則楚燕玲口口聲聲說狄少岳與她有婚約，但沈穎馨却從狄少岳的說話中，聽出其中大有文章，因此，她不但沒有對狄少岳生氣，反而相信狄少岳不會是那種負情寡義的人。

若是負情寡義的人，又怎會理直氣壯，磊落坦然！

「妳是誰？」楚燕玲輕蔑地橫了沈穎馨一眼。

由於妒火中燒，醋浪翻湧，楚燕玲簡直就像一個沒有教養的刁蠻女子，那裏像一個大家閨秀。

「小妹沈穎馨。」沈穎馨雖然生氣，却一點也不失儀。

楚燕玲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不再理會沈穎馨，大概她認為沈穎馨不會是武林世家之後，不值得去理會，轉對狄少岳道：「狄少岳，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成親？」

狄少岳這時候最關心的是：決不能讓

沈穎馨對他有所誤會，更不能讓她受到委屈。因此，他正色道：「楚姑娘，我是在昏迷的情形下，糊裏糊塗的說了一句喜歡妳的話，妳便硬說是答應與妳成親。我狄少岳雖然不是什麼有頭有面的人物，但自問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言出必踐，有恩必報，從不作違心虧行之事，我沒有許諾過的事，縱使刀斧加身，也決不低頭！」

狄少岳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聽在沈穎馨的耳中，對他更增傾慕之意。

楚燕玲卻聽得又羞又氣又怒又恨，一張臉幾乎掛不住，因而也由愛生恨，當下銀牙暗咬，狠狠地道：「狄少岳，你這個負情背義之人，你如今就是跪下來，我也不會再看你一眼。」

「楚姑娘，我知道妳很恨我，我很抱歉。我不想傷害妳的，但我又不能做出違心虧行之事，因此，請妳原諒。」狄少岳一臉歉意。「楚姑娘，這裏是沈姑娘的地方，請妳不要在這裏吵鬧，至於妳對我的大恩，我一定會報答的！」

「我現在就要你報答！」楚燕玲尖聲道。眼中閃射出惡毒的光芒。

沈穎馨接觸到她的目光，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心中暗自替狄少岳担心起來。

「楚姑娘，妳說吧，只要不是有違道義，喪德敗行的事，我都答應去做，作為報答妳的大恩。」

「我要你死！馬上死！」楚燕玲咬着牙道。「我得不到你，別人也休想得到你！」

狄少岳語氣異常平靜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妳要我一死報答妳的大恩，好！我答應妳！」說着揚手橫掌於頂。

「狄公子！」沈穎馨忘情地疾叫一聲。

那一聲叫喊，將她埋藏在心中的愛意，表露無遺。

「沈姑娘！」狄少岳心頭一震，一霎間將心中的無限愛意，盡在那一聲中「傾訴」出來。

既已將死。那還有什麼不可以說出來的？若不說。豈不是空留遺恨。

兩個人四道目光互相緊緊地「接合」在一起，千言萬語，就憑那四道交接的目光，互相傳送向對方。

「姓狄的，我要你馬上死，你還等什麼？」楚燕玲瞧到兩人在眉目傳情，不禁怒火高升，眼中噴出火來。

「沈姑娘，我死之前，可否讓我叫妳一聲穎馨？」狄少岳情深地道。

「少岳！」沈穎馨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悲痛，也壓抑不了自己的情感，悲叫出聲。

而那一聲「少岳」，已代表了她允許他叫她穎馨。

「穎馨！」狄少岳深情地叫了一聲。

「狄少岳，你到底死不死！」楚燕玲恨不得衝上前去，將兩人殺死！

「楚姑娘，我這就還妳一命！」狄少岳橫在頭頂上的右掌一翻，拍向自己的天靈蓋。

「姓狄的，你死不得！」陡地，一聲暴喝傳來，「颯颯」聲中，凌空掠射下數條身形來，將狄少岳困住。

狄少岳不由掌勢一頓。

緊接着，外面人聲洶湧的擁入一大羣人來，有些擠不進來的，只好站在院門外面。

看清楚，來的全是武林人，沒有一百，也有七八十人，最先凌空掠到的幾個人，赫然是艾金星、常蔭、郎錦山、楚威揚，還有一幫六派的主事者。

這十多個人都是當今武林中名頭最响的人物，狄少岳被困在當中，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楚燕玲一見父親來了，馬上訴說委屈地道：「爹，姓狄的負情忘恩，爹要替女兒作主啊！」

楚威揚點點頭，楚燕玲馬上道：「爹，女兒要他馬上死！」

楚威揚為難地道：「玲兒，這……姓狄的不能死！」

「爹，你為什麼幫着姓狄這小子……」

「玲兒，爹怎會幫着他！」楚威揚忙道。「他要是死了，只怕在場的各位武林同道都不答應。」

在場的武林人立刻哄哄地叫嚷起來：「姓狄的不能死，千萬死不得！」

其中以艾金星、郎錦山的叫聲最响。

楚燕玲呆住了，她不明白在場的武林人士為何堅決不讓狄少岳死，莫非連父親在內的這些人，都瘋了不成？

沈穎馨也不明白，但她看到所有的人聲聲不要狄少岳死，她心中欣喜不已，也就不去多想個中的因由了。

只有狄少岳最清楚，這些人不讓他死，全為了那尊七寶如意玉佛，自艾金星郎錦山等十數人現身的剎那，他便猜到了他們的來意。

「爹，到底為什麼？」楚燕玲不甘心的問。

「玲兒，因為他的身上藏有那尊七寶如意玉佛！」楚威揚的眼中異光閃現。

「哦，原來那尊玉佛就在他的身上！」楚燕玲這才明白過來，臉上露出懊悔的神色。

原來，這羣武林人之所以會聯同郎錦山一同來找狄少岳，是因為郎錦山被那些四出追尋他下落的武林人物逼得走投無路，他雖然有一身火藥暗器，但那些武林人卻不與他衝突，只是跟着他，令到他下不了手，就算動手，他又能夠殺得盡那此武林人麼？何況，他是背黑鍋，根本沒有得到那尊玉佛，終於，他不甘心背黑鍋，也忍受不了，乾脆返回鎮上，找到楚威揚與一幫六派的主事者，力言他並沒有得到那尊玉佛，並威脅說，他們若是不信，他拼着一死，也要帶他們一同上路，結果，楚威揚在顧忌他的火藥暗器之下，只好信他的說話，但卻要他提出証據，於是，他便說出狄少岳來，說那尊玉佛仍在他的身上，並指出艾金星、常蔭兩人最清楚他有沒有得到玉佛這回事，還將他與艾、常兩人一再爭奪狄少岳的經過。

——他是想到自己不可能獨得那尊玉佛，才將一切說出來的。

艾、常兩人恰好也在跟着他的那些武林人之中，只好站出來，本來他倆就不大相信郎錦山從狄少岳的身上得到那尊玉佛，再聽郎錦山信誓旦旦的，一再辯白，兩

人最先相信了他的說話。因此，便將所知的說出來。

恰好，楚威揚的一名手下來說，楚燕玲在半個時辰之前，帶了人去福安客棧找尋狄少岳，直到這時候還未回來，不知是否出了事故，特向他請示是否派出人手到福安客棧查看一下，衆人一聽狄少岳就在福安客棧，馬上騷動起來，楚威揚心頭一動，馬上提議在場的人都趕去福安客棧找着一下，要是狄少岳果然在那裏，便要他將玉佛當衆交出來。

衆人轟然叫好，於是，便在楚威揚、一幫六派的主事者及艾金星等人的帶領下，擁向福安客棧！

＊　＊　＊

「少岳，那尊玉佛在你身上麼？」沈穎馨思疑地看着狄少岳。

「穎馨，請妳相信我。」狄少岳坦誠地回望着沈穎馨。

沈穎馨接觸到他坦誠明亮的目光，馬上朝他點點頭，不再說話。

她與他認識不到三日，但她却有一種恍似認識了他一輩子，對他了解很深的感覺，因此，她信任他，相信他不會騙她。

兩個心心相印的人，自會靈犀相通的。

「狄少岳，郎老弟說那尊玉佛在你身上，是麼？」楚威揚直視着狄少岳。

狄少岳沉着地搖搖頭。「我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玉佛！」

「郎老弟，你怎麼說？」楚威揚立刻轉看着郎錦山，露出一抹冷厲的笑意。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着郎錦山。

郎錦山氣急地道：「玉佛確在他的身上，艾兄與常兄最清楚，每一次逼問他，他都矢口否認的！」

艾金星却陰險地道：「那小子確是一再否認，但自那一晚之後，誰知道你是不是找到這小子。」

「艾金星，那一晚我被你們逼走後，雖然四出找尋那小子，却一直找不到。」郎錦山急急辯白。

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艾、郎兩人的身上。

「郎錦山，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啊！」艾金星冷笑道。

「艾金星，你——」郎錦山氣得臉青唇白的。

「你們聽着，我証明郎錦山沒有得到那尊玉佛！」狄少岳陡地朗喝一聲。「我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玉佛，他又怎會得到呢？」

對於狄少岳身在險境，仍然替來找他麻煩的人仗義執言，沈穎馨對他又敬又佩，對他的認識又加深了。

「各位，都聽到姓狄的說話了麼？」郎錦山頓時輕鬆起來，對狄少岳幫了他這個忙，心生感激。

衆人聽狄少岳那麼說，自然相信了，艾金星本來想要郎錦山折磨一下，好出一口氣，狄少岳那麼一說，他馬上閉上咀巴。

所有人的目光，又集中在狄少岳的身上，沈穎馨雖然沒有說什麼，却暗暗替他担憂。

「狄少岳，快將那尊玉佛交出來，否則，在場的武林同道，都不會放過你的。」楚威揚畢竟是一位人物，說的話也很週到。

衆人立刻附和地嚷叫起來：「對，不交出玉佛，今日別想離開！」

狄少岳又好氣又好笑，「我根本連那尊玉佛是什麼樣子的也不知道，何來那尊玉佛！」

「姓狄的，任你說破了咀皮，咱們也不相信！」艾金星沉聲道。

「對，快將玉佛交來！」衆人又哄叫起來。

「艾金星，你怎知道那尊玉佛在我手上的？」狄少岳盯着艾金星。

「這個麼，是我老人家偷聽到你師父說的！」艾金星遲疑了一下，才說。「那尊玉佛要不是在你手上，我老人家吃飽了沒事幹，找上你尋開心，覓消遣麼！」

狄少岳聽他這麼一說，頓時呆了一下。

「小子，你無話可說了吧？」艾金星馬上道。「你若不交出玉佛，今日無論如何也脫不了身！」

「我根本沒有什麼玉佛，你們就算殺了我，我也拿不出來！」狄少岳氣道。

「殺了你，那我們豈不是永遠找不到那尊玉佛？我們不是傻瓜瘋子，不會那麼笨，殺了你的！」崆峒派的掌門人殷武子冷笑一聲道。

「那你們想怎樣？」狄少岳怒道。

「自然是要你交出如意玉佛。」青城派的掌門人玉青道長接口道。

「命有一條，玉佛沒有！」狄少岳已被那些人纏逼得再也按捺不住。

「我們不會要你命的！」活死人常蔭忽然一閃掠到沈穎馨的身後，伸手一把扣住了她的右肩頭，陰陰一笑。「我們要的是那尊玉佛，你再不交出來，我便要了她的命！」左掌如刀，抵在沈穎馨的咽喉上！

「你——」狄少岳怒叫一聲，却不敢動。

秦漢欲動，却被幾個武林人物將他緊緊地堵截住，不能有所行動。

沈穎馨冷不防被常蔭制住，對於這些人的卑鄙行爲，甚爲不齒，起先確是又驚又慌，但隨即便鎮定下來，對狄少岳道：「少岳，你不用理會我。」

「殺了她，快殺了她啊！」楚燕玲看到常蔭制住沈穎馨，她視之爲眼中釘，馬上發狂般尖叫起來。

幸好，常蔭沒有理會她。

「你們快放開她，千萬不要傷害她！」狄少岳幾乎抑制不住，衝過去與那些人拚命。

「只要你交出玉佛，我們馬上放開她。」崆峒派掌門人殷武子陰笑道。

「你——你們卑鄙！」狄少岳憤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再不交出來，我可要辣手摧花了！」常蔭抵在沈穎馨喉頭上的手掌微微一壓，沈穎馨忍不住發出「喔」的一聲悶叫。

「姓狄的，你眞的那麼忍心！」艾金星冷笑道。

「我——」狄少岳急怒得說不出話來！

「狄少岳，我知道你一時之間，很難抉擇，這麼吧，給你三天時間考慮，三日

後你若不交出玉佛，別怪我們心狠手辣？」楚威揚悠悠地道。「只要你一交出玉佛，我們馬上放了她！」

跟着朝一幫六派的掌門人打了個眼色，殷武子等人立刻明白楚威揚的意思，都朝他點頭。

「狄少岳，你好好地想一下吧！要她還是要那尊玉佛。」楚威揚說着一揮手，與那些武林人退出院子外，自然也帶走了沈穎馨，眨眼間走得一個不剩。

狄少岳一點反應也沒有，就像木雕泥塑一樣，不言不動。

直到秦漢撲到他的身邊，惶急地道：「狄公子，怎麼辦？」他才沉緩地道：「秦兒，縱使我碎屍萬段，鋤骨揚灰，也要將沈姑娘救出來！」

＊　＊　＊

狄少岳一個人呆在房間內，苦苦思索了大半天，終於讓他想起，他離開師父的時候，師父曾要他到太湖中的一個小土洲上掘取一樣東西，當時他曾詢問師父，那是一件什麼東西，要將之埋藏在那個小洲上，他師父却不告訴他，只說掘取出來後，自會知道那是什麼物件，並說，那是送給他的一件禮物，任由他處置，而他能否在那物件上有所得，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狄少岳猛想起這件事，心頭不由劇跳了一下，忖道：「莫非那件事物，就是那尊玉佛不成？」

繼之又想道：「正如郎錦山所說，空穴來風，未必無因，說不定那物件果然是七寶如意玉佛！」

「為了救穎馨，目下毫無辦法之際，只好冒險去試一下了，總好過呆在這裏一籌莫展！」

從這裏趕到太湖，最快也要一天，加上又要找尋那個小土洲，三天來回，很急逼的了，狄少岳不再猶疑，決定馬上起程。

於是立刻走出房外，告知秦漢小雯兩人，他已想到一個救沈穎馨的辦法，需要馬上外出一趟，最遲會在第三日便趕回來，並叫兩人放心，楚威揚等人在未得到那尊玉佛之前，是不會傷害沈穎馨的。

他之所以沒有告訴秦漢兩人，他是去取玉佛，那是因為連他自己也不能確定那件埋在小土洲上的物件，就是七寶如意玉佛，萬一真的不是，豈不是令到秦漢兩人對他有所誤會，而且，萬一秦漢兩人被楚威揚等人逼問出他去了那裏，在未弄清楚那件物件是否玉佛之前，那豈不是坐實了他擁有玉佛之實？那時，他就百口莫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牽了一匹馬，出了客棧，翻身上馬，便一逕趕往太湖。

＊　＊　＊

三天的時間晃眼便過去了。

楚威揚等一眾武林人物在午飯後，便押着沈穎馨來到福安客棧，秦漢主僕租住的那座小院子。

秦漢與小雯看到沈穎馨安然無損，一顆心才放了下來。

「小姐！」小雯立刻撲到沈穎馨的身邊。

沈穎馨一把將小雯擁住，主婢兩人利時緊緊地擁在一起。

「小姐，他們沒有難為你麼？」

「沒有。」沈穎馨目光四掃，看不到狄少岳，立刻關切地問。「狄公子呢？」

「他在三日前便外出，說是想辦法救你，但到現在還未回來。」

「他有說到那裏去啊？」

「沒有。」

「唏，狄少岳呢？怎麼不見他出來。」艾金星目光四掃，却看不到狄少岳，不由狐疑起來。

「難道他要那玉佛，不要這位姑娘麼？」常蔭也不由起了疑心。「他不會乘機溜了吧？」

「你們別亂猜，狄公子一定會趕回來救小姐的！」秦漢大聲道。

「他去了那裏。」郎錦山問。

「狄公子沒有說。」

「各位，請稍安毋躁。」楚威揚似乎十分相信狄少岳不會扔下沈穎馨溜走。「我相信他不會不顧這位沈姑娘而去的，我們且在這裏等他！」

眾人認為楚威揚說得有理，事實上，他們也不知到那裏去找狄少岳，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因此，他們都沒有異議，在小院內等狄少岳回來。

等到黃昏，還未見狄少岳出現，不少人不耐煩地叫嚷起來。

「姓狄的小子口裏說得漂亮，其實是個懦夫！我猜他早已溜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不要等了，乾脆殺了這妞兒，馬上分頭去找尋那小子吧。」

就連楚威揚也開始動搖了。

只有沈穎馨一直神態平靜。

因為她堅信狄少岳不是那種自私怯懦的人。

正在眾說紛紛之際，忽然有人疾聲叫道：「姓狄的小子回來了！」

眾人一聽，頓時止聲，一齊往院子外面望去。

一個年輕漢子正自外面走進來，正是狄少岳！

沈穎馨看到狄少岳，心中既欣慰，又替他担心。

狄少岳昂然走入院子，掃視了眾人一眼，開聲道：「你們快放開沈姑娘，我已將玉佛帶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狄少岳的身上，一時間鴉雀無聲。

「先拿出來讓我們瞧一下，確定了是七寶如意玉佛，我們自會放了沈姑娘。」艾金星第一個發話，眾人立刻嗡嗡地隨聲附和。

「各位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我相信你們不會言而無信，吶，來拿吧。」狄少岳從懷中拿出一個只有四寸長，二寸許寬的玉石匣子，將石蓋打開，眾人立時目光一亮，只見玉石匣內，有一尊長約三寸，寬約二寸的七寶如意玉佛。

那尊玉佛光彩霞映，晶瑩通透，就算是不識貨的人，也知道是一件異寶。

「不錯，正是七寶如意玉佛，假不了！」艾金星第一個叫出聲，並想衝上去拿取。

其他的人一見，紛紛撲上去，誰也想

得到那尊玉佛。

一時間，亂了套。

「統通不許動！」陡地，一聲炸雷也似的喝聲響起，震得衆人窒住了。

發出喝聲的是楚威揚。

「楚堡主，你不是想獨吞吧？」艾金星冷冷地道。

不少人立刻哄嚷起來。

「艾兄，請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楚威揚沉聲道。「楚某人只是不想各位內鬨才出聲制止各位別亂來！」

「玉佛只有一尊，人却這麼多，怎麼辦？」常蔭道。

這個，楚威揚在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目光一轉，看着殷武子等人。

狄少岳却開口了。「各位，我不管你們怎樣處置這尊玉佛，我也不耐煩等候，我就將它放在當中的地上，讓你們去處置它，你們馬上將沈姑娘放開，否則，我便毀了它！」

衆人一聽，都着了慌，一迭聲叫道：「楚堡主，快吩咐貴屬將那妞兒放了！」

狄少岳拿着那尊玉佛，走到衆人當中，看着楚威揚，只等他放人，便將玉佛放在地上。

楚威揚揮手道：「放了沈姑娘！」

押着沈穎馨的兩名震天堡手下，立刻放了她。

狄少岳也將玉佛放在地上，却沒有立刻離開，看着沈穎馨奔到院門前與秦漢小雯會合了，才大踏步走出人羣外面。

沒有人阻攔他——所有人的目光及注意力，都已放在那尊玉佛上面！

沒有人開聲，只有一陣陣粗濁急促的呼吸聲響着。

狄少岳走出人羣，走向沈穎馨那邊。

沈穎馨激動地叫了一聲：「少岳！」也不管秦漢與小雯在旁，撲入狄少岳的懷中。

「穎馨！」狄少岳張臂擁抱住她。「穎馨，我們先離開這是非之地。」狄少岳忽然醒覺地道。

「少岳，那我們快走。」沈穎馨仍然依偎在狄少岳的身上。

狄少岳招呼秦漢小雯一聲，擁着沈穎馨走出院子。

四人走出院子不遠，便聽到有人狂叫一聲：「還等甚麼？誰有本領，那尊玉佛就是誰的！」

「搶啊！」呼喝暴吼聲有如山崩地陷，跟着便是一陣嘶吼聲及打鬥聲。

狄少岳連頭也沒有回一下，反而加快了腳步。「終於狗咬狗了！」

四人才走出客棧，陡然間，裏面傳來一聲震天撼地的巨響聲，震得四人耳鼓嗡嗡作响，氣血翻湧，差點昏暈過去。

「郎錦山的天雷彈一出，只怕是玉石俱焚了！」狄少岳搖頭嘆息一聲。

「少岳，那尊玉佛到底有何異珍貴之處？令到他們爭奪火拼？」

「據玉石匣內那張紙條所說，玉佛的身上不但刻有一位前輩異人的曠世武功，也刻着一處寶藏的所在地點。那張紙條是先父遺示，言明遺留給我，並說，要是我有能力保存，不妨盡習玉佛上的武功，若是不能，便將其上的武功毀去一部份，以免落在奸惡之徒的手上，遺禍武林，然後棄之，以免惹上殺身之禍。」

「原來是這樣的！」沈穎馨吁了一口氣。「少岳，失去了那件異寶，你不心痛麼？」

「穎馨，妳比世上任何奇珍異寶還要珍貴，得到妳，我還有甚麼好心痛的，歡喜還來不及！」狄少岳說着輕輕地在她的臉上吻了一下。「關於我怎會忽然得到玉佛的事，我以後慢慢才告訴妳。」

「少岳，我們現在去那裏？」沈穎馨臉上火燒般紅，心裏却甜如蜜糖。

「當然是去拜見未來岳丈啊！」狄少岳大胆道。

「你——那個答應嫁給你？」沈穎馨一頭偎入狄少岳的懷中。

狄少岳手臂一緊，將她緊緊摟擁着，欣喜難禁地朗聲笑起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

高石・編繪

快活林（中）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37 酒保又拿來上好的酒，武松嚐了嚐才略爲酒意。他一邊吃酒，一邊問酒保："掌櫃的姓甚麼？"酒保回答說："姓蔣"。武松把眼一瞪說："爲甚麼不姓李？"那婦人聽了，便對武松罵了起來。



38 武松又讓酒保叫那婦人來陪他吃酒。酒保忙勸武松，說這是他家主人的娘子，不要無禮。武松說："這是主人娘子，陪着吃幾杯酒也不打緊。"當下，更激怒了那婦人，她嘴裏罵着，從櫃台裏奔了出來。



39 武松早把土布衫脫下，一步搶上前，只一提，把那婦人輕輕地提了起來。順手一扔，只聽撲通一聲，那婦人頭朝下栽到大酒缸裏去了。



40 店裏伙計們見主人的娘子被扔進酒缸，待要上前和武松動手，武松又提起兩個，也扔到酒缸裏。伙計們看勢不妙，跑出店向蔣門神報信去了。



41 武松見店裏的人都跑了，便大踏步趕出來；剛出了酒店，就見蔣門神慌慌張張地向這邊跑來。



42 蔣門神氣得兩眼冒火，見了武松也不答話，上去就打。武松虛晃一拳，扭身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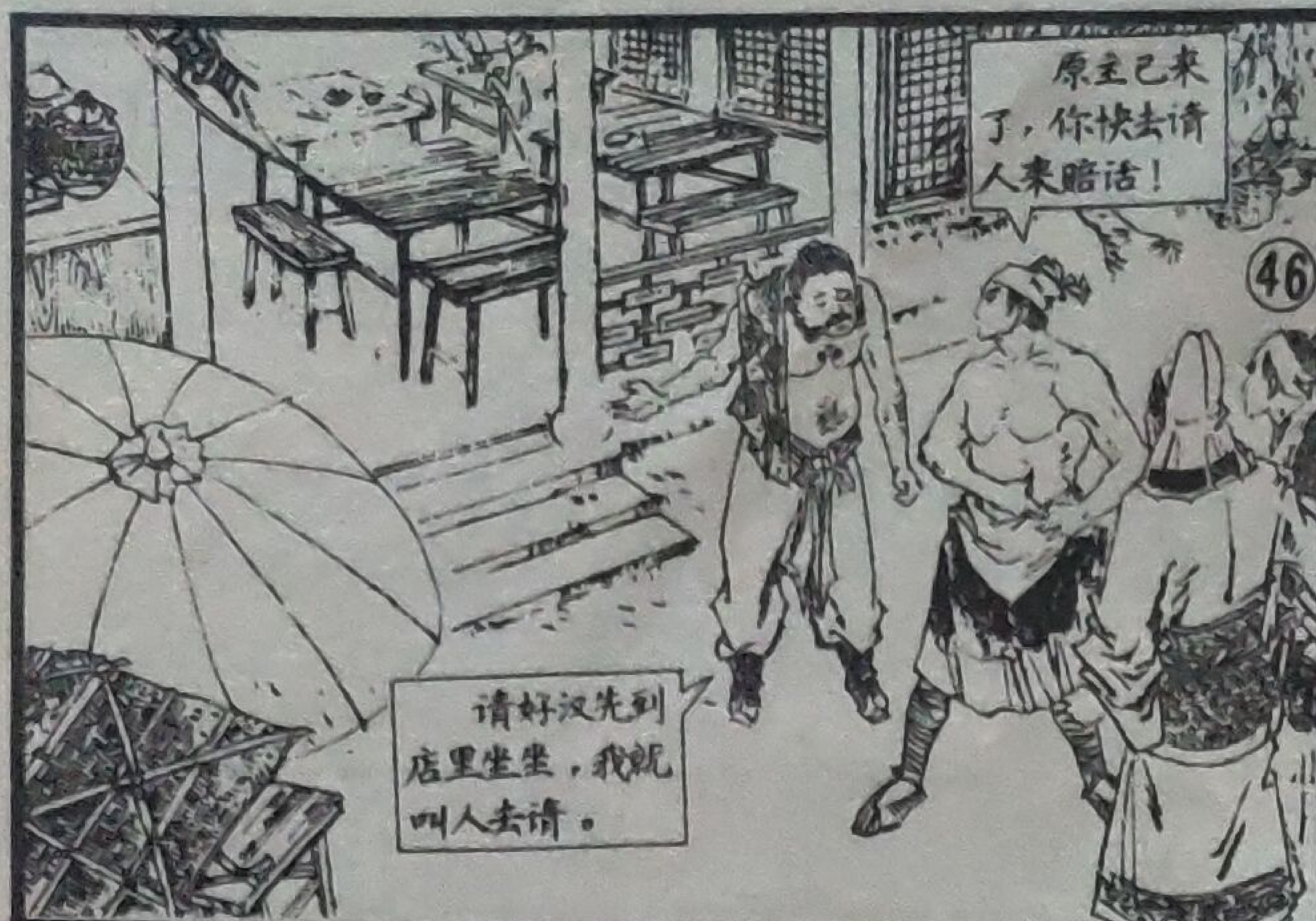
43　蔣門神緊緊追了上去，卻不防武松忽然飛起一脚，正踢在他小肚子上。蔣門神痛得蹲在地上直喚叫。



44　武松搶上去把他按住，舉起醋鉢兒般大的拳頭，往蔣門神臉上便打。蔣門神直喊饒命。



45　武松便對他說："一、要立刻離開快活林，把酒店交還原主施恩；二、要親自向施恩陪話；三、今後不許到快活林來。"還說："景陽岡上老虎也三拳兩脚打死了，你值個甚麼！"蔣門神才知他是武松，嚇得連連告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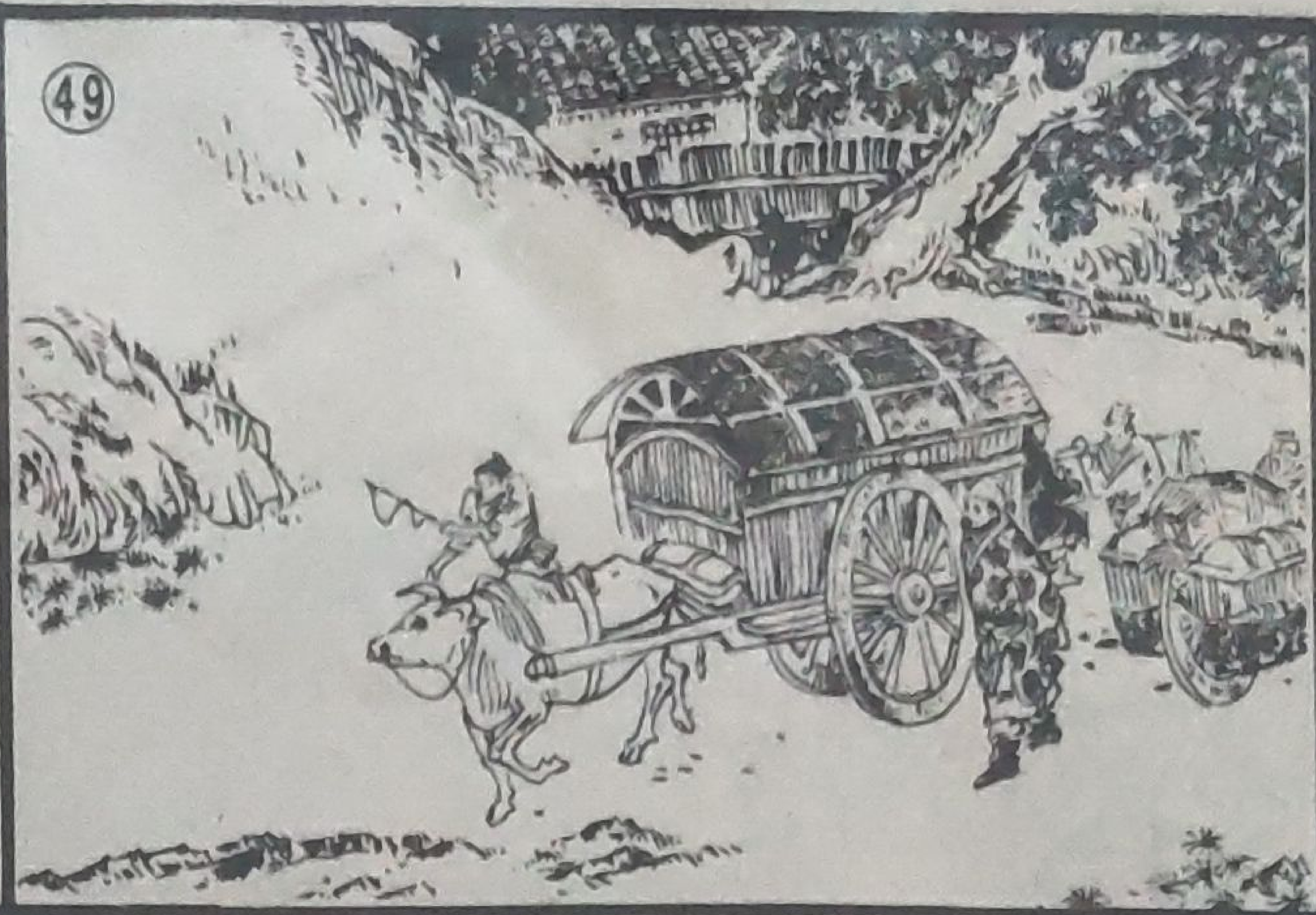
46　這時，施恩也帶着二、三十個大漢來了。這些人是管營相公派來幫助武松的。施恩見武松已把蔣門神打敗，十分歡喜。



47　不一刻，鎮上幾個管事的人來了。武松請他們都圍在一張桌子坐下，他把打蔣門神的緣由對衆人說了。



48　武松當着衆人的面讓蔣門神立刻把酒店交還施恩，離開此地；不然，就像對景陽岡上的老虎那樣治他。衆人聽了，才知他就是打虎的好漢，連忙向他陪話。



49　蔣門神那裏還敢說個不字，當即把店裏一應雜物交清，然後雇了一輛車，拉上自己的行李，起身去了。



50　施恩歡歡喜喜地重整店面，開張做生意。他留武松住在店裏，像對待親生父母一樣敬重。



51　過了一個多月，這天施恩正和武松閑話，忽然外邊來了好幾個軍漢，說是奉張都監派遣，來請武都頭的。



52　施恩看了請帖，心裏十分爲難。張都監是他父親的上司，既屬人家管轄，只得讓武松去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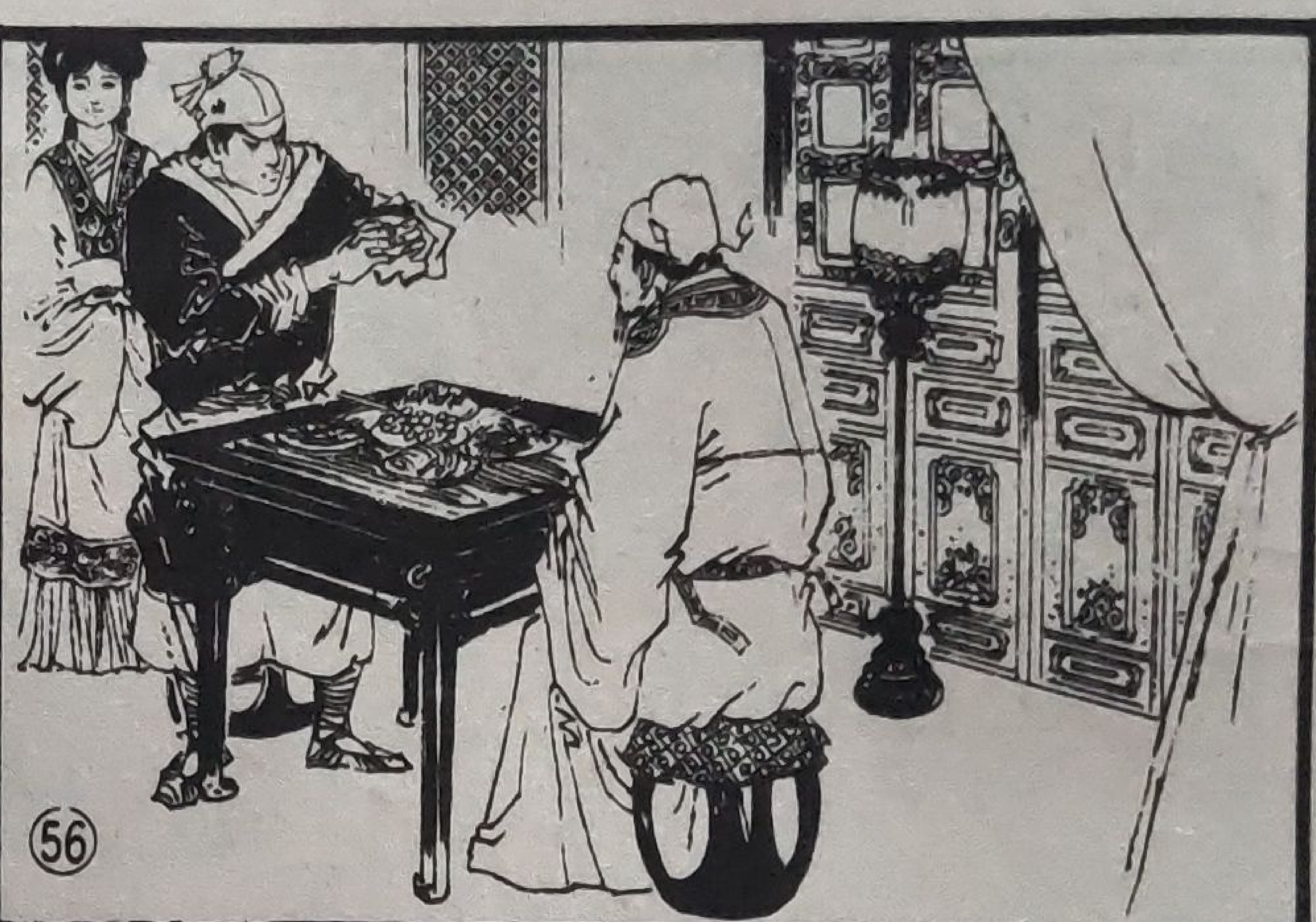
53　武松是個直性人，也沒多尋思，就騎上軍漢們牽來的馬，跟着他們去了。



54　到了張都監府上，張都監早在廳上等候。他對武松說，他帳前缺個體己的人，久聞武松是個仗義好漢，想讓武松給他做個親隨。武松見他這樣抬舉自己，就答應了。



55 張都監又叫家人取來酒食，親自賜與武松吃。當晚就安頓武松在廳前一個耳房裏歇。



56 從這以後，張都監不時把武松喚到後堂吃飯飲酒；把他當親人一般看待。武松也自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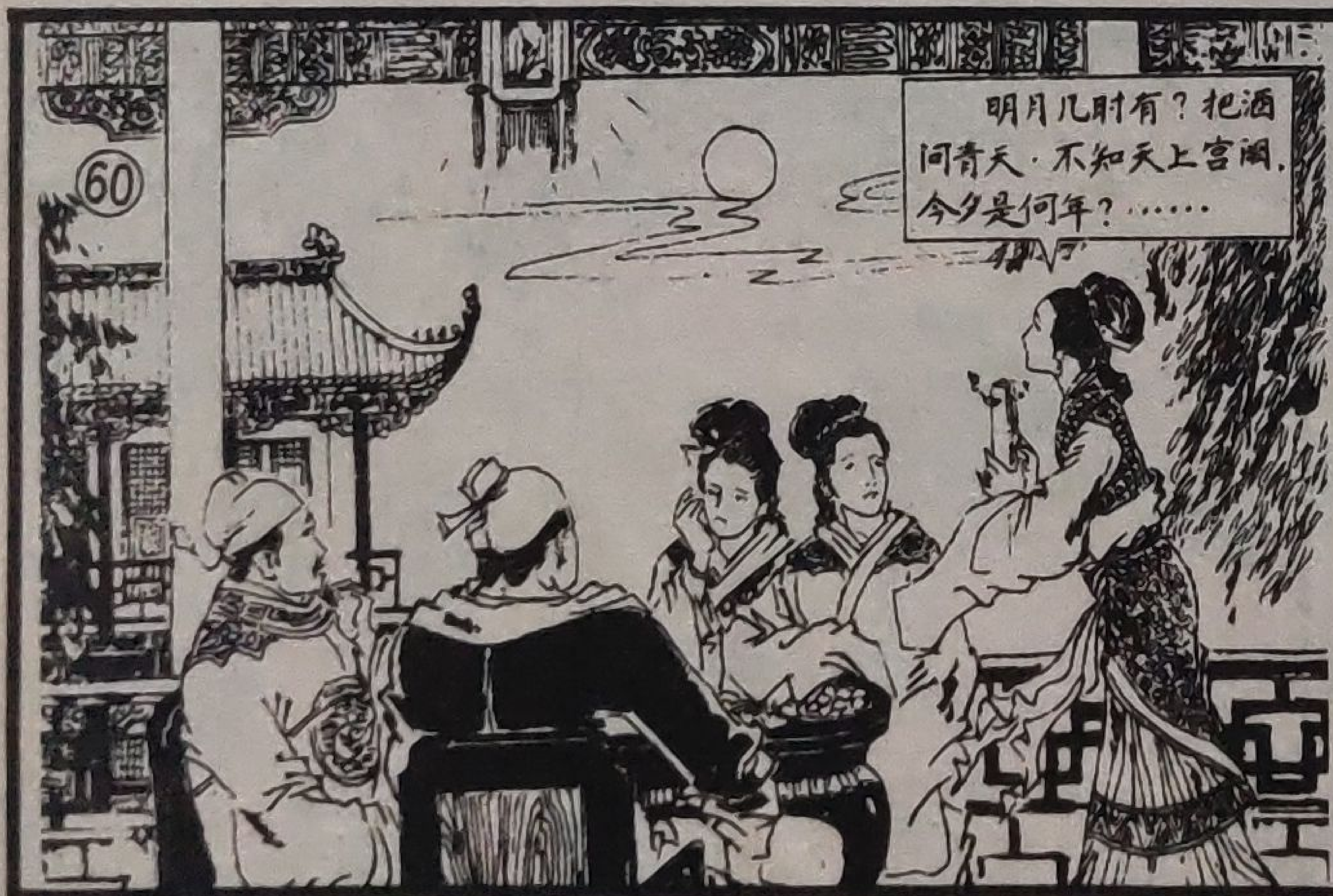
57 武松在這裏住了約莫一月，倒也相安無事。話說已到中秋佳節，這天張都監在後堂鴛鴦樓擺下酒席，請武松來賞月。



58 武松到了鴛鴦樓，見夫人內眷都在席上，很覺不便，就想告退。張都監哪裏肯放，只是再三留他。武松只得入席坐下。



59 席間，張都監親自把盞，勸武松開懷飲酒。他們一邊吃，一邊談論些槍棒；武松一時高興，只顧痛飲。



60 不一會，只見明月東升，張都監高興起來，叫丫環玉蘭唱個曲兒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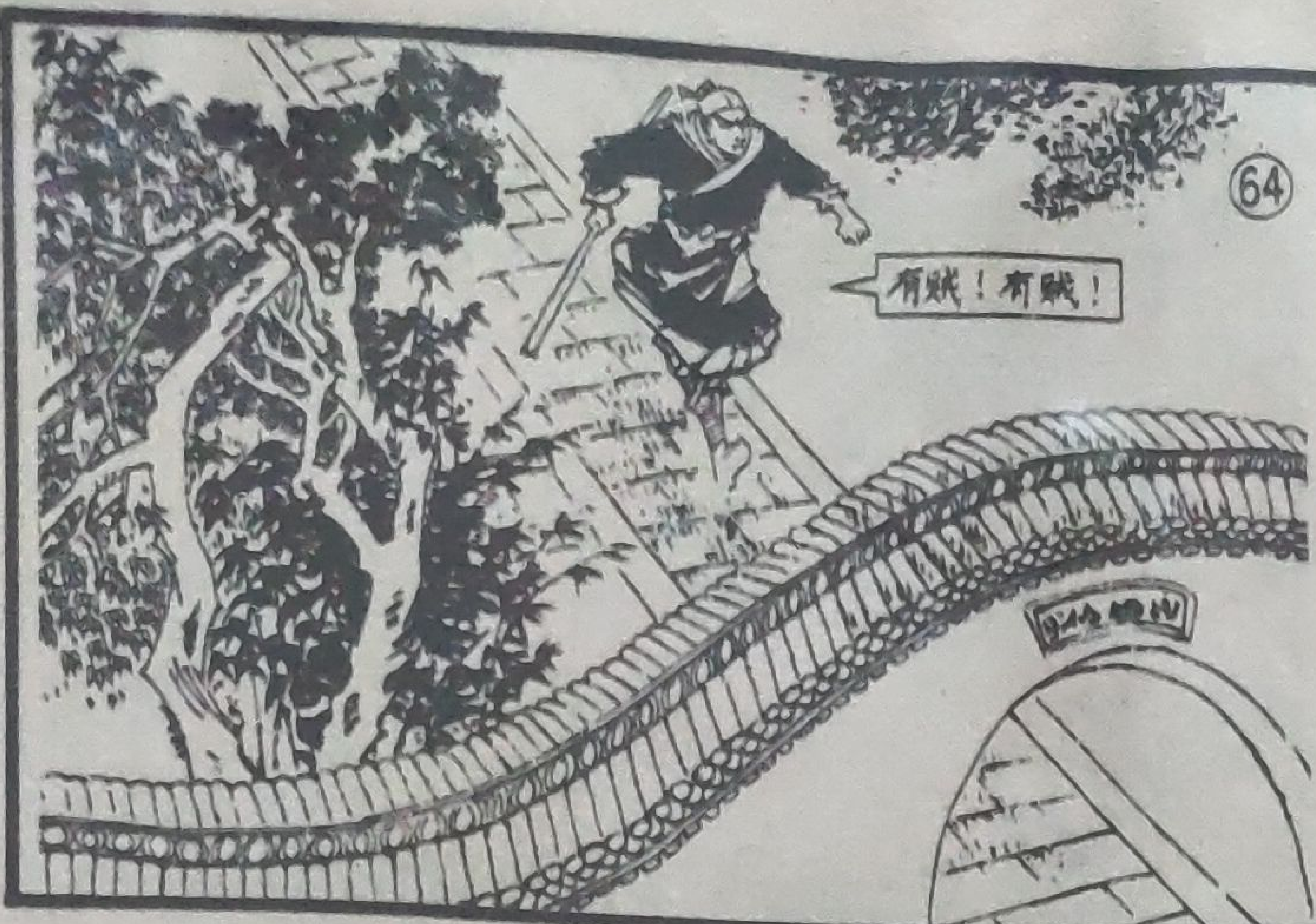
61　玉蘭唱罷，張都監又叫她給武松敬酒。張都監對武松說，玉蘭這丫環聰明伶俐，要把她送與武松作妻室。武松連忙推讓。



62　武松又飲了十數杯酒，他覺得有些醉，怕酒後失禮，便起身謝過張都監，自回房裏去了。



63　武松因吃多了酒，覺得肚裏悶漲，就把衣服敞開，拿了一條哨棒，到庭院月光下耍了一陣。



64　約莫已有三更時分，武松正要回房安歇，忽聽後堂傳來一片喊聲，就急忙向後堂趕去。



65　武松跑到後花園時，却不見一個人影，他好生疑惑；忽然從暗處跳出七、八個軍漢，把武松綁了。



66　這些軍漢哪裏容武松分辯，一直把他帶到廳上。只見張都監怒目圓睜，指着武松大駡起來。



67 張都監也不讓武松分辯，立刻吩咐衆軍漢到武松房裏去搜查贜物。



68 軍漢們擁到武松房裏，打開箱子一看，裏邊有好多金銀器皿，約值一二百两銀子。武松一看，也自目瞪口呆。



69 軍漢們拿着贜物，押着武松，回到廳上。張都監一看，拍案大駡。



70 原來這是蔣門神爲報前仇，花了許多銀両，托張團練買通張都監，設這條計策來陷害武松的。第二天，武松就被押到知府衙門去了。



71 知府受了蔣門神的賄賂，不容分說，喝叫衙役重打武松。武松尋思：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屈招了，免得皮肉受苦。於是承認自己是見財起意，偷了張府的銀器。知府讓武松畫了押，把他押到死牢裏監禁。



72 却說施恩自武松走後，十分懷念。這天聽人說武松吃了官司被關在死牢裏，施恩大驚，急忙跑回安平寨找老管營，商量搭救武松的計策。（待續）

◎◎◎◎◎◎◎◎

上文提要・

阿輝被江騰蛟震傷昏迷由雷丹背走逃離，途中先後遇上錢大來及江騰蛟，兩人均欲帶走阿輝，江騰蛟向錢大來表白自己是錢的生父，錢大來則不屑一顧，結果父子反目成仇，江騰蛟露出殺機，在危急時刻錢小玉趕至，並與江騰蛟展開一場宿怨糾紛的廝殺，此時錢大來對阿輝的態度已開始有了轉變，配合雷丹一起為阿輝運功療傷……

◎◎◎◎◎◎◎◎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新秀

江騰蛟橫刀奪愛　錢大來難拒真情

大約又過了兩個時辰，忍不住下來觀看。這工夫阿輝一頭虛汗，錢大來更是大汗淋漓，面色很差。

雷丹雖不知眞正的情況，却也能猜到這正是緊要關頭。

此刻絕對不能干擾，也許照他的方法去叫他也不大好。

她立刻又上了屋面，小心翼翼地戒備着。

估計已過了四更天，身上被蚊蟲咬得到處都癢。

就在這時，遠處隱隱出現兩條黑影。

雷丹心頭一驚，不住暗暗禱告：「天老爺保佑，這二人是友非敵，如是敵人，讓他們改道而行吧！」

但這二人並未改道，筆直向小廟奔來。

雷丹立刻下了屋頂，在門前外埋伏好，但到了近處忽然聽出竟是她的父親雷恨天和霍芙蓉二人。

她心中一樂，但立刻又知道不妙。父親和廟中的兩人都有過節，絕對不能被他們看到。

她的心眼多，此刻靈機一動，也顧不了許多，把衣衫扯破，頭髮抓亂，立刻迎了上去。

「爹……爹……」她嘶叫着奔跑。

她希望她的叫聲不會被廟中的錢大來聽到，而影響他行功，也希望她的父親和霍芙蓉停下來不再前進。

雷、霍二人聞聲同時一驚而打住。他們當然想不到會在這兒遇上雷丹。

「丹兒……妳怎麼哩？」

雷丹撲入老爹懷中，悲泣不已。

「怎麼回事？丫頭是誰欺負了你？」說誰好呢？她想了一會，道：「是黑中梟。」

霍芙蓉道：「是不是南海黑珍珠的兒子？」

「是義子，他現在是江騰蛟的徒弟，身手了得。」雷丹悲聲道：「不過還沒有發生事故。」

「沒發生事故也不成。」

「剛才他要沾污我，聽到人聲就溜了。」

雷恨天道：「往那邊溜了？」

「那邊……」指向西南方道：「爹，也許還能追上，女兒雖未失身，你也要為女兒出口氣。」

「那是當然，爹不會放過他的。」立刻向西南追去。

霍芙蓉只好跟去。

雷丹拍拍胸脯，吁了一口氣，趕緊回廟。

錢大來還在行功，但看出阿輝的氣色已好轉很多，錢大來却是白中透青，耗損眞元太多。

可是現在，她不能叫他，不叫他又怕父親追不到人再折回來。

於是她又上屋頂監視。

又過了約半個時辰，遠處又來了兩人，看輕功也很了得。

「天哪！是我爹和霍芙蓉吧？」

她極目望去，越來越不像，似是兩個男人。

既是兩個男人，就絕對不是她爹和霍

芙蓉了。

她立刻迎上去，但掩藏得很好，直到可以看清這兩人時才不由心頭狂跳，居然是雍和和伍鳳樓。

這怎麼辦？這兩個老傢伙和阿輝更是勢同冰炭。

爲了阿輝的安全，她又迎了上去。

這二人自然也認識雷丹。

雍和道：「這不是『太陽山莊』雷恨天的女兒嗎？」

伍鳳樓道：「誰說不是？」

「這丫頭在這兒幹甚麼？她不是和那個阿輝小雜種在一起嗎？」

「是啊！」

這工夫雷丹停在二人面前五七步之地。

至少她知道，這二人就是看在包笑天的面子上，也不會太難爲她，而包笑天和她老爹的交情也不錯。

「不要擋路……我要去追那個老賊……」

雷丹作勢要自二人中間穿過去。

雍和張臂一攔，道：「丫頭，妳要追哪個老賊？」

「江……江騰蛟那個老……老賊……」

雍、伍二人互視一眼，就憑她要去追江騰蛟？

伍鳳樓道：「丫頭，妳爲什麼要追他？他在何處？」

「他把我的朋友阿輝抓去了，我當然要管。」

雍和道：「以他的身份，怎會抓阿輝？」

「你們不知道，阿輝哥這人有時候不自量力，要和江騰蛟比賽摔跤，你們說這不是自取倒楣？」

「的確！」兩人同聲道：「眞是不知死活。」

伍鳳樓道：「他把阿輝弄走了幹什麼？」

這些話都是她在先前也未能想好的，可見她是反應很快的人。

「你們難道不知道阿輝的身世？」

「知道一點……」

「阿輝的父親是『煮石老人』歐陽煦，而歐陽煦昔年又和錢小玉有一段，江騰蛟和錢小玉也有一段，不過他們這一段是不正常的，而且錯在江騰蛟。」

伍鳳樓點頭道：「的確，我們也聽說過。」

雷丹道：「阿輝被抓去之前，大內高手丁大山和何宗元也趕到，江不願動手就把阿輝帶走了。」

「丁大山和何宗元呢？」

「追上去了！」

「他們之間有什麼過節？」

「他們之間不會有過節，因爲丁、何二人比江騰蛟矮了一輩有餘，自不會有過節，而是江騰蛟已學了扶桑畫上的武功，丁、何二人要搶畫。」

「他們憑什麼要搶畫？」

「廢話！他們是大內侍衛，此次出京衹是爲了抓百里長風及裕金葉以及找回那張畫的呀！」

「對！丫頭。」伍鳳樓道：「丫頭，我們先走一步，妳說他們去了哪個方向？」

「那邊！」她指的當然又是她父親去的相反方向。

伍、雍二人疾馳而去。

雷丹心想，這一次該已經行功完畢了吧？急忙返回小廟中，不由大吃一驚，二人竟不見了。

原來雷、霍二人追了二、三里路，霍芙蓉停了下來，道：「恨天，我看這件事有點不對勁。」

雷恨天道：「有什麼不對？」

霍芙蓉道：「我看這個丹丫頭不知在玩什麼噱頭。」

「玩噱頭？她差點被污辱了呀！」

「不對，第一，如果她是被黑中梟差點佔污，由於我們相距很遠，他不可能半途而廢，因爲放了她，她會說穿，一般而言，會帶走她。她畢竟是雷恨天的掌珠。」

雷恨天點頭。

「其次，如果這件事是眞的，確曾發生過强奸未遂之事，丹丫頭會跟我們來，絕對不敢再留在那小廟中，對不對？」

「對！」雷恨天回頭看看道：「果然有理！」

雷恨天又道：「妳是說咱們該回去看看？」

「當然，因爲追黑中梟並不是最重要的，反正丹丫頭並未失身，以後總會遇上黑中梟。」

「對了，我們走！」

就這樣，二人匆匆趕回，竟發現小廟中有二人行功療傷，而且是剛剛完畢，他們那知有人覬覦？

雷、霍二人知道這二人目前都非比尋常，動手拏人未必能討好，於是霍芙蓉以她的鐵蓮子招呼，擊中了二人的穴道。

二人不敢留在此處，知道雷丹騙他們，就是爲了二人行功療傷的安全，雷丹也必在附近。

二人風聞江騰蛟已學了畫上的成功，但詳情不知，這件事阿輝較清楚，決定找個地方問問他。

在十五六里外一個隱秘的洞穴內，二人放下阿輝和錢大來。雷恨天道：「芙蓉，要小心，這兩個傢伙不好對付的。」

「我知道，至少要他們能說話才行。」

於是二人被解了穴，又點了另外二穴，雷恨天道：「阿輝，你們如果合作，過去的舊帳一筆勾銷。」

錢大來道：「你們過去還有舊帳？什麼舊帳？」

霍芙蓉面孔鐵青，道：「阿輝，你們要死要活，就看你們自己了！」

阿輝道：「怎麼合作？」

雷恨天道：「畫在何人手中？」

阿輝道：「雷恨天，你的消息太不靈了，人人都知道『九陰手』江騰蛟已獲得該畫，而且已經學了上面的武功，非同小可，你們居然不知道。」

雷恨天道：「你見過他？」

「當然，我受傷就是他幹的。」

「他在何處？」

「就在附近。」

這工夫霍芙蓉突然罵了一聲，雷恨天道：「芙蓉，怎麼了？」

「不知是哪個捉狹鬼用小石打了我的

屁股一下。」

「這兒沒有人嘛！」

不一會，霍芙蓉又尖叫着跳了起來，竄向窗外，却未找到人，但她相信是有人用小石打了她的屁股兩次。

她到洞外四周查看，發現一個少女閃入一片稀疏的林中，立即怒叱一聲追了進去。

她這種老江湖也會上這種當。

她入林東張西望時，由于天才濛濛亮，視野不清，忽然自不同方向射來兩物，一時手忙脚亂，「叭」地一聲右脚背被一塊石頭擊中，痛得尖叫。

叫聲未畢，左脚又中了一石，擊中了側面的骨頭上！痛得蹲下怒罵道：「臭丫頭！小娼婦，只有臭娘子！爛女才會生下妳這種下三濫——」

這少女是紅棗，和楚半俠分手後與小滑溜循着雷丹的暗記追下來，追到山廟中却又不見了阿輝和雷丹。

他們這才在附近找尋，正好看到雷、霍二人挾着阿輝和錢大來并行，後來進入山洞之中。

兩小都學過楚半俠的蛙跳式的「蛙鏢」，擊中霍芙蓉的屁股，把她引出洞外。倒不是兩小不敬，而是屁股的目標大，命中率較高。

此刻紅棗撲上，兩人立刻接上手。

目前紅棗的身手非同小可，加上小滑溜在一邊偶爾出手誘敵，未出三十招，霍芙蓉被制住。

「你們要幹什麼？」她眞是窩囊極了。

「你們把阿輝和錢大來弄到洞中幹什麼？」

霍芙蓉吶吶道：「問他們一些事情——」

「問事情也要制住別人的穴道？」紅棗道：「老實說，你們若非乘人之危，你們根本不是他們二人的對手。」

霍芙蓉道：「放開我，我叫雷恨天放人。」

小滑溜道：「我看還是把妳弄到洞中再放人！」

由紅棗挾着她往那山洞去，竟然又遇上了江騰蛟，兩人不由大驚，二人絕非此人的敵手。

就算加上霍芙蓉也是白搭。

「小崽子，阿輝呢？還有錢大來——」

小滑溜抱抱拳道：「恭喜前輩，賀喜前輩。」

江騰蛟道：「我有甚麼喜事？」

小滑溜道：「錢大來和阿輝和好，証明他已不再像以前仇視所有的人，而且可能已認你這位父親了！」

江騰蛟似乎有點激動，道：「眞的？」

小滑溜道：「騙你是王八蛋！」

江騰蛟道：「他們在那裡？」

「剛才還在那邊——」他指望是石洞相反方向又道：「這樣吧，前輩往那邊找，我們二人往另一邊找。」

江騰蛟道：「小子，這一次爲什麼這麼乖？」

小滑溜道：「前輩都和兒子認了親，我們當然要作點好事成人之美嘛！就是前輩遇上也會作這好事的。」

「很好！」江騰蛟道：「這女人是……」

「噢！是個江湖女子。」

「你們爲什麼制住她？」

「由于她想害阿輝，所以我們擒住了她。」

江騰蛟的目光却停在霍芙蓉一雙金蓮上。

兩小心照不宣，中年以上的男人，不喜歡這個調調兒的很少。

雷恨天就是喜歡小脚，才和她同居，而且正式結婚，可見他也只是喜歡她的小脚而已。

「好！你們把她留下，往那邊去找，老夫往另一邊去找。」江騰蛟道：「稍一會我會回來。」

江騰蛟挾着霍芙蓉出林，紅棗道：「前輩帶她去幹什麼？她是『太陽刀』雷恨天的女人呀！」

那知江騰蛟道：「管他太陽刀月亮刀地，老夫要帶她走……因爲她是老夫的故交。」

江走後，紅棗道：「小滑溜，咱們幹了一件壞事。」

「什麼壞事？」

「有所謂：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霍芙蓉和雷恨天是夫妻，這老賊把霍弄去，豈不是破壞別人的——」

小滑溜道：「可是他們不是正式夫妻。」

「至少他們住在一起。」

「如果這麼說，妳和阿輝也是夫妻了！」

「胡說！」

「是啊！住在一起也不能算是夫妻呀！」小滑溜道：「霍芙蓉未和雷在一起之前是個女賊，作的壞事不少。」

「可是也不應該讓這老賊帶走呀！」

小滑溜攤攤手道：「妳有甚麼辦法把她弄回來？」

「目前當然已不可能，不過小滑溜，我發現你並不在乎霍芙蓉會不會失身于江騰蛟，因爲你剛才如果關心這一點，必能想出其他辦法來賺江老賊的。」

小滑溜道：「我對這女人是沒有好印象。」

「是不是因爲她的金蓮把你薰壞了？」

小滑溜要打她，她奔回洞中。

此刻雷恨天見是兩小，却無霍芙蓉的影子，不由暗暗吃驚道：「你們把芙蓉怎麼了？」

小滑溜道：「芙蓉？你是說霍芙蓉？」

「是啊！她剛才出洞而去，你們沒有遇上？」

紅棗道：「沒遇上，只是聽到遠處有個女人的呼叫聲，不知道是不是你說的那個霍芙蓉女士？」

雷恨天一驚，道：「她呼叫什麼？有沒有聽清？」

紅棗道：「好像是叫你的名字最後二字呀！」

雷恨天道：「你們有沒有遇上什麼高手？」

「沒有，不過我們不久前見過江騰蛟，不知他是否還在附近？」

雷恨天捨下阿輝和錢大來奔出洞外，道：「是哪個方向？」

紅棗道：「東南方！」

此刻江騰蛟挾着霍芙蓉正好又來到原先阿輝和錢大來療傷的小廟中，輕輕放下霍芙蓉。

他說霍是他的故交，也不算太離譜。

昔年霍剛出道時，年輕氣盛，加上人又美艷，樹敵不少，有一次霍芙蓉被「荊山雙狐」二人制住，行將被汚，被江騰蛟所救。

那時江已三十多近四十歲了，仍然看上了霍芙蓉，霍雖感他救危之恩，却無意獻身。等于是在江的威脅利誘之下失身于他的。

有這麼一段露水之情，相隔數十年，他已五旬，霍也近四十了，但舊情難忘，且更加熾烈。

打暈玉體橫陳的霍芙蓉，自不禁心動。

霍芙蓉並不是很美，但中年婦人的豐腴，發育完全，自然較黃毛丫頭性感，尤其是一雙金蓮。

江騰蛟對女人的三寸金蓮要求更加嚴苛，他以爲霍芙蓉這一雙小脚眞正是窄窄纖纖，玲瓏有緻，一切都合乎標準，不由握在手中玩賞。

中年以上的男人喜歡小脚的心態，不是年輕人所能瞭解的，但看久了以後自會瞭解，(像初看高跟鞋，由于是泊來品，看來很不順眼，但看久了，就會認爲女人穿高跟鞋那種搖曳生姿，就和纏小脚一樣。)

江握玩了一會，忽然解了她的穴道。

霍芙蓉自然不忘昔年的被强迫就範的的事。

雖然事後，她也未尋死尋活，女人如果被姦汚，而對方又不是自己所喜歡的人，自會記在心頭。她道：「又是你！」

「正是，芙蓉，妳是越來越好看了！」

「我好不好看干你什麼事？」她站起整理衣衫，準備出廟，江騰蛟道：「妹子，妳不能走。」

「爲什麼？」

「好歹我救妳一命，連個謝字都沒有？」

「救我一命？笑話！」

「什麼？妳不信？」

「我當然信，因爲我一時大意栽在兩個小崽子手中。」

「妳以爲兩個小崽子好調理？」

「我沒有那麼說。但至少他們不會殺了我。」

「爲什麼？」

「因爲兩小和雷恨天的女兒雷丹是好朋友，我是雷恨天的人，他們看在雷丹面上也不會害我。」

「錯了！剛才他們正想害死妳。」

「怎麼害我？」

「他們準備把妳的一雙金蓮剁下來！」

這本是江騰蛟編的謊言，霍芙蓉却信了幾分。

三小在她的心目中，眞會作出這種事來的。

因而她不能不領江騰蛟這份情，道：「江騰蛟，你的援手，我很感激，你要的已經得到了。」

「我得到什麼？」

「你剛才沒有把玩我的脚？」

「我要的尙不止那箇。」

「你休想！我已經是雷恨天的人，絕不背叛他。」

江騰蛟道：「雷恨天有的我都有，而且我的武功已是天下第一，妳跟着我比跟着他安全多了。」

「不見得。」

「這話怎麼說？」

「因爲你樹的大敵比誰都多。」

「敵人多沒關係，却沒有一個是我的敵手。」

霍芙蓉道：「我看你只會吹牛。」

「希望我有機會試給妳看看楚半俠都非我的敵手。」

「但至少聽說你和另外兩個女人有一段……」

「過去的事哩！何必提它。走吧！」伸手要拉她。

霍芙蓉閃出廟外，繞廟奔行。

江騰蛟根本不追，站在廟頂上監視着她。

霍芙蓉又回到廟中大殿內，四下張望，就在這時雷恨天在附近大聲叫着：「芙蓉，芙蓉……」

霍芙蓉大聲吆呼：「恨天……我在這裡……」且掠出廟外向發聲處奔去。江騰蛟也跟了來，他並不急於追上霍芙蓉，因爲他很篤定。

這工夫霍芙蓉站在雷恨天背後。江已追到。

雷恨天心頭一震，道：「江騰蛟，你這算幹什麼？」

江騰蛟道：「要回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連你的身份都忘了？」

「沒有忘！雷恨天，我不想和你磨牙！識相點走開，讓她跟我走！你拾我的牙慧這件事也就算了！」

「我拾你的牙慧？我看你想割我的靴子！」

江騰蛟道：「不信問問她！我們過去有沒有一段……」

「恨天，別信他的話！」

「好好！」江騰蛟道：「這樣吧！你們兩個齊上，誰贏了她就是誰的，你看這辦法成不成？」

本來不可以用這辦法，動手就動手，不能以自己的女人作爲賭物。

但雷恨天一向跋扈慣了，被他氣瘋了，道：「就這麼辦。」

雷恨天撤刀，霍芙蓉撤劍，江却仍是赤手。

「姓江的！這下可不是和你玩，亮兵刄吧！」

「你們二人聯手我就必須亮傢伙？」

雷恨天道：「雷某不佔你的便宜。」

江騰蛟道：「看來我是非讓你們佔點便宜不可囉！」

霍芙蓉道：「恨天，何必和他講這一套？上！」

二人連手，非同小可。

雷恨天的「太陽刀法」剛猛詭奇，刀身沉重，霍芙蓉的劍法雖然平平，但「步步生蓮」却令人防不勝防。

然而，以這一手來對付江騰蛟，就太嫩些，所以霍芙蓉連續撩了五六次腿時，江騰蛟就有了計較。

第七次撩腿，江騰蛟閃過雷恨天一刀，身子一偏，伸手一抓，霍芙蓉的一隻小弓鞋已在他的手中。

霍芙蓉居然還未覺察。

雷恨天狂攻七刀，江也閃過七刀。這工夫霍又撩起右腿，江又是一抓而且加上一扯，這次霍芙蓉尖嘶了起來。

因爲她發現兩隻弓鞋都不見了，而褲襠竟被扯破了一個洞，這當然不是正人君子和女人動手時應用的手法和招式。

雷恨天停手，乍見江騰蛟手中的一雙弓鞋及霍芙蓉侷促地怕褲子破了被人看到的窘相，不由暴喝一聲，連人帶刀撲了上去。

這一次江騰蛟存心想給他們下馬威，空手入白刃，接了他五、六招之後，然後疾退三步，大刀已在入他的手中。

雷恨天本就是粗眉大眼，這工夫不由五官都離了原位，渾身發抖，道：「姓江的，你殺了我吧！」

江騰蛟道：「看在這些年來你代我照料她的份上，我不難爲你，勝敗乃兵家常事，芙蓉，我們走吧！」

霍芙蓉看看雷恨天，似乎左右兩難。不跟他走，雷恨天要倒霉，跟他走雷恨天一定不會諒解。

江騰蛟道：「不信問問她，我們過去是否……」

雷望着霍芙蓉，她微微點頭。

雷恨天道：「罷了！罷了！不管是你割我的靴子也好，我割你的靴子也好！反正我是認栽了！」

霍芙蓉這才悲聲道：「恨天，你這麼狠心不要我了？」

雷恨天當然能看出，她是一根牆頭草，並非堅持非他不可，可能是看到江的驚人絕技而心動了。

雷恨天撿起他的大刀，在膝上折成兩段丟在草中，道：「從此以後，武林中再也沒有『太陽刀』這個人了！」

說畢，掉頭狂馳而去。

「哈……」江騰蛟仰天狂笑。他要開始統御武林了。

「芙蓉，妳以爲我這兩手還行吧？」

霍芙蓉哂然道：「要想獨步武林，至少你還要降服三個人，那就是『宇內三奇』。」

「好！爲了使妳信任我，對我產生信心，我一定要一步步地作給你看，不是光動動咀皮子的。」

「你要作什麼給我看？」

「『宇內三奇』排名第三的是楚半俠已輸在我的手中，我只要再制服狄不平和歐陽熙就成了。」

「倒是一件大事，你何時動身哪？」

「就是現在，寶貝，我替妳穿上弓鞋……」他眞的親手爲她穿上了弓鞋，她也沒有拒絕，這女人終于顯了原形。

雷恨天還算一個有決斷的人，有這女人留在身邊遲早要倒楣。她道：「你第一個要去找哪一個？」

「狄不平。」

「眞的？你眞敢向『三奇』之一挑戰？」

「我不是說過，楚半俠已被我擊敗？他也是『三奇』之一呀！」

「那就看你的了！」

江騰蛟道：「我一定要別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妳。」但他心中却在大叫着：「一定要某一個人刮目相看。」

於是他們兼程去找狄不平。

＊　＊　＊

狄不平似知有人要找他對決，就在家中等候。

他好像有一種預感。

但是，楚半俠却來了。老友到來，狄不平自然十分高興，少不得臨風把盞，暢叙武林中的近況。

「狄跛子，你似乎在等誰？」

狄不平道：「我是在等一個人，却不知是誰。」

楚半俠乾了一杯酒道：「老狄，如果你確知有人要來找你，而這人又不是我的話，我能猜出是誰。」

狄不平道：「是誰？」

「八成是『九陰手』江騰蛟。」

「爲什麼確定是他？」

楚半俠連乾三大杯，道：「因爲我栽在他的手中。」

狄不平並沒有十分驚奇，道：「多久了？」

「不到半個月。」

「他練成了扶桑的技擊術？」

「可以說練成了！那是一門至剛至猛，先聲奪人的技藝，和我們的武功路子迥異，不過……」

「怎麼樣？」

「我雖是不敵，却以爲這門技擊之術難登堂奧！」

「爲什麼？」

「殘酷、霸道而缺乏我國固有之寬容、博大的堂堂正氣。」

「這也在我的意料中。」狄不平道：「不錯，他第二個要找的對手，一定是我，我有這種感應。」

楚半俠道：「你有幾分把握？」

狄不平呷了一口酒，好久才道：「老實說，你栽在他的手中，我也好不到那裡去，我們『三奇』之排列，雖有先後，但技藝却差不多。」

楚半俠道：「老狄，你客氣。」

「怎麼？你以爲我貶低了自己的身價？」

楚半俠道：「就看你第二次傳阿輝的『乾坤一抱』心法，就知道你比我高明些，你如果小心應付，可以勝他。但一定要特別小心才行。」

狄不平微微搖頭。

「老狄，你要建立信心才行，我們不能再輸。」

狄不平道：「我早有殺此獠之心，但是否殺得了是兩回事，昔年我不小心傷了黑珍珠的一目，卻又故露破綻使她傷我一腿，這不幸事件都是江騰蛟引起的，我豈能放過他，但是……」

楚半俠道：「江賊專門喜歡來這一套，昔年歐陽熙和錢小玉的事，他不是也插上了一腿。」

「據我所知，」狄不平道：「錢小玉恨江騰蛟入骨，勢不兩立，也正因爲如此，以致使錢大來輕視其母，更瞧不起他的生父江騰蛟。」

「你不知道，連小阿輝對其父歐陽熙

也不諒解，堅不接受他的武功。」

狄不平道：「也正因為如此，歐陽禿子才暗暗委托我們二人，你教他一些，我也教他一些……」

原來如此，歐陽熙用心良苦，卻也是錯在男女一個「情」字上，以致下一代無法諒解。

就在這時，江騰蛟和霍芙蓉已經到了。

狄不平的住處很樸實，數椽茅屋，一圍竹籬，鵝鴨數隻，山後有林木，山下有清溪。

在籬外，江騰蛟道：「狄大俠在家嗎？」

狄不平向外望去，道：「可是江騰蛟？」

狄不平出語不敬，江也不見怪。因為他在「三奇」面前，論操行和人格都要矮半截子。

「正是在下。」

「你是來找對手試拳的嗎？」

「也可以這麼說。」

狄不平取出壁上之劍，走了出來。楚半俠跟在後面，道：「嘿！雷恨天的女人，怎麼又在你的身邊了。你這老小子別的不成，追女人倒是一把好手。」

霍芙蓉冷冷地道：「楚半俠，原來你敗了陣到這兒來搬救兵，準備二人連手對付他。」

楚半俠道：「我說霍大妹子是不是江老賊又看上了妳那雙舉世無匹的金蓮了？」

霍芙蓉大罵：「老沒正經！」

江騰蛟道：「楚半俠在此那是最好，江某可以一舉擊敗『兩奇』，要是三奇都在此，那就更好了。」

「放心！」狄不平道：「狄某不論輸贏，絕不要第三者插手！」

江騰蛟不過是拏話套住他，他稍勝楚半俠，相差也不多，當今之世恐怕沒有人能接下他們二人的。

霍芙蓉道：「不管誰贏誰輸，至少狄大俠的光明磊落，不以人多取勝，一絲不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這時江、狄二人都已撤劍在手。

狄不平絕對不敢有一絲一毫的輕敵，因為他知道，「三奇」之間的差距很少很少。

江騰蛟攻出一劍，一點也不剛猛。這當然又是扶桑武功。

狄不平閃過也遞出一劍。

楚半俠是個大行家，冷眼旁觀，論劍法，江騰蛟在氣度上自然不如，但他學了另一種武學，任何一種優越的武學都有它的獨特之秘，這種獨特之長處，自然增長了原有的功力。

所以外表看來不是這樣，實際上却是管用而不好看。

狄不平一試便知，而他一開始就未把對方看輕。

也只有楚半俠這樣的高手，才知道二人劍來劍往所造成的危機，眞是每一瞬都在和死神打交道。

狄不平的劍法細密而圓活，衍化無窮。

江騰蛟的是靈活而詭譎。

但江騰蛟在百招之後，在劍法中偶爾施展東瀛武學中的「散手」，這些散手也很厲害。

空手道（即琉球手）的散手（又稱散招）分上中下三段，其中又有「基本散手」和「變化散手」之分。

如「基本散手」上段有「擧手擊」「撇手」，中段有「撇手」及「手刀手」，「下段」之「撇手」及「撈手」等等。

變化的散手上中下段更多，如：捲手、刺手、流手、孛手、掛手、旋手、肘手、肘支手、關節手、拆壓手、鐵叉手，及旋膝等等。

這些變化多端的散招，並非不可連貫使用，只是因為它們也可以單獨拆開迎敵，所以防不勝防。

而目前狄不平就在這種雙重壓力下作戰。

狄不平是個身經百戰的人，也不求急功，穩紮穩打。但過了兩百五十招之後，情況有點不對了。

江騰蛟還是老樣子，但狄不平有點疲態。

大約在三百一十招左右，狄不平大喝一聲，攻出他最為信賴的一劍，一招五式，變化無窮。

江騰蛟忽然一驚，連格帶架接下，他腋下衣衫被挑破一洞，幾乎在此同時，他也攻出奇絕的一劍，且輔以扶桑絕學的「旋手」和「流手」。

「啪」地一聲，狄不平的左肩背上被砸了一掌，栽出兩步。

霍芙蓉大聲道：「勝負已分，不必再打了！」

楚半俠道：「不錯，其實早在這一掌之前，狄不平就在江老賊的左腋下衣衫上挑了個洞。」

霍芙蓉道：「若以輕重程度來判勝負，狄不平挨了這一掌已受內傷，而衣上有洞却未受傷。」

那知就在這時，霍芙蓉突然尖叫一聲，捂著屁股罵道：「是哪個討厭鬼打我，給我滾出來。」

四下打量無人，這工夫江騰蛟仰天長笑道：「武林『三奇』之二，又敗在江某劍下，橫掃整個武林已是指日可待了！哈……」

那知狂笑未畢，他和霍芙蓉的屁股上各挨了一石頭，霍芙蓉痛得又尖叫了起來。

這工夫才看出，籬外站了三小。剛才就是他們施放的「蛙鏢」，此刻楚半俠拍手道：「好小子，學正經的不怎麼管用，學歪的一學就會，而且專門打人家的屁股！」

江騰蛟一見三小，不由惱火，道：「剛才是誰打我？不要怕，只要說實話，我也許不會難為你們。」

「怕？」阿輝笑笑道：「誰會怕你！」

「是啊！」小滑溜道：「你有什麼值得可怕的地方？」

江騰蛟道：「小崽子我是顧及身份不願和你們一般見識，要宰你們像捏死螞蟻一樣。」

紅棗道：「別吹啦！你敢和我們三個人玩幾手吧？」

江騰蛟道：「芙蓉，我們走吧！」

小滑溜道：「這女人眞行，有求必應，來者不拒，誰的胳膊粗她就靠誰，如果有一天我小滑溜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妳會不會……」

霍芙蓉怒斥一聲撲上。

小滑溜也很忌憚她的「步步生蓮」，急忙往上風頭一閃，雙手一抖，這一手作得不露半點痕跡。

看來像是一個攻擊的預備動作。

但霍芙蓉突然忍不住打了兩個噴嚏。

不要說與人動手玩命時連打兩個噴嚏，就是一個也不成。

「蓬」地一聲，一拳砸中霍芙蓉的左乳房，她痛得尖叫聲中一轉身，小滑溜又一脚踹中了她的屁股，一下子栽出七八步，幸虧江騰蛟把她抱住。

霍芙蓉氣得幾乎昏倒，破口大駡，道：「小雜種！小王八蛋！老娘如果不能撕了你，我就不姓霍……」

小滑溜道：「你這種女人，一天換十個姓也不會在乎的，記得在『太陽山莊』內，雷恨天嗅你的臭脚時，妳和他不是卿卿我我，像是海枯石爛，永不分離似的，這才幾天，妳又和這個老賊在一起睡覺了，看來妳的裙帶鬆，大概是妳們家的偉大遺傳吧……」

霍芙蓉要再撲上，江騰蛟拉住了她道：「算了，這都是一些小孩子，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

江是何許人物？他還看不出是小滑溜弄鬼，雙手一揚，不知是什麼藥物，八成有胡椒粉的成份在內，才會立刻打噴嚏。

就算是江騰蛟他在動手時打噴嚏，可能也會吃虧。

如今他已佔了上風，兩人都失過招，但狄不平失招重些，顯然他算是今天勝的一方。

此刻不走是十分不智的。

因爲萬一狄、楚二人連手，他們是絕對走不了的。儘管他也知道，狄不平這個人一絲不苟，是不會如此的。

但他却不敢保証在向他們施襲時楚半俠這個老頑童不會插手，所以有台階就要及早下台，道：「我們走吧！」

霍芙蓉心有不甘，邊駡邊走，道：「小王八蛋，有一天落在老娘手中，有你們的好看，走着瞧吧！」

小滑溜道：「對呀！走着瞧吧！下次遇上，妳的屁股一定會腫起來的，我說霍大妹子，萬一妳遇上了雷恨天！妳第一句話怎麼說？」

霍芙蓉裝着沒有聽見，不久二人消失在山下。

「師父……」阿輝大禮參拜狄不平。

狄不平道：「阿輝，以後遇上此人要特別小心了。」

「徒兒知道。」

「你爲什麼不學歐陽熙的武功？」

「師父，我沒有說不學，只是暫時不學而已。」

「爲什麼要暫時不學？」

阿輝道：「想起家母，再想想父親的過去，就不免爲母親不平，因此就不想學他的武功了。」

狄不平道：「昔年的事，不是令尊的錯，歐陽熙和錢小玉的事在先，他們決裂以後才和令堂結縭，婚姻失敗，也是常有的事。」

紅棗道：「總而言之，都是江騰蛟這賊攪混了這池水，我師父黑珍珠就是吃了他的虧，也可以說是死在他的手中。此仇不報，枉爲人徒。」

狄不平點點頭道：「你們見過柳光庭是不是？」

「是的，師父。」阿輝道：「他和哈王妃裕金枝在一起，還有我的金阿姨，也在受他的治療。」

「金小友剛才用的藥物是不是柳光庭給你的？」

小滑溜道：「是的，前輩。」

狄不平道：「師弟光庭就是太重視男女私情，如他出面研商對付江騰蛟之策，應該會有辦法的。」

楚半俠道：「老狄，如果不拘江湖臭規矩，我們剛才就可以留下他爲武林除害，我知道你是不會答應的。」

狄不平道：「是的，我相信歐陽熙也不同意以這方式除去他的。」

紅棗道：「江老賊下次會找誰？」

狄不平道：「大概就輪到歐陽熙了。」

阿輝不學他的武功，却並非不承認他是自已的父親，那也是因爲歐陽輝因時機未至而未認親之故。因此，他十分焦急地道：「師父，我們要前去聲援。」

狄不平道：「當然要去，只不過去也是一樣。」

紅棗道：「怎麼會一樣呢？」

狄不平道：「我們三人任何一人都不會要別人插手的。」

楚半俠道：「這種爛規矩眞是害人不淺，其實對付江騰蛟這種武林大魔頭實在不必。」

狄不平道：「我倒有個主意。」

楚半俠道：「老狄，你不說我也能猜出來。」

狄不平道：「如果我們能調理兩三個小輩，到時候讓他們聯手合擊也成。」

楚半俠道：「可惜錢小玉和歐陽禿子不來往。」

狄不平道：「的確，如果他們能合作就不同了，還有一點也請注意，江騰蛟練成扶桑絕技也不過一個月光景，火候根本談不上，已是如此厲害，今後時間愈久，他的武功必然會越來越高。」

楚半俠道：「這是必然的，就怕他到目前爲止，還有一小部份尚未練到，就已經這麼厲害，如果統統練完了，那就眞是不好對付了……」

狄不平道：「我們走吧！」

楚半俠道：「老狄，你剛才可能已受了點傷，我看你也不必馬上趕去，先自行療傷要緊。」

阿輝道：「是的，師父不必一起去，由晚輩和楚老一起去也就行了，不論你有多厲害，却不能以一敵二。」

所謂以一敵二是指「宇內三奇」之二。

狄不平匆匆地又傳了阿輝一些內功心法。四人就上了路。

楚半俠道：「武林中越來越不平靜，你們幾個小東西整天在外亂闖，遲早會吃大虧的。」

三小也不能否認這一點，正是所謂：常走夜路必遇鬼。

楚半俠道：「只要你們肯學，我所有的都願意教給你們。阿輝你要學什麼？你先說。」

阿輝道：「我以爲『乾坤一抱』雖然冷門了一點，但正因爲過去很少有人來這一手，還是很管用的，所以我希望楚老在這方面傳點輔助的功夫。」

「好！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倡議。」楚半俠道：「這『乾坤一抱』當初雖不是我教的，但我來爲你加强內力和抱人時的技巧却沒有問題！」

「紅棗，妳要學什麼？」

紅棗道：「楚老，女人嘛！與人動手自然不希望被人接近身子，也就是在接近之前就把他擊倒。」

「對，那妳就練我的旱烟管工夫。」楚半俠道：「妳當然可以用劍來練。我一招不留全教給妳。」

紅棗道：「謝謝你！楚老。」

楚半俠道：「小滑溜，你不必說我也知道你要學什麼？」

「楚老頭，我們兩個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呀！」

楚半俠道：「你要學什麼『蛙鏢』和三隻手一類的小巧功夫對不對？其實你學別的也沒有學這些快。」

因此，一路上，他們邊走邊教，宿店時也教。三小進步神速，因爲這都是他們所愛學的。

* * *

雷丹去找三小，却無意地遇上了她的父親。

她本來要藏起來的。

在目前，她就怕老爹硬把她帶回太陽山莊。

她伏在大樹後眼看雷恨天緩緩馳過後的頹廢樣子，不由心中一動，父女之情畢竟不同。

同時，霍芙蓉不在他的身邊，他們是很少離開的。

最後雷丹才發現，他的太陽刀也不在他的身上。

這才使雷丹大爲吃驚了。

任何高手的兵刄都必須時刻帶在身上，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雷丹立即追上叫着：「爹……爹……」

雷恨天緩緩地停下來，雷丹道：「爹，你怎麼啦？我看得出來，你一定是有什麼不稱心的事。」

雷恨天道：「丹兒，從此以後，武林中沒有我雷恨天了！」

「怎麼會哩！爹。」

「丹兒，爹無能，却自詡爲武林中罕見的高手。」

「不，爹，你本來就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

「嗨！就是這些把爹害慘了。一個人常聽這一類誇大奉承的話，日久天長就會對自己產生誤解，以爲自己眞的是世上少有敵手似的。」

「爹，你到底怎麼哩？」

「爹栽了！」

「對方是什麼人？」

「江騰蛟……」

雷丹心頭一沉，居然遇上了這老賊。道：「爹，和他動手過招，輸了絕對不丟人，因爲他已經學了畫上的武功。」

「不，丹兒，爹輸得很慘！」

「爹，霍阿姨呢？」

「爹不是說輸得很慘嗎？」

雷丹暗吸一股冷氣道：「怎麼？你把霍阿姨也輸了？」

雷恨天不出聲，身子却在瑟索顫抖。

雷丹自然能體會老爹的心情。

霍芙蓉固不是個好女人，但她老爹却很寵她。

如今却把這禁臠輸給了對手，這個臉可就丟大了。

此刻雷丹實在想不出安慰老爹的話。停了一會她又道：「爹，你的太陽刀呢？」

雷恨天長嘯一聲，道：「我已經當場折斷了！既然今生再也看不到我雷恨天在武林走動，要它何用？」

雷丹內心十分難過。此刻眞需要陪陪老爹了：「爹，我陪你回去吧！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

「妳說這算不了什麼？」

「是啊！就以內廷三大供奉來說，他們栽過多少次？還有幾個一品侍衞也栽過。另外如黑珍珠，連命都賠上了，這不都是明顯的例子？爹，我勸你不要灰心，江騰蛟這老賊絕對活不久的。」

「丹兒，爹老了！雄心全失，我是眞的要歸隱了。」雷恨天道：「我能看得出來，妳根本不想回家，所以爹也不勉强妳，但在外面一定要處處小心，時時小心，這世道人心太壞了。」

「我知道。爹。你是說不要丹兒陪你回去？」

「不必了！丹兒，妳不必躭心爹，退隱是遲早的事，只是提早了十年而已。」

「爹，你一定要看開，我以爲霍阿姨並不是你的理想終身伴侶，爹，你可以再物色一位賢德而不會武功的女子照料你的起居生活。」

「丹兒，我已心灰意冷，暫時無意找這煩惱。」雷恨天道：「阿輝這孩子還不錯，只是他們在武林中這樣胡來，早晚會吃虧的，妳要勸勸他。」

「我知道，爹！你眞的不會想不開嗎？」

雷恨天道：「爹如果眞的那麼想不開，當場就會一頭撞死。老實說，就在那一剎，我發現霍芙蓉這女人……」

「爹，你終于看出來了吧？那女人不正派。」

「嗨！你如果喜歡一個人，就很不容易看清他。」

「爹，你要保重。」雷丹道：「其實退隱也好！辛苦一生，也該享清福了，只可惜爹沒有個兒子。」

「只要妳能嫁個好人，將來有外孫也是一樣。丹兒，不要在外太久，三兩月內要回來看看爹。」

* * *

黑中皐在山徑上迎面攔住了夏氏父女。

二人心頭微驚，這種人是不講什麼信用的。

錢大來已對黑中皋說過，他的事不要別人插手。

看黑中皋的眼神，顯然已動殺機。

他爲什麼要多事？難道殺人對他有吸引力？

「你們兩個自絕算了！」

夏露道：「黑中皋，錢大來根本瞧不起你，且聲言不要你插手他的事，你爲什麼一定要插手？」

「你們永遠也猜不到原因。」

「我也許能猜得到一點。」夏光祖道：「你不是在幫錢大來，而是在爲他製造麻煩。」

黑中皋「嘿嘿」冷笑，不承認也不否認。

夏光祖道：「錢大來是江老賊的骨肉，但他有骨氣，有決斷，絕不認賊作父。而你本是黑珍珠的義子，受人之恩不報，反而靦顏事敵……」

黑中皋突然出了手。

他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滅口，使他們父女再也不能揚他的短。他用的是扶桑劍法，勢如奔電。

夏氏父女的鍊斧硬是施展不開。礙手礙脚。

當然，黑中皋要擊倒他們父女也沒有那麼容易。

但百招之後，黑中皋劍中加了扶桑武功散手，夏露中了一掌，夏光祖也中了一脚。岌岌可危了。

黑中皋道：「你們不如自絕好些，可以落個全屍。」

夏露道：「黑中皋，你將來一定不得善終的……」

「啪」地一聲，夏露被砸出兩步。

夏光祖去助她，竟被黑中皋一劍刺中左臂。

這是他們父女最危險的一刻，只要黑中皋回掃一劍，夏光祖可能腦袋搬家。因爲這小子太狠毒了。

「黑兄……」有人在黑中皋身後，道：「看在小弟面上，請高抬貴手，放他們一馬如何。」

黑中皋緊急收招，退了三步。他當然聽出是誰。

錢大來站在他身後五六步之地。

夏光祖知道是錢大來把他自死神的指縫中救了出來，他一死，他的女兒也絕對不會倖免的。

「原來又是錢兄。」

「是的。」錢大來道：「弟對兄說過，弟的一切私務，弟自會親自料理，不須別人代勞。」

「是的錢兄……」

錢大來道：「夏大叔，你和夏露離去吧！」說話時他的眼神似乎在說：千萬以後別再遇上此人。

夏光祖道：「大來，我的老眼沒看錯，你還是一個好人，如你不反對，這門親事仍然算數的。」

錢大來道：「多謝大叔！二位快走吧！」

夏露很感動。很久很久錢大來沒有這麼謙虛了。

夏光祖道：「大來，你要小心提防此人，能忘恩負義出賣師父的人，也絕對不會忠于朋友的。」

錢大來道：「二位請吧！」

夏氏父女離去後，錢大來道：「黑兄，錢某必須再重複一遍，我的事不勞黑兄插手……」

說完抱拳轉身欲去。

「錢兄……」

「黑兄還有什麼事？」

「錢兄要走？」

「不走還要幹什麼？」

黑中皋一字字地道：「爲了我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有些事本來不可以作，却又非作不可了……」

錢大來道：「你要作什麼？」

「除掉一個擋我路的人！」

「我會擋你的路？」

「當然。」黑中皋道：「由于師父對你很重視，決心要使你回心轉意認他這個生父。然後把他的一身所學一招不留地傳給你。」

錢大來冷冷地道：「你以爲我會學他的武功？」

「學不學是你的事，敎不敎却是他的事。」黑中皋道：「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我就不會太受重視。如果你死了！我在他的面前再殷勤一點，我就可能取代你，學到他的全部武功。」

錢大來道：「你不但狠毒，野心也很大。」

黑中皋冷冷笑道：「這都是大丈夫所必備的條件。」

錢大來道：「所以你是非殺我不可了？」

「當然，但必須十分秘密。」

錢大來道：「有那麼容易嗎？」

「我一直以爲百招之內就可以宰了你。」

兩人凝視了一會，各自拔劍，動上了手。

錢大來的實戰經驗比黑中皋高明得多。

黑中皋所學的東西又比他多而管用。此人很詭詐，明知他們父子相認了，他必然被冷落，因此，在這段期間，他儘量跟江騰蛟學新的東西。

有了好的基礎，加上肯學，自然進步神速。

還有一點，也許很重要，以黑中皋的本性來學這種扶桑的狠辣作風的武功，正對了路子。

本性善良謙和的人就不適合學扶桑武功。就算學也不會有什麼較大的成就。

一百招之後，錢大來窮于對付對方的一些凌厲的散手。

在劍招上，黑中皋又學了些新的，這些劍招顯然是由中國的劍術和扶桑劍道揉合在一起的。

這種剛柔各有一半的劍法，令人防不勝防。

錢大來漸感不支，眼看就會受到重創。

黑中皋陰聲道：「錢兄，你要原諒我。」

錢大來道：「我早就原諒你了……」

黑中皋劍身一攪，錢大來急閃之下，背衣仍被劃破，而黑中皋的一脚已帶着勁

風踪到。

錢大來絕對無法閃過這一脚的。

就在這要命的一刹那，突然人影一閃即至。

這種速度又非黑中皋所能想像的，他正要止步回頭，衣領已被人揪住，摔了出去，簡直快得離譜。

來人又是以黑紗蒙面的錢小玉。

黑中皋知道厲害，剛才只是摔得不輕，却未受內傷，爬起來鼠竄而去。他也知道，如果錢小玉要追他，他是跑不掉的。

「唏……」錢小玉深深地嘆了口氣，道：「看到沒有，像黑中皋這種貨色，如今也成氣候，居然也想殺你。」

錢大來不出聲。

「大來，我們母子不應該再這麼冷淡了……」

錢大來還是不出聲。

他已不再輕視母親，但江騰蛟昔年凌母的事，在內心總是有個疙瘩而不願啓口。他有時也恨自己。

母親畢竟是母親，他常常這麼想。在外流浪了三十載，天倫之樂雖然來得遲些，畢竟總比沒有好些，他很想叫聲「媽」。

錢小玉道：「據說江騰蛟已連續擊敗了楚半俠和狄不平，下一個自然會輪到歐陽熙了！」

錢大來為之動容，道：「我要去看看。」

錢小玉道：「大來，你還是不學我的武功嗎？」

「以後再說！我一定要儘快趕去歐陽伯伯處。如果歐陽伯伯不敵，我也願意和他死在一起。」

錢大來疾馳而往，錢小玉感動得連連抹淚。

雖然錢大來尊敬的只是授藝于他的歐陽熙，也是證明他是個不忘本的人，本性未曾迷失。

錢大來奔出數十里，打了尖繼續夜行。居然遇上了雍和及伍鳳樓。雙方都不退讓，立刻就動上手。

錢大來擋一個不成問題，後來兩人齊上。

為什麼他們這兩人也不講身份呢？說來還是扶桑武功作祟。

他們自然也聽說該幅畫已入江騰蛟之手，而江已學了扶桑武功，也知道錢大來是江的兒子。

如果生擒了錢大來，以江的兒子交換扶桑武學，也許可以辦到，總之，利之所趨，有身份的人也都顯得很卑微了。

不久，錢大來中了伍鳳樓一掌。

錢大來可不是怕死的人，如在過去，拚死也要拚下去，但為了歐陽伯伯，他必須盡快逃去。

這工夫他又挨了雍和一拳，借這一拳之力，倒縱而起，順矮林疾竄，他知道自己已受內傷。

伍、雍當然要追。

他們不能生擒他也要殺了他，要不，得罪了江騰蛟這個大魔頭可就不妙了。當他們堪堪追上時，聽到左前方有聲音，二人立即轉了方向。

錢大來本也以為逃不出二人的手掌，逃了一會，發覺二人並未追來，還以為自己的命大呢。

但不久，他發現了夏露。

錢大來不是沒有情感的人，正因為欠夏氏父女的情，上次本想讓他們殺了他，以報大恩。那當然不是正常的報恩方式。

現在錢大來已漸趨正常。原因是他對母親昔年失身于江騰蛟那件事有了進一步的正確瞭解。

「夏露是妳……」

「是啊！」

「莫非是妳把伍、雍兩個老賊引開的？」

「對，我把他們引往左前方，我們是奔向右前方的。」

「謝謝妳！夏露，妳又為我撿回一條命。」

「不必謝，只要你知道我的心意就夠了。」

「妳怎麼和夏大叔分了手？」

「我們是因為迴避大內高手失散的，但相信我爹不會有事的，倒是你受了內傷，必須馬上療治。」

錢大來道：「我本想趕時間，眞是欲速不達呀！」

「你要去哪裏？」

「向歐陽熙伯伯告警，江老賊可能會去找他的。」

「放心吧！『宇內三奇』互相照應，另外二奇一定會前去聲援的，你不必操心，我們還是找個地方療傷吧！」

河邊有一艘破船，年久船身已陷入泥沙中。

二人上了這破船，選了個乾燥的艙。

錢大來道：「夏露，妳為我護法，我來自療。」

「不行。那太慢。」

「怎麼作才能快些？」

「我有速療法，但你要聽我的。」

錢大來道：「是什麼速療法？」

「我不會騙你的，但你自己一定要把持得住。」

「妳要幹什麼？」

「為你療傷呀！」她把三粒藥丸納入他的口中，道：「把衣服脫下來，一件也不要留。」

錢大來一驚，道：「妳會『房中術』？」

「很多人一看到這療法就首先想到『房中術』。」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這叫着『玉房秘訣』，是道家旁支，快脫衣服呀！」

「夏露，我還是以正常的方式療傷吧！」

夏露道：「不行的，那太慢，會誤了你的行程的。」

錢大來也以為需趕時間，不要耽誤了行程。

再說，他已決定答應這門親事，也就不太反對了。

吃下那三粒藥之後，也脫了衣服，眼前出現奇景。

那是至美、至妙的景象和感受。

他隱隱感覺擁着綿軟膩滑的夏露。

那是夢境還是幻覺？他弄不清楚。

（未完・三）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待斬死囚　屢遭奇遇

大牢。

刑部的大牢。

專門禁錮死囚者的大牢內。

關着一個業已判處死刑的犯人。

年齡不大，看上去約莫十六七歲，長相亦非十分俊美的白馬王子，但却甚是粗壯、結實、聰明、慧黠，具有十足的男子魅力與野性美！

此人姓劉名三，綽號浪子，又有人尊稱他爲八千歲，在北京城可是響叮噹，叮噹響的知名人士，是地頭蛇、小領袖、大英雄、更是弟兄們心目中的老大。

他爲人急公好義，武功高強，義之所在，不論上刀山、下油鍋，保證勇往直前，面不改色。尤其重友輕財，以打抱不平爲職志，爲朋友兩肋插刀，縱然因而招來殺身之禍，也絕不會皺一下眉頭，是一條鐵錚錚的男子漢。

此刻，這位男子漢，却惹來殺身之禍，被判了極刑。

罪名很不名譽，是強姦及殺人越貨。

強姦的對象來頭不小，是太原司徒世家九州一霸司徒鰲的女弟子佟玲。搶刦的目標更大，是濟南上官世家八荒神君上官嵩派下的一家鏢局，押運之物，赫然乃是當朝老太師的門生故舊部屬等，孝敬他老人家的壽誕賀禮，多得是奇珍異玩，字畫古董，價值不菲。

這等於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裏拔牙，兩大世家，財大勢大，連皇帝老子都要禮敬三分，何況將權傾天下的老太師也扯進去，儘管浪子劉三矢口否認，奈何原告勢力太大，他又舉不出有力的反證來，大堂之上還是被判了砍頭的重刑。

刑期旣定，就待押赴法場行刑。

然而，這小子的表現，却令人拍案叫絕，一個待決的死囚，戴着手銬脚鐐，竟能處之泰然，兀自在囚房內晃來晃去，口裏邊還不停的哼着山歌小調，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兒。

猛可間，有一個蚊蚋似的聲音傳入他的耳中。

聲音雖小，却字字清晢，顯然係以「千里入密」之法傳來，聽得清清楚楚：「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小子，你現在總該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吧？平時叫你痛下苦功，潛心修練，你偏不聽，總以爲自己是天縱奇才，一點就通，成天在外面鬼混，否則，憑我老人家這位名師，一定可以調教出高徒來，你小子但能有四五分的火候，也就不至於被人生擒活捉，被捕入獄了。」

劉三聽得出來，發話者正是多年來一直和自己相依爲命的那個古怪老頭，聞言嗤之以鼻，亦以「千里入密」之法傳言道：「哼，老頭，是朋友就來救咱家出去，不然就一邊歇着，少說風涼話。」

「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孺子不可教也，我老人家正是爲了救你才傳言搭話。」

「老頭，你在那裏？」

「老地方。」

「媽的，遠水救不了近火，你應該闖進大牢來才對。」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休低估了我老人家的能耐，雖身在家中坐，照樣可以助你出脫困險。」

「你有何錦囊妙計？」

「還是那句老話，痛下苦功，潛心修練。」

「什麽？劊子手就要砍咱家的腦袋，你竟然還要我練武學藝？眞正豈有此理，莫名其妙，倒不如天天送些好酒美食實惠些。」

「臭小子，別說喪氣話，此乃救助你的根本之道。」

「算啦，時不我予，一個行將砍頭的人，何必再多此一舉，沒有自尋煩惱的必要。」

「當然有此必要，而且爲時未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保障。」

「老頭，你的意思是，要咱家在功成之後破牢而出？」

「行刑之時，更易脫身。」

「只怕明天就會被送上斷頭台。」

「據老夫所知，一月之內你還是死不了。」

「噢，還有一個月可活，老頭，你說實話，以咱們的聰明才智，一月之內能修裏練到何種程度？」

「你小子根骨奇佳，且已有相當的根基，只要肯全力以赴，當可名列武林十大高手之列。」

「我劉三向無爭名之心，重要的是能否在斷頭台上刀下超生？」

「應可綽有餘力。」

「好，老頭，咱家姑且信你一次，反正閑着也是閑着，就在這個地鬼方苦上一個月，說吧，那些本事可以救我的命，我就學那些？」

「浩然正氣功、移花接木功、擒龍伏虎掌，都可以救你的命，都要學。」

「乖乖，這麽多，太厭煩啦，單學一樣不成嗎？」

「不行，浩然正氣功乃是根本，旨在充實內力根基，移花接木爲防身所必備，擒龍伏虎掌則是致勝的利器，三者缺一不可。」

「旣然缺一不可，只好照單全收。」

「小三子，所有的口訣、架式還記得吧？」

「放心，在我三歲的時候，就已經滾瓜爛熟，可以倒着背。」

「記得就好，但盼能專心一志，發憤苦練，別拿自己項上的人頭開玩笑。」

「劉三一言旣出，駟馬難追，說練就練，絕無虛言，但老頭若假言騙我，功力未成之前，便作了刀下之鬼，小心我到閻王老子那裏去告你的狀。」

「哈哈，娃兒言重了，咱們就此一言爲定，一月之後，我老人家願在老地方煮酒以待。」

「成，果能死裏逃生，咱們一定帶三斤紅燒狗肉同去。」

「拜拜！」

「拜！」

× × ×

浪子劉三不愧爲是一個狠角色，自此而後，果將砍頭的事拋諸腦後，就在那牢房之內，痛下決心，不眠不休的練起武功來。

先練「浩然正氣功」，打坐吐納，氣行四肢百骸，夜以繼日，無止無休，直至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始大功告成。

次練「移花接木功」，這是一門極爲深奧的玄門功夫，可以借力引力，移花接木，令出手之人自己打自己，亦可令敵人自相殘殺。

最後才輪到練「擒龍伏虎掌」，當他演練純熟，收發自如，可將「浩然正氣功」的內力，輕而易舉的從掌招中發出時，已足足耗去浪子劉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死牢，在監獄中是貴族，獨一無二，高高在上，獄卒還以爲他在發神經，每日除三餐之外，只要他不會破牢而出，也落得自在，懶得答理他這頭待宰的羔羊。

一掌發出，氣勢磅礴，兒臂粗細的柵欄吱吱作響，劉三有信心可以破柵脫身，不由的對老頭生出三分敬意，暗道：「嗯，看來這個糟老頭還眞有點遠見，我浪子劉三大概死不了啦！」

然而，他並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他要等。

等待被押赴刑塲，送上斷頭台的那一刻。

因爲刑塲上沒有柵欄，沒有牢門，也沒有高牆！

有人來了。

他認得，是刑部總捕頭八臂神捕王鐵漢。

王總的手裏提着一個籃子，全是大魚大肉，佳餚美酒。

嘩啦啦的一聲，柵門已開，王鐵漢將吃食之物往地上一放，面無表情的道：「劉三，恭喜你啦！」

浪子劉三不悲反喜道：「怎麽？好日子到啦？」

八臂神捕王鐵漢頷首道：「多吃點，這是你最後的一頓午餐！」

劉三不欲多言，一陣狼吞虎嚥，立將籃中酒菜清潔溜溜吃光光。

王捕頭隨即將他押出大牢，送進一輛鐵製囚車內。

此人處事十分謹慎，親自駕着車，揚鞭而去。

過了沒多久，囚車停了下來，浪子劉三以爲是到了刑塲，從一個小孔望出去，原來是一個荒僻所在。

只見一條孔武有力的大漢，騎着一匹快馬，來到囚車附近，從馬背上抬下來一個人，送進囚車來。

奇哉怪也，如非親眼所見，劉三絕不信天下會有這種事。

無論身高體重，五官四肢，甚至膚髮色澤，與劉三自已完全一模一樣，幾乎是一母所生的雙胞胎，是從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

這是怎麽回事？簡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來人又已酩酊大醉，根本問不出個所

以然來。

浪子劉三蔽打着囚車鐵壁，朗聲道：「喂，此人是誰？爲何與咱家如此相似？希望王總能有個明確交代？」

快馬已去，囚車亦行，但聞車輪轆轆之聲，八臂神捕皮鞭頻揮，未置一詞。

乍然，老頭又以「千里入密」之法傳來話語：「小子，忍一時之氣，可保百年之身，未上斷頭台前，千萬不可輕舉妄動，最好裝聾作啞，以不變應萬變。」

「好，我就聽你的，裝一次聾子，作一次啞巴，反正午時三刻一過，就可以還我自由之身。」

主意一定，浪子劉三卓然而立，果然未再有任何舉措。

× × ×

終於到了刑塲。

日正當中，午時三刻將至。

監斬官、劊子手、衙役捕快等俱已到齊。

還來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以及劉三昔日的一幫弟兄。

可是，押赴法塲的並非浪子，而是那位與他貌相酷似的傢伙。

不僅相貌相同，連名字也一字不差。

可不是嗎，那囚犯的身上，還插着一塊硬紙板，上面明明寫着：「斬欽命要犯江洋大盜浪子劉三！」

胡蘆裏賣的是什麽藥？聰明如浪子劉三，同樣莫測高深。

假浪子所過之處，引起一陣騷動，是劉三的弟兄們有刦法塲的企圖，可惜他們學藝不精，心有餘力不足，被衙役捕快壓制住。

只有一人，異常勇猛，身手也十分俐落，是一位糊裏糊塗的公子，突破重圍，來到面前。

也不知是被八臂神捕的虎威所懾，還是他另有發現，在假浪子的面前打了一個轉兒，便告自行退走，並未下手刦囚。

劉三看在眼中，甚覺納悶，就他記憶所及，在自已身邊的弟兄當中，並無他這一號人物，不知目下這位公子，究竟是何方神聖？

假浪子已被架上斷頭台，驗明正身後，劊子手手起刀落，咔嚓！一聲，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落塵埃。

「哇！老大，你死得好寃好慘啊，我們知道你不會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嗚！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老大，請原諒我們的無能。」

「媽的，別哭，我們要爲老大收屍，嗚哇！要替他辦後事，大家要像一條漢子，嗚哇！誰要是再哭，誰就是王八龜孫，嗚哇！」

鐵牛、鹵蛋、小猴子等人見此情狀，早已哭作一堆。小猴子的表現最絕，叫別人不要哭，他自已反而哭得最兇最厲害。

八臂神捕王鐵漢折返原處，駕着囚車絕塵而去。

車行甚速，東南西北莫辨，直至夜幕深垂時分，始將馬車停下來，命浪子劉三步下囚車。

眼前是一片茂密的黑森林。

黑森林的盡頭有一座山。

山上有一座廟。

王鐵漢吹了一聲胡哨，廟門上馬上亮起一盞風燈，八臂神捕指着那盞燈籠沉聲說道：「劉三，你聽清楚，燈籠裏的蠟燭只有五寸長，想要活命，必須在燭火熄滅之前到達廟內。」

這話沒頭沒腦，劉三有聽沒有懂，答非所問的道：「王總，這到底是怎麽回事？那個傻小子是否作了在下的替死鬼？」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此話怎講？」

「如能準時到達，就是，若是逾時未入，就非。」

「不能準時進入廟內又怎樣？」

「依然難逃一死。」

「哼，砍頭不過碗大的一個疤，要殺應該在斷頭台上下手才對，幹嘛要繞這麽大的一個圈兒？」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麽原因？」

「到時自知。」

「希望王總現在就說清楚。」

「抱歉，此時言之尚早，祝你好運，再見！」

見字出口，人已跳上囚車，當即策馬離去。

× × ×

這時候，浪子劉三才注意到，黑森林的中央，左側，有一棵松樹被剝光了皮，上面刻着一行字，右側，有一棵柏樹，也被剝光了皮，刻着一行字，合起來正好是一副對聯：

松風如濤聲聲悲
柏葉似花朵朵香

還有橫批：請君入甕。

弄得浪子劉三滿頭霧水，暗想：「攪什麽鬼嘛，是那個混蛋王八拿劉爺爺尋開心？」

不管三七二十一，當下一頭便闖進黑森林。

一陣狂馳疾奔，原以爲已深入百丈之遙，猛然回頭一看，差點氣死活人，跑了半天，入林尚不足十丈，只是在附近兜圈子罷了。

他乃絕頂聰明之人，知道這是別人刻意佈置好的一個圖陣，心想：「他奶奶的，許是有人存心想考較一下咱家的才華智慧，這點雕蟲小技，還難不倒我浪子劉三。」

退回林外，仔細琢磨一下那一副對聯，心念三轉之後，忽有所悟，發現上聯在左，寫在松樹上，下聯在右，寫在柏樹上，倘若逢松向左，遇柏向右，或可長峻直入。

眞是天才，加上運氣，被他誤打誤撞摸對了路，果不其然，逢松左轉，遇柏右轉，順順坦坦的進入林木深處。

通過第一關，以爲再無阻碍，正自慶幸間，猛聽一聲斷喝：「站住！」劃空傳來，應聲從柏樹梢頭，瀉落一條漢子，赤裸着膀臂，露出古銅色的皮膚，胸前還刺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龍，手提鬼頭刀，擋住去路。

浪子劉三一怔神，道：「朋友，是那一路的？」

紋龍大漢眼一瞪，吐字如刀：「綠林道上的！」

浪子劉三一抱拳，道：「哦，原來是綠林好漢，可是在此坐地稱王？」

紋龍大漢嘿嘿冷笑一聲，粗聲大氣的道：「馬馬虎虎，青青菜菜，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啦。」

劉三一聽語氣不善，不禁怒從心頭起，但表面上仍客客氣氣的道：「請大王高抬貴手，容在下借路一過。」

紋龍大漢却不吃這一套，故意舞弄一下鬼頭刀，發出一串嗡嗡之聲，凶神惡煞的道：「抱歉，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想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浪子聞言大怒，沉臉道：「這座黑森林，是閣下的私產？」

「可以這樣說。」

「林中的圖陣也是你佈置的？」

「完全正確。」

「可惜找錯了對象，在下身無分文，你白忙啦。」

「不會白忙，有錢要錢，沒錢要人，老子對烤人肉甚是偏愛。」

「朋友好大的胃口，搶錢不足，還要吃人，也不打聽打聽咱家是何許人物？」

「是誰？」

「浪子劉三。」

「哼，小角色，充其量不過是個地頭蛇，小混混罷了。」

「可知你家劉爺爺現在的身份？」

「什麼身份？」

「江洋大盜，欽命要犯，一個越獄的死囚！」

「死囚又怎樣？」

「死囚會玩命，會殺人放火，會不擇手段，媽的，我看你是吃錯了藥，昏了頭，咱家未向你敲一筆逃亡費用已屬萬幸，反而向劉爺爺討買路錢，想是活膩了，快滾到一邊去，別自尋死路！」

話一說完，浪子劉三未再正眼瞧他一下，便即放步行去。

「殺！殺！殺！」

激怒了紋龍大漢，喊殺聲中，招出如雨，「惡虎攔路」、「橫掃千軍」、「釜底抽薪」，鬼頭刀舞得虎虎生風，幻化出萬道刀影，猛往浪子劉三的身上招呼。

劉三此時仍戴着手銬脚鐐，攻守進退之間甚是不便，對方三招快攻下來，險象環生，差點陰溝裏翻了船。

眼看紋龍大漢又揚刀攻來，必欲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已，情急之下，發出一聲獅子吼，「浩然正氣功」應聲而發，只聽一陣金崩玉裂之聲傳處，手銬脚鐐立告全部斷裂。

「滾！滾！滾！」

劉三好快的動作，拾起鐵鍊，將對方的鬼頭刀絞住，猛一拉，便即脫手，接着他攻出一掌「推窗望月」，紋龍大漢悶哼聲中，踉蹌而退，連退十幾步，撞向一棵大樹，終於一屁股栽坐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

浪子劉三用右手食指，擦了一下鼻子，作了一個英雄式的勝利架式，惡狠狠的吐了一口痰，放聲罵道：「朋友，像你這種角色，只配當癟三，在別人身邊搖旗吶喊，若想坐地稱王稱霸，最少還得再等八百年！」

話是這樣說，他爲人寬厚，不爲已甚，並未再進一招半式，逕自提着兩條長鐵鍊，沒入林木深處！

孰料，行沒三十丈，距離那寺廟尚有一段遙遠的路程時，又遇上了麻煩。

來人共是兩個，一高且胖，一矮且瘦，手執雁翎刀，身穿差服，一望即知是吃官糧的衙門捕快。

浪子劉三大吃一驚，改作視而不見狀，轉身向別處行去。

捕快却不肯放過他，雙雙一個大雙步，跨在他面前，高胖捕快大聲沉喝道：「劉三，你好大的狗胆，竟敢越獄而逃，識相的最好俯首就擒，免得咱們動傢伙。」

浪子劉三不慌不忙的道：「兩位有沒有攪錯，在下是被王總以『專車』送來此地的，絕非越獄逃亡。」

矮瘦捕快語冷如冰的道：「你少臭美，我們老總豈會知法犯法，那個送你來此的狂徒是個冒牌貨，明擺着是你的同路人，最好別裝糊塗，爽快些，跟咱們回大牢去。」

此話一出，登時令浪子劉三如墜五里霧中。

那個冒充八臂神捕王鐵漢的人是誰？此人竟然如此神通廣大，能深入刑部大牢。

旣已將人救出，爲何不曾表明身份？尤其，送自己來此作甚？又是什麼原因使他不肯言明當面，匆匆而去？

難道——？

難道……？

問題紛至沓來，剪不斷，理還亂……

但有一點，劉三却十分清楚明白，必須擺脫捕快，儘速遠走，說什麼也不會再回到那個混蛋牢籠裏。

乍然彈身而起，「大鵬三展翅」換「蜻蜓三點水」，接變「歸鳥投林」，落脚處已在十丈以外。

然而，兩名捕快的動作也不慢，仿若附身鬼魅，更似跟屁之蟲，依然好端端的擱在自己面前。

劉三怒冲冲的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高胖捕快沉聲道：「好說，把你抓回去。」

「哼，憑你們這兩個飯桶還不配。」

「配不配馬上便可分曉。」

「劉爺爺不願濫殺無辜，奉勸兩位最好趁早夾着尾巴滾。」

「當差不怕死，怕死不當差，劉三，還不快棄械受縛。」

「辦不到。」

「辦不到便要就地正法。」

「做夢！」

「看刀！」

「接招！」

最後這兩句話，係出自兩名捕快之口，好暴烈的性子，話落招出，如刀似電，分從左右出擊，眨眼之間，兩把明晃晃的雁翎刀已近在三寸之內，顯然身懷絕技，不同凡俗。

急切間，浪子劉三想起了老頭的「移花接木功」，當下雙手齊出，一導一引，同時飄然退出一身之地。

「移花接木功」非同小可，兩名捕快窩裏反自己幹上了，雁翎刀不由自主的擋

在一起，噹！的一聲，火花四濺，金鐵交鳴，二人皆血流滿面，落得個刀毀人傷，暴退出丈許遠。

浪子劉三嘿嘿冷笑一聲，嘻皮笑臉的道：「兩位，歇着吧，劉爺爺失陪啦。」

餘音未落，已在捕快的視綫內消失。

× × ×

燈仍然亮着。

距離依舊遙不可及。

根本不曉得蠟燭還有多長。

更不清楚自己的處境究竟如何？

福耶？禍耶？

生耶？死耶？

如霧中看花，莫名所以。

只好加足馬力，一路狂奔，好及早到達寺內，揭開這個悶葫蘆。

偏生這座黑森林廣闊深遠，綿延不絕，好像永遠走不完，這當兒眼前又被一個湖泊擋住。

湖泊好大，少說也有百十來丈，兩側更是一望無際，延伸甚遠，湖中無船，只有一座狹橋可通。

不巧，狹橋已被人佔據，一和尚、一少女、一文士，共是三人。

〝月光之下，清楚可見，橋面上還擺放着一張方桌，將狹橋全部封死，桌面上有一副麻將牌，方城業已築好，恰巧是三缺一。

文士一見劉三放步行來，立即喜孜孜的道：「小友，我們現在三缺一，來湊一脚如何？」

浪子劉三冷然一哂，道：「抱歉，小可有急事在身，借過。」

和尚身在佛門，口齒却不乾不淨，橫身一攔，道：「什麽事，可是急着又要去奔喪？」

劉三臉一沉，道：「比奔喪還急，乃生死交關的大事。」

少女嬌聲嬌氣的道：「天下最急之事，莫過於三缺一，摸八圈再走何妨？」

浪子強作笑臉道：「對不起，在下實在無暇作伴。」

激怒了和尚，通！通！兩聲，踩落兩塊木板，橋面亦爲之搖搖欲墜，功力之深，令人咋舌，粗獷的聲音道：「擺什麽臭架子，不打牌老佛爺就將這座鬼橋拆掉，大家都不要過。」

文士沉吟道：「打牌費時太久，換一個方式也可以。」

劉三道：「換什麽？」

文士昂首望天，不疾不徐的道：「皓月當空，理當飲酒吟詩，咱們且先合作一首酒令詩如何？但必須將各人的身份志趣敍述在內方可。」

和尚不待劉三開言，便搶先說道：「好啊，誰要是作不出來，或者牛頭不對馬嘴，就罰誰跳下湖去餵王八。」

當下率先起令道：

有土也唸增，無土也唸曾。

去了增邊土，添人便成僧。

僧佛人人愛，愛他好自在。

又燒香，又吃齋！

文士隨即接令道：

有口也唸和，無口也唸禾。

去了和邊口，添斗便成科。

科名人人愛，愛他好文才。

又吃酒，又吃菜！

少女也接令道：

有木也唸橋，無木也唸喬。

去了橋邊木，添女便成嬌。

嬌女人人愛，愛她兩大塊。

奶和尚，奶秀才！

浪子劉三心裏有數，知道是有人在存心刁難甚至考較自己，他智慧如海，文思敏捷，一蹙眉間，已擬就一首！

詩曰：

有人也唸狼，無人也唸良。

去了俍邊人，添水便成浪。

浪子人人愛，愛他好威風。

打和尚，揍秀才！

將自己的身份、志趣表露無遺，而且還痛快的消遣了和尚，文士一番。

浪子文武全才，贏得三人的一致讚譽，胸脯一挺，正欲擦身而過，却被少女橫身阻住，提着一罎子酒送過來，笑盈盈的道：「作酒令詩不喝酒多煞風景，請盡飲此罎，免負當空皓月！」

劉三有理由相信，這件事也是別人預先安排好的節目之一，不遑多想提起，當即酒罎子來，骨嘟！骨嘟！一口氣一飲而盡。

然後，咬一咬嘴唇，用爽朗的聲音道：「現在，咱家總該可以過橋了吧？」

和尚還是不答應，指着方城中間的六顆骰子道：「且慢，請露一手賭技再走，只要小友能擲出豹子王來，老僧絕不留難。」

浪子聞言冷笑道：「我道是什麽移山倒海的難事，原來是擲骰子玩，這有何難，三位瞧清楚了。」

抓骰子的手法好妙，有如蛇形刁手，擲骰子的手法更絕，人已跨過牌桌，回頭望月，六粒骰子掠頂而過，奇準無比的落在麻將牌砌成的方城之中。

人却頭也不回的走了。

而骰子，仍兀自在轉、轉、轉！直至完全靜止，果然是六個六——豹子王。

看得和尚雙眼發直，嘖嘖道：「哇啦！這小子當眞有一套！」

文士補充道：「豈止是一套，文才武功，機智胆識，皆超人一等。」

少女亦道：「看來我們的主子是找對人了，浪子劉三的確才堪大　，殺了實在太可惜。」

這一番話，劉三聽得清清楚楚，奈何他們的主子到底是誰，迄今仍是個解不開的謎。

甚且，八臂神捕王鐵漢是眞是假，以及爲何藉行刑之名，將自己縱放來此，至今仍眞相未明。

行行復行行，數里外之，又有奇遇。

一羣妙齡少女，圍在一處空曠的廣場上，半裸着身子，正在大跳草裙舞。

個個國色天香，貌美如花，雙峯高聳，臂肥腿長，搖起屁股來，好像是搏浪鼓，抖起雙峯來，彷彿火山爆發，熱情奔放，風情萬千，浪子劉三情不自禁的停下來，駐足而觀。

立有一位妙齡女郎迎上來，作了一個撩人的舞姿，伸出纖纖玉手，嬌滴滴的道：「小女子斗胆，敢請公子共舞。」

這麽美麗大方的女孩，求之不得，却

之不恭，浪子劉三耳聞目見，爲之雀躍歡呼，老實不客氣的便握住了她的玉手，摟住了她的腰，風趣的回應道：「好啊，誰怕誰呀。」

但，一轉念間，想到燈火將熄，自己前途吉凶未卜，那還有心情在此逗樂子，忙改口說道：「不不，在下尚有急事待辦，歉難奉陪，他日有空，再陪妳跳足一日一夜。」

可是，那舞娘却拉着劉三的手不放，其他的姑娘也早已一湧而上，七手八脚的，連拖帶拉的，硬將浪子推進場中，困在女人堆裏。

「舞廳規矩：女請男，不能拒，你懂不懂？」

「一個越獄逃犯，鬼門關前打轉的人，擺什麽臭架子嘛。」

「九州一霸司徒鰲的女弟子你都敢『趴』，還怕跟我們婆娑共舞？」

「喲！你們瞧見沒有，這個劉三還挺俊的，十足的男子漢。」

「是嘛，富有男性的魅力，是女孩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不要讓他走，咱們今夜一定要通宵達旦，跳個痛快淋漓！」

「對，攔住他，跳啊！跳啊！」

「對，摟住他，舞啊！舞啊！」

一羣女孩，好似着了魔，發了瘋，熱情奔放，放浪形骸，就在目光之下，曠野之聲，簇擁着浪子劉三，亂七八糟的狂歡共舞起來。

可把浪子劉三給急壞了，豈有將自己的前程，斷送在溫柔鄉中，是以毫不留情的破口大罵道：「媽的，臭娘們，騷女人，天生的賤貨，沒見過男人就去找豬八戒好了！老子可沒工夫和你們窮泡，再見，拜拜！」

猛地一長身，「一鶴冲天」而起，冒出樹梢之上，腦中靈光一閃，施出了凌空虛渡的絕技，踏着樹梢，彷若瀉電奔雷般，甩掉衆舞娘撲奔前方。

頭也不回，脚也不停，但聞風聲貫耳，去勢如飛，眼前的燈籠以快速度向自己接近中。

× × ×

燭盡了。

燈熄了！

所幸，浪子劉三在燈燭熄滅前的那一刹那，已進了「三光寺」，輕輕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自語一聲：「好幸運的浪子啊。」

抬頭一看，佛殿之內燈火通明，正中雕椅上端坐着一位與自已年齡相仿，身著宮裝，頭戴鳳冠，雍容華貴，儀態萬千，說多美就有多美的俏佳人。

佳人的左邊，站立着十條赤膊紋龍的漢子，是她的貼身侍衛，劉三適才所遇的捕快，文士，和尚等人，皆赫然在內。

右邊清一色全是侍女，那一羣舞娘正在倉皇而入，早將嘻笑逗樂的容顏收起。

與他距離最近的是八臂神捕王鐵漢，就立在懸掛燈籠的旗桿下方，一本正經的抱拳說道：「劉三，恭喜啦。」

浪子劉三愕然一楞，問道：「喜從何來？」

王鐵漢道：「你的罪從此已澈底赦免了。」

劉三不肯全信，眼皮子一翻，道：「你有這樣的權力嗎？」

「此話怎講？」

「首先，你是否眞正的朝廷命官，刑部的總捕頭？」

「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其次，憑你一個小小的捕頭，恐怕還赦免不了咱家的罪。」

「下官是無權赦免你的罪，赦免爾罪的另有其人。」

「是誰？」

「文儀公主。」

「究竟誰是文儀公主？姓什麽？叫什麽？」

那位宮裝俏佳人，銀鈴似的聲音說道：「本宮就是文儀公主，姓朱，名雅蘭，乃是當今武宗皇帝的嫡親女兒，請這位壯士入殿說話。」

浪子劉三不假思索，當即大模大樣的跨步而入，直行至文儀公主面前丈許處始停住。

八臂神捕王鐵漢緊隨在後，小聲叮囑道：「還不快謝過公主活命不死之恩。」

浪子劉三則不以爲然，昂首說道：「在下本來就無罪，沒有這個必要。」

朱雅蘭的玉面微微一變，道：「佟玲不是你強暴的？」

劉三的答覆強而有力：「冬冬是我的紅顏知己，只要咱家高興，預時可以抱她上床，何必用強？」

這話宛若乍展春雷，使文儀公主吃驚不小，半信半疑的道：「胡太師壽禮被劫的事！有人親眼見你在現場動手動脚，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浪子振振有詞的道：「不錯，區區一度曾在現場，也曾出手打傷了幾名鏢師，趟子手，但瞬即離去，並未行搶。」

「既非行搶，你去現場作甚？」

「咱家另有目的。」

「可否說出來讓本公主聽聽？」

「刑部已有問卷在案，公主欲明究裏，一查檔案即知，咱家不願意再提這一段令人氣炸肚皮的倒霉往事。」

劉三言詞唐突，王鐵漢，獲衞，侍女等人甚是不悅，本待發作，被朱雅蘭壓下來，笑盈盈的道：「不管你有罪無罪，本宮決定赦免於你，並無二致。」

浪子毫不承情，冷聲道：「只怕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吧？」

文儀公主不怒反喜道：「壯士果乃人中龍鳳，穎慧過人，本宮總算沒有選錯對象。」

劉三眸光如電，橫掃了在場諸人一眼，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黑森林裏的一切安排，無疑是公主有意在測驗咱家的文才武功，機智謀略，酒量賭技，乃至女色的定力。」

朱雅蘭笑容可掬的道：「這是不爭的事實。」

「合格嗎？」

「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就別再兜圈子，救人一命，必有所圖，有何差遣，請打開天窗說亮話，但凡我劉三能力所及，雖萬死而不辭。」

劉三的豪邁，贏得在場諸人的一致好

杯茶。

感，也贏得了一個座位，還有人送上來一

文儀公主道：「壯士快人快語，這樣說起話來大家都方便，本公主首先想請教，目前武林中的現狀如何？」

浪子劉三啜了一口香茗，稍稍沉吟一下，道：「當今武林之世，嚴格來說，乃是太原司徒世家，與濟南上官世家平分秋色的局面，其餘各路好漢，衆家兒郎，不是依附着九州一霸司徒鰲，便是與八荒神君上官嵩一個鼻孔裏出氣，偏偏這兩大世家，又爲名爲利，鬧得鷄飛狗跳，水火不相容，少林、武當的掌門人，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皆閉關自守，不准其門下弟子再過問武林中事，放眼江湖，不被兩大世家呼來使去，能够超然獨立的，恐怕只有丐帮一派，及寥寥數位傲骨天生的遊俠而已。」

文儀公主聞言動容道：「小英雄博聞多見，眞乃一針見血之論，本宮由衷欽服！但不知可曉得，這兩大世家，並非單純的草莽英豪，在朝中另有奧援？」

劉三道：「此事區區亦有所耳聞。」

朱雅蘭道：「可知他們各與何人結黨營私？」

劉三道：「據在下所知，司徒鰲與太監劉瑾狼狽爲奸，上官嵩則與靖安侯老太師胡鶴圖穿一條褲子。」

文儀公主道：「不錯，事實確是如此，本宮正爲此憂心如焚，寢食難安。」

「有這麽嚴重？」

「胡太師身爲五軍兵馬大元帥，握有天朝兵符，劉瑾的力量也不小，羽林軍，錦衣衞，東西二廠，悉在其掌握之中，情勢之險，比你想像中的要嚴重得多，已經威脅到大明朝的江山社稷！」

「這簡單，請妳老爸，下一道詔書，將這幾個傢伙的腦袋瓜往城門樓上一掛就解決了。」

「壯士有所不知，父皇對他們至今仍寵信有加，不知險之將至。」

「糊塗，糊塗！公主身爲女兒，也該提醒一下妳的糊塗老爸呀。」

「提了，奈何千言萬語，父皇依然半信半疑。」

「昏君！昏君！二虎相爭，倒霉的無疑正是妳的皇帝老爹，公主可有救駕勤王的良策。」

文儀公主朱雅蘭道：「本宮正想請教高明。」

浪子劉三不疾不徐的道：「爲今之計，在下以爲必須攪第三勢力。」

「第三勢力？」

「是的，第三勢力，就是在劉瑾，司徒鰲，與胡太師，上官嵩這兩股惡勢力之外，再建立一股屬於公主效忠公主的第三勢力。」

八臂神捕王鐵漢一聞此言，馬上豎起了大拇指，讚不絕口的道：「高！高！高見！高招！三足鼎立，可保朱明不倒，只要第三勢力一旦建立起來，他們便不敢再輕舉妄動。」

朱雅蘭喜不自勝的道：「王大人之言不差，本宮正有此意，就請小英雄全權主持如何？」

浪子劉三頗感意外！指着自己的鼻子反問道：「要我全權主持，公主該不會是在開在下的玩笑吧？」

「你沒有聽錯，這就是本宮救你出獄，並赦免於你的目的。」

「公主，咱家小小年紀，充其量，不過是北京城的一個馬路英雄，一羣小混混中的老大，既無千軍萬馬可用，也沒有花不完的銀子，如何能鬥得過那幾個老狐狸，不是在下有意推辭，而是怕有負公主厚望，誤了大事。」

「不，以少俠的才華機智，本公主相信可以勝任愉快，游刃有餘。」

「怪哉，怪哉，妳我素昧平生，因何如此看重我浪子劉三？」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因爲是別人鄭重推薦的。」

「誰？」

「風塵俠隱張子樵。」

「武林三老之一？」

「是的，就是他。」

「可是，在下並不曾認識這位張前輩呀。」

「認不認識風塵俠隱，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位遁世高人，對你的聰明才智十分賞識，料定少俠乃是青年才俊，有本事扳倒這一羣狐羣狗黨，保我大明江山。」

話至此，忽然步下雕椅，繼又說道：「爲了萬民安危，大明禍福，少俠萬勿謙辭，誰先受我一拜。」

堂堂大明朝文儀公主朱雅蘭，當眞向北京城的這位小混混福了一福。

直驚得浪子劉三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抓住她的雙手急聲道：「不敢當，不敢當，公主這一拜，劉三無以爲報，願將項上人頭獻上，從今以後，只要公主一聲令下，不論是上刀山，下油鍋，咱家要是說一個不字，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言來慷慨激昂，感恩知遇之情，溢於言表。

二人的手仍緊握在一起，四目相對，似覺得彼此靈犀已暗通，不由皆心頭一震，玉面飛紅。

好半晌，始警覺失態，急忙分開。

浪子劉三感恩圖報，答應爲公主賣命，朱雅蘭喜不自勝，就在大殿之上，命人擺下盛宴，爲他接風洗塵。

同時還事先準備好換穿的衣物，劉三穿戴整齊，再三謙讓後，坐上主位，文儀公主在客位相陪，王捕頭坐在下首，其餘的人則只有排排站，一邊侍候的份兒。

一個判處死刑的囚徒，曾幾何時，竟一躍而爲公主的座上貴賓，浪子百感交集，恍如隔世，酒過三巡，菜上五道，待激動的情緒稍稍平復，劉三才開口說話：「公主，想要扳倒這幾個老傢伙，鬥智之外，還必須鬥力，而鬥力的唯一憑藉就是實力。」

文儀公主朱雅蘭道：「這是當然，未來的第三勢力就是我們的憑藉。」

浪子劉三微微一哂，道：「然而，養魚要水，養鷄要米，建立一股力量，勢必要花大把大把的銀子。」

公主正容道：「銀子不是問題，本宮早已備妥。」

命侍女提來一隻珠寶箱，取出一疊銀

票交給劉三。

浪子拿在手中，甩一甩，彈一彈，也懶得去點算，斜着頭兒問道：「多少？」

「大約一百萬兩。」

「嗯，公主手面不小，不是小兒科，應該可以成大事！」

「少俠如果嫌少，本宮還可以再行籌措。」

「暫時不必，眼前大概萬馬虎虎夠用啦，以後需要時再行支用不遲，但不知公主手中可有可用之兵？」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別打啞謎，請公主直言。」

文儀公主朱雅蘭瞄了劉三一眼，道：

「大同總兵康正，是本宮的舅父，一向不齒劉瑾與胡太師的所作所為，奈何鎮守邊關，責任重大，卻鞭長莫及，一點也帮不上忙。」

「邊防固然重要，抽調三五萬兵力應該不成問題吧？」

「本公主也是這樣想，豈奈事與願違。」

「怎麽啦？莫非國舅也變節投靠，被人收買？」

「那倒不是，而是一連派出數批人馬，全部慘遭截殺，根本到不了大同，於是，遍訪奇人異士，輾轉找到了風塵俠隱張子樵。」

「風塵俠隱位列三老，相信無人能敵，公主算是找對人啦。」

「可惜，張老自謙年邁，不肯受命，將少俠推薦給本宮。」

「哦，說了半天，公主救在下出獄，主要是想叫咱家幹這檔子玩命的事兒。」

「少俠乃是天縱奇才，深信定可逢凶化吉，履險如夷。」

「請大放寬心，公主對我恩重如山，即使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也不會說半個不字，但區區一介草民，並無一官半職，國舅如何肯輕易置信，答應調兵遣將？」

「這無妨，本宮已有萬全的準備。」

從珠寶箱裏，又拿出一面金牌，一封火漆密封的信函。

金牌的正面有「聖旨」二字，背面另有：「代天巡狩，如朕親臨」八字。

信乃公主親筆，字跡娟秀飄逸，收信人正是國舅大同總兵康正。

浪子劉三拿着金牌，雙手有點微微顫抖，眉飛色舞的道：「哇啦，如此說來，咱家豈非一步登天，變成了欽差大人？」

朱雅蘭鄭重其事的道：「沒錯，從此刻起，你就是父皇的密使，有生殺大權，可以先斬後奏。」

浪子劉三這一下可神氣了，神采飛揚的道：「一牌在手，妙用無窮，好極了，咱家最恨貪官污吏，保證會殺盡天下的貪官污吏，為萬民除害。」

八臂神捕王鐵漢忙道：「少俠錯會了公主的意思，既有密使，理當密而不宣，奸黨勢力太大，此時不宜輕率行事，千萬聲張不得，免得惹來殺身之禍，壞了公主的君國大事。」

朱雅蘭亦道：「金牌的主要作用，旨在取信國舅，以便遣將調兵，倘若有人從中作梗，當然亦可便宜行事，就地格殺。斷斷不可以在奸黨的面前暴露自己身份，須知提高敵人的警覺，那就等於是增加咱們的困難。」

公主言之成理，浪子劉三頻頻領首稱是，道：「好的，公主怎麽說，咱家就怎麽辦，關於建立第三勢力，與遠走邊關調兵二事，孰重孰輕，誰先誰後？尚希明示一言。」

朱雅蘭略作尋思後道：「這兩件事，同樣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發展第三勢力，必須招兵買馬，建立一處可以發號施令的據點，乃當務之急，而邊關調兵，也不可偏廢，總之，本宮已經說過了，一切但憑少俠全權作主即可。」

浪子高舉酒杯，先敬公主，再敬王鐵漢，連乾二杯後朗聲說道：「好，承公主厚愛，自當全力以赴，劉三自有主見，必將兼籌並顧，希望花最少的錢，在最短期間之內便能弄出一個局面來。」

八臂神捕王鐵漢字斟句酌的道：「公主，請恕下官斗胆直言，這中間有些地方似乎尚欠周詳。」

公主一怔，道：「王捕頭指的是那一方面？」

王鐵漢有條有理的道：「浪子劉三，已在刑場斷頭，少俠重現江湖，必然會引起一場風波，如何自圓其說？再者，一個年未弱冠的大孩子，身懷巨金，招搖過市，別人會不會另眼相看，加以查究！」

朱雅蘭胸有成竹的道：「這一點本宮早已料到，已有萬全的安排。」

浪子劉三急聲追問道：「不知是如何安排的？」

朱雅蘭說道：「你是劉二，浪子劉三是你的孿生弟弟，故而音容笑貌也極其神似。」

劉三對公主的想像力十分佩服，道：「但是，大把大把的銀子又從何而來？」

文儀公主很會編故事，道：「浪子劉三從小便失散，流落在外，劉二則是在父親身邊長大的，久居江南，他老爹乃是商場大亨，每年皆有大批的絲綢運往波斯，故有絲綢大王之稱而不名，如今老頭已死，劉二子承父業，想來北京定居，並藉機尋找失散的兄弟，身為絲綢大王的劉二，身懷巨金，自然不足為奇。」

故事雖然是編的，卻絲絲入扣，無懈可擊，浪子劉三擊掌而呼道：「編得好！編得妙！公主堪稱是一位說謊專家，傑出的天才導演！」

朱雅蘭欠身一笑，道：「好的導演，還必須要有好的演員配合，才能將這一齣戲演好。」

劉三道：「妙絕！妙絕！公主是天才導演，咱家是天才演員，是絕配，也是最佳拍檔，保證將那幾個老傢伙整得屁滾尿流。」

朱雅蘭緊咬着銀牙道：「屁滾尿流還不彀，最好是大卸八塊，挫骨揚灰，打入十八重地獄，永遠翻不了身。」

浪子劉三道：「怕他們翻身，再加十重也無所謂，大不了給閻王老包一個大紅包就解決了。」

劉三妙語如珠，公主深受感染，也胡言亂語道：「不必，閻王爺若是胆敢營私舞弊的話，咱們就到玉皇大帝那裏去告他的狀。」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因為形勢緊迫，秦君燕莫紫薇師兄妹分頭出發，向白道諸門派告知七大魔頭又再現江湖遺害武林，秦君燕回到括蒼山才知道師父莫宣武已去世，且又不見師妹依約返回師門，心中甚為掛慮，遂又下山先後找到二師兄楊興家及大師兄萬鵬程，此時萬鵬程已是「昆仲幫」的幫主，由於根基未穩，經常會遭到其他幫派的聯手偷襲，萬鵬程正為此事而操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昆仲帮夜遭圍襲　秦少俠初試啼聲

「比小弟略高……嗯，他劍法十分複雜，幾乎任何門派的劍法都會幾招！」

「哦，可惜他葬身于黃山！可惜可惜，眞是天妬英才！如果他尚在人間，他日有機，倒要跟他交個朋友！」

秦君燕心中酸溜溜的道：「小弟却覺得普通人一般，不如大師兄所形容的！」

萬鵬程「哦」了一聲，問道：「未知師弟武功練得如何？」

秦君燕不好意思地道：「小弟愚鈍，師父的十成武功，學不到一成！」

萬鵬程哈哈一笑：「小師弟，自家師兄弟說話可不必作僞！假如你學不到師父一成武功，能跟展砌聯手鬥木劍道人，那麼師父的武功豈非可與大魔頭『唯我尊』爭一日之長短？要不便是木劍道人的武功退步了！」

秦君燕甚尷尬，蒲環白了丈夫一眼，道：「大哥，你看把小師弟窘成這個樣子！」

萬鵬程道：「小師弟，趁如今還未吃飯，你又有劍在身，咱們在後園比劃比劃！」

蒲環含笑道：「小妹不去了，你們去吧！」

秦君燕也想試試大師兄的武功，於是跟萬鵬程到後園。萬鵬程道：「小師弟，你先將所學的使一遍！」

秦君燕不敢違令，先凝神吸氣，氣納丹田，集中了精神，然後使了一遍劍法。

萬鵬程點點頭道：「愚兄像你這般年紀時，武功只及你七成，師弟有此成就，值得恭賀！不過有些招式的力度及時間都有使錯的地方，將來內力深厚了，經驗豐富了，自然會再進步！來來，咱們一齊練練！」說着抽出劍來，也不見他作勢，便自有一股威勢！

秦君燕心頭一凜，忖道：「大師兄功力深厚，果然不同凡響！」當下抱拳道：「請大師兄指教！」

「不用客氣！愚兄的這柄劍比一般的較寬又較重，你小心了！」萬鵬程道：「請師弟先攻！」

秦君燕自知在各方面都不如師兄，也不客氣，首先展開攻勢，一劍往其胸刺去！

「勢雖快，力不足！」萬鵬程大叫一聲，擰腰一閃，長劍乍起，一道白光直指秦君燕的脅下！他身材雖然粗壯，但行動矯捷，這一劍更似「天馬行空」！

秦君燕吃了一驚，急忙後退，萬鵬程踏前一步，第二劍再刺去，削秦君燕的肩頭，口中道：「師弟你該用『横鍊鎖江』才對，這一退先機便全失了！」

果然他一口氣攻了七八劍，秦君燕只有招架的份兒，萬鵬程邊打邊解說，饒得他們劍法相同，但秦君燕仍處處受制，若非師兄弟對拆，出手留力，早已掛彩！

一套劍法使盡，雖已是初冬天氣，但秦君燕竟滿頭大汗，不斷喘氣。萬鵬程收劍道：「三師弟，你劍法練得不錯嘛！」

秦君燕面紅耳赤，道：「若非大師兄手下留情，小弟早已出醜了！」

萬鵬程正容道：「並非愚兄送高帽與你，你如今所欠的只是經驗及火候！以愚兄之見，你如今起碼有師[illegible]生前的六成功

力，只須再經鍛練，可達八成，所欠兩成的一是功力，二是火候！但若論經驗，愚兄比師父還要豐富！」說着他又指出萬鵬程劍法中幾處不足的地方。

「劍是死的，劍法是人創的，重要的是靈活運用，天下沒有絕對的法則，所以經驗往往能補武功之不足！」

秦君燕欣然受教。萬鵬程又道：「同樣一套劍法，在不同人手中使出來，就會有不同的效果和風格，這與功力之深淺固然有關，但與性格關係更深！師父的劍法比較飄逸；二師弟走的是輕捷的路子，這也沒有不對，只是愚兄總覺得他太着重姿態，有點中看不中用！愚兄架打得最多，所以走的是平實的路子，但求克敵制勝，不尚花巧；三師弟的劍法還嫩，至少還未形成自己的風格，有機會應該多磨煉磨煉！」

「大師兄所說極是，使小弟茅塞頓開，希望大師兄不吝指教！」

萬鵬程笑道：「好啦，咱們回去吧！」

兩人回到萬鵬程居所，廳裏已擺上四碟小菜，有兩碟太湖海鮮，另外還有一壺酒。蒲環道：「你們來得正好，小妹正想派人去請哩！」

萬鵬程對面而坐，蒲環側坐相陪，吃過飯，萬鵬程叫人服侍秦君燕洗澡，道：「師弟你先睡一覺，愚兄等下要跟白二弟他們商量應付湖盜的策略，晚上再來陪你！」

「大師兄辦正經事要緊，小弟無須你相陪！」秦君燕連日趕路，泡了一個熱水澡，輕鬆了許多，一躺上床便睡着了。待他醒來時申時已將過。

秦君燕推門出廳，蒲環正在廳裏補衣，見到秦君燕忙放下針線，道：「三師弟你醒啦！你大師兄還沒回來！」她拿水給他洗臉。又道：「三師弟既然準備在本幫住一段時間，不如待愚嫂帶你到各處走走吧！」

秦君燕覺得她性格爽朗又大體，跟二師嫂大不一樣，便欣然答應，他抱起小龍，跟在蒲環後面。

「昆仲帮」的人數不如「千帆帮」，但規模更大，看得出萬鵬程跟他的兄弟，都胸懷大志，而且戒備森嚴，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又勝「千帆幫」。

「昆仲帮」總舵分成兩個部分，總部跟水寨，中間隔着一條大路，可容兩輛大馬車通過。水寨裏的船隻，大大小小的也有三十多艘，守衛更加嚴密，大概是怕湖盜來偷襲吧。

蒲環邊介紹邊道：「敝幫經費不足，沒力建造大船，所以沒法出擊。可惜二師弟不肯借錢給愚夫婦！」

「二師兄說送了五十兩銀子作賀禮！」

蒲環輕哼一聲：「愚嫂本來不想收的，但你大師兄說，退回去怕傷了師兄弟的感情，所以才收下，你知否？去年二師弟押的鏢，遇到一股悍匪，眼看不敵，幸好你大師兄、白二哥等人路過，替他解了圍，保住了鏢！聽說那枝鏢價值不菲，若按照鏢行規矩，他們在事後，該備厚禮登門致謝了！但金不換連一封信也沒有！」

秦君燕道：「金不換是『八方鏢局』的總鏢頭？大概二師兄為了邀功，所以沒把經過向上報！」

當下兩人在湖邊走了一陣，便返回去，晚飯時，萬鵬程回來邀秦君燕到大廳用飯。

三人出了聚義廳，只見那裏已擺了兩席酒，萬鵬程大聲道：「諸位兄弟，這位便是咱的小師弟秦君燕！」

席上的漢子有老有少，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都一齊長身抱拳道：「秦少俠好！」

秦君燕少與人接觸，傻乎乎地向羣豪點點頭，萬鵬程逐一替他介紹，秦君燕只記得白光遠、姚有志、路達遠、孟七郎、譚尚明以及白光遠的妻子梅菁菁等幾個名字。

秦君燕道：「小弟剛下山，見識淺薄，希望諸位大哥不吝指教！」

孟七郎哈哈大笑道：「俺讀書不多，客套話可說不來，俺也敬你一杯，歡迎光臨！」

秦君燕已喝了一杯，這次只輕呷一口，羣豪那裏肯放過他，連番敬酒，幸有萬鵬程替他喝了不少。「諸位兄弟請諒，先師不喜喝酒，因此咱們在山中幾乎酒不沾唇，要喝酒以後再慢慢來！」

那譚尚明是客卿身份，學士打扮，蓄着三綹長髯，四十多歲，手提羽扇，十足是位軍師。「秦少俠，區區素來不強人所難，酒不便灌你了，却想問你一句話，少俠欲在本帮逗留多久？」

秦君燕瞥了萬鵬程一眼，萬鵬程道：「先師剛逝世不久，兄弟跟敝師弟預了下月底起程，返回師門，處理一些事，屆時帮內的事，還請兄弟們多費精神！」

白光遠道：「既然如此，大哥身為人徒者，自然要去，帮內的事，弟兄們自會擔當！」羣豪都在討論黃山發生的大事，竟無人論及莫宣武之死。

秦君燕心中頗有感觸：「大師兄說的也有幾分道理，師父在各大門派中頗有地位，但却不為這些草莽英雄賞識，我日後該如何自處？」其實「昆仲帮」許多頭領並非草莽。

當下羣豪在席上又談論太湖形勢，秦君燕在旁靜聽，約略知道大概，不由暗暗替忠義帮擔心，他去過「千帆帮」，看得出「昆仲帮」跟「千帆帮」有很大的不同，「千帆帮」的人多又團結，且都是東海一帶的漁夫，而「昆仲帮」則十分雜，鬥志雖然昂揚，但在受挫折之後，能否仍然保持一致，則要看萬鵬程的統率本領了！

羣豪都是豪飲之輩，結果秦君燕又飲至酩酊大醉。

此後一連十多天，萬鵬程都忙着公事，但他隔天便抽一個時辰跟秦君燕切磋劍法。其間又不時安排帮內的高手跟他印証，使他增加經驗，他這種教法，比莫宣武那一套，更見實效。

又過了幾天，秦君燕連續幾天都不見萬鵬程，十分奇怪，忍不住問蒲環，蒲環笑道：「每逢大戰前夕，他必然如此，今日好像乘船去探敵情！」

秦君燕吃了一驚，脫口道：「什麼，他身為一帮之主，竟然自己去探敵情？」

「你大師兄的性格就是這樣，凡事親力親為！」

「幫務繁多，事事親力親爲，分身乏術，又怎能將事一一安排妥當？」

「這一仗關係到本幫的生死存亡，他自然緊張一點，三師弟不必擔心！」

秦君燕忖道：「大師兄不但明理，而且胸襟過人！」當下道：「大師嫂，貴幫用得着小弟的，但請吩咐一聲，小弟願供大師兄差遣！」

話音一落，萬鵬程的聲音已在門外响起：「有師弟這句話，愚兄已覺安慰！」門口人影一閃，萬鵬程已走了進來。

蒲環道：「大哥，怎地這般早便回來了？」

「湖面讓他們封鎖住，過去不得，愚兄改派別人從陸路突破封鎖網！」萬鵬程道：「妹子，叫人把飯開在這裏，咱們今晚在這裏吃！」

蒲環應聲而去，萬鵬程道：「師弟好意，愚兄心領了，不過暫時還用不着你！」

秦君燕道：「大師兄嫌小弟本領不濟？」

萬鵬程嘆了一口氣，道：「師弟你誤會了，愚兄是因感本門人材太少，生怕萬一有什麼閃失，可對不起九泉下的師父！」

「小弟自會小心，而且大師兄不是贊成小弟要多點歷練麼？」

萬鵬程沉吟道：「愚兄曾經想過，覺得……本派只有三個弟子……」

秦君燕截口道：「尚有小師妹！」

「她是女人，遲早要出嫁！」萬鵬程可不知秦君燕的心事，依事直說：「愚兄創立「昆仲幫」，二師弟只希望發財，要他放棄副總鏢頭的職位，回山過清苦的生活，他十九不肯，剩下來的，只有你一個！」

秦君燕心頭微微一跳，半晌才道：「大師兄此間事了，便可上山……」

「不，愚兄不會將青春浪費在山上！」

「小弟也不想虛渡青春！」

「你早日收幾個資質好的徒弟，教導他們成長，放下擔子再下山！」

「就算如此，小弟也得經過歷練，否則如何爲人師表？」

萬鵬程目光一暗，道：「師弟所說，未嘗無理，但這場大戰，關乎本幫生死存亡，戰況必定慘烈，愚兄實在沒法分身照顧你！」

說着蒲環已將飯菜捧進來。「大哥，情況緊急，小妹只拿了一壺酒，免得你因酒誤事！」

萬鵬程哈哈一笑道：「妹子，你眞是賢內助！」

蒲環嗔道：「幸好師弟不是別人，否則可要給人笑掉大牙！」

秦君燕覺得萬鵬程胸襟坦白，自有一股迷人的魅力，難怪羣豪推他當幫主。

萬鵬程道：「我是直心腸的漢子，心中有什麼便說出來，三師弟不會見笑！」

「大師兄和大師嫂待小弟如同親兄弟，小弟實在感動，兩位都是小弟敬佩的人，怎敢取笑？」

三人談談說說，好不容易才吃完，萬鵬程道：「師弟，你早點歇息，愚兄尚要到處巡視一下！」

蒲環將碗收拾出去，秦君燕回房坐在床上胡思亂想，一時想起莫紫薇，一時又想起萬鵬程剛才說的話：「聽大師兄的語氣，他好像要我繼任掌門……嗯，我有此能力麼？二師兄又怎會服我？」

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秦君燕脫了鞋子，縮進被窩，一忽便酣然入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被一陣急促的銅鑼聲驚醒，他霍地坐了起來，暗道：「莫非湖盜攻進來了？」

心念及此，立即跳下來，匆匆披上外衣，佩上長劍，開門出去。只見黑暗中到處是人影，火光晃動，有人呼叫某隊守東邊，某隊守西牆。

秦君燕又是興奮又緊張，連忙抓住一個壯漢問道：「請問這位大哥，是不是湖盜攻進來了？」

那漢子認得他是幫主的師弟，道：「秦少俠，白虎寨、雙英寨和東河寨聯合來偷襲，不過給咱們截住了！」

秦君燕急問：「敝師兄呢？」

「幫主帶人守在水寨！」

「對方來了多少人？」

「還不清楚！」

「他們分幾路殺進來？」

「分三路，東河寨的正面攻打水寨，雙英寨和白虎寨則由西側陸路進攻！」

「如今那邊情況最吃緊？」

「幫主那邊的人比較少！」

話音未落，秦君燕已強衝了過去，沿途所見「昆仲幫」的人個個都携弓帶箭，一片緊張！秦君燕向外牆方向奔去，不料大門却被關上！

大門後面還用石條頂着，而且站着一批手持大刀的幫徒。秦君燕問道：「爲何將門關上？」

一個頭目道：「對方攻過來啦，這是幫主下的命令，誰也不得違反！」

「但幫主那邊人手不足！」

「除非有命令，否則不能開！」

秦君燕冷哼一聲，雙脚一頓，騰空而起，躍上圍牆，只見總舵與水寨之間的丈餘寬的大路，已有不少身穿黑衣黑褲，頭縛黑布巾的大漢，一望便知不是「昆仲幫」的人！

秦君燕正想跳下去，不料「颼颼」幾聲，四五枝長箭，破空當胸射至，他來不及抽劍擋格，只好跳回去。

秦君燕落地，連忙掣出長劍，正想再翻上牆頭，那知黑暗中有人喝道：「秦少俠請勿造次！」

他循聲轉頭望去，但見一座高高的哨樓，探出譚尚明的上身來，他道：「少俠讀過書，焉有不知小不忍則亂大謀之理？」

秦君燕略一沉吟，便沿梯爬上哨樓，只見上面除了譚尚明之外，尚有幾個漢子，他焦慮地道：「大師兄那邊吃緊，小弟想過去助他！」

譚尚明不慌不忙地道：「不要緊，幫主帶去的人，都是本幫的精銳，如今最要緊的是沉住氣！」

哨樓高出圍牆許多，居高臨下，但見外面殺聲震天，還不時夾雜着淒厲的慘叫聲，偶有悍不畏死的湖盜爬上來，便被裏面的弓箭手射殺！

譚尚明道：「一鼓作氣，再三而竭，

等他們銳氣稍挫，咱們才下殺着，這方是克敵制勝的上策！咱們不單止爲了擊退他們，而是要將他們殲滅，才能收殺一儆百的作用，本帮也才可以在太湖生根，少俠此刻出去，不但本身危險，還要令兄弟擔憂，未戰已先亂大局，智者不屑爲也！」

秦君燕登時臉紅耳赤，這席話使他覺得自己的確毛躁，枉讀萬卷書，却不如些草莽！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戰況依舊膠着，雙方都佔不到便宜，此時外面忽有人高聲叫道：「兒郎們，用火攻！」

「昆仲帮」圍牆全是用樹幹造的，用火攻確是上上之策，秦君燕轉頭望譚尚明，要看他有何良策，不料譚尚明似知其心意，微笑道：「沒這般容易，剛才區區早叫人用水淋濕了圍牆！」

外面果然沒有什麼動靜，火箭改向內發射，箭一落，立即有人用濕布撲打，如此又過了頓飯工夫，外面喊聲已稍低，才見譚尚明取出一條長管狀的東西，用火點引，只聞「嗤」的一聲響，那管子曳着火花射上半空，「砰」的一聲響，在半空爆響，洒下一蓬絢燦的烟花！

下面立時有人喝道：「拉！」

匿在暗處的「昆仲帮」帮徒，却跑到圍牆，用力拉動繩子，刹那間，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悽叫聲，譚尚明笑笑：「他們都跌下咱們預先佈置的陷阱裏去，作用雖不大，却可害敵膽！」

話音剛落，又聞外面有人叫道：「射哨樓！」霎時間，四五枝火箭望哨樓射過來，自然傷不着譚尚明和秦君燕，可是也不能再利用此來指揮！

譚尚明臉色微微一變，道：「少俠如果要出去的，如今可先下去了！」他又對身旁的一位大漢交代幾句，那大漢便與秦君燕下樓。

大漢到下面，道：「軍師請五哥跟敢死隊準備出擊！」刹那間，前院已集合了二十多名雄糾糾的武士，爲首那人正是第四副帮主孟七郎！

孟七郎低聲道：「是好兄弟的，便跟我殺出去，開門！」

門後的石條已被搬開，鐵門拉開，大門一推，孟七郎一馬當先，大喊一聲：「殺！」揮着鬼頭刀衝了出去！那二十四個勇士如潮水跟着湧出，秦君燕反而落在最後！

二十六條漢子一出圍牆，大門又「砰」的一聲關上，外面的黑衣漢見狀立即圍了過來，二十六條漢子都是精英，人人悍不畏死，兼有萬夫莫敵之勢，雖以寡敵衆，氣勢仍銳，一陣砍殺，一下子便解決了十多個敵人！

秦君燕怕丟了大師兄的面子，更是奮勇，絕招連施，眨眼間已刺傷了三個！

一個黑臉的賊梟叫道：「一個也不能放過！」

孟七郎叫道：「老子先不放過你！」不料秦君燕比他更快，一個「穿花蝴蝶」，連閃過幾條黑衣漢，已來至那人面前，也不打話，揮劍便刺！

那賊梟是雙英寨的右寨主劉虎，使的是一對板斧，欺秦君燕年輕，也不畏懼，舉斧便砍！

秦君燕劍走輕靈，尋縫抵隙，攻多守少！劉虎吃了一驚，喝道：「小子，你是那裏來的？」

「少爺是『昆仲帮』萬帮主的三師弟！」

秦君燕一句話說畢，又攻了三招！

劉虎說話分神，幾乎着了道兒，驚吼一聲，撲身上前搏鬥。劍長斧短，他這一着深諳武學之道，秦君燕經驗不足，一時間未能適應，反而被攻個措手不及！

劉虎哈哈笑道：「原來萬鵬程的師弟不過爾爾！小子，你今夜是死定的了！」

秦君燕大怒，拚命反攻，無奈不能奏效。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雙英寨的嘍囉，見有機可乘，揮刀自後偷襲！

幸而秦君燕耳靈，聽得兵刃破空之聲，及時閃開，心頭一急，舉劍一收一橫，攔腰將那嘍囉削爲兩段！這是他頭一次殺人，見血水如煙花洒開，心頭不由自主地一虛，手上一慢，劉虎又撲了進來！

孟七郎連殺七八個敵人，不斷找對方的頭目接戰，目光一及，叫道：「秦少俠，你跟他貼身搏鬥作甚？退後一步！」

一言驚醒夢中人，秦君燕退後一步，長劍隨即殺出，封住對方的進路，此後長劍挑、刺、削、撩、拌、展，一口氣攻了二十多招，迫得劉虎手忙脚亂！

劉虎驚怒攻心，喝道：「他奶奶的，你們全都死光了嗎？怎地沒有人過來！」

秦君燕趁他說話分神，長劍一橫，在他左上臂劃了一道寸許深的血槽！「噹郎」一聲，劉虎左手的板斧已跌在地上！

秦君燕正想踏前再刺上一劍，不料斜刺裏飛來兩柄刀，將他的劍封住！

秦君燕殺紅了眼，道：「你們要討死，少爺便成全你們！」他長劍擋開左面的鋼刀，右脚一抬，便又將右面那漢子踢飛！

劉虎一邊命手下紮住傷口，一邊叫道：「快圍住這小子！誰殺了他的，賞黃金二十兩！」

孟七郎喚道：「秦少俠不可貪功，莫被他們圍住！」

秦君燕心頭一動，轉身向後殺去，那幾個大漢跟住前進，不料秦君燕正要他們離開劉虎，只見他雙脚一頓，一式「白鶴沖天」，凌空拔起，忽爾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已落在那些漢子背後，他想也不想，足尖一點，像離弦之矢，向劉虎射去！

劉虎正在讓一個手下紮傷，見狀大驚，連忙推開手下，轉身欲逃，秦君燕飛起一脚，將那大漢踢飛，正好撞及劉虎的後背！

這道力量極大，撞得劉虎一個觔斗，幾乎栽倒；秦君燕像飛將軍自天而降，長劍一送，從他後背刺進，劍尖在胸前突出！他蹬起一脚，將劉虎的屍體踢開！

他斬殺劉虎，雖帶幾分僥倖，但亦充份表露了他武功的造詣和個人的機智！

秦君燕一劍得手，轉身衝進人羣，見人便用劍挑，這時候敢死隊已被對方團團圍住，不斷有人傷亡，至於雙英寨並沒有因爲劉虎之死而瓦解，因爲左寨主連天雨仍然健在，而白虎寨寨主「雙鞭」上官盛及其頭目，在一陣騷亂之後，又將局面控制住。

圍牆上忽然現出一排神箭手，一陣箭

雨過後，黑衣大漢倒下一批，待得上官盛下令己方箭手反擊。「昆仲幫」的箭手已經隱去！他怒不可遏，大聲喝道：「先將這批不知死活的傢伙殺光！」

話音剛落，「昆仲幫」另一扇大門又打開了，再衝出二十多位幫衆，直向人羣衝過來！與此同時，哨樓上又冲天飛起一股煙花！

孟七郎大喝一聲，帶領手下，極力突圍。但另一批同伴靠攏。

圍牆後的弓箭手趁對方不防，再度現身，又發出一排長箭，孟七郎趁對方分散，乘機衝殺過去，兩批人會在一起，邊戰邊退！

秦君燕不知道那股煙花是撤退的訊號，一個人在後面押陣，阻擋追兵。他行動不如孟七郎等人之快，背後有了空隙，剎那間便陷入重圍！

孟七郎回頭望後，喊道：「秦少俠快退！」可是已來不及了！

秦君燕轉身連翻衝殺，都沒法突圍，他一怒之下，拔身高躍，居高臨下，見上官盛正在附近指手劃脚，心頭一動，改變主意，凌空雙臂一劃，向旁掠去！

他臨時改換身法方向，只跳出幾尺便向下沉落；他藝高胆大，雙眼覷準，突使「千斤墜」，加速下降，足尖冒險在一個大漢肩上一點，借力斜飛，向上官盛撲去！

上官盛仗着身邊有幾位頭目，獰笑道：「小子，你要來送死，某家便成全你！上！」他指揮三個大頭目將秦君燕圍住！

孟七郎又驚又怒，可是他身為副幫主，不能冒險殺回去替秦君燕解圍，剎那間，大門已打開了，圍牆後的弓箭手再度露面，射住陣脚，讓敢死隊退回來，孟七郎是最後一人，他大聲叫道：「譚軍師我去救秦少俠！」

譚尙明大聲叫道：「不許，快回來，蓮花寨正全力攻打咱們後方，你快去協助白二哥防守！」

孟七郎一聽，覺得去協助白光遠，比解秦君燕更爲重要，便不再堅持，縮了入去，大門立即關上！

秦君燕見孟七郎不顧而退，心頭甚怒，把一腔怒火全都發洩在那三個頭目身上！他長劍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將那三個頭目迫得團團亂轉！

一個持鋼鞭的頭目，曾受上官盛指點過武功，打來最爲兇狠；秦君燕避重就輕，劍刃多數向另外兩個招呼。鬥了一陣，他猛然一醒：「就算我殺死這三個人，還有氣力跟上官盛周旋否？即使能殺死上官盛，自己也無力突圍了！」

心念及此，邊戰邊動心思。激戰間，左首那個矮胖頭目的單刀斜擊過來，這時候，秦君燕的劍剛好撞開鋼鞭，來不及回擋，只得躍身閃避！

左後方另一使單刀的漢子，見有機可乘，舉刀便砍！

秦君燕滾落地上，長劍倏地揮出，「颼」的一聲，矮胖漢子一隻脚被斬傷，秦君燕再踢出一脚，那漢子斜飛而起，正好踢中持鞭的頭目，兩人撞在一起！

秦君燕在地上一滾而起，長劍一撩，挑開單刀，這時乘勢一撞，正中矮胖漢子的脅下，連肋骨也被撞斷兩根，悽叫一聲，踉蹌退開！

秦君燕身子一躍，長劍斜刺，直刺持鞭頭目的腰際！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那頭目只覺得眼前一花，心寒之餘，不敢抵擋，快步閃開！

上官盛叫道：「來人，把他圍住！」

秦君燕正要那個頭目退開，他箭一般標前，長劍連刺，上取上官盛眼睛，下取胸膛！

上官盛沒奈何只好舉鞭招擋，秦君燕叱喝連連，一口氣攻了七劍，他每一劍都不待招式使老，便變招換式，上官盛鋼鞭沉重，被攻得手足無措！他嘶聲大叫：「他奶奶的，你們都死了麼？」

幾個嘍囉立即揮動兵器攻來，饒得秦君燕是初生之犢，這時候也心頭怦怦地跳！

上官盛見來了援兵，胆氣一壯，鋼鞭的攻勢登時凌厲起來，秦君燕更加縛手縛脚！他目光一及，心中有了主意，忽見他自人叢中飛起！

上官盛哈哈笑道：「小子，你這是自取滅亡！」

秦君燕凌空一個沒頭觔斗，落在人叢之外，他長劍向後一刺，正中一個嘍囉的後背，左脚同時後踢，撥劍出來，斜掠八尺，忽然脫手拋出長劍，同時身子標出，順長劍去勢而飛！

「噗」的一聲，長劍射進一個手持長槍的嘍囉的心窩！那嘍囉大叫一聲，仰天欲倒！秦君燕正好趕到，一手握住劍柄，另一手奪過其長槍！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一氣呵成，說來雖慢，實際急如流星曳空！秦君燕反向上官盛奪去，他勢如瘋虎，旁邊那些嘍囉都[illegible]豎不前。

秦君燕重施故計，右手一甩，長劍如箭，直向上官盛心窩飛去。

上官盛不敢怠慢，揮鞭將劍撥落，秦君燕標前一步，槍桿在地上一點，身子如星丸彈起，凌空一個觔斗，翻進水寨圍牆。

只聽兩邊「昆仲幫」的幫衆，都同時發出一陣歡呼聲：「秦少俠脫險了！」

秦君燕一落在水寨裏，一個姓鐵的香主，關懷地道：「秦少俠，你沒有受傷吧！」

「多謝關心，在下無恙！」

話音剛落，忽聞前頭傳來萬鵬程的聲音：「君燕脫險了沒有？」

秦君燕連忙走過來，大聲道：「大師兄，小弟沒事，我來助你！」

「師弟，請恕愚兄走不開，沒法去救你，等下事了，待愚兄自罰！」

秦君燕走到前面，只見蒲環手持彩旗，緊張地注視着湖面。木柱上掛了許多風燈，把附近照亮，秦君燕目光一掃，訝然問道：「師嫂，大師兄呢？」

「他聽見你脫險，便親自下船迎戰去了！」

秦君燕本來還有點埋怨萬鵬程，不派人救自己，此刻聽了這句話，心頭的陰霾，登時烟消雲散，蒲環道：「師弟，剛才愚嫂本來有派人去救你，但你大師兄說人手太緊，怕牽一髮而動全身，還說你不依照譚軍師的命令進退，該讓你受點驚

嚇……」

秦君燕道：「小弟並無怪大師兄。」

「其實他早已通知圍牆後的兄弟，一見形勢不妙，便開寨門去接應你了！只是他心腸夠硬，不到最危險的時候，都不肯開寨門，因爲生怕鬧個不好，令雙面受敵。」

秦君燕道：「大師嫂放心，小弟眞的沒怪大師兄，他以大局爲重，而且是一帮之主，理該如此！」

蒲環見他後肩有血，忙問：「師弟，你受傷了，快去敷藥，這裏有愚嫂。」

秦君燕道：「皮外之傷，不足掛懷！」他雙眼瞪着湖面，只見遠處聚着許多大大小小的船隻，火箭飛來飛去，一艘快艇如飛般駛去，不久便見一道人影如大雁般飛上敵方的一艘大船，他叫道：「這好像是大師兄，他孤軍入虎穴，怎地沒人跟着上去？」

蒲環心中亦十分緊張，臉上却堆滿笑容：「鵬程自有道理，師弟不必緊張！」

「不行，小弟駕船去救他！」秦君燕霍地跳上碼頭。

蒲環道：「師弟，你懂水性麼？」

秦君燕臉上發熱道：「小弟是旱鴨子……」

「那怎可下湖？萬一有什麼閃失，反而亂了軍心，愚嫂大明派你到後寨指揮，提防對方不攻總舵，改攻水寨，你去不去？此處自有愚嫂料理！」

秦君燕只好依言，返回水寨後落，鐵香主上前問道：「秦少俠，前面情況如何？」

「未分勝負，大家不用驚慌，外面情況怎樣？」

「他們對總舵用火攻，看來他們是打算先攻下總舵，再來對付咱們！」

秦君燕接過一把硬弓，一匣長箭，跳上長梯，探頭出去，果見白虎寨和雙英寨的嘍囉，又放火焚圍牆。雖說圍牆淋過水，但時值冬天，北風凌厲，水份很快便會爲風吹乾，長此下去，遲早圍牆必被燒着！

秦君燕走下幾級木梯，問道：「鐵香主，水寨這邊有多少箭手？」

「箭手大多調到前面出湖應戰去了，這裏只有十個！」

「好，快派他們上來，射殺放火的嘍囉！」秦君燕道：「其他弟兄準備開門出擊！」

鐵香主道：「譚軍師事先有令，要等他那邊的訊號，才可開寨門出擊！」

秦君燕輕哼一聲，爬上牆頭，引弓搭箭，「颼」的一聲，一枝長箭離弦而出，貫入一個放火的嘍囉的後背！他膂力非一般弓箭手能比，箭由後背射入，由前胸出，將其釘在圍牆上！

秦君燕第二箭射出，這次目標是連天雨，但連天雨已有準備，鋼刀一翻，將箭撥落，却覺得虎口隱隱生痛！

弓箭手一輪箭射過去，因爲距離近，所以射中了七個，連天雨下令弓箭手反擊，秦君燕則吩咐大家縮回圍牆內。

就在此時，總舵那邊忽然飛起一團紅色的烟花，鐵香主喜道：「秦少俠，譚軍師通知咱們準備出擊！」

「鐵香主，人由我帶頭衝出去，你率弓箭手押陣！」秦君燕約略計算一下，在後堂的人不過三四十個，他選了二十四個壯漢，再分成兩組，跟鐵香主約定配合之道。

一忽，對面半空又爆起一朵黃色的烟花，秦君燕率領第一組的十二個壯漢開寨門衝出去，這次他爲了能多殺敵人，多帶了一把大鋼刀。

與此同時，總舵的第二批敢死隊員也由路達遠率領，衝了出來。大路上殺聲又起，「昆仲帮」帮衆以逸待勞，又鼓起了士氣，彷如猛虎出柙，將敵方衝散！

秦君燕這次不去找上官盛，改找連天雨，他揮刀右砍左劈，當者披靡，一連被他殺死殺傷七八個嘍囉，直迫連天雨。

「姓連的，你有種的便跟少爺決一死戰，如果沒種的，便帶人回家抱孩子吧！」

他當衆挑戰，連天雨臉皮再厚，也下不了台，何況自己可以以衆凌寡，當下喝道：「等本座來！」他手下讓開，連天雨戟指道：「臭小子，老子在太湖稱王時，你還穿開襠褲呢！」

秦君燕不善鬥口，拋下鋼刀，抽出長劍，便向他攻去，兩人一來一往，鬥得十分熾烈！

兩旁圍牆後的弓箭手，不斷施行偷襲，因爲敵人多，不難找到目標，所以予以對方極大的威脅！

總舵那邊又派出第三批敢死隊，將第二批受傷的兄弟，替換下去。

路達遠跟白光遠和姚有志出身不同，他本是江湖遊俠，一身武功得自異人傳授，在「昆仲帮」衆頭領中，他僅遜萬鵬程半籌，而且他心思靈活，招式刁鑽，白虎寨及雙英寨的嘍囉，碰到他的，不死也得重傷！他長劍翻飛，很快便殺至上官盛身旁，叫道：「上官當家的，別做縮頭烏龜！」

上官盛大喝一聲：「老子還會怕你這矮鬼不成！」揮動雙鞭殺過去，兩人迅速接觸，路達遠因身矮，素來引爲憾事，最恨別人罵他矮子，聞言大怒，右手抽出一把較短的劍來，雙劍對雙鞭，殺得難分難解！

「昆仲帮」帮衆雖然慓悍，但對方終究人多，不久又陷於苦戰。

秦君燕以一敵一，比較輕鬆，可以兼顧大局，他不理譚尚明的安排，倏地發出一道尖嘯，只見水寨之門又打開，第二組勇士衝了出來，加入戰團。

那邊譚尚明見狀，只好下令姚有志另率三十個壯漢開門出去衝殺！他本來只是意圖掩護先頭的敢死隊員退回來，不料，這三十個人衝出去之後，形勢竟然有所改變，大路上敵我雙方形勢逆轉！

原來對方人數雖多，但一來落草的湖盜，所求不外是金銀財帛，偏要他們拚命，可沒有幾個願意，剛才形勢有利，尚可穩住陣脚，吶喊助威，如今見同伴不斷有死傷，膽戰心寒，只求早早退回水寨休息，二來白虎寨、雙英寨、東河寨和蓮花寨雖說是爲了本身利益而聯手對付「昆仲帮」，但互相之間心病甚重，不能萬衆一心，甚至連天雨希望上官盛戰死，上官盛也希望連天雨喪命，好讓自己接受對方的人馬，增強自己的實力！

由於有了上述的原因，那些攻打了半夜的嘍囉，一經接觸，便紛紛脚底抹油！

譚尚明見狀大喜，笑道：「眞是烏合之衆也，何足懼哉！」他忙又下令開門，再派數十名大漢殺出去！

一時之間殺聲震野，大寒敵膽，上官盛及連天雨連聲呼喝，都喚不起手下的鬥志！

連天雨驚怒之下，大喝一聲：「大家回來，先殺死這小子才一齊收兵回寨！」

話音一落，便有幾位心腹揮動兵器，向秦君燕後背攻去！

秦君燕不斷移形換位閃避，長劍不忘往連天雨身上招呼！也幸虧這半個月來，他在萬鵬程的指點下，以及跟「昆仲帮」高手的連番切磋下，武功和臨敵應變大有進步，否則早已死了！

可是腹背受敵，終非辦法，秦君燕尖嘯一聲，叫道：「『昆仲帮』的弟兄快過來，連天雨在這裏，殺了他，雙英寨便解體了！」

這一叫，「昆仲帮」帮衆立即向這邊殺過來，可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秦君燕本來可以只守不攻，仍可自保，但他又怕讓連天雨逃掉，所以極力反攻下，不時露出空門，後身終中了兩刀！

這兩刀反而激起秦君燕的鬥志，他大叫一聲，亡命反攻，劍刄過處，殺死一個嘍囉，另一個也身受重傷退下！

連天雨見勢色不妙，顧不得傷人，先求自保，轉身便溜，秦君燕大叫一聲：「那裏逃！」長劍一揮，擋開兩件兵器，拔身向連天雨飛去！

此刻，「昆仲帮」的敢死隊已殺了過來，後無追兵，秦君燕放心對付連天雨，幾個起落，已追至其背後，忽然叫道：「看鏢！」

連天雨如驚弓之鳥，聞聲彎腰一伏，只這麼稍慢半分，已讓秦君燕追上，長劍「嗤」的一聲，急戮其後背！

連天雨沒奈何只好回身揮刀抵擋，此時他亦知道不將秦君燕放倒，根本沒法逃命，是故亦捨生忘死進攻！

秦君燕苦鬥半夜，氣力消耗不少，但他鬥志却越來越盛，長劍翻飛，連天雨攻十七刀，他接十七刀，待得連天雨換氣手上稍慢時，他長劍已自刀網中透進，手腕一抖，劍尖泛起幾朶劍花，在連天雨臉前晃來晃去，耀眼生光！

連天雨大吃一驚，急退半步，翻刀來格，但秦君燕變招極快，手臂一沉，劍刄已在其手臂上抹下一道血口！

連天雨怪叫一聲，退飛一丈，轉身而逃！他快秦君燕亦快，箭一般射出，人未至，劍先至，劍尖遙指其後背！

連天雨驚魂喪膽，身子一偏，堪堪閃過，但秦君燕手臂已及時一迴，長劍一橫一抹，「嗤」的一聲，連天雨右臂連手帶刀跌落地上！

連天雨忍痛轉身，秦君燕生怕他逃脫，飛起一脚，盡力一蹬，連天雨如皮毬一般，飛撞在圍牆上，身子滑落地上，軟作一團！

秦君燕慢慢走前，閉起雙眼，割下他的首級，再慢慢走回去！這時候，他才覺得自己氣力快將用罄，連走路雙脚也發下！

湖盜鬥志一失，兵敗如山倒，衆嘍囉亡命而逃，抛下無數的兵刄！「昆仲帮」的頭目，不斷高呼迫降！

秦君燕將連天雨的首級向嘍囉抛去，叫道：「連天雨已經授首了，快投降！」

霎時間，跑不掉的嘍囉紛紛跪在地上，高呼饒命！

秦君燕目光一垂，見黃泥地上染滿了鮮血，他胃內一陣發悶，忍不住蹲在地上乾嘔！

一陣湖風吹來，撲鼻血腥臭氣，秦君燕頭一昏，雙眼發黑，暈倒地上！

＊　＊　＊

秦君燕醒來時，只見四週靜幽幽的，他挪動一下身子，睜開雙眼便見到蒲環坐在床前。「大師嫂……小弟……」

蒲環笑道：「大夫說師弟是失血過多加上氣力用盡，所以才暈倒，休息一兩天便沒事了！」

「小弟眞是沒用，還要師嫂服伺湯藥！」秦君燕慢慢坐起來，接過碗，把藥喝光。

「師弟，你眞英勇，一個人殺死雙英寨兩位寨主！昨天咱們大勝，若論功勞，你算第一！」

秦君燕臉上發熱，道：「師嫂莫取笑小弟，小弟充其量是位先鋒，論功勞元帥和軍師才大！嗯！大師兄呢？」

「他沒事，正跟白三哥他們商量善後的事！」

「如今是什麼時候？」

「已交未時！」蒲環轉身道：「大夫交代過，要你今天只吃清粥！」

秦君燕本想下床，移動身體時，後背一陣疼痛，這才知道自己受的傷並不輕，只好坐回床上。

蒲環親自餵他吃粥，秦君燕一口氣吃了兩大湯碗的粥，才覺得恢復了點氣力，蒲環道：「師弟，如今已沒事，你再睡一陣吧，等你大師兄回來，再替你換藥！」

秦君燕躺在床上，又想起莫紫薇，心想假如師妹此刻在身邊，該有多好，一想起她，他肚子裏的腸子彷似扭在一起了。

好不容易，矇矇矓矓睡着，却聽見一個脚步聲，他霍然而醒，見進來的是萬鵬程，萬鵬程示意他不要起來。還叫他轉過身來。

「大師兄，東河寨也解決了？」

「昨夜殺得他們大敗而逃，剛才咱們商量今夜再去偷襲，一報還一報！東河寨靠近咱們，如果能攻下它，互爲犄角，他日有敵來犯，便可以互相支援了！」

秦君燕問道：「大師兄，你今晚還要去？」

「愚兄本想去的，不過弟兄們不准愚兄去，只好偷懶一下了！」萬鵬程掀起他的後衣，解開紗布，替他換藥。「小師弟，你眞沒讓人失望！看來，你眞可以當咱們括蒼派的掌門了！昨夜愚兄雖然不曾目擊，但事後兄弟們提起你，人人均豎起拇指讚你，教我這個做師兄的，都覺得臉上有光！」

秦君燕心中竊喜，又有點不好意思。「大師兄你統率三軍，又親入虎穴，那才教小弟佩服！」

萬鵬程哈哈笑道：「好啦！別師兄讚師弟，師弟讚師兄的，要不讓人聽見，只道咱們互相標榜！好啦，你可轉過身來了！」

秦君燕轉身過去，見萬鵬程額角沁汗，心頭感動，道：「大師兄，辛苦你了！」

「你替愚兄殺了劉虎和連天雨，愚兄還未多謝你哩！嘿嘿，『武林雙秀』之一的秦君燕，以後可叫得更响啦！」

蒲環又走了進來，笑道：「大哥，輪到你換藥啦，快來，小妹還有許多事要做！」

萬鵬程向秦君燕笑道：「咱師兄弟是同病相憐！」他轉過身來，秦君燕才發現他後背凸起一塊！

「大師兄，你背後受傷？」

蒲環道：「是被箭射中，箭鏃已剜了出來，沒什麼大碍！」

秦君燕一聽便知他受的傷比自己還要重，不由叫道：「大師兄，你自己受傷，又何必替小弟換藥？瞧你額頭上的汗！」

萬鵬程走至門口，回頭道：「師弟，你為愚兄受傷，愚兄替你敷藥是應該的！」言畢跨步出去，秦君燕心中似通過一道暖流，熱乎乎的，雙眼一濕，淌下兩滴淚來，他暗怪自己糊塗，大師兄如果不是受傷，他怎肯「偷懶」？

萬鵬程比秦君燕大十多歲，他離開師門時，秦君燕才八歲，此後他只見過十餘次面，算起來相處日子並不長，交談的機會也不多，也許因為年紀懸殊吧，秦君燕對這位大師兄，一直都帶點敬畏，經過此番才對他有較深的了解，內心更加敬佩他！

＊　＊　＊

「昆仲帮」的慶功宴，是在大戰後的第四天，因為他們又順利攻破了東河寨，作為分舵，二來也希望讓受傷的兄弟能一齊分享勝利的歡樂！

秦君燕當然要參加，而且坐在首席，連眼高於頂的譚向明也對他另眼相看，來向萬鵬程和秦君燕敬酒的人，來了一批又一批，結果秦君燕又喝得酩酊大醉，又得勞動萬鵬程扶他回去。

秦君燕因傷未癒，繼續留在「昆仲帮」，他受傷之後，更覺一個武人要行走江湖，如果武功不高，實在寸步難行，是故養傷期間，勤練內功，傷癒之後，又央大師兄陪他練劍。

萬鵬程總是抽出時間指導他，同時還安排帮中的高手跟他印證，增加秦君燕搏鬥的經驗，秦君燕在「昆仲帮」不足兩個月，進步良多，抵得上在山上苦練兩年。

眨眼間，已是臘月初一，萬鵬程交代了帮務，便與秦君燕乘馬回師門，拜祭先師，臨行時又有一番熱鬧。

＊　＊　＊

臘月，天寒氣冷，雖是江南，天上也飄着雪花，郊野一片白茫茫，行人欲絕，卻有兩騎人馬，踏雪急馳。

人馬噴出來的氣，都形成白烟，瞧那騎客矯捷的身手，便知是高手。路旁樹林挑出一枝酒招，前面那騎來至林前，忽然勒馬回頭道：「師弟，天冷咱們買點酒喝！」

後面那乘騎客年輕英俊，聞言道：「小弟沒意見！」這兩人正是萬鵬程和秦君燕。

兩人拍馬進林，看見有座茅草蓋成的酒寮，除了賣酒之外，還賣鹵肉麵食品。他們順便飽餐一番，又各自買了一囊酒，然後上路。

他倆曉行夜宿，由太湖至括蒼山數百里路，才驅馳了七天，便到達山下的「蒼景客棧」，寄交馬匹，又到鎮上買些日用品和酒食，趁天色未晚，聯袂登山。

秦君燕心中惦記着小師妹，極望一回去便能奇跡的見到她的臉，因此一直走在前面，可是一到石洞外面，脚步又放慢了。

萬鵬程了解他復雜的心情，自旁趨前拍門，拍了幾遍門，裏面沒有反應。萬鵬程擔心地道：「不會發生事故吧？」

秦君燕放下肩上的東西，道：「大師兄，咱們到師父墓地看看！」說着轉身就跑，萬鵬程連忙跟着他。

此刻天已黑齊，兩人一脚高一脚低，登上後山，秦君燕興奮地道：「大師兄，您看，那裏有燈，說不定師妹回來了！」

萬鵬程不想令他失望，順着他的語氣道：「是的，也許他們都在那裏！」

秦君燕邊跑邊叫：「小師妹，小師妹，我跟大師兄回來啦！」

只聽上面隱傳來人聲，萬鵬程運功呼叫：「可是松童鶴童在上面？」

一道火光迅速移下，接着便見到松童拿着一根火把在前，鶴童跟在後面跑下來。

秦君燕人未至便問道：「鶴童，小師妹回來了沒有？」

松童道：「師姐回來快一個月啦，她正在盼你哩！」

秦君燕接過火把，首先奔過去，只見墓旁建着一座草屋，木扇「呀」地一聲推開，走出一位身穿白衣裙的姑娘，可不是日思夜想的莫紫薇？

莫紫薇人本已美，加上幾分悲怨，幾分憔悴，更叫人憐惜！秦君燕來到草屋前，突然站停，他本來有千言萬語要傾訴，但此刻心情激動，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張着咀巴，直喘着氣。

莫紫薇語聲空洞地道：「三師哥！」秦君燕忍不住伸手要去握她的柔荑，不料莫紫薇輕輕退了半步，目光望着他的背後。「大師兄，您來了？」

秦君燕這才醒起大師兄就在後面，不好意思地退了一步，訕訕地道：「小師妹，你不知我多擔心你，四處找你不着……幸好你平安回來，這就好啦！」

萬鵬程笑道：「那天小師弟到愚兄那裏，一提到你，就快哭出來，哈哈！小師妹，你到底去了那裏？愚兄派人打探，又卻沒有你的消息！」

莫紫薇蒼白的臉頰，升起兩團淡淡的紅暈，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說，呆了一下才澀聲道：「大師兄，外面風大，請進草屋再說吧！」

秦君燕見草屋裏只有一副木板，兩張板櫈，一張小桌，地上舖着草蓆子，十分簡陋，他心頭一酸，忙道：「小師妹，天氣冷，這裏怎能住？你還是到山洞住去吧！」

（未完・四）

◎◎◎◎◎◎◎◎

上文提要：

大漢鏢局失鏢，岳光輝是鏢主，二十萬兩鏢銀使得他心急如焚，又是飛鴿傳書又是親臨鏢局，非要總鏢頭朱海東迅速破案不可，柳花花獨孤美深感其中必有某種隱情，經過向朱媚了解情況之後，柳花花獨孤美朱媚三人決意去青山鏢局一趟，以便見到在該鏢局任職鏢師的關山月，查實被劫的鏢物是否純屬普通的銀兩……

◎◎◎◎◎◎◎◎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食肆邂逅故人　荒墳埋藏賍物

「那就多吃一點吧。」柳花花露出一個老奸的微笑，隨即問：「喝不喝三鞭酒？」

獨孤美瞪了他一眼：「野蠻人才喝那種酒，我不喝！」

朱媚也說：「看了噁心，什麼玩意嘛，拿遠一點，世上居然有這種酒，眞他媽的。」

「好，好，」柳花花自斟自飲：「妳們文明，我是野蠻人，可以了吧。」

獨孤美與朱媚不知道是因爲方才被柳花花的「三鞭酒」出了洋相，而心中有氣，抑或被「龍虎鳳」的美味吸引住了，兩人低著頭，默默無語的吃着既香又熱的「龍虎鳳」……

居然，柳花花吃不到一半，她們兩個竟已吃完，而且大聲叫伙計再來一碗。

柳花花忍不住輕笑了起來。

朱媚用眼角瞄他，哼著鼻音：「瞧你那副賊笑的樣子，眞是野蠻帶老奸。」

聳聳肩，柳花花說：「五十步笑百步，妳們也文明不到那去哪。」

「什麼意思？」

獨孤美突然想起一個問題：「花花柳，這個『龍虎鳳』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

朱媚突然也顯得緊張，壓低着喉嚨說：「喂，賊花花，不會又是什麼鬼鞭來得吧？告訴你，如果你眞讓我吃那種東西，我可會剝人家的皮哪！」

「當然不是，妳們以爲鞭是可以隨便吃得到的？」柳花花閑閑地說：「龍虎鳳，顧名思義，就是龍肉、虎肉與鳳肉加在一起的上等料理啊。」

「別當我是一歲半的嬰孩，」獨孤美用鼻子嗤了一聲：「如果有人相信這世界上有什麼鬼龍的話，那人肯定是笨蛋兼白痴！」

「不錯，」朱媚撇着唇角也說：「龍，是這世界上最大的神話兼鬼話，回去騙騙你的老祖母吧。」

這時刻，伙計又送上第二碗「龍虎鳳」，獨孤美抓住這個機會：「小二哥，請你告訴我，這『龍虎鳳』是什麼來的？」

「什麼？」伙計有些意外，「姑娘不知道龍虎鳳是什麼，怎麼也來吃呢？」

「我們是慕名而來的，」朱媚說：「聽說這道菜是你們青山鎭的名產是嗎？」

「原來姑娘是從外地來的，怪不得，」伙計搔搔耳根：「我也不太清楚，聽說這道菜是我們老闆遠從粵東廣府學來的，並非我們青山鎭正宗名菜……」

「那龍虎鳳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唔……」伙計哦了半天說：「我看，姑娘妳們還是吃完再問吧。」

「爲什麼？」

獨孤美與朱媚不禁疑心大起。

獨孤美與朱媚雖然芳心一陣嘀咕，可是那個「龍虎鳳」實在是太美味了，兩人便也悶著頭吃得精光。

柳花花看在眼裏，忍不住謔道：「瞧妳們兩個大食婆，還要不要第三碗哪？」

朱媚用手絹印著唇角，「賊花花，現在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們『龍虎鳳』究竟是什麼玩意了吧？」

獨孤美掩咀打了個飽呃，「我常聽說粵人咀刁口精，特別懂得吃，果然名不虛傳……」

一頓，轉眸問：「花花柳，還不趕快把這道菜的材料告訴我，讓我學會了以後，只要我高興，可以讓你打打牙祭哩。」

柳花花終於說了：「其實這道菜的材料也很簡單，說穿了也沒什麼，所謂龍就是蛇、虎就是貓、鳳就是老母雞，三種東西加在一起……」

柳花花說了一半忽然不說了。

因爲獨孤美與柳花花已尖聲叫了起來。

「什麼？」朱媚粉臉變白，彷彿世界末日似的，緊張得連聲音都走了調：「龍就是蛇、虎就是貓、鳳就是老母雞，你，你說得可是眞的？」

「是啊，」鄰桌那個魁梧大漢翻過頭來說：「妳還眞以爲世上有龍肝鳳胆呀？」

鄰近四座笑聲迭起。

獨孤美笑不出來，她已經快哭出來了：「花，花花柳，你這個死東西，居然叫我們吃貓、吃蛇……」

獨孤美捂住了咀。

因爲她已經聽到了朱媚的嘔吐聲。

她也已經忍不住要吐出來了，她只覺得一陣噁心襲上心頭，一個胃袋猛烈的翻騰著……

終於，她也吐了！

柳花花有些手足無措。

這玩笑開大了。

他不過是想作弄一下這兩個牙尖舌利的女人精，料不到玩笑開過了頭，竟然攪得她們狂吐不止。

朱媚不用說，她自小生長在富貴之家；而獨孤美雖在鄉間長大，但她父親「天毒子」獨孤惜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有字號的人物，始終讓獨孤美過著「不虞匱乏」的豐富物質生活，無論如何絕不可能去吃蛇、吃貓。

特別是女人，就算是今天的女人，一般來說，十個有九個對蛇都有先天性莫名的恐懼，別說要她們吃，只怕有的女人一看到沒尖聲大叫已算有胆的了。

因此獨孤美與朱媚的嘔吐實在是不出奇的事。

尤其她們心理上根本沒有準備，完全料不到柳花花會「訛騙」她們去吃蛇，所以一旦瞭解眞象之後，忍不住心理作用的恐懼而大吐特吐了。

柳花花其實知道她們會怕，只是想不到她們居然怕到這種程度，一時間竟也楞在當場。

他手上拿著手帕，想幫她們拭去咀上的穢物，可又不知道該幫那一個，居然就這樣呆坐著……

獨孤美與朱媚吐得很厲害，只見兩人彎著腰，嘔聲四起中連眼淚鼻涕都流了一地……

鄰近四座的食客顯然也都料不到會有這種事發生，幾乎都傻楞住了。

幸好柳花花是個機靈的人，他很快便回過神來，連忙趨前去，將手中之絲帕撕成兩半，分別遞給獨孤美與朱媚，並立於兩人中間，兩隻手分別在她們的背心上輕拍著：「喂，妳們兩個怎麼啦，怎麼好端端的吐成了這副模樣？」

「賊花花，」朱媚一面擦著眼水鼻涕，一面白了他一眼，恨得牙癢癢：「你眞他媽的不得好死，居然整蠱我倆吃這種東西……」

「我沒有賺妳們，」柳花花煞有介事：「適才妳們不是大讚好吃麼？這道菜的名字又不是我取的，它本來就叫『龍虎鳳』的嘛。」

這時，所有的食客都把目光投向她們，引起竊竊私笑，獨孤美頗覺尷尬，只好狠狠的瞪了柳花花：「媽的，死花花，此仇不報非君子……朱媚，咱們走吧，這種地方我一刻鐘也呆不下了，眞是野人世界，居然吃蛇吃貓，我的天，眞不知道他們吃不吃人？」

說著，拉住朱媚頭也不回的走了。

但是走沒兩步忽又停了下來。

因爲她們發現柳花花並沒有跟上來，仍然直挺挺的站在那裏。

她們本以爲他是在等待伙計結賬，却見柳花花忽然走向對面的一處暗角。

對面的暗角，有一張小桌子，小桌子坐著一個人。在月光下，依稀能看清楚那人的模樣：瘦瘦的身材，微顯散亂的髮髻、高挺的鼻樑、緊抿的唇角，刻劃出强烈的個性。但是兩道濃而黑的眉毛下一對眼睛，却透著一眼就能讓人看出的落寞眼神，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特別是他佝僂著背脊，把一隻脚屈蹲在板櫈上，半蹲半坐，流露著市井之徒的氣息，令人覺得他不過是滄海一粟中的小人物而已。

但是當獨孤美與朱媚看到桌上橫放著一柄四尺來長的、劍鞘劍鍔俱皆漆黑的長劍時，她們立刻就感覺到那人絕不是一般小人物。

尤其是柳花花走向他時，臉上居然露出了很少見的肅穆之色，使她們更加相信那人絕不是泛泛之輩了。

柳花花在那個人身邊坐下來時，獨孤美本想趨前去，却見朱媚拉住她說：「獨孤美，別管他了，那個地方我一時一刻也呆不下了，媽的，在這種地方吃東西的人都是野蠻人，眞令人反胃噁心！」

獨孤美說：「看樣子那個人是他的朋友，禮貌上我們是否應該上前去打個招呼呢？」

「要去妳一個人去，」朱媚說：「一想到這些人儘是吃死貓死蛇的，我忍不住就頭皮發麻……」

一說到死貓死蛇，獨孤美那剛剛平靜下來的腸胃，忍不住又是一陣翻騰，連忙說道：「說的是，咱們趕快離開這鬼地方吧。」

說著，兩人匆匆而去。

＊　＊　＊

柳花花很專注的望住眼前之人。

他彷彿根本忘記了獨孤美與朱媚。

那個人也定定的望住柳花花。

兩人都沈默著。

「仇十洲，」柳花花首先打破了沈默：「想不到會在這裏再見你。」

細細看，那個人其實年紀並不大，大概和柳花花差不多，一張臉龐兒其實也蠻有帥氣，只不過眉宇間隱隱漾著一縷似有若無的憂鬱；他朝柳花花微微一笑：「這麼多年了，你仍然沒有忘記我，你居然能一眼認出我，而且還能叫出我的名字，從這點看來，你是個很念舊的人……這年頭

，念舊的人，特別是已經發了達而懂得念舊的人，好像已經越來越少了，你說是嗎？」

柳花花注視著他，眼中有關注之情：「這些年來，你好嗎？」

「不好，非常不好。」仇十洲端起酒杯，咕的一聲，一口仰盡，抹了抹唇角的酒漬，長長吐了一口氣：「我如果好，怎會在這種地方喝這種最廉價的劣貨酒？」

柳花花苦澀的輕歎了一聲：「我知道，我這個問題仍然會和以前一樣遭到拒絕，但是，我仍然要提出來——你，需要我的幫忙嗎？」

「有，」仇十洲點了點頭：「我的確有需要你幫忙的地方。」

柳花花眼睛一亮：「你說，只要我能力所及，我想，我一定會全力幫你！」

「眞的？」仇十洲淡淡的看著他。

柳花花用力一點頭：「我或許不是個言而有信的人，不過我敢肯定的說，只要你仇十洲說得出口，我柳花花絕無二言。」

仇十洲忽然長歎了一口氣。

「你爲何歎氣？」柳花花有些茫然。

「我歎你是個蠢人，」仇十洲很認眞的說：「一個已經發了達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該再理我這種一輩子沒有出息的人……」

「不！」柳花花打斷他的話，語音誠摯：「不管我柳花花變成怎樣，就算是貴爲天子，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你仇十洲，更不會忘記你我曾經共度過那一段黯淡無光而艱辛的苦日子！」

柳花花吞了一口口水，眼角忽然泛起了一層淡淡的淚光：「那段日子，如果沒有你的安慰與鼓勵，我想，不，我敢肯定，這世上再也沒有我柳花花這個人了！」

仇十洲忽然低下頭，然後長長吸了一口氣，似乎在竭力控制著心中的激動……

柳花花却顯得越來越激動：「雖然，那段日子並不長，可是那時是我一生中意志最消沉的時候，我萬念俱灰，根本就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是你，是你仇十洲改變了我的一生，你是我患難中的朋友，這一點我始終都沒有忘記，永遠也不會忘記……」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而且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仇十洲垂首低喃著：「其實，我也不曾給你什麼，我只不過是……」

「那已經足夠了，非常非常足夠了！」柳花花依然激動，他說：「在那時候，我只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卒，任何人都不肯看我一眼，只有你仇十洲伸出了溫暖的手，讓我掙脫了失敗的陰影，讓我鼓起勇氣重新面對現實……仇十洲，一直都把你當做是我的患難之交……」

仇十洲慢慢的抬起頭來，憂鬱的眼角掛著一滴晶瑩的淚光……

「任何人都有失敗的時候，世上永無一輩子風風光光的人，只有懂得失敗的人才有資格談『成功』兩字。」柳花花長長吐了一口氣，牢定定的望住他：「這是你當年對我所說的話，也因爲你這句話，使我對人生勇往直前，終於使我從失敗走向成功，爲什麼你就不能呢？難道你只能鼓勵別人，而不懂得鼓勵自己麼？」

仇十洲微微一笑，苦澀的微笑：他任由淚滴順著臉頰滑下：「醫人而不能自醫，相人而不能自相。人，就是這麼矛盾，所以有人說，世上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他望住柳花花。「當年，是你戰勝了你自己，我不過是秀才人情咀一張吧了……可惜的是，我不如你，我不能像你一樣勇敢的戰勝自己。」

柳花花張口欲言，仇十洲却接着說，語音突轉爲冷漠：「我知道，你一直想幫我；我也知道，你曾經四處找過我，而我也拒絕了你任何的幫忙。現在，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你說，」柳花花立即接口：「別說是一件，就是十件，百件，只要我做得到，我敢對天發誓，我柳花花若說一個不字，那我就……」

「這件事其實很簡單，」仇十洲不等他說完，冷冷插口道：「如果，有那麼一天，當我對你拔劍相向時，我希望你千萬別手下留情。」

柳花花呆住！

仇十洲面無表情的又說：「如果你能做到這點，那你就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柳花花沒有說話。

他說不出話來。

他根本想不到仇十洲竟然會提出這種要求。

他想問。

但他却沒有問。

因爲仇十洲說完這句話時便走了。

柳花花其實是可以追上去的。

但是他却眼睜睜的望着仇十洲那頎瘦而孤獨的背影逐漸隱沒於黑夜中……

柳花花呆若木鷄。

良久。

一直到獨孤美那嬌脆的嗓音在他耳邊響起時，他才如夢初醒。

「花花柳，」獨孤美不知什麼時候就坐在柳花花身後的一張小桌子旁，「夜已深了，客人都快散光了，你不認爲應該回去休息了嗎？」

柳花花抬眼望了望，果然見人客稀疏，只剩小貓三隻，另外還見到了幾名伙計在抹桌擦椅，一副正準備打烊收攤的樣子……

「妳不是和朱媚先回去了麼？」柳花花擦了擦臉。

「回去之後，見你久久不回，心裏掛著你，於是我一個人偷偷的跑出來了。」獨孤美朝他微微一笑，隨即招呼店家結帳。

離開小店，兩人並肩在柔和的月光下走向「青山鏢局」。

路上，柳花花問：「妳見著那個人了？」

「那一個人？」獨孤美翻過臉來：「是不是方才那個年輕人？」

柳花花點了點頭。

「我見到了，」獨孤美我來的時候，見你們正在談話，沒敢驚動你們，便坐在你身後，我還聽到了你們部份的談話。」

「他叫仇十洲。」柳花花低頭踢飛了一個小石子，滾得老遠去。

「我好像沒有聽過這個人。」獨孤美望著他，「他是你的朋友？」

「是的，」柳花花聲音低沈，「在我最潦倒落魄的時候，也就是皇甫霏離我而去的時候，他是唯一鼓勵安慰我的人……」

獨孤美靜靜聽著。

「那時候，」柳花花瞇著眼望住天空上的繁星，「我除了窮之外，一無所有，孑然一身……不，還有一顆受創而痛苦的心，我萬念俱灰，對人生心灰意冷……他，走入了我的生活領域，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常聽人家說，一個成功的人的背後，總是有幾個具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他走向成功之路；」獨孤美緩緩說：「仇十洲就是影响你成功的人？」

「當時我和他都是二十歲不到的小伙子，」柳花花語音呢喃，臉上有感傷之色：「但是他出身富裕之家，在那個時候他已是學藝有成，無論是人生或江湖經驗都要比我豐富，我和他，就像是天空中的兩朵浮雲，偶然相遇在一起，他溫暖了我孤冷的心，他激發了我的人生鬥志，他讓我明白了只有敢面對失敗的人才有成功的一天……老實說，我一直把他當做是我的啓蒙恩師，人生的啓蒙恩師……」

人生，其實也是一門學問，而且還是一門非常深奧的學問。

這門學問，有人懂，有人不懂。

所以，有人的人生過得非常豐富而踏實，有人却過得枯燥而空虛。

——人生，究竟是什麼？

獨孤美沒有想這個問題，因為柳花花那低沉而緩的語音又在她耳畔响起：「在當時，他在江湖上已小有名氣，我們分手後多年不見，但是我肯定他一定能成為江湖上的明日之星。不幸的是，一直到我站穩江湖時，依然未見他在江湖上展露頭角……」

「他發生了什麼事？」獨孤美很好奇。

柳花花低沉而歎：「後來我才探聽到，原來已成了家……」

「成家是好事呀，」獨孤美忍不住打岔：「瞧他現在潦倒落魄的樣子，難道是家室拖累了他？」

柳花花苦澀一笑：「他是富家子弟，家室拖不垮他。倒是人在江湖難免與人結怨，他成家後沒多久，便遭到仇家惡毒的報復，趁他外出時，仇人將他的新婚妻子先姦後殺……」

獨孤美捂住口，咬牙切齒：「這種人，豬狗不如，千刀萬剮！他殺了那禽獸沒有？」

「殺了，」柳花花臉上也有憤怒之色：「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喪盡天良的兇手，而且還花了五千三百八十五刀才殺死那傢伙……」

「什麼？」獨孤美吸了一口氣，睜大了一雙美眸：「五千三百八十五刀？」

「凌遲！」柳花花點點頭：「正統的凌遲，總共是五千三百八十五刀，一刀也不能多，一刀也不能少，而且還要最後的一刀才讓被凌遲的人斷氣。」

獨孤美聽得頭皮一陣發麻，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我的天，這豈不是世上最殘酷的殺人方法？多不人道哪！」

隨即眨著眼又說：「敢情可好，對付那種下流無恥的男人，殺一萬刀也不過份！」

「但是，就算殺千萬刀那又有什麼用？」柳花花長歎太息：「無論如何，仇十洲永遠也無法讓他那心愛的妻子復活過來，最令人痛心的是，他那顆原本對人生充滿熱忱與期望的心也隨著他的妻子之死而死了，從此，只見他落魄江湖載酒行，再也看不到他當年的雄風與幹勁了，他實際上等於死了……」

獨孤美也歎息：「人世間總是有這麼多不幸，仇十洲說來是個不幸的人……」

「他却不這樣認為；」柳花花苦笑：「他認為他妻子的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敗。」

「失敗？」獨孤美有些迷惘：「江湖恩怨，永遠糾扯不清，他妻子的被殺，只能說是件不幸，為何他認為是他的失敗呢？」

柳花花說：「因為那個兇手他本可以殺死他的，但是仇十洲却饒他不死，想不到一念之仁，却招致殺妻之禍，因此他自責，他認為這是他錯誤的決斷，他當初如果殺死那名兇手，那麼他的妻子也就不會有那麼悲慘的下場了。他認為這是他的江湖觀念不夠成熟，所謂『除惡務盡』、『對敵人慈悲便是自掘墳墓』……他完全忽視了。他一直認為『以德服人』、『以德報怨』是做為『君子仁人』的最大美德……」

獨孤美茫然。

——什麼叫「君子」？

——什麼叫「德」？

有人說，當有人刮你左耳光時，你再讓他刮你右耳光。

以此類推，當有人强姦你老婆時，你是否也請他姦一姦你的妹子呢？

——自古以來，所謂的「聖人」、所謂的「教主」，其實都是這個世界禍亂的根源！

——今天的世界，這一撮人高喊自己的「主義」是「眞理」；那一堆人堅持自己的「教義」是「不二法言」；於是，大家各持己見，都認為自己是世上唯一的「救世主」，堅持自己代表「正義公理」，別人都是「奸邪妖佞」的畜牲，世上大家都錯，只有他一個人對，彷彿這世上沒有了他，整個地球便立刻爆炸沉淪。就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偉大眞理」下，展開了「名正言順」的大屠殺與大火併。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如果，今天的世界，都沒有所謂的「主義眞理」、「教義法言」或是似是而非的「聖人之言」，那麼，我們是否便可以擁有一個較平和、較安寧與較乾淨的世界呢？

「饒恕敵人，等於就是救人一命；古聖先哲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獨孤美俏臉上迷惘之色越來越濃：「但是，也有人說：『救虫不可救人』，這兩句話，究竟那一句才是對的呢？」

柳花花歎息，再歎息，三歎息：「我不知道；不過我想，世上本無放諸四海皆準、顛撲不破的『絕對眞理』。任何事與物、對與錯，包括思想觀念，都應隨著時空的轉移，與時代背景的變遷，而有所不同

的詮釋……仇十洲在自己的老婆被自己饒恕的敵人姦殺之後，他才覺悟過份執著奉守所謂的『聖人之言』，其實是世上最蠢、最笨之人，他後悔自己知道得太遲了，他認為這就是他人生理念的不夠成熟，這是他思想與觀念上的錯誤和失敗，所以才會招來喪妻的不幸。」

獨孤美也歎息：「盡信書不如無書，盡聽聖人言不如無言，這句話看來似乎有幾分道理。」

一頓，撩眸望住柳花花問：「仇十洲最後一句話說，如果有一天他對你拔劍相向時，你千萬不可手下留情，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柳花花搖搖頭：「我就是不瞭解他的意思，因此我才會呆坐那麼久啊。」

「那你為何不追上去問個清楚呢？」獨孤美說：「你可以追上去的，不是嗎？」

「沒有用的，」柳花花苦笑：「經過那次打擊之後，他早已變成了一個既孤癖又古怪的人，性格令人捉摸不定，就算我追上他，他也不肯再跟我多說一句話的，就像以前一樣，當我知道那不幸事件而找上他時，他居然連一句話都不肯跟我說，便把我轟走了。」

獨孤美嬌歎一聲，「人在受到重大的打擊或刺激，特別是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之後，往往能令一個人完全改變。」

微一停，望住柳花花說：「我想，任何人對你拔劍相向的意思，那就是要殺你的意思，你不認為是？」

「這個我明白，」柳花花低啞的說：「我不明白的是，他為何要殺我？我是他的朋友，我從未開罪過他，而且我一直處心積慮的想幫助他重新再站起來，他有殺我的理由麼？」

獨孤美當然也不瞭解仇十洲為何要殺柳花花，她想瞭解的是：「我關心的是，如果他真的想殺你的話，你怎麼辦？你會如他所求的手下不留情麼？」

柳花花搖搖頭，瞇著眼說：「我殺過人，但是到今天截止，我從未殺過任何一個朋友。」

「我知道，你事實上並不想殺任何人，」獨孤美盯住他：「假設你非殺了他而不足以自保時，你怎麼辦呢？你除了被逼殺人之外，難道還有更好的法子？」

柳花花沒有更好的法子。

世上「被逼殺人」的事情就像母鷄下蛋一樣，不足為奇。

問題是，依柳花花的個性，他下得了手嗎？

獨孤美不知道。

柳花花自己也不知道。

柳花花其實還想到了一個問題。

——仇十洲為何會突然在這青山小鎮出現？

這一晚，柳花花居然翻來覆去，一直到五更鷄啼才矇矓睡去。

＊　＊　＊

翌日。

關山月果然在中午時分便回青山鏢局了。

他看起來神色從容，但對柳花花一行人的到訪却又顯得很驚異。

朱媚對馬連艮說：「馬總鏢頭，如果你不介意，我想代關山月再告假半天……」

「沒問題，」馬連艮不待她說完便道：「反正最近局裡生意清淡，你們多敍幾天都不打緊。」

＊　＊　＊

上了馬車之後，朱媚對關山月開門見山說：「那件事已經發生了。」

關山月「啊」了一聲說不出話來。

「不過沒關係。」朱媚打開天窗說亮話：「柳花花與獨孤美看在我的份上，不擬將這件事向我爹揭報，你大可以放心。但是他們要求過目那批銀子，你現在就帶我們去看吧。」

關山月吁了一口氣，朝柳花花與獨孤美抱拳道：「多謝兩位高抬貴手，關山月銘記心懷，他日有成，定當結草圖報……」

「不用客氣，」柳花花抱拳回禮，「那批銀子想必還未用出去吧？」

「沒有，現在是風頭上，我把它收藏得好好的，完全不敢動用。」關山月恭謹的回答，隨即問：「兩位為何要看那批銀子呢？」

「這以後慢慢再說給你聽吧，」朱媚說：「我們這次來青山鎮，完全沒和我爹報備，為免引起他老人家的驚慌與懷疑，我們必須儘速趕回去，不宜在此久留，你快帶我們去見那批銀子就是。」

一頓，問：「你將那批銀子收藏在何處？」

朱媚曾經是關山月的少東家，而且這次的「劫鏢」完全又是她的主意，目的是想幫助他和朱海豐的結合，因此於公於私，關山月對朱媚自是又尊敬又感激，是以聽朱媚這麼一說，果然就不再追問，而且立刻就回答銀子的收藏處，他說：「那批銀子我藏在一座荒墳中。」

＊　＊　＊

墳地。

任何城鎮的郊外都有墳地，青山鎮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懂得利用墳地來藏贓銀的人好像不太多。

誰都知道任何墳地都是來埋葬死人用的，關山月却懂得利用它來藏銀子，從這一點來看，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個相當有腦筋的人。

特別是他選擇的墳墓是座破敗不堪，絲毫引不起人注意的荒墳，打死你大概也不肯相信那裡就埋藏著令你眼紅的二十萬兩銀子。

柳花花與獨孤美，還有朱媚他們都相信。

因為關山月現在就讓他們看到了那筆銀子。

不多不少，正好是二十萬的銀子。

＊　＊　＊

柳花花與獨孤美看得很仔細。

柳花花甚至利用深厚的內功捏碎銀子，結果除了銀子之外還是銀子，什麼都沒有發現。

柳花花與獨孤美當然很失望。

而且還有濃深的疑惑。

他們就帶著這份失望與疑惑離開了青山鎮，連夜趕回大漢鏢局。

到。

＊　＊　＊

回到大漢鏢局，中午已過，黃昏未

當然，朱魯東對他們的「突然消失」自是深表關切，這本來就在他們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們很輕易的捏了個理由便搪塞過去。

但是朱魯東也告訴了他們一個令人驚異的事情。

他說：「岳光輝已在昨天一早便離去了。」

柳花花與獨孤美相視一眼之後，問：「他不是說要留在這裡等待劫鏢案的結果嗎？爲何又突然提早走了？」

朱魯東回答：「他只說他臨時想起有急事待辦，所以他就走了。」

＊　＊　＊

洗過了一個舒服的熱水澡，柳花花原本還想睡個舒服的午覺，却見獨孤美盈盈走入。

柳花花皺起眉頭，「獨孤美，妳不是一直喊累的嗎？幹嘛不睡覺去？」

「我是很累，」沐浴後的獨孤美就像是雨後的鮮花，更顯嬌艷，「我本想睡個懶覺的，但是心中幾個疑點却令得我發慌，所以我就來找你了。」

「什麼疑點？」

「當然是有關那宗失鏢案啦。」

「那批銀子我們已經親眼見過啦，什麼也沒有。」柳花花懶懶道：「我想，這件事大概是我判斷錯誤了，鏢銀裡根本沒有其他東西，不是嗎？」

獨孤美凝眸：「岳光輝爲何突然離去？」

柳花花淡淡說：「妳沒聽朱魯東說，他是有急事待辦所以提早走了。」

「你相信？」

「爲什麼不相信？」

柳花花忽歎了一聲，接道：「我的意思是說，不相信又如何？」

「你的意思是，」獨孤美望住他：「這件事到此爲止？」

「要不然我們還能怎樣？」柳花花問。

「你不認爲我們應該繼續追查下去麼？」獨孤美瞪着他說。

「如何查？」柳花花露了一個苦笑：「朱媚已承認這件事是她做的，關山月也把銀子讓我們看了，而岳光輝又走了，這件案子顯然已見了底啦，妳不承認我們應該遵守諾言，趕緊睡個午覺把精神養好，然後晚間時向朱魯東告罪無能，明兒一早拍拍屁股走路啦。」

「我不甘心，」獨孤美抿了抿美麗的唇角，也抿出了她的倔強與堅毅，她說：「這件事明明透着蹊蹺古怪，如果不弄個水落石出，我實在心有不甘。」

「你想，」她望住柳花花：「爲什麼這麼巧我們趕到青山鎮去時，關山月正好請假外出？他請假幹什麼？是否得到了朱媚給他的消息，而事先去佈置另外一批銀子矇騙我們？」

「我們去青山鎮是臨時決定的，誰都估不到我們會去，朱媚自然也想不到，」柳花花說：「而一路上朱媚都沒有離開我們半步，她如何通知關山月事先準備另外的銀子欺騙我們？」

「車伕，」獨孤美說：「別忘記那天晚上她是坐著馬車跟踪我們的，雖然她說那部車是她在外面僱的，誰知道她說的是眞是假？也許車伕就是她佈置的一顆棋子，當我們把朱媚請到我們的車上時，她也許已暗中給了車伕暗號……而且，也許這件事根本就是朱魯東策劃的，車伕趕回來向他報告，朱魯東趕來暗中偸聽我們講話……說到這裡，我想提醒你一件事，你有沒有想到那天晚上我們可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什麼錯誤？」柳花花搓額問。

「那天晚上，我們爲了避免有人偸聽我們講話，所以我們才藉口搭車兜風。」獨孤美緩緩的說：「但是當我們從白雲師太口中知道朱媚是幕後指使人，然後把她請到我們車上商議時，我們却一時粗心大意，命張快李穩將車駕到野外僻靜處停下……」

獨孤美說到這裡時，柳花花忽然跌足歎氣：「是了，毛病就出在那裡！我們將車停在僻靜處，雖方便講話，但無疑地更方便別人偸聽啊！」

「那時候，」獨孤美接道：「我們一心認爲朱媚會俯首認罪，以爲事情將眞相大白，也就不疑有他，不但在僻野靜冷處談話，而且這是開著窗子說話哪，我想，如果有人有心偸聽，只要他武功不太差勁，只怕能一字不漏的聽到我們當時講話的內容，你說是嗎？」

「誰說不是，」柳花花苦笑了一下：「當時我們全無警戒心，只怕連武功差勁的人也能得逞呢。」

「所以，」獨孤美俏臉凝肅：「我認爲我們要去青山鎮的意圖在當時已洩露，只怕朱魯東派人輕裝快騎，另抄小徑趕在我們前頭，或是用飛鴿傳信的方法，及早通知關山月，因此他才會請假，實際上是佈置另外的銀子來瞞騙我們，你不認爲我這個推論相當合理？」

「誰說不合理，」柳花花苦歎一聲：「至少我找不出反証來駁倒你的推論。」

目光一轉，問：「岳光輝呢？他的突然離去又做何解釋？」

獨孤美沈思了一下：「我想，我這個解釋或許牽強，但妳不妨做個參考。岳光輝專程趕到大漢鏢局，除了一心想知道查鏢的過程與結果，其實也等於是監視著朱魯東，如果這點能成立的話，那麼他或許已發現到朱魯東派人或放鴿與關山月通消息，所以他便藉口離去，很可能是趕去青山鎮……」

話落一半，獨孤美忽然住口不言。因爲她已聽到一陣脚步聲遠遠走來。

＊　＊　＊

進來的是朱媚。

「朱媚，妳不是說要好好休息休息的麼，怎麼又來了？」獨孤美微笑著問她。

聳聳肩，再一個苦笑，朱媚才緩緩的說：「我其實是愛睡得很，只因爲那個葉小英吵得我不得不來問妳們，到底葉小英這件事要怎麼辦？」

「妳不說，我幾乎把她給忘了，」柳花也苦笑著說：「怎麼，她仍然要我幫她殺她父親？」

朱媚的苦笑更濃：「我已使出了渾身

解數，連哄、帶騙、用拐，甚至不惜恐嚇，軟硬兼施仍然改變不了她的心意，我看，這個燙手山芋是要交給你，否則整個鏢局只怕要被她吵翻天。」

「獨孤美，你說，這件事該怎麼辦？」柳花花轉首問獨孤美。

獨孤美連忙說：「我已經跟你聲明過，葉小英這件事與我獨孤美無關，而且你也知道，我獨孤美什麼都會，唯獨就是不會殺人，也最怕殺人……這件事，嘿嘿，對不起，你自己看著辦吧。」

柳花花長歎一聲：「我怎麼這麼倒霉，會交到妳這麼賴皮的朋友？」

獨孤美與朱媚掩唇嬌笑。

* * *

葉小英這件事，柳花花的確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無論如何他絕不能幫助任何做出大逆不道的「殺父」之事；但是他既已答應了葉小英，無論如何也脫不了身，只好硬著頭皮見步走步了。

黃昏的時候，柳花花偕同獨孤美與朱媚，在葉小英的帶領下來到了一條陰暗的胡同。

* * *

胡同不僅陰暗，而且非常窄小，容不下車馬進入。

一到巷口，便聞到了一股非常刺鼻的潮霉味，令人反胃欲吐。

一眼望去，整條胡同的房子小得像鴿子籠，清一色是木板平房。

令人難受的是，時值向晚，正是舉燈做晚飯的時候，而這條胡同裡住的盡是「木屋區」的貧民窟，家家戶戶居然就在戶外屋簷下，有的甚至就佔住了巷路當「街」而炊。但只見濃煙迷漫，除了讓你視綫受阻之外，自然嗆得你淚水汪汪，差點就沒把肺給咳了出來。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好像，全世界又落後、又貧窮的地方，他們除了收入低、生活物質享受低、生活教育水準低，……以及這個低，那個低之外，獨獨有一個地方不低，而且還相當高——子女出產率特高！

所以，「家徒四壁」與「食指浩繁」永遠是貧苦人家最切實的寫照。

窮苦人家在收入低微的狀況下，偏又是像母鷄下蛋一樣猛生「食指」，無異百上加斤，更增加了生活負担與生活環境的加速惡化。

——人多好辦事，誰說的？

因此，柳花花一行人走進這條巷子時，除了口、鼻、眼受罪之外，連耳朵也難逃其災。

但只見窄小陰暗、潮濕汚濁的陋巷裡放眼人影鑽動，除了舉燈生火的婦人蹲在門口屋簷下之外，整條巷子都被「未來的主人翁」佔住了。

看看他們，幾乎是每個髒兮兮的，有的甚至衣不蔽體，就露出那「小東西」在地上爬、滾，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大的欺負小的，小的哇哇大哭，立刻和「最大的」告狀，「最大的」又打大的，於是大的又哭……然後，大人的「三字經」咒罵聲與小孩的哭喊聲哀號聲，交織成了一首令你胆顫心驚，忍不住就要掩耳而逃的「交响曲」……

這還不算什麼，那些「未來的主人翁」一見到衣著光鮮，穿扮耀眼的柳花花、獨孤美、朱媚與葉小英（葉小英在大漢鏢局裡住了幾天，朱媚自然命人把她照顧得好好的，當然也穿得像模似樣啦）時，立刻像見到了外星人一樣，一蜂窩的湧了上來……

起先，他們大概是不瞭解「敵情」，要不也許是保留「君子之風」，只是眼瞪瞪的跟在柳花花等人的屁股後面；過不了多久，便露出了「純眞的頑童之風」，其中有胆子較大的首先「發難」，他們會像「叢林中的游擊隊」，忽然來個「打了就跑」的猛摸你一下屁股或大腿，等你回個頭去時，你只能看到一大堆面帶「奸笑」的小哥小妹，對著你大聲發誓「不是我，不是我」，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你雪白的衣服上隆重的留下了令你咬牙切齒的「血手掌」……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對你「突擊」的，你很可能接著會碰到面帶哀憐之色的「小大人」，他們會用最禮貌、最憂傷的口脗對你說：「阿叔、阿姨，多謝你賞給我一塊錢……」於是，心軟的你，爲了表示你最大的同情心，立刻給了他十塊錢。

這下可好，你馬上就會聽到一片慘烈之聲：「阿叔、阿姨，我也要、我也要……」

給了這個不給那個，似乎有點說不過去，爲了表示你是個公平而正直的人，你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全部給啦。

這下子，你立刻就知道什麼叫「天下大亂」啦。

但只見那堆「純眞而可愛的未來主人翁」馬上變成了森林中的「掠食動物」，你推我擁、我爭你搶，互不相讓；嚴重的有的已經幹起來啦，其兇其狠，令你以爲到了「食人世界」！令你心痛的是，他們在打架時，口裡罵的粗言髒語，即使你是「粗話專家」只怕也沒聽過那麼「新」、那麼惡毒的字眼。

最糟糕的是，原本只有二十來人的小哥小妹，忽然一下子膨脹爆棚，立刻又從屋子裡頭湧出了滿坑滿谷的「後備部隊」，令你「賞不勝賞」。而且，你還會發現，無論你怎麼想都賞不完，明明你記得那個臉頰上有一塊胎記的傢伙已經給了他，忽然他又擠了上來，把手伸到幾乎要碰到你的鼻尖；你如果不識相揭穿他，他敢以全家性命跟你賭咒絕對沒拿過，令你不再給他都不行。獨孤美與朱媚現在就陷入這種「困境」。

柳花花却拉著葉小英的小手兒站在一旁觀看。

獨孤美忙得幾乎要哭出來，連忙朝柳花花叫道：「花花柳，你怎麼還站在那裡涼快，快過來幫忙啊！」

朱媚也叫著說：「媽的，賊花花，老娘要受不了啦，你快過來幫幫手呀！」

柳花花朝她們露齒一笑，氣定神閒的說：「這件事，嘿嘿，對不起，妳們自己看著辦吧。」

獨孤美與朱媚氣得粉臉發白。

終於，朱媚向獨孤美說：「獨孤美，再搞下去，我不神經病也要發癲……」

獨孤美滿頭大汗，「妳說怎麼辦呀？」

「溜！」朱媚大聲回應：「三十六計溜爲上策！」

獨孤美沒有回答。

——她已拔脚奔向停在巷口的馬車。

朱媚見狀當仁不讓，立刻也逃之夭夭……

＊　＊　＊

馬車緩緩的在街道上走著。

「看這光景，」朱媚靠著窗口，長長吁了一口氣：「我們還是等夜深人靜，他們都睡了以後再來妥當些，你們說好不好？」

「也只好這樣子了。」柳花花點點頭。

「那現在到那裡去？」朱媚問：「是不是回局裡去先吃個晚飯，再小睡一覺，或是到其他地方逛逛、散一散心？」

「我無所謂。」柳花花淡淡說。

「獨孤美，妳呢？」朱媚望向獨孤美：「妳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安靜？」

「我吃不下，也睡不著，」獨孤美望住窗外，「最好是能找個安靜的地方，我想靜一靜……」

朱媚想了一下，「城北郊外有一小湖，名曰『烟雨湖』，離此雖遠了些，但地處冷僻，甚少人踪，絕對安靜，我們就到那裡去透透氣如何？」

朱媚接著說：「如果要去，我就先到『狀元樓』買些吃的喝的，然後在湖邊賞月，等差不多時再趕回來找葉小英她爹，你們認為怎樣？」

柳花花與獨孤美都沒有意見。

＊　＊　＊

「煙雨湖」雖然離城遠了些，但是在李穩與張快精湛的駕車技術下，天還沒全黑便抵達了湖濱。

「煙雨湖」果然是一個小湖，但是景色秀麗如畫，湖水如境，水煙朦朧，間中還看得見三五野鴨悠悠然的划皺湖水，令你有胸闊神抬、遠離塵囂的寧謐感。

吃過朱媚在「狀元樓」買的鹵鴨肥鵝、牛腸猪肚的「即食晚餐」之後，張快李穩便在車上憩息了。柳花花等人則在湖畔一顆古老的榕樹下坐著聊天、賞月、喝酒、吃零食……

葉小英年紀小，吃了幾回東西，坐了沒多久便偎在獨孤美懷中睡著了。

獨孤美似乎心情不好，不但吃得少，而且話也出奇的少，大部份時間都是望著銀光如霞的湖心發怔，一副憂鬱寡歡的樣子。

「獨孤美，妳怎麼了？」朱媚望住她問：「妳怎麼好像變了一個人？」

柳花花輕輕歎一聲：「因為她難過。」

「她為何難過？」朱媚問。

柳花花的歎息更沉着說：「因為她終於知道什麼叫『窮人』。」

獨孤美那美麗的眼角忽然浮上一層淺淺的淚光，她幽幽一歎：「世上為什麼有窮人？」

柳花花與朱媚沈默。

——誰知道世上為何有窮人？你知道？

柳花花與朱媚不知道，所以他們沈默。

獨孤美眼梢那顆淚珠愈來愈大，在月光掩映下美得像天上的小星星，但是它却滑然流下，滴濕了熟睡中的葉小英的小小臉龐兒。獨孤美輕輕的，愛憐的，像一位慈祥的母親，巍顫著手拭去葉小英臉上的淚水，獨孤美自己的淚水；却抹不去她心中的愛傷與悲苦……

她仰視著天空的明月，彷彿在喃喃自語：「這世上，有誰能使整個世界都沒有了窮人，那麼我獨孤美一定嫁給他，侍奉他一輩子……」

朱媚張了張口，却又默默無語。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忽然也被獨孤美感染，心頭充滿了戚戚焉……

獨孤美把目光對住柳花花，「花花柳，你知不知道有什麼法子能令這個世界沒有窮人？」

「有，」柳花花居然回答：「有一個方法，只有一個方法能令這個世界沒有窮人。」

朱媚驚異的望住他，脫口問：「什麼法子？妳快說。」

柳花花說了，語音低沈而嚴肅：「唯一的最快速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殺光世上所有的窮人，那麼這個世上就再也沒有窮人了。」

「妳在開玩笑！」朱媚瞪著他。

獨孤美也瞪住他。

柳花花却一臉正經，毫無開玩笑的樣子。

終於，獨孤美眼中的驚異變成了憤怒！

像火山爆發的憤怒！

像大海怒嘯的憤怒！

像山崩地裂的憤怒！

（未完・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羅刹在吳起鎭遭到惡霸伍七的欺凌，但終爲玉羅刹所收拾，她與狄飛虹始能安定的過了半年。一天，狄飛虹終於憶起紫河眞解上對經外奇經的記載，他自信能於七天內打通經脈，玉羅刹一面爲他護法，一面在製造毒絕天下的萬花飛星。第五天傍晚，伍七派人通知玉羅刹，說有一黑衣漢子與一紅衣女郎在查探他倆的下落，務請加以防範，玉羅刹只担心狄現正處於緊張關頭，不能受干擾，是以玉羅刹更小心防敵，狄終於能平安的打通經脈，又感於玉羅刹一年來的懇切照顧，況且她亦以身相許……在他倆離開此鎭時，却遇上那一紅一黑……

神龍令威猛　魚腸劍無敵

開碑手荊封成道：「妳好大的胆量，竟侮辱我家主人，給我殺！」

在他一聲叱喝之下，三十餘名黑衣人立即衝殺上來，這般人的武功均有不凡的造詣，而且三人一組，相互配合，使的是三才陣法，鐵花羊素獨鬥開碑手荊封成，也只能打個平手。

這是黃蜂谷闖蕩江湖以來，第一次遇到如此強勁的對手，所幸黃蜂弟子均有一身超凡的武功，倒馬槍法及厄度十三式刀法成就極高，他們每一個人都負槍跨刀，也都有獨立作戰的能力。

在頓飯時間之後，黑衣人的三人聯手終於崩潰了，在黃蜂弟子全力攻擊下，刀劈槍刺，屍橫遍野，不必放出黃蜂，仁義大俠范玉祥的部屬，已經一敗塗地了。

開碑手荊封成是最幸運的一個，他只是左肩受了點槍傷，但就整個戰情來說，黃蜂谷雖有三個弟子受到輕傷，范玉祥的屬下除了死亡十八人，其餘也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仁義大俠范玉祥，武功品德，都是當代所欽服的，只要出示他一方玉字令符，任是何等人物，無不遵從指示，他在江湖上權威之重，任一門派也難以望其項背。

然而他們今天却遭到如此重大的挫敗，連傷帶死竟達三十一人之多。

這還是鐵花羊素震於范玉祥的威名，不願意使荊封成過份難堪，才只在他左肩上用



槍共輕輕點了一下。

其實就這樣已經犯了大禍，仁義大俠的部屬，遭黃蜂谷如此殘酷的屠殺，天下武林豈能放過他們。

於是黃蜂谷成了武林的公敵，他們無論走到何處，或多或少總要發生一些事故。不過這只是造成黃蜂谷的困擾，幾個月下來，沒有人能將他們怎樣。因爲出頭找黃蜂谷麻煩的，並沒有什麼眞正高明的人物，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四大門派沒有參與，因爲黃蜂谷對他們有恩。

這天覃小蝶羅蘭帶着五衞七婢到達武漢，他們與鐵花羊素等會合，當羊素報告武勝關的事件之後，覃小蝶微微一笑道：「很好，很好。」

羅蘭一怔道：「姐姐：妳是怎麽啦？咱們已成了武林公敵，妳還說很好？」

覃小蜂道：「不，咱們不是武林公敵，因爲少林等四大門派並沒有跟咱們爲難，現在狐狸尾巴眼看就要露出來了，豈不是很好？」

羅蘭道：「妳是說那仁義大俠范玉祥跟魔教有關？」

覃小蝶道：「我還不敢肯定，不過對姓范的有點懷疑而已，不錯，這幾個月來，咱們的確毀了不少門派。但他們不僅橫行江湖，惡名遠播，而且都與魔教暗通欵曲，成爲魔教的爪牙，范玉祥旣以仁義大俠自居，就應該知道咱們是在爲江湖除惡，他反而頒下玉符令，要天下武林對付咱們，難道他當眞是老朽昏庸不成！」

羅蘭道：「聽說范玉祥武功蓋世，幾乎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除了大哥，咱們只怕全都不是他的對手。」

覃小蝶眉峯一皺道：「咱們這麽做，也是爲了尋找大哥，如今鬧得天翻地覆，他却一點消息也没有，眞急死人了。」

羅蘭道：「姐姐：走，我們去丐帮。」

覃小蝶道：「去丐帮作什麽？一個没落的帮派，值不得咱們勞神的。」

羅蘭道：「丐帮雖然没落，仍不失爲天下第一大帮，還是有利用價値的。」

覃小蝶道：「我明白妳的意思，妳是想利用他們尋找大哥及小旋。」

羅蘭道：「不錯，走，姐姐，咱們去丐帮。」

覃小蝶道：「妹子：妳就不要去了，瞧妳挺着一個大肚子，我想這幾天就應該生產了，到丐帮如果需要出手，動了胎氣怎麽辦？」

羅蘭略作沉吟道：「好吧，那我就不去了。」

於是覃小蝶帶着五衞五婢，來到丐帮總壇，劉正風趨前兩步，雙拳一抱道：「黃蜂谷主拜訪貴帮主，請老兄代爲轉達。」

兩名懷抱長刀，守護總壇的丐帮弟子聞言一呆，同時面色大變，因爲黃蜂谷毁掉不少有名的門派，眞個是惡名遠播，加上仁義大俠傳下玉符令，號召天下武林，共同討伐

黃蜂谷，現在他們居然找上門來，豈不是大禍臨頭。

他們沒有答話，兩人翻身就向門內狂奔，片刻之間，數十名手執兵刃的大漢已蜂湧而出。

這般人不問來意，也不管青紅皂白，在一片如雷喊聲中就攻了過來。

在這般態勢之下，也無法向他們解說，覃小蜂只得下令道：「給他們一點敎訓，但不可傷人。」

五衞五婢應了一聲，他們並未撤出兵刃，只以赤手空拳迎向多他們五六倍的敵人。

這就像虎入羊羣一般，丐帮弟子雖是人多勢重，而且每一個都拿着殺人的利器，他們却傷不到別人，反而被人拳打足踢，弄得哀聲遍地，一個個丢掉兵刃，倒在地上直哼哈。

這場遊戲式的搏鬥，沒有多久便告結束，覃小蜂像個旁觀者，根本沒有要她出手的必要。

此時丐帮帮主九連環初登，與長老一壺醉石靈由門內走出，兩人同時抱拳一禮道：「不知谷主俠駕光臨，有失遠迎，請恕不知之罪，但不知敝帮何時開罪了貴谷，竟將敝帮數十名弟子打至倒在地上？」

覃小蝶道：「咱們以禮求見，來此本無惡意，無奈貴帮門下不由分說，就羣起圍攻，咱們連兵刃都沒有使用，否則他們何止倒下而已。」

適才門外惡鬥之際，初登石靈在門內瞧得十分清楚，他們這些弟子之中，有二十名弟子，是由各地精選而來，造詣都很高，丐帮未來能不能重振聲威，就全靠他們了，想不到他們跟別的弟子一樣，同樣被打得栽在地上。

眼看帮中弟子丢人現眼，丐帮這兩位首腦人物都不敢出去，他們知道覃小蝶的武功深不可測，就算他倆聯手，只怕也接不下人家三招，旣然明知事不可爲，又何必出去自找難堪。

九連環初登聽覃小蝶說並無惡意，心頭就定了下來，急忙躬身一禮道：「這是敝門下見事不明，敬請谷主大度海涵，敝幫沒有好東西招待各位，請進來喝一杯水酒。」

覃小蝶道：「那就多謝了。」

席間，覃小蝶道：「在下有一事相託，不知初帮主能否相助一臂之力？」

九連環初登道：「只要在下能力所及，谷主但請吩咐。」

覃小蝶沒有說出她的要求，只是向左右瞧了一眼。

九連環初登是明白人，立即吩咐侍候的丐帮弟子全部退出，非經招喚，任何人都不得進入。

覃小蝶貴才微微一笑道：「在下是爲貴帮着想，因爲天慾敎或范玉祥如果知道貴帮受敝谷所託去辦事，可能會爲貴幫惹來麻煩。」

她語音一頓，向初登石靈沉重的臉色瞧了一眼，道：「其實在下所託之事！在貴帮來說並不困難，而且毋須張揚，只要在暗中留點心就可以了。」

初登道：「究竟要咱們怎麽作，谷主請說。」

覃小蝶道：「花滿樓將羅蘭的兒子狄璇偷走，我丈夫狄飛虹與萬毒谷主在丹室煉藥，也許是遭人暗算，他們兩人忽然失踪，貴帮弟子遍下天，只要發現他們的踪跡，通知咱們一聲，在下當感激不盡。」

石靈一怔道：「以狄大俠一身超凡入聖的功力，十丈外落葉飛花也瞞他不過，什麼人能够暗算於他？」

覃小蝶道：「他跟玉羅刹正在研究幾種解毒的藥物，精神一但貫入，耳目自然失聰了。」

石靈道：「這倒也是。」

九連環初登道：「不怕谷主見笑，天慾敎及仁義大俠敝帮都開罪不起，在下答允替谷主辦這兩件事，但必須是忠誠可靠的弟子，才不致爲敝帮帶來橫禍，所以谷主不能限定咱們時間，在下盡全力去辦就是。」

覃小蝶道：「我相信帮主一言九鼎，咱們告辭。」

待回到住處，羅蘭正在分娩，祝京娘六兒及接生婆在房中照應，不久就傳出一股宏亮的嬰兒啼聲，覃小蝶大喜道：「大哥失去一個，又得同來一個，他如果在這兒，該不知如何高興呢。」

待接生婆出來，問知是一個男孩，覃小蝶立即奔入房中探視，並向羅蘭道喜，道：「恭喜妳了，妹子！有沒有給他取個名字？」

羅蘭嘆口氣道：「大哥不在，何喜之有，我是在漢口生他的，乳名暫叫漢生，名字以後讓他爹取吧。」

覃小蝶道：「這樣也好，咱們丢了一個，現在又有了一個，狄家總算後繼有人了。」

羅蘭咧咧嘴道：「狄家當然會後繼有人，往後妳不會替他生一窩麽？」

覃小蝶道：「好哇，妳把我比做母豬了，今天要不是看在妳辛辛苦苦的爲大哥立下大功，看我饒妳不！」

她們一面談笑，覃小蝶抱了一會孩子，然後告辭出房，除了祝京娘與六兒在房中日夜侍候之外，覃小蝶並命令五衞五婢在臥房四週戒備．鐵花羊素率領所屬二十名弟子，在書棧外圍戒備。

覃小蝶所以如此愼重，自然是除了天慾敎這一強敵之外，仁義大俠范玉祥更是一位不可忽視的勁敵，爲了羅氏母子的安全，她不得不如此愼重。

另外覃小蝶派人在鎮外西郊租了一幢大房子，因爲客棧龍蛇混雜，諸多不便，而且黃蜂谷的部衆，將要齊集武漢，也免得驚世駭俗。

他們遷居西郊第四天的夜晚，烏雲蔽空，天色頗爲黑暗，一羣黑衣人爲數約莫五十左右，他們利用黑夜的掩護，偷偷摸到黃蜂谷臨時的住處。

在暗夜之中，對身着黑衣之人，實在不易發覺，但他們絕未想到這幢房屋四週的樹林之中，都有神鷹守護。

一陣急鳴的鷹聲响澈據空，屋裏主婢衆人已在整裝準備，覃小蝶便吩咐七婢道：「快將漢生用錦被包好，由京娘揹負，六兒，如畫，展娟共同護持，不得使漢生受到任何一點傷害……」

羅蘭道：「姐姐：讓我揹着漢生。」

覃小蝶道：「不，妳剛剛生產，身體虛弱，不能由妳揹漢生，京娘武功頗高，必要時還可以用毒沙克敵，還是由她揹着好一點。」

羅蘭道：「好吧，不過鷹聲由四週傳來，敵人可能來得不少。咱們是留在屋裏，還是衝出去？」

她語音甫落，忽然傳來幾聲巨响，立時屋瓦紛飛，火光四起，整棟房屋，即將陷於火海之中。

覃小蝶大吃一驚道：「這是霹靂雷火彈，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左側樹林較房屋爲近，咱們由左側門衝出，但要先放黃蜂搜索樹林，以免其中藏有敵人。」

五衛應了一聲，領先由北側門衝出，三枚霹靂雷火彈已呼嘯而來，如非他們應變奇快，幾乎遭到暗算。

他們打開葫蘆，放出黃蜂，同時以快逾飈風的身法，向當面十餘名敵人衝殺過去。

此時鐵花羊素及所屬二十名弟子，正與三十餘名黑衣人在激烈的搏殺，雙方互有傷亡，但以黑衣人信傷亡爲多。

這般黑衣人的武功，均爲一時之選，尤以一名枯瘦如柴的老者，功力最爲驚人，鐵花羊素身爲黃蜂谷四大巡山之一，在枯瘦老者一雙金筆攻擊之下，竟然落了下風，如非有神鷹相助，她只怕早已敗下陣來了。

覃小蝶流目打量一下當前的形勢，除了鐵花羊素遇到強敵，剛剛衝過去的五鐵衛情形更糟。

他們搏殺的對手只有十餘人，但這十餘人中，却有三名武功超絕的高手，他們以五敵三，還是被迫得險象環生。

覃小蝶當機立斷道：「拂琴即速協助鐵花羊素解決那枯瘦老者，再過來這邊助陣。」

拂琴纖足一點地面，嬌軀以天馬行空之勢，撲向枯瘦老者，她身在空中，金色短棒先已點出，一片金光，挾着山岳般的威力，壓向枯瘦老者。

短棒還在丈外，壓力已經迫體，枯瘦老者吃了一驚，立即倒退三步，再雙筆齊吐，以平身之力迎擊金色短棒。

雙方的兵刄尚未接觸，勁力却已先到，但聽到轟轟的一聲巨响，拂琴在空中一個翻滾，輕飄飄落在鐵花羊素的身側，櫻唇咬了一下道：「敢向黃蜂谷興風作浪，閣下也太不量力了，你是誰？摘下面覃讓本姑娘瞧瞧。」

鐵花羊素微微一笑道：「他雙臂盡折，口噴鮮血，離死已經不遠，那有力量摘他的面罩？」

拂琴道：「此人一除，妳們這方面足可控制大局，左邊的雖是少一點，却是敵人的主力，我要幫助他們去了。」

鐵花羊素道：「多謝相助！」

此時覃小蝶一隻神龍令，已接下兩名高手，五鐵衛壓力驟輕，刀光如雪，這才發揮了厄度十三式的威力。

羅蘭雖是分娩不久，但她身體具紫河神功，與傲視天下的劍術，仍然帶着司棋，侍書，向其餘黑衣人瘋狂的衝殺過去。

祝京娘揹着漢生不敢冒險，但她又担心羅蘭，只得留下六兒伴着自己，叫如畫與展娟去協助羅蘭。

此時那幢巨宅，已經燒得火光觸天，屋外的廣場上却殺得天昏地暗。

與覃小蝶相鬥的二人，使用的兵刄都是五行輪，他們可能是同門師兄弟，但內力深厚，招式精奇，以覃小蝶的江湖見聞，還沒有聽到没没無聞的五行門，會有如此功力的高手。

這般人先以霹靂雷火彈炸燒，再以衆擊寡，希望一擧毀滅黃蜂谷的主要人物，但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是天慾教的魔徒？還是應仁義大俠范玉祥之邀而來的？

這般人一律黑衣蒙面，還戴着一付黑色手套，他們這般裝束，是爲了防禦黃蜂，不能認爲他們是見不得人。

因此，覃小蝶要弄個明白，她不怕仇敵滿天下，但要明白這些手段如此毒辣的敵人是誰。

她没有痛下殺手，是想將這兩名身手頗高的敵人生擒下來。

神龍令帶着一片耀眼的紅光，夭矯騰躍，有如神龍一般，這兩名五行門的高手幾乎動輒得疚，但他們又不願束手就擒，因而仍在作痛苦的掙扎。

忽然一綫金光，如同經天長虹一般飛來，轟的一聲巨响，一名使五行輪的高手竟然雙輪砸進他自己的胸腹之中，軀體也飛墜一丈以外。

這自然是拂琴的傑作了，除了她誰能有如此驚人的聲勢。

她這一擊之威無與倫比，另一使五行輪的微微一呆，已被覃小蝶制住了穴道。

另一邊比這裏更慘，侯府千金又是將軍夫人的羅蘭，雖是生產不久，她却比一隻雌老虎更爲兇猛，她以紫河神功護身，使出了至高無上的劍道，魚腸劍雖是短小，但劍芒逾丈，當者必亡。

隨着她的四名丫頭也出手無情，施刺劍勢，橫施剿伐，只不過片刻之間，前來夜襲的五十餘名黑衣蒙面人，只剩下被覃小蝶制住的一個活口了。

覃小蝶望了一下已燒得片瓦無存的房子，再瞧了一眼遍地遺屍，不由嘆口氣道：「這是爲了什麼？唉。」

羅蘭哼了一聲道：「他們以霹靂雷火彈偷襲咱們，如此狠毒的手段，豈不死有餘辜！」

覃小蝶道：「這倒也是，展娟，摘下他的面罩，問問他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展娟摘下那名僅存者的面罩，發現他面如滿月，頷下長着幾根鼠鬚，不禁啊的一聲道：「是你——」

展娟道：「他是五行門的掌門顧長安，有一次他來拜訪我姨娘白玉香，所以我認識他。」

覃小蝶道：「原來是顧掌門，失敬，不過咱們黃蜂谷與貴門旣無交往，也無恩怨，你這麼做究竟是爲了什麼？」

顧長安道：「老夫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已。」

覃小蝶道：「奉誰之命？爲什麼會身不由已？」

她的話還没有說完，顧長安已經撲的一聲倒了下去，拂琴檢視一下，道：「他已經死了，是自斷心脈死的。」

（未完・四十九）

上文提要： 春中君遭毒針襲擊，白雲觀衆豪杰大受震驚，葉菁菁却受人嫌疑，原來却是黑衣教老供奉的第一高手桑老妖帶了多名殺手潛入作惡的，各門派掌門無不義憤塡膺羣起而殲之，春中君、蕭鳳女等出現陣中，特意集合所有門派精英圍堵桑老妖，欲以武林聯盟强大聲勢懾服桑老妖，希望她能放下屠刀棄惡向善，但桑老妖乃執迷不悟猶作困獸苦鬥……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武盟查出奸細　邪教怙惡不悛

桑老妖吃虧的地方，是在輕估了對方，和手中只有三尺長一截斷杖，如果她六尺桑木杖未被任雲秋、葉菁菁的寶劍、寶刀削斷，她可以攻還攻，現在却只能採取守勢，等對方杖勢攻到，她舉杖點出，攻和守，當然是守勢吃虧，何況她是飛撲過來的，身子凌空，更使她吃驚的是這個身在草莽的鐵背蒼虬，功力之深居然還不在她之下！

功力相等，她只有三尺斷杖自然吃了大虧，九聲金鐵交鳴聲中，她突然「血阻穴」被震得隱隱作痛，貫注杖上的力道，幾乎無以爲繼，一個人就被震得往後直飛出去。

落到地上的桑老妖白髮披散，臉色獰厲，一雙兇睛綠光大熾，猛地雙足一點，朝西首屋簷飛撲過去。

站在西首屋簷上的是排教首席長老姬傳燈，他在桑老妖還未發動之前，早已在屋簷上趺坐下來，從他懷中取出一柄尺許長的暗紅色小刀，左手托一盞瓦瓶燈盞，點起了七根燈蕊，夜風之中，那七點紫紅的火燄，燈光如豆，魯有脚手中執一支藤棍，站在他身後，像是給他在護法。

排教，在長江上下游，有着極大的勢力，但他們都生活在木排之上，很少和江湖上人往來，一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以江湖上很少看到他們出手，而且也盛傳着排教的人精擅法術，一向被人視作神秘教派，未免有許多神乎其神的傳說。

這回眼看姬傳燈趺坐在屋簷上，右手執刀，左手托着一盞七星燈，誰都不知他有什麼作用？許多人的目光，不時就朝西首屋簷溜去，但誰也看不出這般趺坐，有何用處？

此時桑老妖在東首和鐵背蒼虬交擊了一杖，就轉頭朝西首撲去，大家眼光也就跟着朝姬傳燈投去，看他如何應付桑老妖飛撲過去的攻勢。

就在桑老妖雙足一點，朝西飛撲過去的同時，姬傳燈右手小刀朝左手七星燈中一點燈蕊一指，口中呼的吹了口氣，他這一指、一吹，刀尖居然把那一點如豆火燄挑了起來，快若流星般朝桑老妖激射過去。

他小刀連指七指，也接連吹了七口氣，就有七點如豆火燄同時射出。

這好像變魔術一般，圍觀的衆人之中，仍有不少人不知他這七點火燄有何妙用？但在場的人中，也有人看出他並不是變魔術，他吹出去是一口眞氣，但也摸不透他那盞瓦燈裏點的火燄會是什麼？

桑老妖迅快後退，同時舉起三尺長的斷杖，迅快的朝前點了七點，她斷杖凌空點出去的當然也是眞氣，正好迎着朝他激射過去的七點火燄。

因爲七點火燄射出的極快，但經她斷杖一點，忽然在空中停住了，沒有再進，但也沒有後退，這好像是雙方在鬥法了，實則那七點火燄沒有後退，是有姬傳燈的內力在支持，沒有再進，則是給桑老妖的內功逼住了。

他們是拚上了內力，內力是看不出來的。

「七星燈、火燄刀！」

桑老妖眞沒想到一個排教的首席長老



居然會有如此深厚的內功，竟會使出排教中最厲害的「七星燈，火燄刀」來。

據說「七星燈、火燄刀」，在排教中從不輕使，這是最耗損眞氣的功夫，七點燈蕊上的火燄，需由本身眞氣貫注刀身，把它送出，而且在送出之後，還需源源不絕的把眞氣輸送過去，維持不墜，直到其中一點火星擊中敵人，引起爆發爲止，只要有一點爆發了，其餘六點自然也會及時爆發，敵人如果無法逃過兩三丈方圓，立可被烈火活活燒死，威力之强，無與倫比，換句話說，只要「七星燈、火燄刀」一經使出，不論你武功多高，都得喪命火燄之下。

桑老妖認出姬傳燈使的竟是「七星燈、火燄刀」心頭不禁大駭，她斷杖凌空點出，擋住七點火燄，人立即吸氣疾退！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但聽「嗤」的一聲，姬傳燈射出第一點火燄和桑老妖木杖點出的眞氣乍然一接，就爆炸開來，第一點火燄爆炸了，後面六點火燄也立即跟著爆炸，衆人但覺眼前一亮，火光登時大盛，桑老妖總算見機得快，在火光爆炸之時，一條人影已經閃電般後退，只有一步之差，她就得葬身烈火之中。

桑老妖怒極，白髮飛揚，厲聲道：「姬傳燈，你給我記住了，老婆子不會饒過你的。」

姬傳燈依然趺坐如故，冷笑道：「姬某目前正在此地，誅滅黑衣教之後，才會回去，只怕妳已經沒有機會找姬某來了。」

桑老妖望了那一堆冲天烈火一眼，朝北首紫陽眞人看去，厲笑道：「紫陽道人，老婆子也想看看你有什麼絕活？」

她口中說着，話聲未落，人已到了紫陽道人的面前。

「善哉！善哉！」紫陽眞人單掌當胸，說道：「桑老施主朝貧道這邊衝來，貧道說不得只好出手了。」

眞武劍當胸直豎，緩緩的朝前劃出九個圓圈。他這九個圓圈劃得十分緩慢，看去好像有氣無力；實則正是武當「太極劍法」中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訣要，但見一圈圈劍光，竟然朝桑老妖身上纒了上去。

桑老妖三尺斷杖正待出手，但她業已看出紫陽眞人劍上劃出的五個圈(他此時正好劃到第五個圈)，前面一圈最大，後面一圈，一個比一個小，但每個劍圈都在逐漸擴大之中，自己如果冒失的飛撲進招，豈不正好自動把身子往圈中投去？

就在這一瞬之間，紫陽眞人九個劍圈，愈來愈大，圈內劍氣森然，寒砭肌骨，業已湧到身前，妳就是不和他動手，他劍圈一個接一個的朝前推進，也非把妳圈入其中不可，唯一的辦法，就是只有後退了。

桑老妖接連被三方扼守屋簷的人擊退，心頭更是又驚又怒，暗道：「既然闖過三面，自然也要見識見識少林寺的功夫了。」

心念一轉，立即朝南首屋簷飛射過去，口中桀桀笑道：「你們三個和尚，也該露一手給老婆子瞧瞧了。」

人隨聲到，定慧大師手持禪杖，巍然

不動，他左首定心長老忽然右手上伸，左掌下沉，使出了的是少林七十二藝第一神功「如來掌」。右首定慧長老雙目驟然如炬，右手握拳，呼的一聲淩空擊出。他使的是一記「金剛拳」。

桑老妖撲近的人陡覺掌風壓頂，一陣窒息，急忙舉杖上挑，同時左手朝前迎出。

那知定心長老這一記「如來掌」，右手下壓，左手上揚，內力上下交征，乃是乾坤一合之義，她杖勢只是往上挑起，如何接得住，等到發現不對，急忙吸氣後退，但她迎出的左手，已和定善長老的掌風接觸上了。

她左手方才被任雲秋「九陽神功」所破，仗着功力深厚，幸未傷殘，終究經絡受傷，此時和對方拳風乍接，但覺左臂一陣痠麻，無法使得出力道來，「砰」的一聲，左肩立被拳風擊中，一個人被震得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摔落地上。

她連闖四個方向，只有這一記受到了創傷，全身眞氣幾乎被震散了大半，落到地上，兇睛突出，胸口起伏，不住的喘息。

春申君大笑一聲道：「桑老妖，妳現在總該知道，今晚休想生離此地了，但只要你放下屠刀，棄惡向善，重新做人，武林盟仍然歡迎妳……」

「陳春華，老婆子和你拚了！」

桑老妖沒待春申君說完，驀地身發如風，朝春申君撲來。

她心頭一股怒氣，却全集中在鳳簫女一人身上，因爲方才若無鳳簫女攔阻，春申君早已了帳，她手中桑木杖也不會被任雲秋、葉菁菁的一劍、一刀削斷，桑木杖沒被削斷，就不會敗給這許多人的圍堵之下了。

因此她口中雖然朝春申君喝着，但在撲到春申君身前一丈光景，身子忽然橫移數尺，手中斷杖閃電般向鳳簫女當胸直點過來。

鳳簫女鳳簫橫架，口中喝道：「盟主金玉良言，勸你回頭是岸，妳還不及時醒悟，眞要把數十年盛名，毀在白雲觀嗎？」

桑老妖是橫上了心，口中桀桀笑道：「無恥丫頭，你吃裏扒外，原來是勾搭上了陳春華這個沽名釣譽的漢子，老婆子今晚上不斃了妳，就不叫桑老妖了。」

口中尖聲喝着，右手飛舞，三尺斷杖一口氣攻出了一十八杖。

她桑木杖雖然只剩下了三尺，左手用不上力道，而且「血阻穴」已受了傷，但在氣怒交迸之下，總歸是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無比，此刻全力施爲之下，短杖輪飛，連同她一個瘦小人影，有如一團滾滾黑影，屋上這許多武林名家，各派掌門，能夠看得清她斷杖招數的，可說寥寥無幾。

鳳簫女也被她當衆罵得如此難聽，心頭又羞又怒，叱道：「桑老妖，我還尊妳前輩，原來竟是一個不識時務，怙惡不悛之人，妳當我鳳簫女眞是怕了妳不成？」

鳳簫起處，漾起一片簫影，迎戰過去。但見兩團人影，時分時合，疾轉如風，兩丈方圓，盡是呼呼勁風，內力四捲！

葉菁菁道：「任大哥，你護着盟主，我去助鳳姨一臂之力。」

任雲秋道：「且慢，鳳姨和老妖打得難分難解，動作何等迅速，你新月刀又鋒利無匹，此時上去，反而會使鳳姨礙手礙腳，只好再等一回，讓鳳姨和她分出勝負來，再上去也不遲。」

葉菁菁確實也無法分得清敵我人影，即使分清楚了，但等妳出手，雙方早已變換了方位，出手可能有誤，只好點着頭，停下步來。

冉嬤嬤却在此時雙手一揮，口中喝了聲：「快列陣，咱去活捉桑老妖！」

她喝聲甫出，十六名手提紅燈的少女，忽然間像流水般朝兩人拚鬥場中急步行去，圍了上去。但見紅燈起落，圍着兩人繞圈疾走！

一陣陣勁風，吹得她們衣袂飄飛，但十六名少女右手紅燈忽上忽下的舞起，左手也同時揚起了一方紅絹，一個個身如風中之柳，煞是好看！

如果不知道這是一場兇狠的拚搏，如果四周再配置了音樂，豈不成爲可以娛賓的紅燈舞曲了？

本來，桑老妖、鳳簫女兩人已經只成了兩團飛旋撲擊的黑影，已令人看不清楚，這回再加上十六名紅燈少女在她們外圍繞場而舞，紅燈掩映，人影迷離，更使人看得眼花撩亂！

繞圈疾走的十六名少女圈圈由大而小，漸漸往中間逼近，但逼近到一丈左右，已經無法再逼近過去，那一丈之內，飛旋的勁氣，有如一堵無形的牆壁，擋在她們面前，妳只要再進一步，就會被迫退兩步。

十六名少女此進彼退，繞着圈衝了一陣，依然沒有一個衝得進去，只聽有人嬌喝一聲：「六角紅燈照四方！」

其餘的人也接着依聲和道：「六角紅燈照四方……」

第一個又唱道：「紅燈照處月無光。」

其餘的人又曼聲和道：「紅燈照處月無光……」

第一個人又唱道：「月無光兮降仙女。」

其餘的人又曼聲和道：「月無光兮降仙女……」

第一個人又唱道：「仙女紅巾七步香。」

其餘的人又跟着曼聲唱道：「仙女紅巾七步香……」

唱到最後一句，十六個人左手紅巾齊揚，刹那之間，但見一蓬粉紅烟霧，霏霏濛濛，如幛如幔散了開來，把場中拚搏的兩人一齊淹沒。

就在此時一道人影從天而降，瀉落在這粉紅烟霧之中，

也在此時，十六名提燈少女突然分作十六方向飛了開去，一陣鶯鶯燕燕的驚呼嬌叫，同時響起，十六名少女已經紛紛跌了出去。

大家正看得稀奇，還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天空間也響起了邋遢和尚的喝聲：「酒肉道士，快截住他……」

「拍」！粉紅烟霧中傳出「拍」的一聲輕響，和鳳簫女的一聲驚「啊」同時響起。

一支鳳簫急射而出，「托」的一聲，插入東首一堵磚牆之中。

同時但見一道人影衝出粉紅烟霧，破空直上，另有兩道人影，跟着破空飛起，銜尾疾追，但這不過是電光石火般的一閃而逝，三道人影早已走得沒了蹤影。

這一段話，真如風雲不變，瞬息間的事，大家還沒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粉紅烟霧中首先走出的是鳳簫女，她秀髮披亂，似乎遇上了極大的震撼，神情幾乎顯得十分驚愕。

任雲秋、葉菁菁、冉嬤嬤同時搶了上去。冉嬤嬤急着問道：「鳳姑娘，桑老妖逃走了麼？」

鳳簫女舉手理理散亂的雲鬢，說道：「她似乎負了傷，而且也傷得不輕，不然的話，我是無法接得住五十招的；但我和她打出百招開外，依然不分勝負，正因為有我和她力拚，才被紅燈陣圍住，最後她中了天羅七步香，漸漸站立不穩，那知她內功精純，摒住了呼吸，站立不穩，只是誘敵之計，我看她倒下去，正待伸手，她抬手點出『乙木釘』(指法)直襲我『玄機穴』，我一時避無可避，只好舉起鳳簫朝她當頭擊落，這是同歸於盡……」

冉嬤嬤驚啊一聲道：「妳怎麼可以這樣打法？」

春申君笑道：「冉嬤嬤，妳沒看見鳳盟主並沒事麼？」

冉嬤嬤道：「但聽來總是驚心動魄的。」

鳳簫女續道：「那知就在此時，我突覺一股奇大無比的潛力從天而降，把我推得後退了兩步，鳳簫也被震脫手。」

春申君吃驚的道：「那會是什麼人？」

鳳簫女道：「等我定睛看去，那人已經挾起桑老妖騰空而去，我根本沒看得清楚來人面貌，只覺是個高大人影，這人功力之高，大概還遠勝過桑老妖。」

葉菁菁道：「鳳姨，妳是驟不及防，又沒和他出手？」

鳳簫女搖搖頭苦笑道：「一個人武功如何，只要你到了某一境界，對方一出手，就可以知道，此人只旋了個身，就把我手下紅燈陣十六個女孩子震飛出去，光憑這一手，就是桑老妖也無法辦到，抬手之間就震飛了我手上的鳳簫，鳳姨手上的簫，又豈是一般人能震得飛的？」

春申君聽得一呆，黑衣教竟有這麼一個武功高不可測的人相助，救走桑老妖事小，自己這邊集結了各門各派的高手，看來沒有一個人能和此人抗衡，豈不是極大的隱患？想到這裏，不禁雙眉緊蹙，一時沉吟不語。

金贊廷道：「武林中竟然會有這樣的高手？」

任雲秋道：「剛才小侄看到兩位老人家已經追上去了。」

春申君道：「不論二位前輩能不能追得上，等他們回來，是什麼人總可以知道的了。」

這一陣工夫，東方已吐魚肚白，春申君朝少林定慧方丈、武當紫陽真人等人抱抱拳頭：「諸位道長辛苦了，天色已亮，諸位道長還是先請回房休息吧！」

定慧大師紛紛飄身落地。

鐵背蒼虯李公健手持龍頭杖，問道：「鳳副盟主可知剛才救走桑老妖的是什麼人麼？」

鳳簫女道：「說來慚愧，他把我鳳簫震飛，我却連他面貌都沒看清楚。」

紫陽真人道：「此人好快的身手，貧道數十年來，當真還是第一次遇上。」

春申君道：「如今已有能通大師和風道長二位追了上去，等二位前輩回來，就可以有眉目了，時間不早，諸位道長還是先回去安息吧！」

定慧大師等人朝春申君行了一禮，就各自退去。

春申君道：「鳳副盟主，妳們也該去休息了。」

鳳簫女看着他，問道：「你呢？」

春申君含笑道：「大敵已去，而且天色即將大亮，不可能再有事了。」

任雲秋道：「鳳姨放心，這裏有小侄會照顧的。」

鳳簫女被他一句「鳳姨放心」，說得粉臉微酡，點點頭道：「也好，菁菁，妳也熬了一晚了，隨我回去休息吧！」一面朝秋兒、雲兒二人吩咐道：「妳們兩個留在這裏，伺候盟主好了。」

秋兒、雲兒同聲躬身應「是」。

鳳簫女就率同冉嬤嬤等人往西院落而去。

春申君回顧沈同、謝公愚等人，說道：「沈兄、謝兄、金兄、陳兄，你們也該去休息一回了。」

謝公愚走在最後，輕輕扯了任雲秋一下衣袖，低聲道：「任少兄，給我四粒解毒丹。」

任雲秋沒有多問，伸手從懷中取出藥瓶，傾了四粒解毒丹，交到謝公愚手上。

謝公愚接過，轉身就走，謝公愚、沈同、金贊廷、陳康和四人，都是住在東院樓上，每人一間，上樓之後，就各自回入房，他們已經一晚沒睡，入房之後，自然掩起房門，上床休息了。但謝公愚回房之後，却輕輕打開後窗而出，飛落第三進的小院之中。

這裏第三進的東院，四莊莊丁的住四莊莊丁，除了派出去巡邏和站崗的人員之外，回到住所來的，都是輪班休息的人，是以此刻天色雖已大亮，院中並不見人。

就在謝公愚飛落之際，總管陳福就在長廊上出現，他朝謝公愚招招手，轉身朝長廊行去。

謝公愚沒有出聲，跟着他穿過長廊，折入最後一下小屋中。

陳福等謝公愚走入，就隨手掩上了房門，才道：「回謝莊主，有兩個人自戕了。」

謝公愚點點頭道：「是兩個被削斷雙足的人麼？」

陳福應道：「是的。」

謝公愚道：「不要緊，咱們還有四個活口，你去提一個來。」

陳福答應一聲，從裏首提了一個人走出。

謝公愚走過去把一粒藥丸納入他口中，然後回到一張木椅上坐下。

陳福一手提劍，站在他邊上，一面低聲道：「謝莊主，你老認爲咱們之中有內奸麼？」

謝公愚哼了一聲道：「今晚情形，粗看起來，似乎是對方派遣的殺手，從西首摸入，殺死了咱們十六個武士，混入白雲觀，其中另有兩個使用黃蜂針襲擊盟主，十六名混進來的殺手，隨着在後院發動，吸引咱們，桑老妖却進入盟主房中行刺，對不？」

陳福點頭道：「正是這樣。」

謝公愚哼道：「那麼十六名殺手，一個沒少，都被咱們留住了，連桑老妖也被困住，差點送了命，怎麼會沒見那兩個使用黃蜂針的人呢？」

陳福道：「謝莊主認爲他們還潛伏在白雲觀裏麼？」

謝公愚道：「這兩人根本不用潛伏，他們就是內奸，不然，葉姑娘追出去，怎麼會一晃眼就不見了呢？再說，盟主中了黃蜂針，只傷未死，桑老妖如何會知道的？」

陳福瞪大雙目，說道：「桑老妖怎麼會知道的呢？」

謝公愚道：「眞被黃蜂針打中，盟主不是已經死了麼，桑老妖何用再潛入房中行刺？那時兩個使黃蜂針的人早已逃走，逃走的人，並不知道盟主生死，桑老妖又怎麼會知的呢？這就是說，有人告訴了桑老妖，盟主只傷未死，這人，自然是盟主負傷之後，曾經到過盟主房中的人了。」

陳福駭然道：「盟主負傷，連前院各大門派掌門人都未驚動，那時進入房中的人，屈指可數，那會是誰呢？」

「自然屈指可數。」

謝公愚臉露冷笑，一指地上那人，說道：「咱們只要問他就會知道，所以我要你把這幾個人秘密收押，白雲觀房屋不下百間，這樣他就無法找得到，如果讓他找到了，早就殺了滅口了。」

陳福驚異的望着謝公愚，問道：「謝莊主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唔！」謝公愚道：「還差一個，現在你可去拍開他受制的穴道了。」

陳福依言俯下身去，一掌拍開了那人穴道。

那人身軀一震，倏地睜開眼來，翻身坐起，但他雙腿的穴道還沒解開，因此只能坐起，沒法站起身來。

謝公愚道：「朋友，委屈你坐着，咱們聊聊吧！」

那人粗聲道：「沒什麼好說的。」

謝公愚道：「朋友總聽說過好死不如惡活吧？何況朋友和咱們合作，並不會是惡活，你們副教主、總監、總護法和好多位護法，不是都來了麼？」

那人道：「你勸我投降？」

謝公愚笑道：「不是投降，而是和咱們合作，武林盟是武林人的武林盟，大家一視同仁，不分黑白兩道。」

那人搖搖頭道：「說得很好聽，可惜我已經不成了，你勸我加盟，還是殺了我吧。」

謝公愚道：「爲什麼？」

那人道：「我活不過中午。」

謝公愚大笑道：「如果朋友活得過中午呢？」

那人依然搖頭道：「這不可能。」

謝公愚笑道：「你們是屬於閔長庚手下的殺手，臨行以前，都服下了不見午的毒藥，對不？」

那人驚異望了他一眼，好像覺得他知道的很多。

謝公愚沒待他開口，接着道：「幾天前柳飛花率領的殺手，不是也在出發前服過和朋友一樣的毒藥麼？他們投過來之後，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那人道：「我不信，咱們服下的是某種獨門毒藥，沒有他的解藥，別人無藥可解。」

謝公愚含笑道：「朋友不信，也是應該的，但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朋友怎麼不運氣試試，你身上有沒有劇毒，自己應該知道了。」

那人似乎不信，果然依言閉上雙目，暗暗運氣檢查，過了一回，他睜開眼來，面露驚異之色，口中忍不住「咦」了一聲。

謝公愚望着他笑道：「朋友是不是奇怪身上劇毒已經消失了，對麼？」

那人驚疑的道：「難道是朋友給我解了身上之毒麼？」

他語氣之中，還是有些不信。

謝公愚手掌一攤，笑道：「四顆解毒丹，朋友服了一顆，還有三顆，是要給你三個同伴的，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坐着瞧就是了。」

一面朝陳福道：「陳總管，你去把三個人一起提過來。」

陳福依言把三人都提了出來，放到地上，再從謝公愚手中接過藥丸，伸手捏開他們牙關，納入口中。

謝公愚道：「朋友劇毒已解，不知是否願意和咱們合作呢？」

那人拱拱手道：「黑衣教沒把咱們當人，咱們也不用對他們講什麼忠義了，在下願意追隨武林盟，聽候差遣，如有貳心，天誅地滅。」

江湖上人首重言諾，他說出重誓，自然可信。

謝公愚大笑道：「朋友言重，那麼這三位就請朋友說服他們了。」

他們腿上穴道是任雲秋的「截經手法」，是以不怕他們自己運氣解穴，謝公愚向他問了解經手法，站起身走到那人身旁，伸手輕輕一拂，解過了經穴。

那人發覺雙足已能活動，這就站了起來，朝謝公愚抱抱拳道：「在下解良，還沒請教你的大名。」

謝公愚道：「兄弟謝公愚，這是陳總管。」

「原來是弓箭塘謝莊主。」

解良又向陳福抱抱拳道：「陳總管，久仰了。」

謝公愚道：「他們服藥已有一盞茶的時光了，解兄現在可以解開他們上身穴道了。」

解良聞言就伸拍開了三人的穴道，他們睜開眼，他和解良一樣就翻身坐起。

因有解良和他們談話，而且三人身上劇毒又已全解，自然一致表示願意投入武林盟。

這三人叫做宋之礎、簡百城、黃權。

謝公愚也一一替他們拂開了受制的經穴，一面問道：「四位既然棄邪歸正，咱們就是自己人了，有一件事，兄弟想要請教四位。」

解艮道：「謝莊主要問什麼，在下四人知無不言。」

謝公愚道：「四位可知黑衣教潛伏在咱們的人麼？」

解艮等四人聽得一齊搖頭道：「咱們出發之時，聽說有人會接應咱們，回到白雲觀，因咱們是假冒輪班休息的西路弟兄，不會有人攔阻，但不知道在何處休息，後來有一個人在門首向咱們打了個手勢，咱們就跟着他進來的，只是沒和他說話，而且看到的也只是他後身形而已，並不知道他是誰。」

謝公愚知他們說的不假，一面和四人低低的說了一陣。

解艮等四人齊點頭道：「在下等人投到武林盟，身無寸功，這是咱們立功的機會，謝莊主吩咐，在下等自當遵命。」

謝公愚含笑道：「只是委屈四位了，四位請休息吧！」

說完，就帶着陳福走出。

陳福隨手帶上了門，並要八名弓箭塘的武士住進這間屋子的左右兩間屋中守候。

謝公愚又悄悄穿窗而入，回到房中，和衣在床上躺下。

他早已猜到了這個奸細，但兩個奸細不能漏掉一個，否則會使另一個警覺。現在他已經安排下餌，但還要魚兒上鈎，他雖然躺在床上，如何睡得着覺，只是閉目休息，養養神而已。

中午，休息的人都起來了，午餐之後，謝公愚約了沈同、陳康和兩人，來到第三進後院。陳福早已守在那裏，看到三人，立即走在前面帶路。

他把三人領到囚禁人犯的那間屋裏，讓三人走入，就掩上門。

謝公愚抬手道：「沈兄、陳兄，咱們就在這裏坐吧。」

三人在木椅上落坐，陳福就喝了聲：「來人，把四名賊人押上來。」

隨着喝聲，就有四名手持朴刀的武士押着四個反綁着雙手的漢子走了過來，一直行到謝公愚等三人面前，一排站定。

那四名手持朴刀的武士，有二名走到三人邊上站定下來。

謝公愚道：「康和兄，這四人生性強悍，兄弟早上問過他們，沒有一人作聲，現在就請你老哥問吧！」

陳康和點點頭，嘿然笑道：「謝兄大概和他們太客氣了，兄弟對人，一向是不會客套的。」

一面問道：「你們四人叫什麼名字？」

解艮道：「在下解艮。」接着又說了其他三人的姓名。

陳康和問道：「你們是閔長庚手下的殺手？」

解艮道：「不錯。」

陳康和又道：「你們十六個人這次行動，是誰帶頭的？」

解艮道：「就是在下帶隊來的，上面曾說到了這裏，自然有人接應。」

謝公愚一拍椅子的扶手，哼道：「咱們這裏果然有奸細。」一面急着問道：「此人在那裏接應你們？」

解艮道：「咱們在大門左首遇到的，他只伸手打了個手式，咱們就跟他到了這裏。」

謝公愚問道：「此人面貌，你可曾看清楚麼？」

解艮道：「沒有，那時天色已黑，他只打了個手式，轉身就走，沒有看清他的面貌，但在下一直走在他身後，此人的後形和說話的聲音，在下還能辨認出來。」

謝公愚大笑一聲道：「你可以辨認就好，謝某帶你去看看咱們這裏所有的人。」

解艮道：「謝莊主不用帶在下去看了。」

謝公愚道：「為什麼？」

解艮道：「因為這裏有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和後形都像那人。」

陳康和目光凌厲的朝他投去，沉聲道：「你如敢胡說八道，陳某就不會饒你的。」

解艮咳嗽一聲，和其他三人雙手一鬆，就脫出了反綁的繩索。解艮笑道：「咱們人業已脫離黑衣教，投到了武林盟，咱們就是為了要找出領咱們進來的這個奸細。」

謝公愚問道：「解老哥，你說這人是誰？」

解艮一指陳康和，說道：「就是他。」

陳康和怒聲道：「你敢胡說。」

他左手正待抬起，突然站在邊上的兩名武士手中兩柄雪亮的鋼刀一下從陳康和後面，一左一右架到了他的頸上。

陳福出手更快，一指點在他肩後穴道，喝道：「陳莊主，在下奉命行事，你動一下，鋼刀是不長眼睛的。」

陳康和怒聲道：「陳福，你好大的膽子，我和你們莊主，是數十年的朋友，你竟敢相信他們的話麼？」

陳福道：「不錯，你和咱們莊主是數十年老朋友，但有時朋友比敵人更可怕。」

沈同不敢置信的道：「康和兄，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糊塗事來？」

陳康和頸上被兩柄鋒利的鋼刀架着，不敢稍動，怒聲道：「沈同兄，你相信麼？」

謝公愚笑道：「凡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兄弟也不大相信。」

一面朝陳福吩咐道：「陳總管，搜搜他身上可有什麼？」

陳福伸手褪起陳康和左手衣袖，就可以看到他手腕下縛着一圈皮帶，附着腕底是一個八寸長黑黝黝的鐵管針筒，這就解開皮帶，把針筒取下，看了一眼，不覺心頭怒發，罵道：「陳康和，你這人面獸心、豬狗不如的東西，咱們莊主一向把你視同兄弟，你竟然用這樣歹毒的暗器，來暗算盟主，你……還是人麼？」抬手就是「拍」「拍」兩個耳光。

這兩記耳光是他含憤出手，少說也用了七八成力道，直打得陳康和雙目金星亂冒，滿嘴血水，吐出幾顆門牙。

謝公愚從他手上接過針筒，連忙攔道：「陳總管不得動武，先搜搜他身上再

說。」

陳福不再客氣，「嗤」的一聲，撕開陳康和胸前衣衫，伸手在他懷中搜索了一遍，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招手道：「把他綑起來。」

對面兩名莊丁取過繩索，就把陳康和雙手反剪着綑縛起來，他們早經陳總管授意，一左一右用力綑緊，綁了個五花大綁，推着他站到前面去。

謝公愚手上拈着針筒，搖搖頭道：「兄弟眞是不敢相信康和兄竟會做出這樣的儍事來，康和兄，事已至此，你應該照實說出來，還有一個同黨是誰？」

陳康和本來天生一張死灰色的國字臉，此時更是一片蒼白，說道：「我要見盟主。」

沈同臉色一沉，喝道：「陳康和，你放明白些，你暗算盟主，你以爲盟主還會見你麼？老實說，春華兄一直把你拉在一起，和咱們四個莊主，稱兄道弟，咱們只是礙着春華兄的面子而已，我沈同第一個瞧不起你，你再不乖乖的先把同黨說出來，陳福，你只管給我用刑，一切都有我沈同擔待。」

謝公愚道：「沈兄且慢，康和兄會說出來的。」

沈同道：「如果他不說出來，如果走漏風聲，給奸細跑了，陳康和，我會把你一劍一劍的活活分屍。」

陳康和雖是老奸巨猾之人，但他知道沈同爲人，說得出，做得到，心中也着實害怕他向自己下手，這就哭喪着臉道：「行刺盟主的是趙復初，我只是掩護他而已。」

沈同問道：「還有別的羽黨嗎？」

陳康和道：「沒有了。」

沈同問道：「你怎麼和他勾結的？」

陳康和哭喪臉道：「兄弟是被但無忌所逼，情非得已。」

沈同怫然道：「我不想聽你廢話，說得快點。」

陳康和不敢違拗，接着道：「我……家小被但無忌留爲人質，我只好聽命於他。」

陳福在旁冷笑道：「黑石莊離咱們不遠，你夫人逝世已經多年，又並無所出，你那來的家小？」

陳康和臉上一紅，囁嚅的道：「因爲拙荊沒有生下一男半女，所以……所以兄弟另有一房妻小。」

陳福冷冷的道：「就是走江湖賣解的筱翠花？」

陳康和點點頭。

沈同問道：「趙復初前來詐降，就是和你連絡來的？」

陳康和道：「他這次隨柳飛花前來，故意找兄弟動手，說出了暗號，要兄弟領他面見盟主，假意說聽了兄弟的勸說，才投降的。」

沈同問道：「暗號怎麼說的？」

陳康和道：「落花有意隨流水。」

沈同道：「昨晚行刺來的人，又如何和你連絡的？」

陳康和道：「那是趙復初接到了黑衣教的飛鴿傳書，說昨晚派人前來，要兄弟領他們進來，趙復初外號飛狐，輕功甚佳，由他潛入盟主房中行刺，兄弟只在屋簷上擔任把風。」

沈同道：「這麼說，用黃蜂針偷襲葉姑娘的就是你了。」

陳康和道：「兄弟只是阻止她追來而已！」

沈同冷笑道：「你連盟主都可以出賣，殺死一個葉姑娘又算得什麼？只是葉姑娘見機得快，沒中你的暗算罷了。」

說到那裏，一抬手道：「陳總管，把他帶下去，你要莊丁們嚴加看管。」

陳福答應一聲。

陳康和乞憐的道：「沈兄，兄弟只是一時糊塗，我要見盟主一面……」

沈同臉色一沉，哼道：「陳康和，你只是一個江湖上的混混而已，誰要和你稱兄道弟？再說，盟主也不會見你的，你們還不把他帶下去？」

兩名莊丁推着陳康和，叱道：「沈莊主吩咐，你還不快走？」押着他退下。

謝公愚搖着頭道：「一失足成千古恨，陳康和本性並不壞，只是貪婪了些，才有今日之禍。」

沈同笑道：「公愚兄的口氣還有些同情他，這種人值得同情麼？」

謝公愚道：「好了，現在兄弟領解兄等四位去見過盟主，有一件事却要麻煩沈兄了。」

沈同道：「還有什麼事，公愚兄請說。」

謝公愚道：「第一件事，要派人暗中釘住姓趙的賊子，別讓他溜了，而且他身上有一管黃蜂針，要特別小心。第二，從黑衣教過來的人中，以雲千里和漆嘯天二人身份較高，沈兄最好把陳康和的招供，先告訴他們二位，待會兄弟領解兄四位過去，就如此如此……」

沈同連連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兄弟那就先走一步了。」

＊　＊　＊

第一進的西院，也是自成院落的三排房舍，一共有十餘間之多，凡是黑衣教投過來的人，都住在這裏。

這可不是歧視他們，而是雲千里、殷長風等人的主張，因爲投過來的人，人數業已不少，其中衷心悅服，唾棄黑衣教邪惡的人，固然爲數衆多，但也難免良莠不齊，會有臥底的人潛在其中，住在一起，可收監視之效。

西院，也有一個大客廳，是大家飲茶、談天和作息之所。西院後面，另有數十間房舍，那是各門各派的門人弟子住的地方了。

這時正當午餐之後，大家坐在廳上喝茶聊天，他們只知道昨晚桑老妖潛入白雲觀，被邋遢和尚、酒肉道人兩人發現，暗中通知了各派掌門，分四處埋伏，把桑老妖困住，差點送了老命。

這是最新的話題了，大家都一致認爲黑衣教除了桑老妖、痲一怪，鐵杖翁等寥寥幾個，已是沒有什麼大援了，垮台已只是遲早的事了。

遊龍沈同是找雲千里來的，雲千里恰巧不在廳上，遊龍沈同找到他房中，把陳康和的事，和他仔細說了一遍。雲千里道：「這人出身來歷，兄弟不大詳細……」

正說之時，漆嘯天聽說沈同來了，正想問問他昨晚之事，跟了進來。

沈同含笑道：「漆老哥來了正好，兄弟正要找你呢？」

漆嘯天道：「沈兄想必有什麼事見教了？」

沈同接着又把趙復初來臥底，昨晚行刺盟主來之事說了一遍。

漆嘯天吃驚道：「會有這等事！兄弟只知此人在長江下游一帶作過案，勾結過倭寇，兩江衙門曾有海捕文書，本身只是一個飛賊而已！」

沈同又把謝公愚的話，和兩人說了。於是三人就站起身，往廳上行去。

通臂猿猴侯通看到沈同，笑道：「沈莊主，你來得正好，大家方才用午餐的時候，才聽到消息，據說昨晚桑老妖潛入白雲觀，差點送了老命，咱們居然一無所知，沈兄來說說吧！」

他這一說，大家不覺都圍了上來。

沈同含笑道：「兄弟就是來向各位老哥報告昨晚經過的。」

當下就把昨晚有人以黃蜂針筒行刺盟主，葉菁菁發現有人假冒四莊莊丁，一直說到桑老妖被救走，很詳細的說了出來。

大家聽得頗感意外，正在議論紛紛之時，只見謝公愚領着四人走了進來，拱拱手含笑道：「諸位老哥都在這裏，兄弟是給大家引見背棄黑衣教，新加入武林盟的四位同道來的。」

大家聽他這麼說了，都紛紛站起身來。

解艮等四人，一直是在黑衣教副教主閔長庚的手下，衆人之中，雖然同在黑衣教下，但却有識，有不識。謝公愚替大家介紹之後，大家紛紛鼓掌，表示歡迎。

沈同和漆嘯天、雲千里三人在謝公愚和大家介紹之時，悄悄移近趙復初身邊。

謝公愚等掌聲一落，忽然朗聲道：「諸位老哥，兄弟還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報告，昨晚行刺盟主的，共有兩個賊人，說出來諸位也許不信，一個竟是盟主數十年朋友江湖上人稱黑石頭的陳康和……」

趙復初看出苗頭不對，正待轉身。

沈同站在他身後，低聲道：「落花有意隨流水。」突然出手一指，朝他左肩點去。

沒想到趙復初雖然是個矮胖身材的人，但他外號飛狐，不但輕功極佳，而且為人也極機警，謝公愚說出黑石頭已經落網，他就已警覺不對，聽到沈同在身後說了句：「落花有意隨流水」，登時想到自己落在人家包圍之中。

一時情急，突然迅快的朝前衝上前一步，左手抬處，露出一支黑黝黝的針筒，抵住了謝公愚的胸口，獰笑道：「你們都看到了，我趙復初手裏是一隻什麼針筒了，只要你們那一位動一動，趙某只要拇指一按，七十二支淬毒針，就可以把這位謝莊主的胸口，打得像蜂窩一樣。」

黃蜂針的歹毒，天下有名，他這話沒錯，任你手法再快，他此時大拇指已按在針筒旁一個蝴蝶翅般機括之上。

只要點上他身後穴道，身軀一震，拇指一放，七十二支毒針就會奪孔而出，一齊打入謝公愚的胸口。

漆嘯天憤怒得大聲喝道：「趙復初，你這狗養的東西，老夫劈了你。」他正待舉掌欲劈。

沈同忙道：「漆老哥使不得。」

謝公愚坦然笑道：「就算你這一筒針完全打入謝某心膛，你也休想活着出去。」

趙復初獰笑道：「趙某找個人一同上路，總比趙某一個人落單好得多。」

廳上這許多高手，因為投鼠忌器，果然沒一個敢出手。

宇文化精擅長白神拳，可以隔山打虎，凌空傷人，他有把握從旁發出拳，把他針筒擊落，但這一來，可以救得謝公愚，可是在他擊出神拳之際，針筒受震，七十二支毒針依然會射出來，而且這一蓬毒針射出之時，距離越遠，範圍也越大，站在謝公愚右首還有不少人，可能都會被毒針射中，自然也就不好出手。

沈同道：「趙復初，你想如何？」

趙復初大笑道：「你們大概不想謝莊主死在我針下吧？趙某也不想死，那只好請謝莊主委屈一段路，把兄弟送出白雲觀去了。」

謝公愚沒待沈同開口，就點點頭道：「沈同，就依他好了，兄弟送他出去。」

趙復初笑道：「謝莊主果然合作得很，沈莊主，還有漆總護法……」

漆嘯天怒聲道：「漆某早已不是總護法了。」

「不是總護法也是一樣。」趙復初道：「請你告訴這裏的人，一個也不許跟在他後面。」

去。

沈同一時也束手無策，朝謝公愚望去。

謝公愚朝他笑笑道：「也好，沈兄、漆老哥，你們就在這裏等着吧，兄弟一個人送他出去好了。」

沈同心知謝公愚足智多謀，看他神色如常，可能已經有了計較，這就點頭道：「好吧！」

趙復初左手針筒緊緊抵着謝公愚，道：「謝莊主，你轉過身去，走在前頭。」

謝公愚轉身之際，朝大家拱拱手道：「諸位老哥，咱們既然講定了，兄弟送他出去，諸位千萬不可再突然出手了。」

漆嘯天心中暗暗哼道：「久聞弓箭塘謝公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今日一見，原來也只是貪生怕死的人。」

這些人中，和謝公愚相交不深，很多人幾乎都有這種想法；但因謝公愚是盟主春申君的多年好友，大家心中雖覺輕視，却也沒有人形之於色。

謝公愚轉過身去，走在前面，趙復初緊隨他身後，把針筒縮藏在衣袖之中，依然緊對着謝公愚後心，兩人一前一後，從西院轉出大殿。

大天井中正有謝雨奎和他南路的許多四莊聯合武士佈着崗，另外也有各門各派的門人弟子，三五成羣的進進出出，但趙復初有謝公愚領頭，走在一起，自然沒人過來盤問。

趙復初心頭暗暗得意，自己如果沒有謝公愚引路，輕功再好，就是有一管殺傷力最強的黃蜂針，最多也不過射死幾十人，但這在武林盟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們的

人會越來越多，要想突圍，只怕也難如登天。

兩人越過天井，一直出了大門，門外還是站着雁翅般兩排値班人，他們當然也沒問話。

又走了一箭來路，趙復初陰笑道：「謝莊主，你請留步了。」

他越過謝公愚，轉過身來，面對着面，緩緩後退。

謝公愚只好站着不動。

趙復初計算他針筒的射程已經差不多，他和謝公愚的距離已到了一丈遠，突然獰笑道：「多謝謝莊主，兄弟那就告辭了……」

右手拇指隨着話聲一下按了下去。

謝公愚江湖經驗何等老到，早已算定這一路上他絕不敢殺自己，但他却非殺自己不可，因爲這樣，他回去才有面子，而且也算是立了大功。計算他發針的地點，至少要出白雲觀，再有一箭距離，那麼站在觀前的莊丁才可以追不上他，而埋伏在沿途的莊丁，以他的輕功，也無法攔得住他。因此在趙復初要他「留步」，他就留心了。

也就在趙復初走到相距一丈光景，他是暗器大行家，自然知道趙復初必然會在此時出手，因爲超過一丈以外，黃蜂針機簧發射的威力，就會減弱，趙復初話猶未完，拇指還未按下之時，他早已身形一蹲，倏地向旁躍開，身形堪堪躍開，一蓬藍汪汪的飛針已如一窩蜂般激射而至。

只聽有人大叫一聲，咕咚栽倒，但就在栽倒地上之際，口中發出殺猪般的一聲慘號！

這人居然不是謝公愚，而是已經縱身飛起，而且素以輕功出名，有飛狐之號的趙復初。

原來他黃蜂針射出，謝公愚早已閃開，而且在閃開的時候，打出了兩支袖箭，正好射中趙復初的雙脚脚彎，他縱起的人突覺脚彎劇痛，一個人就大叫一聲從三丈高處跌了下來。

等他身形跌倒在地上，又是「嗤」的一聲，一支長箭，射中他左手手腕，把他左手釘在地上，這是他繼大叫一聲之後，跌落地上，痛得又像殺猪般的慘叫起來。

這同時但見謝公愚轉了個身，又是一陣「颯」「颯」輕響，和「奪」「奪」連聲，從他身上連續射出長短不等的箭來，兩支射在趙復初頭頸左右兩邊，兩支射在他左右腋下。

兩支射在他頭頸左右數分距離的地上，更有一排短箭差不多有十數支之多，射在他身子兩邊，連同他衣服一起釘在地上，只差一、二分光景，但却沒一支射在他身上的。（只有左手腕是被長箭射穿，釘在地上）

這下不但痛得趙復初一張猪頭般臉上脹得通紅，汗水像黃豆般綻了出來，也嚇得他三魂七魄有一半出了竅。

謝公愚緩緩的走到他身邊，笑道：「你看我謝某的箭法如何?黃蜂針縱然霸道，但最多只能射到一丈左右，我背弩可以射到八丈以外，就是謝某的袖箭，也可以射出五丈，這點大概你沒想到吧?」

趙復初痛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央求道：「謝莊主，求求你，先替我把左腕的箭拔起來吧，我……受不了……」

他被長長短短十數支箭夾在地上，一點也動彈不得。

謝公愚朝他笑了笑道：「我這箭上沒有毒，不會要你的命，本來我也不想把你左手釘在地上的，因爲你這一筒黃蜂針，可以發射三次，我如果不釘住你的手，等我走近過來，你不是還有兩次發射的機會麼?謝某豈會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別人手裏?再說，謝某陪你出來之時，早已算定你會在此地發針，也早就決定要把你左手釘在此地，因爲你一開始沒把謝某殺死，就已經註定失敗的是你了。」

說話之時，徐徐彎下腰去，伸手取起黃蜂針筒。

只聽沈同大笑道：「兄弟也早就料到公愚兄定把他制住的了，漆老哥，你看兄弟沒說錯吧?」

隨着話聲，沈同、漆嘯天、雲千里等人，都從白雲觀走了出來。

謝雨奎抬了抬手，早有四名莊丁奔了過去，把趙復初左手腕長箭拔起，又替他起下脚彎上的兩支袖箭，反剪雙手，綑綁起來。

謝公愚道：「謝老弟，你要他們給他敷上刀創藥，不然血流不止，會要了他的命。」

謝雨奎應了一聲「是」。

謝公愚又道：「待會把他押到第二進東院去，我還要問他一些話。」

謝雨奎又應了聲「是」，指揮着莊丁，把趙復初押進白雲觀去。

漆嘯天大笑道：「謝老哥，說來慚愧，方才兄弟還以爲您貪生怕死，原來你老哥已胸有成竹了。」

謝公愚舉起手中黃蜂針，笑道：「黃蜂針霸道無比，而且一筒針，可以連射三次，方才若是把他逼急了，他橫上了心，一陣亂射，廳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會遭到毒手，差幸此種針份量較輕，射程不遠，兄弟身上幾件暗器，射程都比它遠得多，所以不懼他逃走。」

桂大榮道：「兄弟這對金筆，也可以作暗器打出，但看了方才謝老哥轉了個身，就射出這許多箭來，而且每一支都射得如此準確，眞是神乎其技，不愧是弓箭塘主，也眞敎兄弟佩服得五體投地。」

謝公愚哈哈大笑道：「桂老哥一筆判生死，五支奪魂魄，筆上造詣，何等精湛，兄弟這些長長短短的暗箭，完全靠機簧發射，只能說兄弟製的機簧，比一般江湖上人用的强勁一些而已，何足道哉，桂兄這不是過奬了麼?」

大家回入白雲觀，謝公愚漆嘯天等人拱拱手道：「諸位老哥，兄弟還有些事要辦，要先走一步了。」匆匆往裏行去。

大家知道他可能要去問趙復初的口供，也就回轉西院而去。

却說謝公愚回到第二進東院，謝雨奎早已命莊丁替趙復初上了刀創藥，押來東院，聽候發落。

謝公愚道：「謝老弟，這裏沒你的事了，把人留着就好。」

謝雨奎應了聲「是」，果然率同莊丁退了出去。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改邪歸正的漆趕來向恩人岳家報訊稱，中村鈴子被擁爲黑道盟主，招降納叛聲勢頓加，有個號稱「病修羅」魏寶初者也加盟爲副盟主，稍後來了說客百里彥，携函告知岳家宇，盟主宣職特設「送終宴」專請岳家宇受邀，司馬龍等決計前往赴約，在盟主府中村鈴子命「百鳥娘子」施「萬鳥大陣」攻擊司馬龍等人，一時人鳥大戰場面混亂，羽飛血濺……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壯烈犧牲爲正義　死裡逃生遺禍害

他向「百鳥娘子」道：「嫂夫人，先看妳的……」

「百鳥娘子」突然離席，疾退三步，啁啁鳥鳴，大廳外千萬隻鳥，同時拍翅欲飛，在此同時，左世保等人也都離席而起。

司馬龍突然自長衫內撤下兩根松油火把，往白燭上一觸，立即熊熊燃燒起來，交給岳家宇一個道：「鳥類怕火，盡量設法不使它熄滅……」

就在這工夫，千百隻鳥類，有如重重鳥浪，有的自大門外湧入，有的破窗而入，而左世保等人已退到大廳之外不見，只賸下「百鳥娘子」一人。

這些鳥中，有人頭高的猛鷲、巨鵰、蒼鷹、兇鷂、也有小不盈握的雲雀、畫眉、海燕、蝙蝠、麻雀、知更鳥、八哥等。

但這些大小不同的鳥類混在一起，她們絕不自相殘殺，撲啄敵人，井井有序。

司馬龍師徒左手擎着巨大的火把，右掌力推猛拍，罡風呼呼，狂風呼嘯，有些鳥類無法抗拒人類的巨大掌勁，羽毛紛紛洒落，鳥屍狼藉，血肉橫飛。

但那些猛鷲巨鵰，不但能閃避掌勁，而且身堅如鐵，挨幾下有如搔癢，只要掌力不直接擊中，牠們就不會受傷。

此刻大廳中充滿了各種鳥類，川流撲擊，前仆後繼，負傷的掠出廳外，外面立即換進未負傷的鳥類。

有些小鳥，飛掠奇快，有如織機上的梭子，一不小心，必被啄傷或啄瞎了眼睛。

而且猛鷲巨翼搧動，狂風大作，二人還要護住火把不使它熄滅，這樣一來，二人就非常吃力了。

「百鳥娘子」在一角發號施令，以啁啁鳥語，調動鳥類進攻，那些飛鳥飛瀉穿掠，是發出各種不同搏殺之聲。

鳥屍和羽毛，夾著鮮血紛紛洒落，加之負傷纍纍的各種鳥類，有如鵝毛大雪紛紛降落。

「師父……」岳家宇以傳音之術道：「我先把『百鳥娘子』宰了再說。」

司馬龍道：「小心她的一隻極樂鳥……」

「我知道……」岳家宇掃出二掌，鳥屍飛瀉、毛、血橫飛，立即撲向「百鳥娘子」。

「百鳥娘子」深知他的厲害，疾退一丈，自袖中飛出一團紅彩，正是那隻僅存的「鳥中之寶」之一的極樂鳥。

岳家宇大喝一聲，運足「一元罡」，以「鶴形八掌」第一二式，猛拍一十七掌。罡風瀰漫，大廳上塵土紛紛洒落，「格吱」作响，搖搖欲倒。

但那隻極樂鳥的確厲害，身子雖失去自制，却未受傷，像一團粉紅色的花球，飛掠無聲，快逾流矢，總是繞著岳家宇的上盤飛瀉，目標乃是他的雙目。

「百鳥娘子」也沒閑著，大袖交揮，向岳家宇猛攻，再加上其他鳥類捨死狂撲，簡直防不勝防。

司馬龍以傳音入密，道：「宇兒，這些鳥類固然霸道，但你我可以趕盡殺絕，只是力盡之後，對方必有更厲害的陰謀，不可不防，我們應該到外面去，以防不測。」

岳家宇以巨大火把向「百鳥娘子」面部戳去，右掌以十成眞力橫掃。

一陣「卜卜」之聲中，「百鳥娘子」被狂風震退五六步，鳥屍紛紛掉落，而那隻極樂鳥却趁機掠向岳家宇中盤，在他腰上啄了一口。

「刷」地一聲，衣衫啄破，皮開肉綻，岳家宇不由勃然大怒，正想全力應付那隻極樂鳥，那知牠十分知機立即飛出大廳不見。

這時他們師徒二人，身上沾滿了帶血的羽毛，乍看起來，像兩個毛茸茸的怪人，司馬龍沉喝一聲「快退出去！」二人力掃一掌，來到廳外。

而此刻大廳中的鳥屍，足有一尺之厚。

「百鳥娘子」化了半生心血，搜集了天下各種奇鳥，加以訓練，今夜大敵未除，反而喪失了將近一半，不由氣得「哇哇」怪叫。

二人到了廳外，有如出柙之虎，可以放手大幹，就以手中的火把當著兵刃，每一掃出，必有三五隻鳥被擊得粉碎。

但那些較大的兇鳥，俟機下撲之勢極猛，師徒二位的衣衫，已有數處被巨翼掃破。

人鳥之戰，可謂空前壯舉，因爲鳥是以自殺方式，重重撲上，眼見一羣羣地掉落。

司馬龍厲喝聲道：「左世保，你們還不現身，眞以爲利用這些扁毛畜牲能害死我們師徒麼？」

突聞「百鳥娘子」撮吹一口，聲音極爲尖銳，未死的鳥類，立即停止攻擊，在空中盤旋飛舞。

「百鳥娘子」冷聲道：「司馬龍，妾身認輸了，妾身想來想去，實在劃不來，以自己畢生心血豢養的愛鳥作肉盾，爲別人打頭陣，到頭來沒有一個領情，未免太傻！」

岳家宇冷冷地道：「妳早就應該覺悟了！像左世保那種人，連自己的師父都不認，豈能對妳用感情！至於中村鈴子，更不必說了！毒手弑夫，荼毒武林，自持有幾分姿色，嘩衆取寵，無非是……」

只聞中村鈴子冷冷地道：「小狗，你死到臨頭還敢罵人！左世保，咱們聯手把他們師徒宰了！」

左世保道：「在下正有此意。」

以中村鈴子和左世保爲主，後面是「病修羅」魏寶初、「鬼王」康八、「銀弓小二郎」、「掌仙」紀曉嵐、「半掌追魂」萬世芳、「十抓九穩」畢振山等人。

再後面是「笑面狠心」百里彥、「好好先生」上官正、「大頭翁」宮保和及「天馬行空」裴度等。

只聞左世保沉聲道：「『百鳥娘子』出爾反爾，臨陣退却理應除去，中村鈴子意下如何？」

中村鈴子道：「此意甚善，本盟中絕不要首鼠兩端，意志不堅之人……」

「笑面狠心」百里彥連連搖手道：「盟主且請息怒，此刻自相殘殺，無異予敵人脫身之機，還應同仇敵愾才對……」

岳家宇冷冷一哂，道：「百里彥，設若武林盟主知道了你下書時所說的話，不知你何以自處？」

百里彥哈哈笑道：「你不必危言聳聽，二位盟主不會聽你的挑撥之言！在下對盟主忠心耿耿，有目共睹。」

岳家宇輕蔑地一笑，道：「左世保，中村賤人，你們不是要聯手麼，我岳家宇今夜願意接你二人聯手一擊！」

司馬龍沉聲道：「宇兒不可，這兩個賊子聯手之下，非同小可，犯不著冒此風險！」

只聞「病修羅」魏寶初道：「二位盟主且請稍待，以他們師徒二人，似不必盟主動手，先讓魏某試試看！」

魏寶初撤下修羅棒，大步走到場中，司馬龍正要迎上，只聞岳家宇道：「師父，請讓給徒兒！這等貨色，用不著您老人家動手……」說著掠了過去。

魏寶初哂然道：「小子，老夫聽說過『鶴形八掌』的厲害，也聽說過有些高手栽在你手中，但老夫絕不相信你小子有甚麼驚人絕學……」

岳家宇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是那些高手徒有虛名了？」

此言一出，中村鈴子及左世保不由面色大變，同時冷哼了一聲。

魏寶初冷笑道：「是不是他們有名無實，老夫不便臆測，小子你先接我這『修羅十三棒』試試看……」

語音未畢，手中銀棒「嗡」然聲中，幻起一片銀芒，向岳家宇罩去。

岳家宇一上手就是「鶴形八掌」第一式，而且是以「一元罡」爲輔，掌勢一出，地上鳥屍暴捲而起，血雨腥風，羽毛激濺。

二人眨眼功夫各施出三招，岳家宇不由大爲震驚，這「病修羅」的身手，簡直不在中村鈴子應左世保之下，他爲何要屈居他們之下，當個副盟主？

一邊的「百鳥娘子」見鳥屍橫飛暴捲，不由咬牙切齒，待機而動，此刻其餘鳥類，都停在附近屋面上。

岳家宇施出「鶴形八掌」第五式，仍未佔到上風，不禁又驚又怒，而且十分佩服，他確信此人的武功絕不在中村鈴子及左世保之下。

銀芒如天河迸瀉，掌勁如風雷肆虐，五丈之內，砂飛石走，衣衫「獵獵」作響，連司馬龍也不禁暗暗稱奇，誰也沒有想到「病修羅」的武功有此進境。

當然那些一流高手，更加震驚於岳家宇的絕技，以弱冠之年力敵當世頂尖人物，實在令人氣結。

岳家宇施出第七招，罡風乍起，雙方力道接實，「蓬」然大震，地動山搖，身形一分，只見「病修羅」面色仍是黃森森的，臉不紅氣不喘，岳家宇也是氣定神閒，顯然功力精進不少，若在過去，施出第七招時，必定有些喘息。

「病修羅」魏寶初電目一掃，哈哈大笑道：「果然是一代奇才！難怪一些高手栽在你的手中……」

左世保和中村鈴子大爲尷尬，但又不便反唇相譏，因爲「病修羅」這兩手確實了得，若得罪了他，自己方面的實力必定大大削減。

岳家宇肅然道：「尊駕身懷絕技，卻甘爲武林敗類所用，在下實在爲你不

值！」

「病修羅」哂然道：「老夫一生消閑成性，豈能受人役使！司馬龍素來知我，想不到也以為老夫與這些敗類同流合污……」

此言一出，司馬龍師徒固然大為驚喜，中村鈴子及左世保不由面色微變，中村鈴子厲聲道：「魏寶初，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病修羅」哈哈大笑道：「有志一同，臥底擒賊耳！」

左世保和中村鈴子面色大變，而「百鳥娘子」卻冷冷一笑，道：「魏寶初，妾身極為佩服你的機智，坦白地說，你若是有意當盟主，妾身決定支持你。」

「病修羅」聳聳肩道：「小娘子，妳敢情看上我姓魏的，想嫁給我嗎？」

「呸！」「百鳥娘子」笑罵道：「狗嘴長不出象牙來！看你那份德性！」

「病修羅」哈哈大笑，道：「老夫雖然有病夫之名，但人老心卻未老，妳若有意再醮，老夫可以考慮一下……」

司馬龍哈哈笑道：「二位若是眞有意思，老夫作個現成的媒人如何？」

「百鳥娘子」羞紅了臉，垂下頭去，就在這時，四周鳥類突然驚起，出現了一些人手，那正是程九皐率領白道之人前來接應。

其實他們早知雙方幹上，但因司馬龍尚未求援，乃隱伏未動，但事情突然起了變化，司馬龍原來是有心在敵方臥底，而「百鳥娘子」又窩裡反，正好一網打盡，立即下令包抄。

一干黑道人物乍見這等情勢，不由暗自吃驚，但因他們也按下了高棋，所以尚能沉住氣。

「病修羅」魏寶初大聲道：「百鳥娘子，如果妳有意思，老夫自是沒說話，不知妳此番嫁我是梅開幾度？」

「百鳥娘子」對魏寶初眞有意思，可是當著這許多人，那能表示，啐了一口道：「魏老鬼，你甚麼年紀了，還胡言亂語？我先走了！」

「百鳥娘子」對中村鈴子及左世保道：「妾身自此以後，絕不再參與江湖是非，就此退出，兩不相欠！」說畢，啁啁鳥語，羣鳥外空盤旋相護，疾掠而去。

司馬龍道：「中村鈴子，妳乃東瀛三島之人，不必枉想獨霸中原，老夫勸妳見好即收，速返東瀛，不究以往，左世保……」

司馬龍冷峻地說：「你現在還不束手就擒麼？」

左世保聳肩獰笑道：「司馬老賊，你以為穩操勝劵麼？」

司馬龍沉聲道：「是非曲直，自在人心，『百鳥娘子』急流勇退，即是最好的證明，你等人手雖衆，但信心已失，不堪一戰。」

左世保陰聲道：「能戰則戰，不可戰則退，此乃兵家之理，左世保並非易與之輩……」

雷士亮厲聲道：「和這種敗類磨牙作甚？乾脆動手吧！老夫不信你有三頭六臂……」雷士亮一掠而至，向左世保迎面劈出一掌。

左世保冷冷一哼，站立不動，輕描淡寫地推出一掌，「蓬」地一聲，雷士亮退了一大步，但左世保卻僅晃了一下。

雷士亮不由勃然大怒，提足功力，以開碑手當頭劈下。

左世保仍然卓立不動，兩袖齊撩，「忽」地一聲，雷士亮又退了一大步，這次左世保連動也未動一下。

突聞程九皐大聲道：「司馬老哥哥，咱們動手吧！今天必須擒住此賊，千萬別讓他再跑了！」

岳家宇一閃而出，肅然道：「各位前輩，請把左世保交與晚輩吧！他是岳家的仇人，晚輩必須手刃此賊！」

司馬龍道：「宇兒小心了！此賊詭計多端，不可大意了，各位動手……」

剎那間殺聲震天，掌風忽忽，岳家宇接住了左世保，「病修羅」和中村鈴子動上手。司馬龍應付「鬼王」康八，程九皐對付紀曉嵐，雷士亮和「銀弓小二郎」接上，藍淼截住了「半掌追魂」萬世芳，「五湖漁隱」和「十抓九穩」畢振山戰在一起。

其餘年輕人和次流人物動上手，只有谷中蘭和那個蒙面人正在打鬼主意。

岳家宇近來功力增進不少，此刻與左世保力拚，已不像第一次那麼吃力，由於他們的武功路數相似，打來更加驚險。

「病修羅」的「修羅十三棒」，也曾震懾武林，但此次出山，功力倍增，中村鈴子武功雖是高深莫測，也僅能暫時保持平手。

其餘十餘對都以全力搏殺，一時難分勝負，此刻萬世芳接過藍淼之掌，切身而過，低聲道：「注意那個蒙面人！」

藍淼不由一怔，眼見萬世芳又掠向程九皐，拍出一掌，程九皐再接萬世芳一掌，被震退兩大步，不由大怒，那知萬世芳疾掠而過，低聲道：「請注意那個蒙面人！」

程九皐也不由一愕，心道：「難道萬老賊改邪歸正了？再不然就和『病修羅』一樣，同流合汚，旨在臥底……」

此刻萬世芳又撲向司馬龍，力拍三掌，把司馬龍逼退了三大步，緊掠過去，司馬龍冷哼一聲道：「萬世芳，你……」他乍見萬世芳向他眨眨眼，一怔之間，萬世芳自身邊一閃而過，低聲道：「注意那個蒙面人……」

萬世芳左右一打量，又掠向岳家宇，卻向左世保大聲道：「左大俠，這些對手之中，最辣手的是這個小子，我們聯手先把他制住再說……」

「蓬」地一聲，萬世芳被岳家宇震退一步，不由目蘊淚芒，却佯作向左世保退去。

左世保欺身逾電，又向岳家宇撲去，但萬世芳却突然厲喝一聲「著！」全力出掌，「啪」地一聲，擊中左世保的右肩。

左世保沒料到萬世芳會向他下手，猝不及防，而且這一掌力道極大，身子往前一栽，眼前一陣發黑。

萬世芳一掌奏功，驚喜若狂，猛撲而上，竟以抱虎歸山之勢，抱住了左世保的後腰，左手中指按在左世保的「分水穴」上。

經此突變，場中廝殺立即停頓，一齊

向萬世芳望過來，大都疑信參半，因為萬世芳過去曾殘害白道人士，處處與白道作對，他這一手也可能是陰謀詭計。

但是左世保右肩上一片血漬，却不是假的

就在雙方的人都驚疑不定時，那蒙面人身形一閃，伸手抄住柳夢絲的纖腰，再向左滑，揑住了宋象乾的脈門。

這一手快的出奇，宋象乾身手不弱，但却無法閃避，而柳夢絲也因被對方按住了左腰上的「血門商曲穴」，全身用不上力。

「格……」那蒙面人輕輕的笑聲，將所有的目光又引到他的身上，立即發出一片驚呼，尤其是岳家宇厲喝一聲，疾掠而至。

「站住！」蒙面人冷峻地道：「在下本不屑以此法向後生下手，但因萬老賊不義在先，休怪在下不仁！現在本人手中握有兩人的性命，你們若是願意交換，本人甘願吃虧，以二換一，至於交換之後，你們是否願意再動手，本人絕不計較，因本人也想叫你們見識一下當世奇學……」

岳家宇厲聲地道：「尊駕何人？與左賊是何關係？」

蒙面人道：「暫時恕難奉告！在下雖然不齒左世保的為人，但萬世芳以此種手段暗算於他，在下眞是不服！」

岳家宇向萬世芳望去，只見萬世芳正色道：「岳少俠，只可惜萬某處此事失之輕率，若早些通知你們蒙面人心懷叵測，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不過老夫有建議，設若答應交換，今後想擒此賊，恐難辦到，因此，老夫認為以武林大計著想，即使犧牲一二人的生命，也……」

他實在不忍說下去，他知道蒙面人不制住別人，單單擒住宋象乾和柳夢絲，這二人必與岳家宇有密切關係。

岳家宇利那間就出了一頭大汗，心想，是的，若以岳家的血仇來說，犧牲一二人也不為過，然而，俠義中人怎能犧牲無辜之人而償雪自己的私仇，況且這兩人又是自己的親近之人。

岳家宇肅然道：「萬世芳，不管你過去為人如何，今夜此舉，確是令人敬佩，但要我犧牲一二人而換取此賊一命，在下絕不同意！」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萬世芳，可惜是賣友求榮，仍是出力不討好！」

司馬龍道：「聽尊駕的口音，似乎是……」

蒙面人哂然道：「不錯，在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人！」

程九臯等人不由氣結，前此，竟未發覺此人是個女的，但苦思武林女中高手，似乎沒有這等年輕的一個。

司馬龍慨然道：「萬老兄，小弟早就想到，以你過去的為人，不可能老來變節，與邪魔外道同流合汚！此著本可一鼓擒住此賊，只可惜事前有欠連絡，功虧一簣！萬兄一番心血，恐怕要白費了……」

萬世芳搖頭嘆息道：「小弟甘冒吾道中人漫駡唾棄，無非為了好友岳家驥一門血仇，小弟深知若不以此法報仇，不知何年何月能擒住此賊，但是……」

萬紫琴悲呼一聲「爺爺」！聲淚俱下，撲了過來，道：「爺爺……琴兒不知您老人家甘冒駡名，旨在為老友報仇……琴兒不孝……曾數次冒犯你老人家……」

萬世芳淒然道：「琴兒不必悲傷，爺爺為了老友，絕不計較駡名，只是未能達到目的，甚是痛心……」

岳家宇淚水暴湧，「卜」地跪在萬世芳面前，悲聲道：「萬前輩，晚輩該死，竟能不辨忠奸，誤解前輩的善意，差點親痛仇快……」

萬世芳老淚縱橫，道：「老夫為了接近左賊，不得不忍佯作與白道為敵，上次當你與萬紫琴被送入『絕望之谷』中時，老夫知道有驚無險，也知道藍大俠在谷中臥底，他必會設法救你們，琴兒，把宇兒扶起來……」

此刻，四周傳來一陣悲泣之聲，只有谷中蘭無動於衷。

＊　＊　＊

蒙面人冷冷地道：「你們交不交換？快點表示，本姑娘不耐久等！」

岳家宇抱拳作個羅圈揖，肅然道：「晚輩建議交換，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雷士亮脾氣極躁，粗聲道：「事到如今，還說甚麼？放就放吧！」

梅友竹慨然道：「此賊雖是武林公敵，但以兩個少年犧牲性命，自是於理有虧，梅某也贊成交換！」

司馬龍道：「既然各位贊成交換！請問如何交換才能保証兩少的安危？」

衆人不由一怔，這也是一件難事，怎樣交換呢？這蒙面女人身手了得，若以萬世芳的身手，和他當面交換，可能吃虧上當。

蒙面女人冷峻地道：「你等空負俠義之名，都是一些畏首畏尾，有欠光明之輩，在本姑娘心目中，左世保一條命，足值十條二十條命，豈能出爾反爾！」

突聞宋象乾道：「義弟……不必以我為念……此賊乃武林公敵……此番若任他逸去……再也無法制住他……義弟……我們結義以來……我時時想為你盡點力量……終未如願……現在愚兄一命却是舉足輕重……正是報答義弟的良機……義弟……我死之後……不必悲傷……我會含笑而歿……永別了……」

「咯吱」一聲，口角鮮血疾淌，自嚼舌根而死。這蒙面人本以為要冒死反抗，自未在意，可沒想到他會自嚼舌根。

一干白道中人，不由驚佩交集，愴然淚下，蒙面人冷哼一聲，把宋象乾屍體摔出五步之外。

岳家宇全身痙攣一陣，撲向宋象乾的屍體，悲號之聲，令人心碎，但他只悲呼數聲立即面向蒙面人，切齒道：「賤人，我義兄雖是自絕而死，却由妳而起，妳若眞有實學，就放了人，咱們二人放手一搏，其餘之人絕不插手！」

蒙面女人冷冷一哂，道：「本姑娘相信你是由衷之言，但却不敢相信在場所有的其他人，以萬世芳為例，設若一人心懷不軌，本姑娘豈不上當？」

岳家宇厲聲道：「女魔，我岳家宇雖然無能，但報仇大事，從不假手於他人，妳敢不敢和我放手死拚？」

「哈……」蒙面人笑聲中充滿了調侃和

輕視之意，笑聲戛而止，沉聲道：「『鶴形十二掌』乃本姑娘一手所創，你僅學了八式，就想來對付本姑娘，豈不可笑！」

此言一出，全場之人都面色微變，尤其是谷中蘭謊言被拆穿，面色陰晴不定。但岳家宇沒注意他的表情。

另一位是梅友竹，因爲他把岳家宇引到西藏，學了「鶴形八掌」，此刻乍聞這蒙面女人就是首創「鶴形八掌」之人，也不由大爲震驚。

岳家宇望著梅友竹，肅然道：「梅前輩，晚輩深信前次西藏之行，前輩已有栽培之心，但前輩對幽谷中的一切情形，隱而不吐，語焉不詳，事到如今前輩似無再隱瞞之必要吧？」

梅友竹肅然道：「說來非常慚愧，梅某所以引你到西藏，確是聽到一位老者之言，聲言那幽谷中藏有絕世武學，留待有緣，梅某考慮很久，似無比你更佳的年輕人，乃誘你前去。眞想不到橫生枝節，又出來一個鶴形掌法創始人，由此看來，谷中蘭……」

他突然微噫一聲，道：「谷中蘭呢？」

衆人四下打量，谷中蘭已告失踪，這後果早就在司馬龍和白琬的預料之中，只可惜以宋象乾的死亡換取這痛苦的經驗，代價太大了。

岳家宇看看宋象乾的屍體，切齒道：「谷中蘭曾於那幽谷中坐化，岳某將她埋於石像之旁，而且那洞中壁上鑿有遺囑，這一切又作何解釋？」

蒙面女人冷笑道：「不錯！坐化於水池的女人，正是那毒女谷中蘭，壁上的遺囑，也是谷中蘭一手所鑿，至於谷中蘭已被你掩埋土中很久，爲何能死而復活，說起來也不值一哂……」

岳家宇沉聲道：「我想在場之人，都想知道她爲何不死？」

蒙面女人道：「那不過是一種『冬眠大法』，類似天竺的瑜珈術，也和中原的龜息大法類同，何必大驚小怪！」

岳家宇冷笑道：「既然谷中蘭是冒妳之名，以『冬眠大法』矇騙於我，其目的何在？」

蒙面女人道：「關於這件事，本姑娘也不大清楚，但本姑娘可以猜想到，她目的是覬覦本姑娘的遺學，但她也有自知之明，悟性很差，若憑十二隻白鶴演練一遍，恐怕連三招也記不住，而白鶴僅能演練一遍，她只得倚靠資質奇佳，悟性最高之人，學成此藝，然後她再佯作復活，設法偷藝……」

岳家宇冷哼一聲，道：「這就不對了，設若那十二隻巨鶴確是你飼養的，厲害無比，且已通靈！谷中蘭乃是荷蘭番女，藍睛聳鼻，金髮白膚，白鶴應該認出爲她是冒充才對，爲何讓她坐於池中？」

蒙面女人哂然一笑，道：「這問題，留待最後答覆你，你還有疑慮，自管提出來！」

岳家宇厲聲道：「我且問你，你的師父是正是邪？」

「當然是正！」

「左世保呢？」

「妳呢？」

「那要由別人下評語，依我自己猜想，該是在邪正之間。」

「好了！」岳家宇冷峻地道：「既然妳自稱有一半是正；也知左世保兩手血腥，無惡不作，爲何還要救他？」

蒙面女人「哈哈」笑了一陣，道：「想不到你還眞有一套，先以誘導之法，使我上釣，然後再說出理由，擊中我的要害！不過你這話雖有理，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人類的通病——自私。除了聖人之外，那個不自私？就是以龐起來說吧！他的卑鄙、狠毒、陰險和殘酷，尤甚於左世保，但你爲了你的舅父設想，竟數度放了他，試問這是不是自私？」

岳家宇不由一怔，爲之語塞！心道：「是的，人人都有自私，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女人眞厲害，較之谷中蘭猶勝一籌……」

司馬龍沉聲道：「龐起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設若再次受擒，吾徒即使仍有饒他之心，亦爲整個同道人士所不容，但龐起之爲惡，咎在左世保，一如元兇之於幫兇，姑娘諒已熟知他們狼狽爲奸之惡蹟！」

蒙面女人冷冷地道：「左世保之惡，世人共知，不必贅述，但俠義之道，首在一個『恕』字，有龐起之例，仍應給他一次反省的機會……」

岳家宇切齒道：「龐起惡蹟昭彰，天人共憤，吾道中人，人人得而誅之！我岳家宇就是呵護他沒有用，但是……」

岳家宇厲聲道：「左世保屠殺我岳家四十一口，又驅使龐起荼毒武林二十載，罪大惡極，罄竹難書。我若不手刃此賊，此心難平！」

蒙面女人道：「這就很難辦了！左世保既在萬老賊手中，你要殺他是易如反掌！你動手吧……」

岳家宇不屑地道：「由此看來，妳和左世保乃是一丘之貉，如果妳眞是光明磊落之人，就放了人，以眞憑實學，見個高下！」

雷士亮粗聲道：「不錯！如果證明妳與谷中蘭不同，不是虛張聲勢之人，就該放了後生小輩，公正一搏，在場之人，若有一人插手，姓雷的就活劈了他！」

蒙面女人哂然一笑，道：「雷士亮，在這場合之下，有你說話的份兒麼？」

雷士亮鬚髮皆張，氣得「哇哇」大叫，道：「臭娘們！姓雷的不夠份兒，動手就知！妳若有種，姓雷的也敢奉陪！」

突然，柳夢絲悲聲道：「岳大哥……我也想開了！小妹苦命之人……活在世上也是受罪……況且家母已死……六親無靠……今日死在此魔手中……却爲幫你個小忙……小妹死而瞑目矣！我死之後，她就無法威脅你……而左世保的狗命……就失去了保障……」

蒙面女人當然不能再讓她自絕，緊緊握住了柳夢絲的脈門，冷峻地道：「岳家宇，你換是不換？我告訴你，交換對你們有利，因爲左世保罪大惡極，遲早仍不免一死，若是不換，賠上柳夢絲一命，在你有生之年，必定痛苦萬分，永無安寧之日……」

岳家宇面孔扭曲，其餘諸人也怒形於色、一籌莫展。

岳家宇向柳夢絲望去，只見她熱血上沖，面色泛紫，但面孔上却隱隱泛出一絲微笑，那種視死如歸的表情，更使岳家宇心痛。

岳家宇肅然道：「夢絲，妳不必厭世輕生，在場之人，十九都有一段傷心往事！就以小兄來說，身世比妳還慘，但我仍要堅強活下去……」

蒙面女人道：「不錯！俗語說：不如意事常八九！世上絕無儘如人意之事，妳年紀輕輕的，又何必奢言輕生……」

岳家宇目溫淚芒，抱拳作個羅圈揖，道：「各位前輩，晚輩擬予交換不知各位是否同意？」

程九臯慨然道：「若以這小姐一命換取左賊狗命，實是於心不忍！程某同意交換！」

「五湖漁隱」道：「在下同意！」

司馬龍肅然道：「若有不同意的，也請表示……」

只聞萬世芳悲聲道：「以萬某之見，左賊在世一天，同道必受荼毒殘害，生靈塗炭，有失吾道除惡務盡本意！柳姑娘既有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之善意和仁心，正是求仁得仁的大慈大悲精神，各位是否再考慮一下……」

雷士亮暴吼道：「操你娘！姓萬的，風涼話那個也會說！在你看來，一個殘廢丫頭的命，連狗命也不如！完全是一種自私自利心理……」

萬世芳被罵得面色微紅，尤其雷士亮出言甚為粗魯，臉上自然掛不住，忿然道：「萬某不過是為武林著想，雷兄出口傷人，豈不有損身份？」

雷士亮粗聲道：「放屁！你老賊無非是邀功心理作祟，因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受盡同道的白眼與唾棄，而能制住左賊，一旦交換，前功盡棄，心有不甘，就忘了別人的生命可貴，設若你是柳丫頭，又該如何？」

萬世芳勃然大怒，道：「雷老賊，你少來這一套！姓萬的受人唾棄，出於自願，更不是向任何人邀功！你算甚麼東西？也只能藏在石井中喘延殘吼，自鳴清高而已！」

雷士亮大吼聲中，疾撲而上，這時其他人相距較遠，只有白琬站在萬世芳背後，她恐怕雷士亮盛怒之下向萬世芳下手，萬世芳若出手抵抗，左世保必定趁機脫困，她立即疾上三步，掄臂一迎，「蓬」地一聲，二人各退一大步。

雷士亮正在火頭上，牛眼一瞪，粗聲道：「賤人，妳敢和老夫動手？」

白琬肅然道：「雷前輩最好留點口德！小女子並非偏袒任何一方，更不會忍心犧牲柳小妹的大好生命，只是以為雷士亮前輩此刻向萬前輩下手，未免有欠考慮……」

「混帳！」雷士亮老眼赤紅，大有再次出手之意，司馬龍連忙掠過來，拉著雷士亮道：「雷老前輩，你這人脾氣也該收斂一下，小弟大膽說句話，你剛才的行為，實在……」

雷士亮也並非不分皂白之人，也知道剛才差點惹下大禍，只是他實在不贊成萬世芳的辦法，此刻狠狠地瞪了萬世芳一眼，道：「從現在開始，老夫不說話就是了……」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各位前輩的關懷，不論如何，各位的意見都是好的！不過，此刻犧牲一個善良的生命，實非吾道中人應有的……」

突見柳夢絲面色一變，似乎大有反對岳家宇的辦法，但她不能說話，却將心中的焦急完全自雙目中表現出來！

岳家宇沉聲道：「好吧！我們決定交換人，試問如何交換？」

蒙面女人道：「本姑娘和萬世芳各點了二人的穴道，其餘諸人都退到十丈之外，本姑娘和萬世芳迎面走去，各取所需，我想你們不會以為本姑娘有詭計，因為你等的實力很大，諒不會忌憚本姑娘一人！」

司馬龍想了一下，道：「這辦法可行！各位請退十丈但必須防她弄鬼後挾人逃走！」

諸人向後退去，圍成一個大圈子，萬世芳點了左世保的穴道，蒙面女人把柳夢絲放在地上，二人迎面走去。

四周之人十分緊張，唯恐蒙面女人猝下辣手向萬世芳下手，如果「鶴形掌法」確是此女人所創，兩個萬世芳也非敵手。

二人緩緩前進，交臂而過，並未發生意外，諸人心頭一鬆，此女並無花樣，主要以同門道義，想救左世保一命，因此，岳家宇對她十分感激。

就在這時，萬世芳相距柳夢絲躺身之處有四五步遠，突然驚呼一聲「上當了」

岳家宇反應最快，一看地上的柳夢絲，面孔紫黑，雙睛微凸，分明是窒息而死的現象。

本來脅門被制，要想自絕都辦不到，但仍有一法，制人者無法防範，那就是停止呼吸，窒息而死，這種自絕之法當然十分痛苦。

岳家宇暴喝聲中，四周高手，有幾人都已發現柳夢絲已死，紛紛撲上，但却較岳家宇慢了一步，而岳家宇也較那蒙面女人遲了一步。

蒙面女人在萬世芳驚呼的時候，本來不知發生何事，回頭一看，才發現柳夢絲自動閉氣窒息而死，這時岳家宇向左世保身邊疾撲過來。

蒙面女人和岳家宇相距左世保躺身之處，各有五六步，蒙面女人突然揚手，指出一道銀芒，當岳家宇也到了左世保身邊時，蒙面女人首先拂出一掌，岳家宇只得出掌相迎，「蓬」然聲中，二人身子一搖，左世保一躍而起。

現在，其餘高手把蒙面女人、左世保、岳家宇及黑道其餘高手圍在核心，對方却待機而動。

岳家宇切齒道：「柳夢絲之事，雖也是閉氣自絕，但也是由妳而喪生，妳這魔鬼若有本領，咱們就捨命一搏吧！」

「慢著！」司馬龍道：「她剛才說過，要證明她是否左世保的師妹！現在可以亮出廬山眞面目了吧？」

蒙面女人冷冷地道：「不錯！谷中蘭在那幽谷外冒充了於我，而瞞過白鶴當然會知道其中原因，本姑娘自然要使你等明白……」

她伸手一扯，面罩應手而落，四周立即發出一陣驚呼。

原來這女的也是金髮藍睛，聳鼻白膚，只是較谷中蘭身材，略矮，年紀也略大，看來二十八九歲，但風韻猶存，不減當年。

岳家宇茫然道：「奇怪？莫非妳也是荷蘭番女？」

那女子道：「不錯，現在本姑娘眞面目已現，而兩個年輕人自絕身亡，你們絕不會罷休，你不是想和我放手一搏博麼？現在是時候了！」

岳家宇沉聲道：「本人說過的話，絕不更改！不論在下是贏是輸，左世保這賊子絕不能放他逃走！」

那女子冷冷地道：「大話先別說在前面！這裡的高手，除了本姑娘之外，那就屬你，『病修羅』魏寶初和司馬龍的武功最高了！你估估看，能留下左世保麼？本姑娘前此已聲明過，左世保多行不義，死有餘辜，但站在同門立場，我又不能袖手不管！這正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苦衷！」

岳家宇沉聲道：「好吧！左世保的命運決定於你我的勝敗，事後再談，妳準備出手吧……」

黑道其餘高手，把左世保圍在當中保護着，可見那女人已經懾服了那些黑道高手。

兩人相對峙立，其餘之人緩緩退後，讓出五七丈方圓之地。

岳家宇望着宋、柳二人的屍體，默默禱告義兄，柳小妹，我岳家宇若不能戰敗此女，大概今生不能爲你報仇了……

仇火焚燒着他的身心，雙目充血，暗暗切齒，將「一元罡」提到頂頭，「忽」地一聲，一口氣劈出七掌，完成「鶴形八掌」第一式。

那女人身形突然拔起，有如大鶴臨空，三飄兩閃，讓過一式，並未還手，但岳家宇破釜沉舟，全力施爲，第二、三式連貫施出。

掌勁一出，就像巨鶴展翅，探爪、伸頸、出喙一樣，狂嘯呼號，黃塵暴捲，雷聲隱隱，砂石激射。

那女子不再閃避，出掌相迎，「蓬拍」之聲山響，有的懸空相碰，有的接實，力道之強，有如搖山震岳。

眨眼工夫，五招過去，岳家宇不由暗暗吃驚，論招式，此女較之左世保猶精一些，內力則和左世保在伯仲，但對方如果會第九式以上的招數，今日之戰有敗無勝。

其實白道中人比他還緊張，只因岳家宇有話在先，不便自食其言，尤其紀及白琬二人，更加焦灼，她們知道岳家宇的個性，一旦拚命起來，有死無回，寧折不彎。

二人都是全力施爲，不留餘力，身形交錯，流瀉掌勁轟轟雷動，由遠攻逐漸改爲近搏，在一瞬間，二人都在生死邊沿掙扎，只要略遲一步，就會濺血當場。

第七招過去，這是岳家宇自學「鶴形八掌」之後，第一次有人接下他的第七式，當然也是第一次施展第七式，對方沒有負傷，而他自已也沒有受傷。

第八招一出，地動山搖，四周塵土混沌一片，「忽」地一聲，地上冒起一個黃塵之柱，兩個人影，隱約退了五六步。

砂石如雨降下，四周黑白兩道高手，紛紛掠到二人身邊，原來二人都搖搖欲倒，衣衫被罡風吹裂，片片縷縷，幾乎無法遮體。

只聞那女子沉聲道：「論內功，本姑娘甘拜下風，但你僅會第八式，本姑娘若以第九式以上的招式贏你，勝之不武……」

此言一出，白道中人不由肅然起敬，因爲此學是她所研，她當然會八招以上的招式，只要施出第九招，岳家宇不死也要重傷。

然而，只有白琬甚是不服，也看出此女口是心非，認爲此女大話說在前面，而且也承認她自已在正邪之間，在此緊要關頭，竟能及時打住而留下餘地，爲對方著想，簡直是不可能之事。

況且，白琬發現此女接下岳家宇第八式，面色蒼白，呼吸急迫，身形顫慄不已。一個絕世高手，到此境地，即使仍有絕招尚未施出，也不會發揮威力。

於是她冷冷一哂道：「依本姑娘之見，妳也是技止於此！」

此言一出，萬、紀二女不由大爲震驚，深恐那女子受激而籍口殺人，立即向司馬龍等人望去。

司馬龍和「病修羅」等人，當然也看出此人力盡，但是設若估計錯誤，此女含怒出手，別人又不便插手，必定斷送岳家宇的生機。

那女子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本姑娘只得勉爲其難，再次出手了！設若本姑娘就此收手，必爲人譏笑技止於此！」

萬、紀二人冷冷地看了白琬一眼，嫌她無事生非，自找麻煩，同時暗暗戒備，以防對方出手。

那知白琬冷峻地道：「妳若是有興，本姑娘倒願意接妳的『鶴形掌法』第九式！」

說著話，緩緩走向場中，眞有視死如歸之慨。

司馬龍沉聲道：「白姑娘快退下來，妳簡直是……」

白琬冷冷地道：「謝謝前輩關懷，小女子的見解，也許非常冒險，但我認爲對方沒有理由收手，因此，我認爲她技止於此，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小女子深深了解岳大哥的爲人，他此刻的心情和我一樣，寧願估計錯誤，濺血當場，也不能在對方恫嚇之下苟生偷活……」

岳家宇突然仰天大笑，道：「白琬哪！自我認識妳以來，只有這幾句話，深合我意。不錯，我岳家宇若是就此收手，今後何顏闖蕩江湖？好，各位讓開，我必須貫徹到底……」

白琬毅然道：「小妹既已聲明，願接她的第九式，就不便更改，如果你堅要出手，就等一會接她的第十式好了。」

白琬下定決心，要爲岳家宇作一次試驗品，若設對方果然會第九式，她雖然死了，岳家宇就可以預先提防，而其餘白道高手，絕不會讓他再冒險出手，設若對方也不會第九式，白琬自信，全力施爲，她最多重傷，也未必會死。

那女子似乎恨透了白琬，冷峻地道：「妳要找死，我不能不成全妳！」

岳家宇厲聲道：「白琬！妳退下去，這件事用不著妳插手！」

白琬冷笑道：「我非要為你援手，本姑娘一時技癢，想會會高人，死活與人無尤！」

岳家宇不由大怒，道：「姓岳的乃是男子漢大丈夫，豈要妳以身做盾？」

白琬道：「笑話！她既然不拒絕，你憑什麼管我？」

岳家宇不由一愕，實在不便干預，就在這時，附近屋面上一聲沉喝，接著飛來三朵雪白的蓮花，襲向司馬龍、「病修羅」、及岳家宇三人。

岳家宇等人伸手接住一看，蓮花乃是用紙製的，還有淡淡的香味，花蒂上附有一紙條上面寫道：「左世保乃『太華幫』叛徒，應由本幫擒回處理，若爾等不服，可於半月內駕臨本幫索回，逾不受理，護法手上。」

就在這時，那女子掠至左世保身邊，沉聲道：「左世保，法駕到，大概你不敢再反抗吧？」

左世保面色微變，却哂然道：「既然護法親自駕臨，左某也無出賣本幫罪行，怎敢反抗？可是人家是否讓咱們走呢？」

那女子道：「本幫雖有雄霸中原之意，但人家以白道自居，自不會低頭示弱，十五天內，人家自會到本幫要人！設若本幫接待不下，那只有把你交與人家了……」

那女人說畢，沉聲道：「左世保，我們走！」她又對其餘高手道：「太華幫藏龍伏虎，人材濟濟，不久將大展霸業，領導武林，絕非過去之武林盟主可比，各位若誠意投效，本姑娘可做個介紹人……。」

此言一出，「鬼王」康八、「銀弓小二郎」等人，略一猶豫，立即紛紛上了屋面，向剛才應聲處掠去。

其餘次流人物，更不敢怠慢，不約而同跟了過去，雷士亮大喝一聲「左世保慢走！」正要攔阻，只聞「病修羅」肅然道：「雷兄，讓他們去吧，關於『太華幫』之崛起，此女並未吹噓，小弟略知一二，既然左世保是『太華幫』的叛徒，咱們的目標是『太華幫』，十五天內前往要人就是了……」

「五湖漁隱」道：「此賊一旦回到『太華幫』再想要回來，恐怕沒有這般容易吧？」

「病修羅」道：「按照實情，該幫擒回叛徒，別人不應插手，不知司馬老哥意見如何？」

司馬龍道：「魏兄之言甚是，不過，江湖中人心險詐，假若剛才現身之人不是『太華幫』中的護法呢？我等豈不上當？」

「病修羅」道：「老哥哥放心，關於『太華幫』之事，藍淼兄也略知一二，凡是舵主之上人物，身上有三條白蓮花，作為表記，目前武林中人，還沒有敢冒充太華幫的。」

此刻『太華幫』的護法及左世保等人，早已去得無影無踪，岳家宇等幾個年輕人，圍在宋、柳二人屍體旁流淚。這盟主府到此為止，已空無一人。

司馬龍道：「今後要應付『太華幫』，也該有個固定地盤，何不以此為根據地？也好安頓下來，從長計劃？」

程九臬道：「老哥之意甚佳！此處地勢頗好，易守難攻，以此為根據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只是缺少護堡人手！」

「窮神」漆七道：「關於這件事，小可有門人數十人，可擔任護堡之責，各位可以放心！」

漆七立即離開現場，找他們門人招集伙伴。

司馬龍道：「宇兒把宋、柳二人埋葬於此堡之後，就協助漆大俠負起守護之責，你的舅母，可以接來此堡，還有吳明夫婦，也要派人接來。」

於是，白道精英就在這盟主府中安置下來，舉凡護堡人手及炊事雜務等人員，都由「窮神」漆七調派弟子負責。

好在上下一心，通力合作，不到三天，堡內已是井井有序，各有各的任務，管理方面，較之龐起當盟主時猶有過之。

這是第三天午後，一干老少齊集議事廳中，商討前往太華幫要人之事，這些老一輩的高手，又推舉司馬龍和「病修羅」魏寶初為首領，一切大事皆由兩人決定。

雷士亮道：「太華幫既然訂下半月之限，前往索人，過時不予受理，我方自然應很快前往才對，老夫就討厭左思右慮，慢騰騰地……」

萬世芳冷笑道：「前往索賊是大家一致願望，何止你一人焦急？假若大家都像你一樣，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白道一脈早就完了……」

「混帳！」雷士亮和萬世芳仍是有點不愉快，雷士亮勃然大怒道：「姓萬的，咱們出去擺上……」

司馬龍肅然道：「二位為一點小事而互相仇視，未免貽笑後輩，如今大敵當前，務希摒去私見，互相忍讓才對！」

雷士亮忿然坐下，道：「老夫就是看他不太順眼！」

萬世芳哂然道：「像你們這種貨色，等於井底之蛙！」

雷士亮霍然站起，就要伸手，「奔雷手」藍淼連忙把他按下，道：「為了一點口角，就吹鬍瞪眼，後生晚輩都要見笑！雷老哥忍耐點！」

藍淼肅然道：「依小弟之見，我方前往要人，確是不宜遲延，但毫無疑問，對方絕不會輕易把人交出來，也說不定已籌妥陰謀，想把我方一網打盡……」

「病修羅」肅然點頭道：「藍兄之見甚是，據小弟所知，太華幫並非正經路數，他們既有雄霸中原的野心，自不見容於我等之存在，不知藍兄有何高見？」

藍淼道：「小弟在太華幫中弄了個堂主的頭銜，此番奉命來到中原，查訪左世保的下落，現在左世保既被擒回，小弟也該返幫覆命，以便作個內應，暗察虛實……」

司馬龍道：「內應外合，此計甚好！不知藍兄何日成行？更不知藍兄此次與我等在一起，左世保及那女人都已看到，會不會揭穿你我身份？」

藍淼道：「小弟三天前與只位在一起是經過易容，小弟自信左世保和那女人不認識我，不過該幫幫主及副幫主是誰，小

弟迄今仍不認識，而且小弟僅是個堂主，幫中極要大事，因限於身份地位，沒有資格參加，假若……」

「病修羅」魏寶初道：「藍兄所慮不爲重要，要作內應，必須弄清正副幫主的身份，更要時時接近他們，事情不分鉅細，都能與聞才行，藍兄之意，是否須要一位得力助手前往協助？」

藍淼道：「小弟正是此意，如有二人臥底，一旦有重大收獲，可以立刻遣人送信。只是再派一人，必須較小弟在該幫中之地位高些才行！」

「病修羅」電目疾掃，良久才點點頭道：「小弟有個主見，不知是否可行？不過這件事最好事先保祕，藍兄請附耳過來……」

藍淼大步走了過去，魏寶初在他耳邊說了一陣話，最初藍淼連連皺眉，後來又不禁連連點頭，似甚贊成他的辦法。

藍淼呵呵大笑道：「魏兄之計可謂神來之筆，小弟至爲敬佩，也可見魏兄對該幫正副幫主以下的人物，十分熟悉，就請魏先生和司馬兄及各位兄台，依計行事。」

於是，此一計劃就決定了，至於是何計劃？小一輩的諱莫如深，但會後藍淼及魏寶初二人，則把岳家宇叫到一邊，藍淼道：「小子，咱們三人負責前往華陰縣探探虛實，然後再決定何時前往要人，你願意去麼？」

岳家宇肅然道：「左世保乃晚輩的仇人，赴火蹈湯，萬死不辭！」

魏寶初道：「此行最主要是爲索人舖路，或有凶險，而且凡事多用腦筋，非到萬不得已，不可以動武，以免暴露了身份！」

岳家宇道：「晚輩當謹記前輩之言，絕不誤事！」

「好！」魏寶初道：「爲了絕對保守祕密，所以這件事除了三五人知道外，不但小一輩的不知道，連雷老哥哥等人，都不知道，這並非不信任他們，實因此行任務艱巨，絕對不能洩露消息，以免誤事送死！因此，我們現在必須馬上動身！」

岳家宇肅然道：「二位前輩可否把這次任務內容，約略說明一下，晚輩也好事先有個譜兒？」

魏寶初道：「不必了！到了地頭，你就會知道了！」

三人就這樣悄悄離堡，奔向陝西省華陰縣。

華陰縣在華山西北方，大約數千里之途，爲通往西安之孔道，頗爲繁華。

這一天傍晚，三人來到華陰縣城內，進入一間最大的酒家，找位坐下，要了酒菜，魏寶初到樓下走了一趟，此刻樓上食客衆多，三人立即開始食用。

岳家宇道：「現已到了地頭，二位前輩可否說出此行的任務，也好有所導循？」

藍淼對魏寶初道：「魏老哥，就對他說了吧！」

魏寶初哂然道：「不忙，現在我們要找的人來了……」

果然樓梯口處，施施然走上一人，岳家宇抬頭一看，不由暗自稱奇。

原來此人的面貌與年齡都和他差不多，衣著也極華麗，只是右太陽穴下端，生了個極大的紫色肉瘤，以致破壞了這年輕人的英俊瀟洒。

但此人目光炯炯，氣定神閒，顯然內功已登堂入室了。

這人找個臨室座位坐下，小二立即走了過去，躬身道：「相公，本樓今日宴客，酒菜已經賣完！尚請見諒！」

「病修羅」連忙招呼道：「這位兄台如不嫌簡慢，何不請進來！」

那年輕人微微一愕，立即抱拳道：「素昧平生，就打擾三位，實是不便……」他望着岳家宇，似也感覺對方和他極爲相似。

藍淼道：「四海之內皆弟兄也！小友何必過謙！快點移駕過來！」

那少年也很大方，站起來道：「既承寵召，敢不從命，小弟只好叨擾了……」神態文雅，但眉宇間泛出一抹狂傲之氣。

藍淼爲他酌上一杯酒，舉杯道：「兄台風度儒雅，令人景慕，不知高姓大名？」

少年微笑道：「在下金一航，粗俗不堪，何當褒獎……」

魏寶初朗笑道：「兄台弱冠之年，有此談吐，足見胸中丘壑，文事武功必有相當造詣……」

少年朗朗一笑，神采飛揚地吟道：「讀盡詩書一百擔，邇來方得一羅衫，勸君莫問余年紀，十五年前三十三。」

岳家宇不由一怔，若此人之言屬實，難道他已經四十八了……（未完、二三）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吳興將殭屍復活，果然是一具聽呼喚的惡鬼殭屍，正在得意洋洋之際，不防曹大帥和副官以及衆士兵擁來，將他拘拿，尚未定罪……曹大帥又轉回那邊看看錢可通是否已將行屍倩文復活，見有可能，心中暗喜，其實倩文似是迴光返照，已不像以前和旺財行動聯在一起，錢可通正憂慮事情掩飾不好，會有殺身之禍，正在和大發、旺財在房內掩飾現場，不致露出馬脚，曹大帥把話題說到吳興，錢可通知道事態不妙，果然見到一具殭屍向自己追逐，無法脫身，只好認輸，解了殭屍糾纏，反被殭屍冲出門外殺人，不可收拾……

法師能治鬼　死鬼難還魂

轉過街角，是一間醬油廠，門已碎在地上，上面清楚一個個指洞，旁邊還倒着幾條殭屍，額子上都有指洞。

大發旺財不約而同停下脚步，小心打量了一會，大發便要轉身，旺財却伸手將他截下。「我肯定那條殘屍曾經在這裏害人。」

「廢話。」大發目光一轉，說道：「我可就不敢肯定那條殭屍現在是否還在店內。」

旺財探頭一望。「進去一看不就清楚了。」

「進去。」大發搖頭。

「你忘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引那條殭屍同酒店去，那便一定要先找到那條殭屍。」旺財一把推去。「進去——」

大發避開。「要進去大家一塊兒。」旺財看看大發，再看看店內。「你先我後。」

「我後你先。」大發也不笨。

兩人最後還是一齊舉步走進去。

× × ×

醬油廠內一陣濃郁的醬油氣味，到處都放着一個個差不多一丈高下的大木桶，燈影下份外陰森恐怖。

旺財大發終於分開來，一左一右，大發繞着一個大木桶一轉，後背便撞在一起，齊嚇一跳，轉身看見，不由搖頭苦笑。

「你看那邊。」大發突然有所發現。

旺財循所指望去，只見一個大木桶旁邊放着高矮兩張櫈子。

「上去看看。」大發把手一揮。

「要上去大家一塊兒。」旺財這句話接出口。

大發搖搖頭，與旺財一齊踏上櫈子，探頭往木桶內看一眼。

木桶赫然躲着大羣人，看見旺財大發探頭望來，齊聲大叫，旺財大發亦不由脫口叫出來。

叫罷了，旺財驚魂一定，才問：「你們是什麼人。」

「這間醬油廠的工人。」一個中年人



回答。

「那條殭屍可是跑進這兒來？」

「要不是躲在木桶裏幹什麼？」中年人苦笑。「你以爲這木桶裏舒服？」

旺財接問：「那條殭屍現在那兒？」

那些工人亦同時問：「殭屍現在在那兒？」

他們隨即停下，中年人叫出來：「不在外面了？」

另一個工人接嚷：「早些說啊！」縱身一跳，爬出木桶。

其他工人相繼爬出，旺財忙叫：「大家帮帮忙，將那條殭屍找出來。」

「你這是開玩笑。」爲首的工人搖着手便要離開，突然又省起。「也許還有其他兄弟躲在木箱內，麻煩你們告訴他們安全了，可以離開了。」

大發一呆。「叫我們告訴他們？」

那羣工人也沒有多說，急步離開，大發看着又搖頭。「兄弟，這叫做兄弟。」

旺財苦笑。「別怪他們，我們跑到這兒來，也不是自願的。」

兩人一面說一面爬上梯子，探頭向另一個木箱桶內一面看一面叫：「可以出來了。」

話口未完，兩人已目定口呆，那條殭屍赫然就在這個木桶內。

殭屍雙眼閃着綠光，突然一躍而起，旺財大發大叫一聲，倒翻出去，滾跌在地上。

殭屍一跳落下，落回木桶內，他是跳不到那麼高。

木桶內躺着一具工人的屍體，殭屍顯然是追着這個工人跳進木桶內。

木桶頗也堅實，殭屍也到底沒有人性，不曉得弄破木桶跳出來。

他沒有了目標，在木桶內已經靜止，現在給旺財大發引發了屍性，立時在木桶內跳過不停。

大發從地上爬起來，轉身便要逃跑，旺財手快一把抓住。「你看——」

「沒有什麼好看的。」

「看清楚再說。」旺財抓着大發不放手。

「他跳不出來。」大發總算看清楚。

「當然是追着那些醬油廠的工人，不知不覺的追了進去。」旺財搖頭。「看來，這東西也不怎樣聰明。」

「那怎辦？」大發追問。

「看來你我的運氣也不太壞。」

「那是什麼意思？」

「天羅地網在酒店那兒，我們抬他回去，讓他們弄妥這東西好了。」

「抬他回去？」

「害怕什麼，他是跳不出來的了。」

「要是萬一跳出來？」

「到現在還跳不出來，那是絕不可能跳出來的。」

「那我找人來帮忙。」大發還是有些害怕。

旺財忙又拉住。「這是最能够表現英雄氣慨的時候，連這個機會你也讓給別人，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大發心頭一動。「有道理，那一個知道那條殭屍是怎樣跑進木桶內？」

於是，這兩個一心要表現英雄本色的

人便拿担子將木桶挑起來，往酒店那邊走去。

由醬油廠到酒店並不太遠，可是那個木桶再加上殭屍，可也不輕，殭屍還是在木桶內一跳一跳的，將木桶扛回酒店去，可也不容易。

跑不了多遠，兩人便知道辛苦，大發前面喘着氣，仍然不忘叮囑。「小心別將木桶弄翻，否則你我便面目無光的了。」

旺財聽說反而笑起來。「你懂得這樣說我便放心了。」

「我還是有些担心，萬一這個木桶有什麼不妥。」

「只管放心，這個木桶周圍還有鐵箍，不會出事的。」旺財話說來非常鎮定。

木桶周圍事實是沒有問題，就是底部並沒有那麼穩固，殭屍跳動下來，已有些鬆脫，終於整塊掉下來，旺財大發亦大受影响，給震翻地上。

大發脫口一聲：「出了什麼事？」

他其實知道出了什麼事，只是習慣了這句話，旺財也很自然的應了一句：「木桶的底脫掉了，都是你，胡亂說話，烏鴉口。」

大發目光及處，看見殭屍亦殭直地上，忙跳起來。「還說什麼，趕快過去將那條殭屍罩着。」

旺財亦連隨跳起身子，與大發一齊扛起那個脫了底的木桶奔過去。

兩人衝近同時，殭屍亦直挺挺的從地上彈起來，大發旺財齊叫一聲，舉起木桶罩下，兩人也是心裏着急，以爲罩着了，其實沒有，一口氣鬆過，發現殭屍仍然在木桶外，大吃一驚，慌忙再將木桶舉了起來。

殭屍雙手即時插出，正插在木桶的鐵箍上，木桶立時飛開，大發旺財亦隨即仆跌出去。

「現在如何是好？」大發灰頭土臉的還問這句話。

「當然是三十六着——」旺財下面的話還未接上，脚步已放開，急奔出去。

殭屍已向他們追來。

× × ×

酒店大堂內，曹大帥副官錢可通吳興與一衆士兵已等得有些不耐煩，輪流探頭外望，發現大發旺財被殭屍追向這邊，正在外望的曹大帥副官吳興錢可通四人，不約而同叫起來。「來了——」一齊將頭縮回去，正好與後面的士兵撞在一起，立時又一陣大亂。

曹大帥果然好身手，一下子衝開一條道路，霍地轉過身來，威風八面地喝一聲：「大家準備！」

「是——」衆士兵齊應一聲。

「脫衣服！」曹大帥再下命令。

衆士兵一齊將上身衣服脫去，強勁的人氣立時散發開來，他們跟着將酒店的大門關上。

× × ×

大發旺財來到酒店門外，一齊推門，一推不開，回頭望去，殭屍已接近，兩人這才省起事先議定的計劃，左右散開，各抓着門旁垂下來的繩子拚命往上爬。

他們的雙手都沾滿醬油漬，一抓上繩子便滑下來，很不容易才抓穩。

殭屍終於追至，先撲向旺財，旺財心一急，雙手用上力，及時爬高避開。

殭屍隨即躍起來。

旺財也就在這時候手一滑，身子下跌，殭屍的頭却正撞在他的腰背上，將他撞飛半空。

他驚呼，半空中落下，雙手連忙往上探，身子總算沒有落在地上，却正好又落在殭屍的頭上。

殭屍也正好躍起，頭一撞，又將他撞上了半天。

大發只看得心驚胆戰，冷不防雙手一滑，從繩子上滑下來，殭屍立時嗅到了他的氣味，轉向他撲去。

他怪叫着慌忙抓着繩子往上爬，少不免又一番驚嚇，只急得不住叫師父救命。

× × ×

酒店的大堂內那些赤裸着上身的士兵這時候已分成兩行，面對着曹大帥，等候命令。

曹大帥背牆而立，威風凜凜。「喏，一會門打開，殭屍嗅到你們的氣味，便會向你們撲來，你們的反應一定要敏捷，立即散開。」

曹大帥說着姿勢多多。「喏，到時候殭屍便會撲進來，你們立即發動繩網飛索，將那條殭屍網起來，喏——」

錢可通接上口：「跟着的工作便交給我們師兄弟，拿符貼他——」

「黑狗血潑他！」吳興亦接上口。

「桃木劍刺他！」錢可通越說越興奮，桃木劍在手，挽一個劍花。

大發的聲音，這時候又傳來。「師父，支持不了！」

錢可通一怔，轉向曹大帥。「請大帥下令。」

曹大帥一聲：「立正——」

衆士兵應聲振奮精神。

× × ×

大發這時候腰背已吃殭屍三撞，又飛上半空，雙手仍緊執繩子，眼看把持不住，酒店的大門便大開，衆士兵一齊現身，叫一聲：「這兒來——」

語聲未落，殭屍已向他們撲去，他們馬上散開，殭屍一撲而入，正好撲向背牆而立的曹大帥。

這倒是在曹大帥意料之外，驚呼聲中，屍殭雙手已從他頸旁左右插過，插進牆壁內。

曹大帥這一驚非同小可，驚魂未定，殭屍已張口咬來，他連忙往下縮，帽子便給殭屍咬去。

他一條蛇也似接從殭屍的胯下滑出，一下子爬起來，走前兩步，大叫：「把他綑起來！」

那些士兵連忙手執飛索衝前，也正當此際，殭屍雙手用力一撐，脫出了牆壁，後背正好撞在曹大帥背上。

曹大帥一個念頭尚未轉過，飛索已凌空落下，將他與殭屍套在一起。

衆士兵發覺，已經來不及，立時手忙脚亂。

殭屍跟着跳動，曹大帥亦不由隨着跳動，錢可通吳興副官與衆士兵圍着殭屍與曹大帥，一時間大有老鼠拉龜，不知從何着手之感。

大發旺財亦從門外衝進來，看見這種情形，亦怔在當場。

「你們還等什麽？」曹大帥大叫。

錢可通一咬牙，看準了，一張黃符向殭屍迎面印去，那知道殭屍一轉，黃符便印在曹大帥面上。

「我斃了你！」曹大帥大叫。

錢可通慌忙將黃符取回，那邊吳興桃木劍對殭屍便要刺落，殭屍一轉，劍尖便變了向着曹大帥。

「你敢——」曹大帥大喝一聲。

吳興一驚縮劍，曹大帥再喝：「還不將繩子解開，我把你們都斃了！」

副官一聽忙叫：「把繩子放開。」

錢可通、吳興衝口而出：「放不得——！」

副官板起臉。「那由得你們說話！」一頓再喝：「放繩——！」

衆士兵連忙鬆開繩子，曹大帥掙扎而出，殭屍亦脫出，追在曹大帥身後。

眼看殭屍便要撲在曹大帥身上，吳興一盆黑狗血及時潑來，正潑在殭屍面上。

一陣白烟冒上，殭屍立時呆住。

衆人不由一聲歡呼，曹大帥驚魂一定，回身一看，手指馬上戳上殭屍胸膛。「斗胆，我斃了你！」

殭屍毫無反應，曹大帥再一聲：「斃了——！」轉身，就在他轉身同時，殭屍突然又動起來。

衆人驚呼，曹大帥一驚，脚下一滑，摔倒地上，却正好閃開殭屍的雙手一插。

大發旺財兩條飛索即時飛來，套在殭屍的身上，團團一轉，才將殭屍綑一個結實。

殭屍雙手一伸，繩子便斷去，更多的飛索緊接由那些士兵手中飛出，一一套在殭屍的身上，那些士兵隨即一齊抓着繩子往後拖，將那條殭屍拖到繩網下。

繩網緊接落下，罩住了那條殭屍，一衆士兵探手抓住繩網，團團疾轉，總算將殭屍緊縛在繩網中。

他們隨即將繫着繩網的繩子拉起來，那些繩子早已掛在適當的地方，一拉之下，繩網便往上縮去。

驚屍却就在這時候轉動，左一轉，右一轉，動作雖然緩慢，力度却大得驚人，那麽多人竟然拉不住繩子，反而被殭屍牽動，左搖右擺的。

錢可通看在眼内，大叫：「大家抓穩繩子，大發，引殭屍跳起來。」

大發一怔。「有什麽作用？」

「他雙脚在地上，有地氣帮助，力大無窮。」錢可通不想解釋還是要解釋。

大發看着殭屍，搖頭。「這東西平日總是一跳一跳的，現在要他跳，反倒不跳了。」一頓轉問錢可通：「師父，怎樣才能要他跳。」

「眞笨，你跳他不就跟着跳了。」錢可通好像每一件事大發都明白的。再大聲吩咐。「大家先鬆開繩子。」

大發應聲：「這還不容易。」隨即跳動起來，左一跳右一跳的倒也快活。

繩子鬆開，殭屍便停止了轉動，對大發的跳動却是毫無反應。

錢可通目光一轉，搖頭。「我是叫你像殭屍那樣的跳動。」

「師父，你說清楚一些。」大發雙手一伸，就像殭屍那樣在原地一跳一跳。

殭屍還是没有反應，大發正要停下，殭屍才跳起來，衆人正要拉繩子，殭屍又停下。

錢可通目光落在停止跳動的大發面上。「你怎麽停下？」

大發苦笑。「我以爲這殭屍没反應，那知道他是反應遲鈍。」

「廢話，馬上再跳，待他跳起來，立即將他的雙脚托住，別讓再落回地上。」

大發聽說又苦笑。「師父，我可没有這麽快的反應。」

旺財亦插口。「以我看，另外找兩個人將他的雙腿托起來好了。」

錢可通看看。「還是你們兩個身手敏捷。」

大發歎一口氣。「那找另外一個人使殭屍跳好不好。」

說話間，那條殭屍又開始發動，嗅着人氣撲向大發旺財，抓着繩子的兵士拚命拉住，一個個面紅耳赤。

錢可通看在眼内，知道再下去，那些士兵氣力不繼，殭屍是必又掙托出來，目光落在吳興身上，忙叫一聲：「師弟，你來——！」

吳興看看錢可通，又看看大帥，無可奈何的雙手雙脚一合，好像殭屍那樣跳動起來。

殭屍很自然的跟着跳動，大發旺財把握機會，就地一滾滾到殭屍脚下，一齊伸手托起了殭屍的雙脚。

殭屍一跳落下，力重萬鈞，大發旺財身子貼在地上，當然不好受。

錢可通連忙大叫：「你們還不將繩網拉起來！」

衆士兵如夢初覺，一齊用力，總算將殭屍拉上半空，大發旺才抓着殭屍的雙脚，當然亦隨着升上去，兩人連忙鬆手跳回地上。

錢可通吳興隨即上前，將大量的黃符撒滿地上，也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在那些士兵將繩子的末端綑好之前，殭屍已往地上降下，雖然没有了地氣，但一跳一落的力道仍然是不可估計。

這一次殭屍雙脚便落在黃符上，立時觸電也似往上彈起來，衆士兵把握機會再將殭屍拉高，隨即將繩子的末端縛穩。

殭屍也就這樣停留在半空，衆士兵連隨取過木棒衝前，力毆在殭屍身上。

那些木棒都經過挑選，相當堅硬，可是毆在殭屍身上都一一斷折，殭屍毫無反應。

殭屍跟着掙扎，他掙扎的動作雖然遲鈍，却非常有效，眼看着繩子一條接一條斷去。

曹大帥看着，不由心裏寒起來，目光一轉。「你們還不快快收拾他。」

站在那邊的錢可通吳興應聲，身子一縮，吳興壓低嗓子。「好不好告訴他，我們就是這幾下子？」

「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錢可通罵了吳興一句，轉向曹大帥。「現在還不是時候。」

「那還要等到什麽時候？」曹大帥追問。

錢可通只有應一聲：「快了——」拿出羅盤，裝模作樣的看看。

大發旺財旁邊聽得清楚，一齊靠近來，旺財連隨問：「這如何是好。」

錢可通歎一口氣。「挨得一會便一會好了。」

話口未完，又一條繩子斷裂掉下來，大發旺財看着打一個寒噤，面面相覷。

吳興亦歎一口氣。「我們只怕等不到天亮的了。」

「天亮——」錢可通突然省起，目光轉落在牆上的掛鐘上，時針已經頂天立地，是指着六時的了。

六時應該便天亮，錢可通立即大叫，道：「快將所有的窗戶打開，不，是東面的。」

曹大帥立即問：「有什麼作用？」

「讓陽光射進來，消滅殭屍。」

「陽光有這麼厲害？」曹大帥懷疑的看着錢可通。

「這所以殭屍爲什麼在夜間才出動，」錢可通這個道理倒是簡單而可信。

曹大帥點點頭，揮手大呼道：「開窗戶——」

那些士兵應聲將東面的窗戶打開，他們將窗戶釘起來的時候，唯恐不堅固，現在已將那些木板釘子拆下來，當然又要費一番氣力。

到窗戶打開，衆人不由怔住當場。

天是亮了，却在下着雨，烏雲密佈。

大發心一急，脫口叫出來：「師父，還不快快將烏雲撥開，讓太陽出來。」

錢可通狠狠的盯他一眼：「你當師父是什麼東西？」

大發回答得倒也爽快，應道：「不是神仙。」

錢可通悶哼一聲，仰首望着天空，曹大帥一旁走過來。「那些黃符桃木劍怎樣？」

錢可通嘆了一口氣。「殭屍陰年陰月陰日陰時成形，再加上方才陰火照射，現在已經不是一般的殭屍可比，不是黃符木劍所能夠對付的了。」

曹大帥追問道：「你們不是作好了準備？」

錢可通苦笑。「最主要還是將這個東西引來留在這兒，免致四出爲患。」

吳興接上口：「我們原也以爲黃符木劍是有效的，那知道除了隔去地氣，並沒有多大作用。」

錢可通抬起手中桃木劍。「這個劍根本刺不進去，威力完全發揮不出來。」

曹大帥瞪着他們。「那還留着你們幹什麼——」

下面的話尚未說完，大發突然叫出來：「師父，你看——」

錢可通抬頭再看，呆一呆，天上密佈的烏雲赫然正往一側移開。

吳興看着亦一呆，脫口道：「怎會這樣的——」

大發笑了笑。「這叫做間中有驟雨，天上有不測之風雲。」

錢可通鬆一口氣。「總算天無絕人之路。」

旺財亦傻瓜一樣的按上口：「幸好是過雲雨，否則我們都完了。」

錢可通接喝一聲：「這還算什麼，拆窗子。」

衆人連忙再動手，大發走過來，搖搖頭。「師父，這也不知是你的不幸還是我們的不幸。」

「胡說什麼。」

「不是胡說，要是方才你大胆假設，胡亂來幾下子，說能夠將烏雲撥開，重見天日，現在不將你當做神仙才奇怪。」

「廢話——」錢可通口裏這樣罵，亦有些心動。

吳興旁邊聽着，嘆了一口氣。「怎麼我就是收不到一個這樣聰明的徒弟。」

大發笑了笑。「好像我這種聰明人難得一見，何況要收爲徒弟。」

「偏就是這麼多廢話。」錢可通笑罵一聲。「快快作好準備。」

「準備什麼？」大發目光一轉，實在是不知道如何準備。

「推那條殭屍到東面窗下。」錢可通大聲呼叫，英明神武的。

「師父，你這是開玩笑。」大發看看那條在掙扎着的殭屍。

「這是開玩笑的時候？快——」錢可通再喝一聲。

吳興目光轉落在錢可通面上。「師兄，這個殭屍現在可是動不得，否則繩子都斷下來可就麻煩了。」

錢可通呆一呆，他是心急對付殭屍，有所表現，其他的問題都疏忽了。

旺財看着，忽然插口。「我們不能移動殭屍，移動日光怎樣？」

錢可通瞪了他一眼。「你當自己已是什麼東西，移動日光？神仙？」

吳興這時候反而冷靜下來。「這倒不是一件難事。」

錢可通亦已省起。「就像你移動日光那樣？利用你那塊古鏡？」

吳興點頭，錢可通沉吟着。「這未必能夠成功，但既然有機會，總不能不試一試。」

大發心直口快。「師父，面子固然要緊，對付殭屍也是要緊的。」

吳興故意接上口。「也許你師父還有更好的辦法。」

「師叔，這時候，我們應該齊心合力對付殭屍才是。」大發索性揭穿吳興的心意。

吳興看了看大發，一聲：「那還不趕快拿鏡子。」

大發應聲竄到桌子旁邊，拿起了那塊古鏡，與旺財打一個招呼。「我們到外面去。」

旺財倒也很合作，一個倘步來到窗下再一個翻滾，出了窗外。

大發抱着那面大鏡亦一個觔斗翻了出去，吳興只看得心驚胆顫：「小心別讓鏡子摔破。」

「鏡子多的是。」曹大帥把手一揮。「副官聽命，還不去找鏡子。」

副官正想動身，錢可通已叫住。「那不是一般的鏡子，是經過特別煉製的。」

曹大帥一怔。「這也有分別。」

錢可通笑顧曹大帥。「若是沒有分別，我這個師弟也不會只弄來這塊鏡子。」

曹大帥只有點點頭，實在他對於那門

子學問完全不懂。

吳興忍不住輕聲對錢可通道謝。「師兄你實在太抬舉我了。」

「你眞的不懂我的心意？」

「什麽心意？」吳興奇怪地。

「要是讓大帥的人跑到房間內，看見倩文的樣子，你以爲會怎樣。」錢可通語聲壓至最低。

吳興怔住。

錢可通目光一轉，喝問：「太陽出來了？」

「還沒有。」大發在外面回答。

「錢眞人可要將太陽催促一下？」曹大帥不知不覺說出這句話。

錢可通吳興等人的表現完全在他知識以外，對這兩人他已不像對平常人一樣。

吳興聽着一呆，目注錢可通。「大帥也是道理，師兄意下如何。」

錢可通瞪他一眼，回顧曹大帥。「一切還是順其自然，不可太勉強。」

曹大帥不由接一句道：「對，順其自然。」

吳興隨即亦接一句。「也就是聽天由命。」

他們現在也的確是聽天由命。

聚在天空的烏雲突然又好像停留不動，再看又好像要掩蓋回來的。

大發捧着那面古鏡，抬頭看着天空，只等烏雲散去，太陽出現，却看得眼也快要直了。

大堂內那條殭屍繼續在掙扎，縛着殭屍的繩子一條接一條斷下來，再斷下去，殭屍不難便掙脫回地上，到時候，要利用陽光對付殭屍，便只有將整座酒店折去，這當然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事情。

入夜之後，若是還不能夠將殭屍消滅，殭屍的威力再次發揮，若是比現在更大錢可通吳興是必束手無策，而還有一個危機，就是倩文，只要有空閒，曹大帥必會一定看倩文究竟，那時候便是將殭屍消滅，也難逃曹大帥的追殺。

比起那條殭屍，曹大帥更可怕。

殭屍不一定會追殺他們，曹大帥却是肯定會做這件事，一想起這個問題，錢可通便頭大如斗。

現在他的腦袋已可以停下來考慮到這個問題，吳興却沒有，一心只想着如何再有些表現，好讓曹大帥知道他的本領，其實並不比錢可通好到那兒去。

大發旺財倒是什麽也沒有想，一心只想着陽光是否眞的有效，是否能夠將殭屍消滅，令這條殭屍以後也不會再害人。

他們就那樣等着。

烏雲終於散去，旭日已東升，陽光斜斜的照來，穿過窗戶，就是照不到殭屍身上。

錢可通目光與陽光接觸，脫口叫出來。「大發，鏡子！」

大發鏡子立時迎上陽光，左一轉右一折，總是不能夠將陽光折射到殭屍身上。

鏡子反射出來的光柱交錯照射，那條殭屍顯然也知道危機迫近，掙扎得更厲害，一時間繩子亂响，又斷落了三條。

殭屍立時要掉下來的，衆人看在眼内，不由得脫口驚呼失聲。

曹大帥大呼大喝，好像在罵人，又好像在發號司令，各人顯然都没有聽清楚，各有各呼叫，混亂一片。

旺財倒是最冷靜的一個，突然一聲：「拿給我——」翻身躍上大發的肩膀。

大發很自然的把鏡子一舉，旺財接在手中，雙脚踏穩了大發的肩膀，身子斜探而出，雙手鏡子一翻，接上陽光，也正好將陽光折射在殭屍的雙脚上。

殭屍的雙脚立時冒起了一股白烟。

衆人看着不由停出了騷動，旺財看在眼內，再喝一聲：「沉腰坐馬——」

大發也看得眞切，依說話坐馬沉腰，鏡子將陽光再折射，正好落在殭屍的面上一聲極其可怕的聲响立時從殭屍口中傳出來，只聽得人毛骨悚然，白烟冒處，殭屍面部的肌肉開始溶化，就像蠟被烈火燒溶那樣。

殭屍張着口，掙扎搖擺，旺財大發亦相互配合得恰到好處，鏡子跟着移動，陽光在鏡子上折射出來的光柱始終不離開殭屍的面部。

眼看着殭屍的面部迅速溶化，掙扎由強烈而衰弱而靜止，終於熔化成一灘屍水，再在陽光中化成輕烟飛散。

衆人不由放聲歡呼起來，錢可通吳興也不例外。

大發旺財歡呼聲中自窗外翻身進來，凌空落地，大發便一聲：「成功了，脫難了。」

旺財却没有作聲，他是突然省起了倩文，大發這時候亦發覺錢可通眉心突然打結，收住了笑聲：「師父，你好像不大高興。」

錢可通淡然一聲，道：「本來是高興的。」

「現在又出了什麽問題？」

「屍體變成了這樣子，你叫我怎樣向柯金水交代？」錢可通心裏想的其實是另外一回事。

曹大帥果然也留意到錢可通的情形，隨即問：「柯金水到底是什麽回事？」

錢可通直言：「是他將這條屍體交給我運送回鄉的。」

「是這個小子弄出這條殭屍來，我斃了他。」曹大帥這種話又衝口而出。

大發插口：「屍體交給我們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他的目光已轉向吳興，立時又嚇了吳興一跳，錢可通却竟然替吳興分辯：「要是沒有問題，又怎會變成殭屍？」

吳興聽着眞有感激萬分的感覺，錢可通接又說：「幸好在這個時候變，有我們將事件擺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也是道理。」大帥目光一轉。「總之這件事放在我身上，什麽柯金水，若是不服氣，叫他來找我好了。」

大發立即笑逐開顏。「師父，有大帥這句話，你還担心什麽。」

錢可通面上勉強露出笑容來。

曹大帥這時候亦憶起倩文。「好了，現在殭屍消滅了，錢眞人你可以專心替我將倩文醫好的了。」

大發旺財的笑容立即僵在面上，錢可通却若無其事的應聲：「九姨太現在也應該醒來的了。」

（以下轉入第129頁）



上文提要：

俞劍峯對元元僧突然暴斃有懷疑，於是夜探清空廟，果然元元僧仍然活存，殿內還有公孫飛與紅袍人，此刻法明禪師爲追討少林失經，與紅袍人交手處於劣勢之際，俞劍峯以降魔七曲禪功賺退紅袍人，但那紅袍人却不是紅袍人……岑少風在途中遇上紅花四魔疾騎而過，一手策轡另一手合力抬着一具黑色石棺，棺中却盛着已被鋼鍊拴住的俞一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金綱經再面世　藍衣人露殺機

紅袍人道：「九王爺有邀，俞某豈能不至。」

那少年又自哼了一下，道：「閣下口中說得動聽，但心裡怕不作如是想。」

紅袍人道：「九王爺此言何意？」

那少年道：「日前我傳諭建州四劍將華山那姑娘擄到建州，途中爲人乘隙放走，後來聽說那姑娘又落到你們手上，却爲何不將她交還本王！」

紅袍人道：「敢請先問王爺遣人擄走華山姑娘有何用意？」

少年略一遲疑，道：「本王須用那位姑娘以挾持一人爲己用。」

紅袍人問道：「那人是誰値得王爺如此重視？」

少年面露不豫之色，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紅袍人道：「華山姑娘不錯曾經落在咱們手上，哼哼，我是說『曾經』——」

那少年道：「此事我早有所聞，在那廟會裡你到底掉弄的什麼玄虛？」

紅袍人道：「嘿，俞某每一作爲都有深意，王爺人中龍鳳，還會不能猜知？」

那少年道：「如此說來我也不猜了。」

紅袍人不語，那少年又道：「飛葉石那邊諸事處理得如何？」

紅袍人道：「俞某還得親身走一遭，始能料理清楚，王爺還有何見教？」

那少年道了一聲「很好」轉身便走，行不數步忽又折回，向紅袍人說了幾句話。

他這回話聲却說得十分含糊，暗處岑少風運足耳力，却一字也未聽見。

紅袍人「噢」了一聲，兩人同時舉步，並肩步出廢墟，足步聲愈來愈遠了。

待得足音完全沒不可聞，岑少風這才立起身子，跨出土墻。

他拍拍衣袂，走到適才兩人立足之地，緩緩自語道：「紅袍人口口聲聲稱呼那少年爲九王爺，中原武林似從未聽過有人姓多的……莫不成會是……是那據稱心機之密舉世無兩的女眞巨柱九王爺多爾袞？……」

岑少風想到這裏，不禁倒吸了口寒氣，又道：「他們談話中一再提到廟會之事，我猜得不錯，俞劍峯那邊似乎危險了……」

他往地上的四具屍身瞟上一眼，身子一振而出廢墟，往出林小徑直掠而去。

* * *

且說，俞劍峯與白髮老者立在茅屋中，聞屋外步履聲起，來人已駐足在茅屋門口。

俞劍峯抬眼打量來者，見那人年約七旬左右，身上鳩衣百結，但却十分清潔樸素，不是丐幫幫主雲龍翁是誰？

那雲龍翁往俞劍峯望上一眼微噫一聲，奇道：「這位小兄弟怎地也在這裏？」

俞劍峯應道：「小可路過此地，忽覺餓腸轆轆，乃進來叨擾一餐。」

雲龍翁微微頷首，衝着白髮老者道：「好個老兒，分明是在屋裏，偏猶硬嘴說是無人在此，敢說是我這老叫化向你施捨殘羹賸飯了……」

那白髮老者笑道：「哈哈，你可謂深知我意，深知我心……」

雲龍翁笑駡道：「多日不見，怎麼老

兒變得小氣起來了？」

白髮老者道：「不是我老兒吝嗇，實在是接待不起你這乞丐頭兒。」

雲龍翁道：「此話怎講？」

白髮老者道：「還談呢！日前你到這裏一住就是數日，我老兒傾盡所有招待，結果你酒足飯飽拍拍肚皮走了，老夫却……」

雲龍翁打斷道：「如何？難道還會輪到老兒餓肚子！」

白髮老者道：「誰道不是？你走後老夫便接連數日無米爲炊，饔食不繼，無奈祇有到寒江垂釣，但魚兒上釣後不忍煮殺來吃，數日下來，老夫已餓得發昏，這一切不都是拜閣下之賜……」

雲龍翁呵呵大笑，一旁的兪劍峯也忍不住低笑出聲，他見這兩位老人瞧是嘻笑怒駡，但却自有一番親切之感。

雲龍翁道：「想不到你會這般狠狽，老叫化兒雖然簞瓢屢空，但出外靠朋友，還不致於爲酒飯費心，我瞧你還是隨老叫化托缽到處流浪算了。」

白髮老者擺手道：「老夫已在此地生根，怎生離得開這茅屋？」

雲龍翁道：「一幢破茅屋也如此珍惜，老兒你……」

白髮老者截口道：「老夫住的雖是草舍茅屋，却雖如龍樓鳳閣，白雲不掃，蒼松自老，青山圍繞，淡煙籠罩，門無綽楔，洞無鎖鑰，香焚石桌，笛吹古調，不亦樂乎？」

雲龍翁道：「算了！老叫化看此地窮鄉僻壤，惡山惡水，就是這茅屋也破爛不堪……」

話猶未完，白髮老者已自悠悠接口道：「小小茅屋是可居，春夏秋冬總不殊，春景園林賞花木，夏日山間避炎暑，秋天籬邊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倒也忘寵辱，無牽絆……」

雲龍翁笑道：「別酸！別酸！哈哈，老叫化說你不過。」

說着笑聲一斂，復道：「談眞個的，老叫化今日倒不是爲了作客來此……」

白髮老者道：「祇要不賴在這兒白吃白住，老夫就放心了。」

雲龍翁正色道：「老叫化此來是爲了尋一人。」

白髮老者道：「丐幫弟子滿天下，乞丐頭兒尋人却到這『窮鄉僻壤』來，這倒奇了。」

雲龍翁道：「那你老兒莫逆之交，老夫不到這兒來尋問又到那裏？」

白髮老者略現意外之色，道：「怎麼？你是說——」

雲龍翁沉聲道：「昔年一怒鬥七奇的趙鳳豪！」

兪劍峯心中一震，白髮老者問道：「趙鳳豪？你找趙鳳豪作甚？」

雲龍翁道：「老夫有要事與其相商。」

白髮老者道：「抱歉之至，老夫一無所知。」

雲龍翁道：「這是十萬火急之事，老兒你還戲耍……」

白髮老者含笑不語，雲龍翁又道：「老叫化早知那趙鳳豪經常到此盤桓，老兒你怎會知他的行迹？」

白髮老者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老夫還會騙你不成。」

雲龍翁仍不死心，道：「至少你總曉得趙鳳豪之去處……」

白髮老者道：「趙鳳豪最後一次到舍間盤桓小遊已是去歲的事，臨走時他又未告知老夫行止，老夫怎得而知？」

雲龍翁聞言，失望之色溢於言表，搖頭道：「看來這一遭又是白跑了……」

一旁的兪劍峯忍不住插咀道：「前……前輩，小可於月前倒碰過趙老前輩一次……」

雲龍翁驚喜有加，脫口道：「在何處？小兄弟在何處遇見趙鳳豪？」

兪劍峯道：「那地名小可不太淸楚，祇知是位於長安城郊的一座荒山，當時聽趙老前輩的口氣，談那荒山就是他居住之地。」

雲龍翁道了一句「謝」字，拍拍手道：「老夫走了——」

他往前行不數步，忽若有所思，又回過頭來，兪劍峯這時瞥見這丐幫幫主臉上滿佈疑惑之色了。

雲龍翁打量了兪劍峯好一會，沉吟道：「小兄弟，你年紀輕輕，遇見趙鳳豪時怎生識得？」

兪劍峯暗道對方原來因此生疑，當下說道：「當日見面時，趙老前輩自稱是家叔陸平的故友……」

雲龍翁驚「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是河南陸氏的子弟！」

兪劍峯道：「據小可所知，家叔生平只有兩位老友，其一姓洪，叫洪荒……」

說到此處，那雲龍翁突然又低啊了一聲，失聲道：「洪荒？靈廬主人洪荒……」

旁側的白髮老者聞言，面色也自一變，但忍住沒有出聲。

兪劍峯道：「趙老前輩是否姓洪，是以晚輩乃從而猜知他的身份。」

雲龍翁臉色一黯，半晌沉吟不語，良久始道：「兪小哥，老夫問你一句——」

兪劍峯見對方面色甚是沉重，不覺凜然道：「前輩有何見教？」

雲龍翁沉下嗓子道：「江湖傳說，趙鳳豪自與七奇之戰後功力全失，此話當眞？」

兪劍峯略一尋思，道：「那日趙前輩曾對小可相試一招，但並未發出內力，因之小可不能肯定他是否功力還在——這個，前輩最好尋趙老前輩的弟子岑少風一問……」

語猶未訖，突然茅屋外傳來一陣狠聲，聲音甚是淒厲，兪劍峯忙止口不語。

諸人面色一變，那狠聲愈來愈近，忽地一道比夜鳥悲啼還要難聽的聲音亮起：「——趙——鳳——豪——趙——鳳——豪——」

兪劍峯聞聲，只覺毛骨悚然，雲龍翁喝道：「什麼人在外頭窮呼窮嚷？」那淒厲的聲音如故，不時夾雜野獸的嗥叫：「趙鳳——豪……魂——兮——歸——來——關山——渡——」

雲龍翁沉聲朝白髮老者問道：「老兒，你說是誰來了？」

白髮老者搖搖頭，雲龍翁正待再次的喝問，一條黑影子有如鬼魅般的出現在這

茅屋門前——

日光下只見那人身高丈餘，體格彪大已極，面上凶光閃閃，兩眼深陷，只賸得兩個洞，嘴唇乾癟，全身上下長滿了長毛，面上帶着一層濛濛綠光，模樣怪異已極。

那人眼珠往屋內骨碌碌一轉，鼻子用力嗅了兩嗅，猛地狂笑厲叫起來，登時變成一片凌亂可怖了！

雲龍翁沉聲道：「閣下何人？」

那「人」不應，面上肌肉不住抽搐，全身也不時顫動，似乎忍不住瘋狂之態。

雲龍翁又道：「適才在外面呼嚷的可是閣下？」

那人還是不答，驀地撲在地上，用鼻子嗅了嗅，不時狂呼厲號，俞劍峯看得嘔心不已。

那人嗅罷，又立起身來，號道：「趙——鳳——豪——趙……」

雲龍翁皺眉打斷道：「閣下一味號嚷，若再不答話，老夫可要動手驅逐了！」

他一掌徐徐抬起，白髮老者忽道：「老叫化且慢，老夫忽然想起了一人——」

雲龍翁道：「什麼人？」

白髮老者道：「十年前，趙鳳豪在陰山一掌擊退的怪物……」

雲龍翁身子一轉，脫口呼道：「血巖青狼？」

白髮老者微一頷首，當門而立的青狼陡地抬掌往雲龍翁拍去！

雲龍翁身子一晃，避過這一掌，那血巖青狼卻不再追擊，口道：「爾等這是趙鳳豪的朋友？呵！呵！」

雲龍翁道：「是又怎樣？」

血巖青狼道：「是姓趙的朋友就留下命來！呵！呵！」

他邊說邊不住的狂呼作態，口沫橫飛，諸人只覺一陣勁氣撲鼻，中人欲嘔。

雲龍翁再也忍不住，草莽本性一發，罵了起來！

「媽的！你呵什麼勁兒？別人懼你青狼的狼牙血功，老夫可還沒放在心上。」

青狼雙目一凝，道：「狂言者報上名來！」

雲龍翁道：「老夫丐幫雲龍翁。」

青狼面色微變，道：「無怪如此張狂，雲龍翁，你接住這一掌！」

他舉起一掌，擊向雲龍翁，掌至中途，卻突然硬生生的轉了個方向，朝一旁的俞劍峯搗去！

變生倉猝，雲龍翁欲援不及，大喝道：「留神——」

俞劍峯年紀雖輕，却是心機深沉，他見血巖青狼眼色不對，早已暗暗戒備，青狼一掌方向才轉，他猛可拗步退身，雙手互纏盤繞而出，竟將對方的一掌封回。

青狼滿露驚異之色，那雲龍翁及白髮老者的訝異尤有甚之。

雲龍翁冷冷道：「幾十年來，老怪你玩的總是那套技倆。」

血巖青狼叫道：「這娃兒何許人？」

雲龍翁道：「江湖盛傳你老怪嗜殺成性，如同野獸，喪命在你手下者不知凡幾，但今日却連一個後生小輩也制之不住，動手間猶不能測知對方身份，虧得你厚顏如此一問……」

青狼惱羞成怒，厲嘯連聲，雲龍翁道：「依我瞧你也不必再找趙鳳豪了，乾脆重回血巖苦練幾年……」

血巖青狼嚎叫一聲，全身骨節格格作響，雙掌緩緩抬起，掌心碧綠如漆！

就在同時，一股腐臭敗壞的味道瀰漫屋內，雲龍翁低呼道：「狼牙血功！」

俞劍峯身子一震，那青狼仍不住嘶聲號啕，掌心碧綠盈盈欲滴。

雲龍翁道：「血巖青狼嚎啕不已，旨在擾敵心神，速速抱元守一——」

話未說完，青狼已然發難，他一掌僵直不彎，對着雲龍翁直撲過去！

雲龍翁大袖一拂，內家眞力藉袖揮出，轟然一震後，青狼身軀全然不退，忽地騰空而起，一掌劈下！

俞劍峯睹狀暗暗驚駭，當日他親見雲龍翁與俞一棋等三人對招，知道這丐幫幫主的掌力非同小可，但眼下這血巖青狼與他對了一掌之後竟是夷然無損，難道那狼牙血功果有不可思議的威力。

陡見那青狼一掌劈下之際，一股陰風寒氣由掌心絲絲透出，雲龍翁那游動的身形，驀地一窒，俞劍峯暗道要糟，就在這一瞬間，那雲龍翁大吼一聲，雙掌翻飛，一道剛陽掌力暴迸而出！

這一掌透過那絲絲寒氣，祇聞嗚嗚怪響聲起，青狼下撲的身軀一滯，翻落下地！

俞劍峯喘一口氣，血巖青狼怪叫一聲，方欲舉掌再劈，一旁的白髮老者倏地一掠上前，朗聲道：「這位不速之客可以歇歇了！」

血巖青狼凶目往老者看了一眼，道：「糟老頭子你說什麼？」

白髮老者淡淡道：「老夫叫你好生歇歇！」

血巖青狼高嚎一聲，全身一陣暴響，嚎聲就要朝老者發出「狼牙血功」，這時旁側的俞劍峯不禁爲老者捏了一把冷汗。

血巖青狼一掌方自舉起，却見老者左手當胸盤繞，右手四指拈住左袖，食指微翹，青狼見狀，嚎聲一停，面色由青而白，掉頭出門而去！

俞劍峯瞧得目瞪口呆，雲龍翁亦瞠目道：「老兒你這一手叫什麼名堂？」

白髮老者微微笑道：「僅是唬唬幼齡孩兒的把戲，想不到連那凶名赫赫的血巖青狼也騙得了……」

老者雖是極力裝出淡然不在意的模樣，但俞劍峯仍是心驚不已，暗付：「那青狼的狼牙血功是何等功力？却輕易讓老者一個手式就給唬跑，這老者到底是何許身份……」

雲龍翁搓手笑道：「好老兒，縱然你藏珍自娛，老夫也不屑去學你那套怪把式——就此別過……」

最後一字出口，身子已縱出茅屋，一晃不見。

俞劍峯見雲龍翁去遠，就要與老者告別，驀地門口人影一閃，一人大踏步走了進來！

白髮老者呼道：「眞是奇事，今日老夫這小小茅屋怎地門庭若市，來客絡繹不絕？」

那人轉過首來，與俞劍峯打了個照面

，只見那人身着青衫，年紀甚輕，舉止間，隱隱透出一種粗獷豪邁的氣質。

那青衫少年朝俞劍峯一頷首，然後轉向白髮老者拱拱手道：「小可冒昧，請問老丈可曾見到一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怪物？」

老者道：「你是說那血巖青狼？」

青衫少年道：「原來老丈亦識得此人，小可在道上偶爾遇見那凶物，一路追蹤至此……」

老者道：「青狠是曾到過此地，這刻想已走遠。」

青衫少年略帶失望口氣的「噢」了一聲，轉身就要出門，那俞劍峯心念一動，上前抱拳道：「敢問兄台高姓？」

青衫少年道：「兄弟姓錢……」

說着邁步而出，俞劍峯心中不住沉吟：「錢少年？錢少年？莫不是與丐幫淵源甚深的那人？當日丐幫十八傑及五長老就曾爲姓錢的與溫世達大動干戈，幸有雲龍翁適時出頭，但雲龍翁口中提到的『錢老弟』似是年事已長，總不會就是這少年……」

俞劍峯不得要領，遂不再多想，當下也辭別老者而去。

他身方出門，屋內又傳來老者清越的聲音：「小哥兒，莫忘老夫爲你面相時所告之戒言……」

俞劍峯心念復動，一面漫步走着，尋思道：「該死！適才我迭遇變故，險些把藍衣人今夜之約忘了，倒是老者一言將我提醒。」

他緩步前行，找到一隱蔽之處躺下養神，一覺醒來，只見天空歸雁羣羣，霞暮靄靄，已是黃昏時份。

俞劍峯養足精神，心緒分外暢快，漫口吹着不知名的小調，往落日的方向行去。

漸漸，天邊已可見到幾顆耀眼的星，月兒悄悄昇了上來，沿江行去，清風徐徐，水波瀲灔，秋月完美，夜景醉人。

江上這時正有幾隻輕舟，趁着月色在波心蕩漾，俞劍峯沿江飽覽風物，不覺心曠神怡。

忽然，前面臨江高樓上，傳出琴聲，一道低幽幽的聲音响起：「高樓明月夜，滄海故人心。何事成惆悵？總關未了情。」

俞劍峯聽着，突然興起莫名的悵惘，他反覆的咀嚼着最後那一句，「何事成惆悵？總關未了情。」

此刻玄玄郡主那凄哀欲絕的明眸又跳躍到他眼前來，想到了她，俞劍峯的心再也無法開朗了。

江上有絲絲的寒意，俞劍峯祇覺得心也冷了下去，他加緊脚步走去，到了臨江樓下，絃聲歌聲愈發清晰了。

俞劍峯不知不覺的拾級登樓而上，入眼處只見一名體態纖細，身着素服的女子憑樓倚欄而立。

她臨江撫琴，低聲吟唱，聲調哀怨欲絕，有若瓊妃暮泣，風鬟雲鬢，相對支離……

俞劍峯傾耳細聽，祇覺悵惘愈甚，無法排遣，他望着那女子楚楚的背影，情不自禁想起一句話：「傷心人別有懷抱。」

那素服女子吟唱了一陣，忽然微喟了一聲，低聲道：「今宵有月臨樓，何妨輕歌對愁……」

這時，樓下足履聲起，梯蹬響處，一個風度翩翩，文士打扮的青年上得樓來，接聲道：「是誰膠柱鼓瑟，重撫往日哀歌？」

那素服女子徐徐回過首來，俞劍峯瞧得眞切，見她年華約莫雙十有餘，臉色白晰，明眸似水，雖非天姿國色，但却另有一番清新高貴氣質。

江風吹上高樓，素服女子衣袂拂舞，越發顯得飄飄逸氣，楚楚動人。

青年文士趨前一步，拱一拱手，說道：「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何濂敬向姑娘請安。」

俞劍峯聞言一驚，暗道：「這人年紀猶輕，居然官至入閣，眞是一個典型才子了……」

那素服女子側身避過一禮，低聲道：「不敢——」

青年文士何濂道：「姑娘芳名可否見告？」

素服女子道：「賤妾一介無名女流，何勞貴官下問。」

她說着，斂衽一禮，細步前行，步過俞劍峯身旁時，視線與俞劍峯相遇，突然她花容微微一變，唇角動了動，欲言又止。

俞劍峯暗自納悶，却見她沒有說出一句話，施施然下樓去了。

青年文士何濂癡癡的望着素服女子遠去的背影，面上滿露失望之色，半晌沒有開口。

俞劍峯心想上前安慰幾句，又不知如何啓齒。

終於，那何濂廢然一歎，望望俞劍峯一眼，道：「適才經過，兄台都見到了？」

俞劍峯頷首解釋道：「在下不期經此，爲琴聲吸引上樓……」

何濂「啊」了一聲，道：「正是如此！半載之前這一日，區區亦爲琴聲吸引而至……」

俞劍峯失聲道：「半年之前？」

何濂道：「區區注意那姑娘已有半年了，那位不知名的姑娘每夜必上此樓，臨江撫琴吟唱，然後又施施然離去。」

他語聲一頓，復道：「早日區區就爲這位姑娘高貴氣質所懾，那琴聲歌聲又如此凄哀動人，是以不覺對她生出……生出……」

俞劍峯打斷道：「以在下旁觀，那位姑娘似是傷心……」

何濂道：「區區何嘗不知她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但實是情難自禁，今夜終於鼓足勇氣上前搭訕，却不料仍難獲她青睞……哈！哈！」

他說到最後突然笑起來，俞劍峯聽出笑聲中隱隱帶有失落的味道。

那青年文士何濂在笑聲中，逕自下樓去了。

在那巨江上，星火點點，輕舟畫舫仍自蕩漾波心，俞劍峯但覺意興闌珊，方欲整裝下樓，忽然他視線一瞟，落在案前那隻琴上……

俞劍峯心道：「那姑娘走得匆匆，忘

了攜琴而去，不知會不會再回來取它？」

他忍不住趨身向前，略一打量那琴，祇見五弦綳緊，琴身上却鐫着幾個蠅體的小字。

「寄問錢郎健否？縱然無恙，料也爲咱消瘦。」

兪劍峯心念一動，爲了這行題字，他竟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

矇矇然，似乎也變成那琴身題字中的「錢郎」，他再也不敢多想，就這麼帶着一顆紛擾悲哀的心下樓而去……

＊　＊　＊

月明當空，兪劍峯來到了那熟悉的小鎭外，鎭中矗立着清空神廟，那巍峨的殿字仍然高高在望。

他凝目望了清空神廟尖高的宇閣一眼，轉身步向北方郊野，喃喃自語道：「此去鎭北竹林，不過一炷香的路程，但我這一去，不知能不能回來……」

那白髮老者爲他相面時所告的警言，又襲上他的心頭，他不禁猶豫不前。

他尋思了一下，又暗罵了一聲「該死」，低聲道：「兪劍峯！你遇事每多顧慮，眼下祇爲了那藍衣人一語之約就懼成如此模樣，又何能成大事了……」

他舉步復行，不一刻來到了竹籬之外。

迅速地，兪劍峯在竹籬內外繞了一匝，却不見任何人的蹤迹，他暗暗納悶，忖道：「相約的時辰已過，那人爲何還不到來？」

陡然，他背後有人輕咳了一聲，兪劍峯大吃一驚，猛一回頭，那藍衣人不就端立在自己的眼前。

兪劍峯直駭得魂飛魄散，心中打鼓道：「這人欺身到自己背後，居然聲息全無，可笑自己仍然不知情，這份輕功眞是不堪設想了……」

那藍衣人雙眼一動也不動的瞪着兪劍峯，默默不語。

兪劍峯內心暗暗發毛，說道：「在下赴約來了——」

那藍衣人低聲道：「兪小哥兒果然不失爲一信人。」

兪劍峯一怔，脫口道：「閣下怎知在下姓兪？」

那藍衣人道：「這個……兪小哥兒名滿天下，是以老夫一識便知。」

兪劍峯暗道自己幾時名滿天下，這話眞是從何說起？

那藍衣人似乎也覺得自己匆忙出言搪塞得太露骨了，遂乾笑一聲，不再說話。

兪劍峯道：「閣下相約至此一會，不知所欲爲何？」

藍衣人道：「沒什麼，祇是昨夜在清空廟前匆匆一面，但覺你甚投老夫之緣，是以邀約至此，咱們好好面對長夜促膝長談……」

兪劍峯道：「閣下青睞有加，區區幸何如之。」

藍衣人道：「小兄弟忒謙了，據老夫所知，你曾經到長安應試，學識想是淵源得很……」

兪劍峯心道，對方竟連此事也知曉了，當下不動聲色，說道：「談到舞墨弄文，區區只是稍窺門徑，趕考不過碰碰運氣而已，倒貽笑大方了。」

藍衣人道：「兪小兄弟允文允武，確是難得。」

兪劍峯表面上又謙遜了一番，心裏却忍不住沉吟：「眼前這人眞意猶未表明，談話却儘繞圈子磨菇着，我倒要試一試……」

口中遂道：「不敢請教閣下高姓？」

藍衣人道：「昨夜在清空廟前，與小兄弟在一起的一干人不是問過了？」

兪劍峯滿面惶恐地道：「區區該死，竟一時給忘了。」

藍衣人雙目釘住兪劍峯，心道：「許久以來，我從未遇到過像這般厲害的對手了，瞧他一副惶恐模樣，換了別人怕不要被他騙過去，嘿嘿，可惜遇到的是老夫……」

他遲疑一下，答道：「老夫姓左——」

兪劍峯擊掌道：「對！左老先生！左老先生！區區倒是健忘了。」

藍衣人不語，兪劍峯復道：「區區這刻又想起昨夜之事，左老先生被那少林和尚追問姓名，說了一句什麼姓何名必問，登時把大夥說得啞口無言，眞是……眞是妙語天成……」

藍衣人道：「虧你記性如此之佳，但你方才怎麼突然又健忘了？」

兪劍峯一窒，知道自己賣弄得太過，連忙又說了幾句敷衍過去。

此時，藍衣人重新拾起話題道：「小兄弟文能博覽羣籍，不知可識得一種文字？」

兪劍峯道：「那種文字？」

藍衣人小心地道：「老夫亦知不詳，但見那字體歪歪斜斜，想來便是梵文！」

兪劍峯幾乎要失聲而呼，但終於忍住，臉色如常，道：「你是說西域梵文？」

藍衣人頷首道：「聞你自西方而來，對梵文想必識得。」

兪劍峯微凜，暗忖道：「這人既知我姓，又曉得我來自西域，看來他已把我的底細完全摸清了……」

當下道：「區區略識一二。」

藍衣人撫掌道：「善！老夫果然沒看差了眼。」

兪劍峯故露詫色，道：「左老先生年事如斯之高，難道還要學梵文……」

他未待對方回答，又晃頭擺腦道：「難！難！老人家接受力較弱，要學梵文非十年八載莫辦！」

藍衣人聲調一沉，道：「誰說老夫要學梵文了？」

兪劍峯道：「那麼老先生的意思是——」

藍衣人略一遲疑，道：「老夫有……有一部梵文所載之經書，要勞煩小兄弟詮譯一下……」

兪劍峯心中一震，說道：「經書？區區不知天下所有經書中，有那一部是用梵文記載的。」

藍衣人想道：「那是一部……一部……」

兪劍峯眼睛一眨，道：「是大乘經？小乘經？般若經？」

藍衣人截口道：「對對！正是般若經！那上面祇是載着有關修道參禪的事

兒。」

俞劍峯道：「原來老先生已盡除心性，一意向佛，誠是可喜可賀，在下自然樂於玉成……」

藍衣人道：「好極！好極！」

俞劍峯道：「在下謹預祝左老先生學佛有成，但是——」

藍衣人語氣一變，道：「怎地？小兄弟莫非要變卦了？」

俞劍峯臉上露出古怪的神色，道：「在下樂於代爲詮譯，但老先生既是不識得梵文，怎生知曉那經書上所載的，僅是有關參禪的事兒？」

藍衣人爲之目瞪舌結，暗罵了一聲，好機智的小子。

他一時無言以對，只得道：「老夫猜是如此……」

俞劍峯道：「左老先生可曾將那經書帶在身上了？」

藍衣人正要答話，忽然左側竹籬外風聲斐然，那藍衣人頭也不回，喝道：「是那位朋友來了？」

竹籬外一道清越的聲音道：「林內有人麼？區區趕路經過此地——」

藍衣人道：「朋友，請你請繞道而行吧！」

那清越的聲音道：「竹籬是區區必經之路，這無主之地，區區難道行不得麼？」

藍衣人哼了一下，只聞足音聲起，林葉悉索處，一人走到了他倆面前。

俞劍峯見來人年紀甚輕，身着一襲青衫，居然是那日間見過的錢姓少年——

俞劍峯方要上前打招呼，却見那錢姓少年怔怔地直望着藍衣人發呆。

那藍衣人乍見那錢姓少年，身軀也暗自猛地大震，俞劍峯瞧在眼裡，暗暗不解。

那錢姓少年開口道：「難怪我在竹籬外覺得對方語聲甚是熟識，原來是閣下在此！」

藍衣人嘿嘿笑了數聲，錢姓少年復道：「閣下怎麼不說話？我錢繼原還不認識麼？」

藍衣人道：「你到此地何爲？」

那少年錢繼原道：「區區是路經此地，但既然見着了閣下——」

他語聲一頓，高喝道：「姓俞的……」

俞劍峯一怔，上前一步道：「兄台可是對在下說話！」

錢繼原白了俞劍峯一眼，冷冷道：「是誰在呼喚你了？」

俞劍峯錯愕更甚，暗道這錢繼原不是在呼喚自己，難不成此地還有第二個姓俞的？

只見錢繼原面朝藍衣人道：「姓俞的！你幾時出得落英塔了？」

那藍衣人聞言，身軀又自一震。

俞劍峯也吃驚不已，心中喃喃道：「落英塔……落英塔？」

藍衣人沉道：「你何以有此一問？」

錢繼原道：「閣下自以爲帶上人皮面具，改了裝束，區區就認不出來了麼？你那件大紅……」

藍衣人打斷道：「錢姓小朋友，你認錯人了！」

那錢繼原低哼一聲，轉向俞劍峯道：「這位朋友咱們朝過面，錢某却想不到你們會搭在一路，哼哼！一丘之貉……」

俞劍峯這是第二次讓人說出這句話了，他一時只覺全身血液都湧了上來，大喝一聲道：「住口！」

錢繼原冷冷道：「怎地？朋友敢是有所不服？」

俞劍峯道：「你只是長眼睛，不長腦袋的麼？」

錢繼原道：「腦袋長不長都無所謂，只要沒有不良的心……」

俞劍峯哂道：「朋友若再如此信口雌黃，區區說不得——」

錢繼原釘上一句，道：「說不得如何？」

俞劍峯道：「說不得區區只有出手教訓教訓你了！」

錢繼原冷冷道：「好得很！那麼你便試試吧！」

俞劍峯一掌徐徐抬起，正待拍下，那邊藍衣人突地一伸掌，便向錢繼原襲來！

黑暗中只聽嗚一聲怪響，錢繼原猛可一挫身形，單臂微沉，反手倒抓了上去。

俞劍峯呆了一呆，他無論如何也料不到藍衣人會對那姓錢少年突施偷襲，晃眼間，只見藍衣人一掌微撤，身形有如鬼魅般地旋到錢繼原背後，對準錢繼原背後一印而上！

錢繼原後背受敵，右足向後一跨，上身微仰，同時借右足一旋之力，整個身子一個旋轉，緊接着一掌拍向對方前胸大穴。

他這一招攻敵所必救，迫得藍衣人封掌而回。這時旁觀的俞劍峯不免要暗暗喝采了，那錢繼原的足下旋身並不稀奇，可貴的是那適時而出的一掌，可謂是出擊得恰到時候，這一來那藍衣人的偷襲完全無效。

錢繼原冷笑一聲：「錢某對偷襲這一套是見得多了，你這豈不是白費心機？」

藍衣人道：「那倒也未必——」語罷，陡然發難，他欺身一撲，但聞衣袂方起，已欺近錢繼原面前不到五尺，那輕身功夫，就連旁觀的俞劍峯也無法瞧得眞切。

藍衣人到了近處，雙掌一翻一錯，猛地平拍而起。

這一着快逾閃電，簡直令人毫無回手的可能，急切間錢繼原身子疾退，一掠而出數丈。

却見藍衣人雙足凌空虛點，如影隨形追上，一掌始終不離錢繼原前胸三寸，錢繼原大喝一聲，身形一陣急擺，剎那間一連變化十五式，整個竹籬都被踏扁了，但始終不能擺脫對方一掌！

旁觀的俞劍峯直瞧得冷汗沁出，暗忖：「那錢繼原適才出手，武功之高已是罕見，想不到藍衣人更是無法揣測，看來藍衣人如果要殺人滅口，那姓錢少年是無法倖免了……」

他正自沉思，場中情勢又有了變化，那錢繼原情知對方輕功駭人，閃騰已是無用，在這性命交關之刻，他連絲毫考慮的餘地也沒有，本能地大吼一聲，雙掌直打而出！

他被逼施出與敵偕亡的招式，不覺已

用上了十成功力，只聞四周尖嘯聲起，氣勢甚是駭人。

此刻情勢已甚是顯明，那藍衣人一掌雖可穩取錢繼原性命，但自己也非要爲對方反擊之力震得重傷不可。

電光火石之間，藍衣人掌式驀地微微一挫，「拍」一聲，恰恰迎向對方那拚命的一掌，錢繼原一個觔斗斜飛而出！

那藍衣人何等功力，他左掌一直納而不吐，掌心早已蓄足眞力，錢繼原身子猶在空中，藍衣人一掌再遞，一股古怪內力應聲而出，隔空將對方的全身大穴遙遙罩住！

錢繼原雙足在空中凌虛一點，身形又移開了數尺，藍衣人陰笑一聲，一掌向前推出，就在這一忽間，突然「嘶」地一大怪聲響起，藍衣人只覺內力一窒，那石破天驚的一掌竟然平空減去其半！

但錢繼原在空中的身子仍被掌風掃得一震，他奮力一沖，往竹籬外疾馳而去。

月色下，只見俞劍峯雙手背負而立，面色如故。

藍衣人眼珠一轉，暗忖：「方才明明有人從中搗蛋，否則那能讓姓錢的輕易的逃去，那搗蛋之人除了眼前這小子，不可能再有第三者了，可恨他還裝作一副無事的模樣……」

俞劍峯見藍衣人對自己已犯了疑，當下依然不動聲色，緩步上前道：「區區何幸，得以親自目睹這一場百年難逢大戰。」

藍衣人哼了一哼，道：「祇怕旁觀者也覺技癢不過，從旁出手……」

俞劍峯那裡不知他語中含意，他岔開話題道：「老先生何以欲置那姓錢少年於死地？」

藍衣人道：「此話說重了！老夫不過一時興起，陪他喂喂招而已。」

俞劍峯心道：「這人分明要殺錢繼原滅口，事後却僅是淡淡幾言，此人心術甚辣，祇不知那錢繼原與這人是何等關係？」

他想着，口中道：「如此說來是那姓錢的不識老先生一番美意了，區區見他動手間招招都是拚命的架式……」

藍衣人哼一下，沒有說話，俞劍峯復道：「左……老先生……老先生還是姓左麼？」

藍衣人沉聲道：「當然是姓左，你這是什麼意思？」

俞劍峯淡淡道：「適才那錢繼原左一聲姓俞的，右一聲姓俞，倒把我弄糊塗了。」

藍衣人道：「是以老夫說錢小朋友認錯人了。」

俞劍峯道：「那個錢繼原眼力未免太差了，俞老先生常這樣被人誤認麼？」

藍衣人嗓子一沉，道：「誰是俞老先生？」

俞劍峯陪笑道：「對不起，是區區一時口快……」

藍衣人心中冷笑，忖道：「上馬鬥智，下馬鬥力，談到勾心鬥角，老夫還會栽在你這毛頭小子身上？」

俞劍峯復道：「方才那錢繼原與老先生對話間，似乎提到一座什麼塔？」

藍衣人默然，俞劍峯道：「區區唸一首詩與老先生聽聽。」

藍衣人道：「那一首鳥詩？」

俞劍峯低吟道：「春江夜飛花，星海月光寒……」

他唸到這裡，故意一頓，此刻藍衣人已注意到俞劍峯頭巾上那塊綠中透紅的小玉石，藍衣人忍不住接道：「但見落英飄，胡日塞塵漫？你——」

俞劍峯擊掌道：「正是這首詩，老先生唸得一點也不錯！」

藍衣人眼色陰晴不定，驀地一掌揚起，往俞劍峯拂去！

俞劍峯早就防他來這一手，他身子一側，讓過這一掌，說道：「老先生又要陪區區喂招了麼？」

藍衣人壓下嗓子道：「你頭巾上那塊小玉石由何而來？」

俞劍峯道：「區區自有那塊頭巾伊始，小玉石就鑲在上面了。」

藍衣人道：「你，你曾到過落英塔？」

俞劍峯臉上浮出一個神秘的笑容，道：「老先生何必多問？」

藍衣人眼色接連變化了好幾次，半晌道：「是的，咱們再也不要提起這事了，剛才老夫說到那裡？」

俞劍峯道：「區區正問，老先生曾隨身攜有那部經書？」

藍衣人伸手入懷，掏出一本黃皮線裝册子，沉吟道：「事隔數十年之久，世上已不知幾度滄桑，這經書皮面也變黃了……」

俞劍峯道：「老先生何事感慨？」

藍衣人右手兩指拈住册子，隨意一翻，說道：「小兄弟眞是識得梵文？」

俞劍峯眼光掃了那本黃皮册子一眼，道：「且讓區區過目一下，若爲梵文所載，區區自能譯出。」

藍衣人將册子一揚，道：「小兄弟若想瞧瞧這部經書，請過來拿——」

俞劍峯微一思索，舉步過去，伸手往藍衣人手中那本黃皮册子取去，忽然他覺得腕上一痛，縮手看時，原來那册皮上插着一支其細如絲的小針！

俞劍峯暗暗警覺，他將册子取過，口中淡然道：「經書上插着一支細針，區區不意被它刺了一下……」

藍衣人眼中掠過一抹異色，道：「老夫倒未及注意，你將那支針取掉算了。」

俞劍峯毫不躊躇將針自册上抽出，眼角一瞥，見針尖上銀光閃閃，色彩甚是奇特。

他反手將針棄置地上，視線投在線册黃皮上，那皮面鐫三個狀如蝌蚪的大字，俞劍峯心中喃喃道：「金剛經……金剛經……少林一派的盛衰關鍵都在這裡了……」

他想着，又忖：「當日趙鳳豪前輩言宇內心法，以禪宗『七曲』居第一，但禪宗却自認『七曲』猶在少林『大金剛禪』之下，想來那『大金剛禪』心法便載在金剛經上面……」

俞劍峯想到這裡，胸口微微一震，心中呼道：「禪宗多年前曾卜了一課，預言少林心法又將重現武林，不料今日果然應

驗了！」

＊　＊　＊

是漆黑的夜，回憶的星光在漆黑的過去裡發亮。

對俞劍峯來說，那一丁點星光現在也變得遙遠而不可觸摸了，翻開金剛經，那蟹形似的梵文一經映入眼簾，他的身子彷若就回到萬里外的西域去了。

藍衣人的語聲打斷了他的沉思：「老夫委實不明白，像這樣平凡的一本經書，為什麼要用那撈什子梵文手錄？」

俞劍峯瞧了對方一眼道：「眞是這樣平凡的一本經書麼？」

藍衣人一怔，道：「依你之見如何？」

俞劍峯道：「小可天性魯鈍，那會有什麼見地，老先生既言這經書如何如何的平凡，想來它便是眞的平凡，祇是——」

他口氣一頓，藍衣人道：「有話快說——」

俞劍峯道：「在小可的心目中，老先生却是個相當不凡的異人，人猶如此，那些老先生口中的平凡，在我看來自然也覺不凡了。」

藍衣人冷笑道：「你轉彎抹角說了半天，仍然是連篇的廢話。」

俞劍峯道：「所以說老先生不凡嘛，旁人的廢話自是聽不進去。」

藍衣人怒道：「你的話說個完沒有？」

俞劍峯滿面惶恐，道：「老先生息怒，小可就離開，免觸老先生之心火。」

言罷，轉身就走，藍衣人喝道：「還不站住！」

俞劍峯回頭道：「老先生還有何見教？」

藍衣人冷笑不住，道：「如此這般，你就想把那一本經書帶走麼？」

俞劍峯道：「噢，小可急於離開，可沒安着這等心眼。」

藍衣人哼了一下，道：「老夫還會洞察不出你心中主意？」

俞劍峯道：「小可百口莫辯。」

藍衣人道：「別說你不懷異心，便是老夫今夜約你至此，豈容你輕易離開。」

俞劍峯道：「小可之去留，老先生做得了主麼？」

藍衣人道：「老夫說一是一，你不相信儘可試試——」

俞劍峯心中一轉，道：「老先生自信如斯，小可倒不敢輕易嘗試了。」

藍衣人道：「還算你有自知之明，現在你依經書所載口述一遍——」

俞劍峯翻開線裝書的第一頁黃皮，運足目力覽閱，祇看了五六行，心中已自暗暗吃驚，忖道：「師父曾言，少林金剛心法之深度玄奧，較禪門降魔七曲猶有過之，竟是絲毫不差，任何人若能將這本經書所載眞訣修成，武林怕已難有其敵了。」

藍衣人輕咳一聲，道：「這梵文沒有把你難倒吧？」

俞劍峯道：「小可目前已自承識得梵文，若再托辭左右，老先生也是不信。」

藍衣人道：「既是如此，就別再磨菇下去了。」

俞劍峯道：「老先生聽了——」

他清了清喉嚨，接道：「人之習武者，首重養氣，何謂氣？一日氣滿，二日體虛？譬之一體三面六手，心祇一焉。養氣大成，乃可登峯造極……」

俞劍峯將視線自書上收回，道：「這是本書開頭。」

藍衣人道：「唸下去——」

俞劍峯接唸道：「是故養氣之正法即為心法，心法之成，實在於神炁眞機，佛祖所謂：必有因緣；先儒所謂：天命攸歸。凡此種種，均為天定，不可强求……」

他說到這裡，一擊掌道：「好個天定而不可强求，旨哉斯言！」

藍衣人道：「誰要你自中插言？」

俞劍峯目覽經書，續唸：「佛祖又云：心法之修，首須清虛，次要脫換，復次則在於戡嗔唸，六根清靜，此乃佛祖……」

藍衣人不耐打斷唸讀經文，道：「去它的佛祖，老夫可沒這等閑工夫聽訓！」

俞劍峯道：「老先生可莫出言褻瀆……」

藍衣人道：「翻開第二頁——」

俞劍峯翻動書頁，游目遊覽了一忽，道：「……欲令浩然之氣滿，養練之氣收，其中乃有陰陽存焉，動即陽，靜即陰，無形、無聲、無色、無跡象可尋，倘接其實質趨入正軌，則又有形、有聲、有色、有跡象可尋。解曰——」

述說至此，遲疑了半晌：「解曰……解……」

藍衣人心思何等細密，早已瞧出俞劍峯躑躅之後，追問道：「解曰如何？」

俞劍峯述道：「解曰：坐馬勢，以雙手參差互握，覆於臍下，掌心之氣通臍，臍能伸縮自閉術即可觀。」

「行功時，調和陰陽，運而動靜，自胸過肩，節節吞氣，每吞每急，運吐深沉，納入丹田，運足趾而上，其行氣也，如鐘機有聲，緩速有制，周而復始……」

藍衣人截口道：「且住！且住！」

他說着，就地運膝而坐，兩手參差覆臍，依樣胡蘆的運功起來。

片刻，但見藍衣人天台穴徐徐冒出白氣，呼吸亦漸急促，約有一炷香的時間過去，藍衣人面上突然肌肉扭曲，露出極為痛苦之狀！

俞劍峯睹狀，悄悄行至藍衣人身側，掌上蓄勁待發，心忖：「現在我祇要一掌擊下，這人就得魂歸冥冥了，但他眞是如此容易受訛麼？」

他正自舉棋不定，陡聞藍衣人陰哼一聲，坐而不改其姿，一掌朝俞劍峯拂至！

俞劍峯心中相當警覺，一聽哼聲已知有異，他身子微擰，立時飄出兩丈之外。

藍衣人躍身而起，道：「老夫早已防你有這一着，你敢在老夫面前搗鬼？」

俞劍峯暗暗吃驚，忖道：「此人心機愼密，尤有難能者，在頃忽之間，竟能由運功而散功，豈是等閑高手所能辦到？看來今夜我眞是與虎謀皮了……」

他口中故作淡然道：「小可不明白此言何所而指。」

藍衣人冷冷道：「調和陰陽，節節吞氣，每吞每急——天下練氣行功那有如此練法？老夫若非及時省悟，此刻怕已走火入魔了！」

俞劍峯衝口而出：「金剛經乃心法正宗，自不可以常情度之……」

他話方出口，方知失言，正要出言搪塞，那藍衣人眼珠一轉，陰惻惻地道：「金剛經！金剛經！原來你早已得知！」

俞劍峯道：「這個，是小可胡猜的……」

藍衣人連哼不語，一掌緩緩抬起，俞劍峯暗暗運功戒備，藍衣人那一掌却始終不曾拍下。

俞劍峯只道對方心有忌憚，笑笑道：「老先生如果動手，怕再難以尋得第二個能翻譯經文之人了。」

藍衣人長笑道：「你可知道老夫從不做無把握之事？」

俞劍峯問道：「怎的？」

藍衣人道：「老夫要你依原經譯出，還怕你不俯首聽命……」

俞劍峯道：「莫非老先生欲以力相逼？」

藍衣人道：「那是下下之策！」

俞劍峯道：「願聞老先生上策——」

藍衣人道：「說給你聽聽也無妨，適才你翻動經書之際，不是曾被一支細針刺破手指肌膚……」

俞劍峯道：「敢是針上染有毒？」

藍衣人道：「你念頭轉對了，可是却已轉得太遲了。」

俞劍峯眨一眨眼，道：「太遲麼？似乎不見得。」

這次輪到藍衣人楞住了，他脫口道：「怎麼？你未有被鋼針刺着？」

俞劍峯搖頭道：「區區鋼針之毒其奈我何？小可自有辟毒之法。」

藍衣人聞言，狂笑道：「老夫早已聞知你身懷辟毒大雄珠，但你可知那淬在鋼針上的是何毒物？」

俞劍峯心頭一沉，道：「何毒？」

藍衣人一字一字道：「陰——符——牽——機——」

俞劍峯身軀猛可一大震，失聲道：「牽機之毒？那五派掌教……」

藍衣人冰冷逾恒道：「五派掌教所中之毒正是牽機！」

俞劍峯戟指道：「你……崑崙武當點蒼天山掌敎都死在你手上？那俞一棋……」

他忽然止口不語，隨即聯想到那五派掌門身死之夜，他自己曾在現場親眼目睹俞一棋出現，且以利劍刺在場的死屍，連自己亦不免，那主謀元凶除了俞一棋，難道還會有他人？

藍衣人道：「老夫說五派掌門身中牽機之毒而死，可沒說死在老夫手上。」

他兩眼緊緊盯住俞劍峯，復道：「陰符牽機既侵入你之肌膚，此刻那毒力大概就快要發作了！」

俞劍峯吸一口氣，體內眞氣運行，到了第五周天上，果終結於膺窅不暢，「哇」一聲，他吐出了一口鮮血，鮮血沾土竟立刻成了黑紫色！

藍衣人獰笑道：「大雄珠縱能辟易百毒，但遇上這陰符牽機嘛……嘿！嘿……」

俞劍峯心中一凄，忖道：「我先時猶自有大雄珠在身，雖知鋼針淬有劇毒，却仍不放在心上，誰又料到對方竟會以毒甲天下的陰符牽機來對付我，難道我今夜就要步上五派掌教的後塵了……」

他心含悲憤，陡然大喝一聲，右拳一劃，猛劈而出。

藍衣人舉起一掌相迎，只聞「嗚」一聲怪響，一道鉅大無匹的旋力自空中盪起，俞劍峯脚步一踉蹌，往後退開半尺！

那藍衣人冷哼一聲，身子一弓，好比疾風一般掠前，到了俞劍峯頭上居然硬生生的在空中折了一個彎，一足朝俞劍峯踢至！

俞劍峯蹬足再追，霎時那已退出了五丈之遙，那藍衣人一足仍然是原式平踢而出，這麼遠的距離，俞劍峯竟感到一股陰寒風襲體，不禁心驚不已，對方功力之高，誠大出他意中所料！

急切間，俞劍峯身子向左一閃，欲暫避其鋒，未料藍衣人身形呼地又是一振，只一晃眼便到了俞劍峯身後，大袖一拂，一道古怪的力道襲向俞劍峯後背。

俞劍峯見對方身法有如鬼魅，心知只有以力硬拚，他大吼一聲，猛可一轉身，雙拳疾推而出了！

兩股力道才一接觸，俞劍峯身子已然凌空而起，不住繞着戰圈急轉，他這一着是避免再蹈而前，但見那藍衣人破袖適時遞指一彈，俞劍峯只一道廻旋眞力廻擊而來，一霎之間，尖嘯之聲大作！

那藍衣人的功力委實怪異萬端，俞劍峯不暇思索，騰挪自對方那股廻旋力道邊緣斜掠而前，望準藍衣人就是一掌。

他這一掌滿含辛酸悲憤而發，掌勁有若鐵石巨斧，藍衣人見他拚命出擊，一時倒不敢直攖其鋒，仰身一退。颼風自他頭上呼嘯而過。

俞劍峯一掌擊空，第二掌閃電般翻出，藍衣人「嘿」了一聲，右手五指居空自上而下劃了一劃，俞劍峯只覺對方這一劃的招式竟是極爲繁複，自己含勁發出的一掌到了對方前胸三尺之前，居然再也遞不進分毫！

藍衣人不容敵手有任何變招之機，他右手一劃之後，立時駢指如戟，直取俞劍峯脉門！

只不過幾個照面過去，俞劍峯已是洊遇險局，迫得他只有撤身再退，藍衣人五指齊張，改點爲拍，這頃忽之間，變化如斯之速，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俞劍峯但覺半身一麻，那一掌之力已結結實實的擊在他前胸，他足步一踉蹌，急速向左跌開五步，却兀自恃强不倒。

藍衣人冷笑一聲，一箭步竄前，一手搗向俞劍峯臂脈，口低喝道：「倒下！」

俞劍峯絕望攻心，臨危猶圖最後一拚，雙掌在右方上角一陣猛揮，半空中登時激起一陣漩流，這刻他已發出禪門的「降魔七曲」！

說時遲，那時快，俞劍峯降魔七曲才發，陡覺胸中一窒，一股濁氣自氣海直衝而上，他情知牽機毒力經這一運力，已然加速發作，轉眼間，那濁氣便衝到了巨關之上，他終於再難支撐，仰天便倒！

藍衣人陰陰一笑，移步上前道：「無論在智在力，你都是我生平難遇的敵手。」

俞劍峯這刻只覺周身燠熱難當，血脈滯而不暢，直似萬蟻啃嚙，那牽機毒力眞的是其厲無儔的！

藍衣人道：「陰符牽機雖然號稱毒中之毒，却非無藥可解。」

俞劍峯身躺地上，怒目圓睜道：「你待如何？」

藍衣人翻翻手中的金剛經，道：「此經一共有三十九頁，你每譯述一頁，老夫便給你一服解藥，待服完三十服之後，那牽機之毒自然悉數化解。」

俞劍峯尋思片刻，道：「今日之局，不管我譯不譯經，你都不會饒過我了，臨死之際，我還會中計麼？」

藍衣人恚道：「小子你是不從？」

俞劍峯道：「你這是多此一問了。」

藍衣人一掌抬起，道：「不待毒性發作，老夫就先劈了你再說！」

他一掌正待擊下，竹籬外陡然傳來一聲長笑，緊接着一道冰冷的語聲飄至：「劈得好！劈得好！」

藍衣人單掌一窒，頭也不回，道：「誰？」

那語聲道：「老朋友都認不出來麼？」

竹籬悉索處，走進一個披髮左袵的老者，竟是來自西域的溫世達！

俞劍峯目睹此人出現，心中絕望之情又多增了一分，只聞那溫世達說道：「原來你那日在淸空廟前，突然改變主意，原來是要利用這小子。」

藍衣人沉下嗓子道：「你怎知老夫在此？」

溫世達道：「是夜在淸空廟圍殲三派門人未成，溫某一氣退走，途上愈想愈覺得事情眞是透着蹊蹺，試想一想，那設下陷阱圍殲三派門人的主意也是你提議的，出面爲敵解圍的也是你，天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麼？」

藍衣人道：「是以你便如何？」

溫世達道：「既然心中犯疑，是以溫某便匆匆趕回……」

藍衣人道：「你賦性多疑，總是不改。」

溫世達道：「還怪溫某多疑？姓俞的你未免太不夠朋友了！」

藍衣人道：「怎麼說？」

溫世達望了他手中的經書一眼，道：「咱們雖說是以利害相交，但你的確不應對朋友藏秘！」

藍衣人將手中的經書揚了揚，道：「你是指這經書？」

溫世達道：「少林金剛經！溫某還會不知曉？你是想誘這小子爲你譯經……」

他用輕蔑的目光往地上的俞劍峯一掃，復道：「看來這小子眞成了你囊中之物，姓俞的，眞有你的！」

藍衣人搖搖頭，道：「話雖如此，老夫仍不能令他聽命譯經，可說是雖勝猶敗。」

溫世達面上殺機畢露，道：「這小子不除，他日必爲大患！」

藍衣人道：「說得有理。但是這本金剛經呢？」

溫世達沉思半晌，道：「你說那錢繼原不懂得梵文嗎？」

藍衣人一擊掌，道：「虧你一言提醒老夫，譯經何患無人！」

他轉而俯首朝俞劍峯道：「小子你大限已至，那陰符牽機滋味如何？」

俞劍峯適才趁兩人對話之際，曾試圖運功逼毒出體，却是完全無效，此刻他體內主脈已損，這一運氣，登時汗如雨下。

他咬緊牙關，道：「我死後，是不是你也將我浮雕一尊石像？」

藍衣人蹬地倒退一步，道：「你居然已知道老夫是誰？」

俞劍峯衝口嘶聲道：「紅袍人！你就是那夜在石林裏偷襲了我一掌的紅袍人吧！」

藍衣人陰陰道：「那夜在石林被你逃出，今夜……哼！哼！……」

他一轉念，又道：「承天三匠既是助你逃脫，可曾交託你任何物件？」

俞劍峯道：「什麼物件？」

藍衣人大怒道：「小子你死到臨頭，還要裝傻？」

他吸一口眞氣，運起內力於掌，伸手拍下！

面臨生死之界，俞劍峯心中一片茫然，他知道英雄好漢壓根兒就是人闖出來的，在那血淚交織成英雄名銜裏，又何嘗沒有常人的天性在？就是這天性令他生出一種氣短悲哀的感覺。

他勉強在面上擠出一絲淒淒的笑容，啞聲道：「打啊！打啊！」

驀地，長空刷地一響，一道電光急閃而下，緊接着轟然一聲暴雷，大地爲之驚動！

藍衣人心神一震，一掌疾劈而下，他是望準俞劍峯心脈下擊的，但爲了雷電一震之威，掌鋒不覺稍稍偏左二分！

霎時俞劍峯有如觸電般的痙攣了一下，然後再也無法動彈了！

溫世達道：「這一掌勢可摧毀丘巒，不知可有把握將小子擊斃？」

藍衣人哼一下道：「你在懷疑老夫的功力？」

溫世達搖頭道：「非也！方才雷電交擊，溫某見你掌力偏歪了二分。」

藍衣人道：「單是牽機之毒，也足以致其死地，何況老夫那一掌已用上了七成功力。」

溫世達道：「此子一除，天下盡在你我囊中了。」

這刻長空閃電連連，月亮潛形，豪雨傾盆而下。

兩人衣衫盡濕，溫世達道：「走吧！再不走，可眞要變成落湯雞了……」

藍衣人一頷首，兩人最後往地上靜靜躺着的俞劍峯望上一眼，相繼縱起，瞬即消失在蒼茫的雨夜中……

豪雨淅淅的下着，淋在俞劍峯的身上，地上的血水，汗水和雨水交融成一片……

* * *

雨點落在岑少風的臉上，他全身已濕淋淋不成人形，但他仍然放足狂奔。

雷電交鳴，豪雨突降，莫非是不祥的預兆？……

岑少風喃喃自語，望了望前方茫茫的原野，低道：「離那竹籬大約僅有三里路程了，但願我還能趕得上……」

（未完・十七）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袁驥和陳天翔比劍，經過激烈奮戰，陳天翔氣力不繼，散功自戕，原來他受了重傷之後，凡是練過邪道內功心法的人，受傷到一定程度時，全身功力散失而死。此時龍雲鶴吃了解藥醒來，知道師叔袁君達未死，並證明袁驥就是羅刹夫人生的，亦即是師叔的兒子，袁君達在峨嵋稍住，將馭劍之術傳授袁驥，然後相偕下山，在山下小鎮遇到公羊羣攜着小熊寶藝，袁驥認出小熊就是馮飛虹，打走護從，袁君達將公羊羣捉住，限時刻爲袁驥洗去易容藥，馮飛虹則需要找藥物才能復回原形，並挾持描繪大雪山地圖找黎大颶……

霧盡烏雲散　江湖月團圓

公羊羣道：「她每天都要吃三次，每次一片就够了，不要半盞茶工夫，你就可以看到她歡歡喜喜，說句實話，袁少俠，你就算要她跟你去，她都會不願意。」

袁驥道：「就因爲我沒有這種花給她吃？」

公羊羣點頭道：「普天之下，沒有另外一種東西，能够帶給她比罌粟花更大的歡樂了，她又怎會願意離開我。」

「這種花原來叫罌粟花？」袁驥凜然道：「它對人眞有這麼大的魅力？」

公羊羣道：「不相信的話，你等會可以問一問她，她在吃完罌粟花後，有一段時間神智是絕對清楚的。」

袁驥一把奪過公羊羣手裏的瓷瓶，雙手一揉，內力湧出，連瓶帶花一齊揉成粉末，洒落地上。

他怒罵道：「公羊羣，你的心好毒，我恨不得把你斬成片片。」

公羊羣駭然退了幾步，求援地望着袁君達，喚道：「袁大俠……」

袁君達皺了皺眉，道：「驥兒，你放冷靜點。」

袁驥道：「爹，你想想看，他該有多毒，竟然……」

袁君達道：「無論怎麼，老夫旣已答應放他兩次逃生的機會，就不能食言。」

他的目光一閃，凜凜道：「像你這種無時無刻都在運用心機，想要禍害別人的傢伙，早晚你將會自食其果，縱然你能逃過天下人的追索，也逃不過你自己的良知……」

他的話稍頓，望着滿臉難堪之色的公羊羣，道：「老夫的話對抑不對，你可以仔細的想想。」

公羊羣默然半晌，道：「袁大俠所言極是，區區今後一定痛改前非，安安靜靜的渡完殘生……」

袁驥冷哼一聲道：「你的話我是怎麼也不相信。」

袁君達皺了皺眉道：「驥兒……」

他才說了兩個字，只見那渾身披蓋着

熊皮的馮飛虹瞪着一雙渾濁的眼睛，愣愣地凝望着袁驥。

那種痴迷而驚愕的神態，頓時引起他的注意，緩聲道：「驥兒，你看看馮姑娘，看她是否已經恢復神智了？」

袁驥側過身去，只見馮飛虹那笨拙的身軀突然顫動了一下，從那闊大的嘴裏，發出一聲驚叫：「龍驥！」

袁驥激動地奔了過去，叫道：「馮姑娘。」

馮飛虹見他奔了過去，似是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轉身便跑。

但是她身上的軟筋已經被公羊羣全部挑斷，較之常人尤要軟弱，如何能逃得過袁驥的追趕？

她才跑出兩步多遠，袁驥便閃攔在她的前面，雙手抓住了她的手臂，柔聲道：「飛虹，妳還記得我嗎？」

馮飛虹雙眼凝注在袁驥的臉上，眨都不眨一下，漸漸的從她眼眶裏面湧出了淚水……

袁驥也覺得心裏一陣苦澀，回想起馮飛虹爲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磨難，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麽才好。

馮飛虹哭着道：「龍驥，我……」

袁驥悲喜交集地道：「飛虹，妳終於記起我了，妳……妳爲我受了這麽多的苦，我一定會報答妳的……」

馮飛虹啞聲道：「我……我這個樣子，我！不能再見到你了……」

她突然死命掙扎，想要掙脫袁驥的手臂，但是她的外形空自跟隻黑熊一樣，却沒有絲毫力氣，那能掙脫袁驥的鐵腕？

袁驥緊緊握住了她的手臂，道：「飛虹，妳聽我說，公羊羣已經答應替妳剝去外皮，妳可以回復原來的模樣……」

馮飛虹不住地搖頭，淚水串串流下，泣道：「你不明白的，我永遠都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已經沒有辦法離開他了……」

袁驥道：「飛虹，妳體內的毒，我一定會讓公羊羣替妳除去，以後……」

「以後……」馮飛虹突然像瘋了似的狂笑起來。

她的笑聲一歛，痛苦地道：「我有什麽以後？」

袁驥心中一痛，喚道：「飛虹……」

馮飛虹嘶叫道：「你放開我，你害得我還不夠嗎？」

袁驥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訕訕道：「飛虹，我會彌補妳的……」

馮飛虹道：「我不要你彌補我，只要你放開我。」

袁驥見她這樣，一時之間，不知怎麽才好，袁君達在旁見了，沉聲道：「驥兒，你放開她！」

馮飛虹側首望了袁君達一眼，啞聲道：「他是誰？」

袁驥放開了她，答道：「他是我爹，他老人家已經曉得妳爲我所受的苦，所以願意盡心爲妳……」

馮飛虹狂笑兩聲道：「用不着，你們是正派高手，武林世家，而我只是一個卑賤的陰陽人，我不需要你們爲我盡力，我是個賤骨頭，願意一輩子都這樣賤下去好了……」

袁驥沉痛地道：「馮姑娘，妳爲何要說這種話？在下一直都對妳……」

「你害得我還不夠嗎？」馮飛虹咆哮一聲，嘶喊道：「我願意跟隨他，誰都不能管我。」

她在袁驥驚訝的注視下，緩緩向着公羊羣行去。

公羊羣眼中露出興奮的光芒，臉上泛現得意之色，迎着馮飛虹走去，道：「飛虹，妳跟着我，我們一輩子都不離開。」

他伸出雙臂，擁抱着馮飛虹那毛茸茸的軀體，正想要表示他的熱誠，倏地發現馮飛虹眼中閃露出一股駭人的光芒。

他的心中一驚，還沒想清楚馮飛虹爲什麽會如此，便覺喉頭一痛，已被馮飛虹咬住了喉管。

他的嘴裏發出半聲嘶叫，雙手使勁地往外推去，却沒能推開緊抱着自己的馮飛虹。

他很清楚地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血液從體內湧出，喉管被利齒咬斷，那種椎心的鉅痛深入體內，使得他也變得瘋狂起來。

但見他聚集全身的力道，作臨死前的一擊，奮力向着馮飛虹的兩邊太陽穴擊落下去！

一聲悶哼，馮飛虹那顆裹着獸皮的頭顱頓時碎裂開來，公羊羣也就在這個時候，喉管破裂，倒地死去。

他們這種同歸於盡的慘酷情景，從發生到結束，只不過在一個呼吸之間的事，不但袁驥沒能阻止，甚至連劍神袁君達也來不及使他們分開。

袁驥楞了一楞，大叫一聲，躍到馮飛虹的身邊，只見她的頭顱碎成數片，腦漿和鮮血洒得滿地，然而她那咬斷公羊羣喉管的利齒，依舊深深的嵌在公羊羣的喉管裏。

他木然的站着，只覺腦海之中一片空白，心中不知充塞着什麽東西，沉重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默然了片刻，他只聽袁君達在身邊沉聲道：「孩子，你不用難過了。」

袁驥啞着嗓子道：「她……她爲什麽要這樣？」

「她這是無顏見故人！」袁君達道：「她在受着公羊羣控制時，或許是躭於現實，無法掙脫，可是當她神智清醒時，見到了你，她心裏的感觸，自然很大，因而就產生極端的自卑，這才給予她勇氣做出與公羊羣共亡之事……」

「她……她爲什麽要這樣？」袁驥喃喃道：「我一直都把她看做眞正的朋友，絕不會嫌棄她的出身，她的墮落。」

袁君達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她的出身雖然低賤，以往所作之事，雖然下流，但是她能有勇氣掙扎向上，却較之那些自命出身高貴，平日盡做些無恥之事的人要尊貴多了，我們應該好好的埋葬她，使她魂有所依。」

袁驥感激地望着袁君達，不住地道：「爹，多謝您老人家，多謝……」

…………

幾個時辰後，這座小小的山崗上，堆起了一個小小土墳，在那堆墳前，豎着一塊石碑。

今後若是有人從這個小墳經過，而他又是練過幾天武，必然會爲墓碑上所刻的

墓誌銘而大吃一驚。

因爲這裏面葬的是江湖上人所不恥的黑湖人妖馮飛虹，而那立碑之人却是武林中無人不曉的劍神袁君達和銀衫劍客袁驪兩父子！

自然，他們會由這塊石碑上引出許多猜想，也可以想得出其中必有一段動人而曲折的故事。

然而在這個時候，那豎碑立墓的兩個江湖名人，却已在夕陽斜照裏，向着東方而去。

他們背對着將落的夕陽，迎着尚未昇起的朝陽，飛騎而行，把這一段淒涼的故事，拋諸身後，任由後人去推測……

日出，日落，晨夕交替，袁君達父子在第十四個昇起的太陽，運行至中天之際，踏進了洛陽城。

一路之上，袁驪的臉上都沒有笑容，除了騎在馬上的時間外，一有餘暇，他便苦練劍法。

他的意志受到一再發生的事故擊打，變得更加的堅定，他認爲自己身邊所發的事，都與天心教有關，若非是天心教，他又怎會遭遇到如此多的磨難？痛苦？

是以他發誓這次一定要消滅天心教，否則也不足以消除他心中所積鬱的痛苦。

袁君達見到他如此苦練，衷心感到非常安慰，也不願打擾他的修練，因而一路上，父子倆很少說話，都是互相以沉默相對。

當袁驪進了洛陽城，踏上那寬大的街道時，他那久逝的笑容又自臉上浮起，微笑着道：「爹，洛陽到了。」

袁君達點了點頭，道：「嗯！洛陽城總算到了。」

他笑着問道：「我們是先到松鶴樓去，還是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袁驪恭聲道：「孩兒一切聽從爹爹的吩咐。」

袁君達道：「依爲父的意思……」

他的話聲倏然一頓，臉上的微笑立即斂去，凝目望着前面，好像見到了什麽似的。

袁驪微微一驚，凝目望去，但見在那熙熙攘攘的人堆裏，走來了兩個怪人。

那兩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走在一起，動作快捷，但是他們身外好像帶着一層無形的牆壁似的，在擁擠的人羣裏，却不會見撞倒別人。

那些擋在他們前面的人，沒等他們奔到身前便已紛紛退開，全都詫異地四下顧盼。

袁君達沉聲道：「這兩人在大街之上便施出內力，看來不像善類，老夫倒要教訓教訓他們……」

袁驪忙道：「爹，你老人家別誤會了，他們是宇內二魔，乃是大宗師下的得力人物，恐怕是急着要來接我們的。」

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凌飛和谷青二人已經來到馬前，他們熟絡地道：「小袁，你總算來了，大宗師這兩天等得你好苦啊。」

袁驪抱拳道：「多勞二位遠迎。」

他見到凌飛和谷青全都面現驚詫地望着父親，連忙介紹道：「兩位大哥，小弟跟你們介紹一下，這是家父袁君達……」

他這話還未說完，凌飛和谷青已大驚失色，躬身道：「原來是劍神駕到，請恕我們有眼不識泰山。」

袁君達抱拳道：「兩位多禮了！」

凌飛道：「大宗師這些日子時刻惦念着找不到袁前輩，無法向袁兄弟交待，這下可好了……」

谷青打斷他的話道：「你少說點好吧，還不請袁前輩到松鶴樓上去？不然大宗師等急了，又要罵我們一頓。」

凌飛笑道：「老二說得不錯，袁兄弟，你可知道這兩天我們挨了大宗師多少罵，這下可好了，你一到，我們就可鬆口氣了，來！我們替二位帶路。」

他們二人在前帶路，引着袁君達父子，沿着大街向松鶴樓行去。

此刻若是有黑道高手在城裏的話，必然會爲眼前所見的情景感到吃驚。

因爲宇內二魔成名武林二十多年，曾經歸隱過一段時期，此刻重新出現洛陽，却對人如此恭敬有禮，完全一改往日的狂妄自大，怎不叫人看了吃驚。

可是凌飛和谷青二人却是滿臉春風，毫無不豫之色，引着袁君達父子倆人來到了松鶴樓前。到了門口，自有酒保把驢馬接過去，他們一行四人登樓而上。

這時還未到中午，固然酒樓的生意還沒有開始，但是袁君達父子一上得樓來，却發現偌大的酒樓，僅只有一個人坐在那兒獨飲獨酌。

袁君達父子一眼望見那人，便認得他便是他們父子兩人的恩人，當今天下邪道的大宗師。

大宗師聽得樓梯聲響，頭都沒回，大笑道：「你們兩父子把老夫害慘了，先罰你們喝一杯再說。」

話聲未了，兩隻酒杯從他雙手飛起，急射如電的向袁君達父子射到。

袁君達和袁驪兩人接住了飛來的酒杯，裏面盛着滿滿的酒，一點都沒有溢出來，全都在一仰首間，乾盡了杯中的酒。

袁君達喝乾了酒，大笑道：「凌老，我們來遲，請多恕罪！」

大宗師回過身來，哈哈大笑道：「認罰就行了，該罰你們再喝三杯才行。」

袁驪道：「大宗師，我們約好的是在中午見面，現在還沒到中午，可不算來遲。」

「不算遲也得罰。」大宗師道：「誰叫你們害我等得這麽久。」

袁君達笑道：「凌老，你是越來越不講理了，自己來早了也怪別人……」

「哈哈，誰叫老夫年紀這麽大？」大宗師笑道：「老夫這是倚老賣老。」

他一面大笑，一面請袁君達父子坐下，然後一斂笑容道：「老夫不是眞個倚老賣老，而是爲了二件事等你們等得不耐煩，第一是小袁你離開你的那個窩也不留個訊，害得我急得要死，生恐沒法向你兒子交待，第二是我問出了天心教總舵所在，急着要告訴你們……」

袁君達沒等他說完話，已笑道：「你不必說了，怪來怪去都是我的不是，我甘心被罰三杯酒如何？」

大宗師笑道：「這還差不多！」

他等到袁君達乾了三杯酒後，問道：

「小袁，你們父子兩怎麼會碰上的？哦！對了，你們怎麼曉得……」

「你是問我怎麼曉得還有兒子？」袁君達笑道：「這裏面有許多曲折，還是讓我來慢慢告訴你。」

他於是把遇到袁驥的情形，從開始說起，一直講到黑湖人妖與公羊羣同歸於盡爲止。

大宗師感慨地道：「武林中每每把我們邪道中人都認爲是百惡不恕之輩，其實黑道中人，還是有好人存在的，那些自命俠義道的人也不全是好人……」他話聲一頓道：「你們父子兩旣然已經諒解了，也用不着老夫多費口舌，好在我們都在一起，可以計劃如何消滅天心教的行動了。」

大宗師在一生中，似乎從未像此刻如此愉快，他大口喝酒，放聲長笑，宏亮的笑聲充滿了整個酒樓，使得袁君達父子和在旁作陪的宇內二魔也都面上浮現笑容，神情異常愉快。此刻，他又飲乾了杯中的酒，連流在鬍子上的酒漬也沒有擦乾淨，便又呼喚立在一旁侍候的伙計斟酒。

袁君達見他喝了至少有二十杯酒了，生恐他會因此而醉倒，連忙加以阻止，道：「凌老，你可以少喝點了，我們還要商談大計……」

大宗師笑道：「談話當然是要談，可是酒也要喝，不喝酒怎麼行？」

袁君達勸說道：「凌老，你喝的實在太多了……」

「笑話，這點酒還能醉得了我？」大宗師道：「你問問他們兩個，我這三天來喝了多少酒，又有那次醉過？這幾天我在等驥兒，一個人喝悶酒也沒有醉，今天這麼高興，又怎會醉？」

他攔住了袁君達的話頭，道：「小袁，你我是忘年之交，自從三十多年前，我們在金頂絕崖下初見之後，我便把你當作唯一的知己，也因爲如此，你所遭遇的那件事，便一直放在我的心上，這二十多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要用什麼法子使你們夫妻和好，骨肉團圓，久而久之，這件事就像一塊石頭一樣的壓在我的心上，使我差點都喘不過氣來……」

他的話聲稍一頓，端起凌飛面前的那杯酒，仰首一乾而盡，吁了口氣，繼續道：「所以這次我跟驥兒約好在這兒見面，却又找不到你的時候，我的心裏非常難過，不知要如何向驥兒交待才好，那知你們父子却已在路上遇見，並且像你這樣頑固的人，也拋棄心裏的成見，認了你的兒子，叫老夫怎麼不歡喜若狂？怎麼能不開懷暢飲？」

他這番話使得袁君達父子兩人聽了都非常感動。

袁君達道：「凌老，你是我們的大恩人……」

「呸！你說什麼話來？」大宗師打斷了他的話聲道：「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情了，老兄弟一起還談什麼恩人不恩人的？老夫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見到你們夫妻和好，能夠見到驥兒和若薇成親，就心滿意足了，哈哈，到那時我可要多喝一點。」

袁君達對於大宗師所提的關於自己與古雅莉重新和好之事，不知要怎麼回答，他只得把話題落在袁驥的身上，道：「凌老，像你這麼深湛的功力，活個二百歲又有什麼稀奇？依小弟看，不要說驥兒的喜事，就連他的兒子娶媳婦時，那杯喜酒你也能喝上。」

「哈哈！」大宗師捧腹大笑道：「老夫若是活個二百歲，豈不成了不死的老烏龜了嗎？」

袁君達在笑聲中問道：「凌老，關於你所提的若薇與驥兒……」

大宗師聽到袁君達提起李若薇來，於是把她的出身來歷，個性容貌，以及跟袁驥在一起的情形說了出來。他望了望坐在一傍，臉色發紅的袁驥，笑道：「老夫可以預料得到，今後的武林，將是他們倆個的天下了，你我這一輩老傢伙都該退隱山林，過那飲酒弈棋的悠閒日子了。」

袁君達這些日子，爲了兒子遭遇的逆心之事，也着實不舒服，不過他孤獨慣了，所經受歲月的磨練，使他不把心裏的鬱悶，表露在面上而已。尤其他在看到袁驥專心苦練劍術，藉此抑制心中的痛苦時，更不忍加重袁驥心靈的負荷。

所以他一直在盤算着等到破除天心教之後，該如何替袁驥物色一個賢內助，使袁驥的情感能有依憑。此時，當他聽到大宗師說到李若薇是何等的美麗，何等的賢淑，他心裏的那塊石頭，頓時被拿走了，高興中又帶有不滿地道：「驥兒，這種大事，你怎麼都沒有向我提起過？」

袁驥不知要怎麼解說才好，囁囁地道：「爹，這件事……」

大宗師笑着打斷了他的話，道：「小袁，你責備他作什麼？現在你已經曉得有這麼回事就行了，來！來！我們還是喝酒要緊。」他笑了笑又補充一句，道：「現在你說不能不讓我喝酒了吧？」

「小弟怎敢不讓凌老喝酒？只是希望您少喝點罷了！」袁君達笑着道：「小弟怕我們全都喝醉了，被天心教的人曉得我們聚在一起……」

「哈哈！你要編理由，也編個好聽的，怎麼把天心教拖進來？」大宗師笑道：「我跟他們兩個是在三天以前來這兒的，當天便包下了這座酒樓，跟隔壁的平安居客棧，這三天裏也不知有多少在黑道裏混的傢伙要想見我，全都被他們擋了回去，整個洛陽城可說沒人不曉得我在這兒等人，我那子子孫孫全都奇怪，以老夫這等年紀還會等着見人，你們一進城，立刻便有人通報上來，只怕此刻，邪道大宗師與劍神袁君達在松鶴樓相聚的事情早傳出江湖，不到天黑，這個消息就得傳入黎火飈的耳裏，哈哈，那時他也就該坐立不安了。」

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面上却毫無倦態，話中豪情萬丈，一點也不減當年。

袁君達見到他的神態如此豪放，笑了笑，道：「凌老，我們這樣一來，豈不是會讓黎火飈有所戒備……」

「老夫就是要讓他戒備！」大宗師道：「這一次的行動，老夫心中已有腹案，就等你來決定，好直搗黃龍，宰了黎火飈那賊子！」

袁君達道：「凌老，我們還是愼重點好了……」

「愼重個屁！血魔刀褚天彪已在老夫的殘魂大法下，把天心教總舵的所有情形

，和盤托出！」大宗師道：「他身爲天心敎的副敎主，敎裏的情形除了黎火颷之外，有誰比他曉得更淸楚？我們旣已知己知彼，這下非得破了天心敎不可，就算他再戒備也沒有用！來！來！別談這乏味的事，咱們喝酒要緊。」

袁君達聽他這麼說，也沒話好說，只得擧杯相迎，陪着大宗師喝酒了。也們開懷暢飲，一直喝了兩個時辰之久，那兩個在傍侍候倒酒的伙記，因爲上上下下搬酒罎，累得都喘不過氣來，直到又換上兩個伙計之後，他們這餐酒才算吃完了。

他們這五個人，無一不是江湖中有名高手，尤其是大宗師和劍神兩人更是武林的兩隻大鼎，眞可說跺跺脚都可以震動武林的大人物。可是也們的武功奇高，開懷暢飲之時，却沒有運功排除酒力，是喝了這麼多的酒，全都醉醺醺的，下了酒樓。

大宗師來到洛陽之後便把松鶴樓和平安居包了下來，由於他和宇內雙魔三人洛一直都沒有隱蔽行藏，所以當他們一來到陽後，那些在黑道中稱雄的高手們紛紛趕來洛陽請安，希望能蒙大宗師指點一下。

大宗師來洛陽的目的是爲了等待袁驥，不是爲收徒弟而來，他不堪那些人的煩擾，對於要求晉見他的人，一律由宇內雙魔擋駕。宇內雙魔成名江湖有二十多年，這次歸隱復出，加之追隨在大宗師左右，使得那些昔年跟也一樣齊名的許多黑道巨擘，全都側目相看。

也們都弄不淸楚以大宗師在武林中的身份之尊，如今還在此等人，紛紛對那使宗師等待的人是誰猜測不已。

有些與凌飛靑谷倆人具有深厚交情的魔頭，就不斷地向他們打聽，終於被他們知悉大宗師所約的人乃是劍神父子。

所以袁君達父子還未進城，便已被人發現，而通告宇內雙魔，也們才能在袁君達父子倆剛一進城時，便上前相迎，在他們放懷暢飲的時候，確實如大宗師所說的那樣，消息早已傳遍了全城。

尤其那些昔年見過袁君達的人，並且曉得一點當年五大劍派之間恩怨的人，此刻才發現劍神未死，也就是二十年前與大宗師聯手驅退金蜈天尊的鐵心孤客。

以袁君達的雙重身份和名望武功，早已是江湖上傳誦的人物了，更何況也與大宗師相會之事，使得那些江湖好漢，黑道英雄，全都議論紛紛，認爲當今武林這兩個絕頂高手的見面，絕對不同凡响，甚而可以影响到今後的武林大局。是以在他們飲酒的時候，那些江湖人物已把整座松鶴樓外的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有的是瞻仰這兩個武林高人的面目，有的是要打探消息，整城熙熙攘攘，熱鬧非凡。

他們一下樓，樓外的江湖人物頓時靜了下來，齊都翹首向這邊望來。

大宗師一見這種情形，哈哈大笑，道：「小袁，老夫說得不錯吧？」

袁君達皺了皺眉，道：「凌老，我們這樣，未免太招搖了吧？」

大宗師把嘴巴湊在袁君達的耳邊，道「這也是老夫的妙計之一。」

袁君達哦了一聲，大宗師巳拉住也的手臂，笑道：「我們兄弟多年不見，這下總得聚幾天，我們先休息兩個時辰，晚上再換個地方痛飲一番。」他們一行五人，在無數雙眼睛的注目中，走進了太平居裏面。

客棧的掌櫃和伙計一見他們進來，立即迎了上來，那掌櫃的恭敬地道：「老爺子，方才這一會，又有不少人送禮來了，另外還有……」

大宗師揮了揮手道：「這些都交給凌總管去辦。」他和袁君達把臂進入客房裏，袁驥和谷青跟進來，只有凌飛留在前面與掌櫃的商討那些禮物和拜帖處置方法。

袁君達一進了房，苦笑道：「凌老，你這麼做，可把整個洛陽城都驚動起來，地方上還以爲是京城那個大官巡來了。」

大宗師道：「老夫這麼做是有深意，你們坐下來聽老夫把詳細計劃說一說。」

袁君達只見大宗師方才還是一臉的醉意，此刻却巳回復原狀，臉上連一絲醉態都看不到了。他心中微微一訝，等到看見大宗師坐在椅上，却把右手伸進桌旁的一個大缸裏，他這才明白大宗師方才喝下去的酒，全都運功逼住，此刻再由指尖逼了出來，流回缸裏。

他本想說笑兩句，却見大宗師神色肅穆，知道一定有重大事情要商討。所以他也運起一口眞氣，把體內的酒液，全都從頭頂蒸散，倏忽之間，但見頭頂冒起一股熱氣整個屋裏都是一片酒香。

大宗師讚賞地點頭道：「小袁你這兩年閉屋苦修果然大有精進，較之老夫巳經超出甚多，這麼一來老夫的計劃更加圓滿，再也用不着怕黎火颷的羅喉血箭了。」

袁君達謙虛了兩句道：「小弟不知凌老的計劃如何，然而依小弟原先的計劃，這次破除天心敎是我們，對付黎火颷的却是驥兒……」

大宗師訝道：「你要他獨鬥黎火颷？他的功力雖是較上次在武當時精進不少，可是距離黎火颷……」

「凌老可以放心，」袁君達道：「驥兒的馭劍之術巳經練成，所差的只是一點火候罷了！」他於是把自己早先所計劃的辦法說了出來。

大宗師頷首道：「你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樣，天心敎這些年只在暗地活動，並沒有明着立敎開壇，是以把各地分舵一一破除，絕不能置之死地，需得直攻總舵，把爲首的人物除去才行，可是你却不知道黎火颷這些年訓練不少毒人，那些毒人據說都是毒絕天下，刀劍不入，並且力大無窮，較之江湖高手，尤要辣手……」

「哦！」袁君達道：「那些『毒人』竟是如此厲害？」

大宗師道：「老夫本來還不知道黎火颷會弄出這個花樣來，還是上次在武當聽到羅刹夫人提起的，後來再仔細的回想了一下，才記起這種毒人的厲害來……」

他的臉上浮起一絲凛然之色，道：「那還是八十年前的事，老夫當時才出道江湖不到五年，有一次路過苗疆，見到江北霹靂堂的烈火神祝炎率同他門下的弟子，與毒門的掌門綠袍怪所率同的弟子們作殊死之鬥。當時老夫非常詫異，不知道江北霹靂堂何時又與苗疆毒門結下仇怨，更不知他們雙方曲直如何，是以沒有插手，當然，這因爲老夫也是出身邪道的關係，絕

不能幫忙烈火神對付綠袍怪……」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繼續道：「當時雙方的戰況激烈，慘不忍睹，那是因爲毒門以使毒的功夫揚名天下，就是一擧手一投足之間，也是毒物毒粉發出，使人防不勝防，而霹靂堂則是以火藥之術名聞天下的，烈火神祝炎更是個火藥王，全身到處都藏有火藥，以致雙方弟子死傷無數，慘狀嚇人，老夫僅只看不到半盞茶的光景，便目睹有十四五人死亡，可見到雙方爭戰之烈，由於毒門是創派於苗疆，他們弟子傾巢而出，大約有六七十名之多，而霹靂堂自江北遠征苗疆，帶來的門人只有二十多人，從表面上看，自然是毒門佔優勢，可是情勢却不是如此，烈火神祝炎練成了一種種彈丸的爆破火藥，東西雖小，威力却是很大，但見他一揚手，更如霹靂初發，毒門弟子立即便有數人死亡，連屍體都是焦黑，所以毒門弟子死傷衆多，沒有一會便由優勢變爲劣勢，甚而連他們所驅使的長蟲百足蟲等毒物都死傷不少。」

袁君達父子不知大宗師爲何突然會說起當年毒門和霹靂堂的爭鬥之事，他們成名較晚，尤其袁驥的年紀才二十多歲，對於八十年前發生之事，更加不知道了。

袁君達歸隱武林有二十多年，雖然沒有聽過武林中尚有毒門這一門派，可是他却知道當年毒門之滅亡，必與當年的那一戰有關，也必與今日之有毒人之事有關。

是以他沒有打斷大宗師的話，凝神聽着大宗師繼續道：「老夫當時見到雙方死亡慘重，本想挺身而出，制止他們的爭鬥，可是看到霹靂堂的火藥太過霸道，所以一直不敢前去。

就在我猶疑不決的時候，我巳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現像出現，就在那時我發現綠袍怪竟然不顧門下的弟子，逃回洞裏去了，老夫身爲邪道人物，對於綠袍怪的作爲，眞是感到羞慚無比，也不忍看到毒門弟子慘被殺害的情形，於是挺身而出。」

大宗師長長嘆了口氣，道：「老夫的想法眞是大錯特錯，原來以爲綠袍怪的懼怕而逃，誰知他却是去把他所訓練未成的毒人喚出來，當時，我這一出現，使得雙方搏鬥中的弟子全都爲之一愣，尤其是烈火神祝炎，他見過我一面，知道我的出身，還以爲我是毒門請來助拳的，於是他立刻向我行來，想用言語試探我……

就在那時，我還沒有回答祝炎的話，却突然見到從那個山洞裏傳來一聲慘厲的叫聲，接着，一個渾身碧綠，長着長毛的殭屍，飛也似的從山洞裏奔了出來……」

他吁了口氣，繼續道：「老夫說那人是殭屍絕不過份，因爲那像是人的怪物，不但全身長滿綠毛，連指甲也有數寸之長，他雙腿行動之時，僵硬如鐵棍，却又像風樣的，足不沾地，兩隻手掌十指張開，就跟一具活殭屍沒有兩樣……這具殭屍，一從山洞飛出來，首先便遇到毒門弟子，但見他五指一揚，巳把那名毒門弟子天靈蓋掀掉。

當時，那些霹靂堂的弟子還以爲這個怪物是帮助他們的，立即發出一陣歡呼，士氣更壯。尤其是那些毒門弟子一見這怪物出現，紛紛嚇得驚叫走避時，他們更加高興，連忙追擊而去。

那知那具殭屍樣的怪物，却是見人就是一爪，也不管他是屬於那一個門派的，正好霹靂堂的弟子迎了上來，頓時被他抓死五六個人。

烈火神祝炎見到這種情形，頓時爲之大驚，立即大聲呼喝，命令門下避開，誰知那怪物行動快捷，根本沒人能够從他面前逃走得了的，老夫眼見他把手一揚，一股風飈發出，便使人倒地，這才知道那具殭屍巳能發出毒風。

他苦笑了一下，道：「當時，我幾乎嚇呆了，尤其眼見烈火神祝炎向着那怪人奔去，擧手發出幾枚火藥，却不能損害那個怪物分毫，反而被那怪物追到殺死時，我更是不知怎樣才好？」

大宗師說及當年之事，面上似有餘悸，道：「老夫一生之中從未遇見似那等恐佈的情形，眼見地上倒着七八十具屍首，而那綠毛怪物，竟然在祝炎發出的那等強烈的火藥暗器轟擊之下，略損皮毛，反而把在驚愕中的祝炎一爪抓死，使我駭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說到這裏話語一頓，袁驥臉上的酒意巳完全消消去，忍不住想要開口詢問，却巳聽得谷青問道：「大宗師，那個怪物如此厲害，你老人家當時是如何對付？」

大宗師笑了笑，反問道：「你認爲老夫怎麽對付的？」

谷青道：「你老人家精通邪教十種大法，自然不是毒門掌門和那霹靂堂主所能比較的，想必那怪物一定被你老人家親手擊敗。」

「說來慚愧，老夫當年雖然明瞭十大法門的竅訣，却是初練未熟，並且功力尚淺，若是動起手來，定然不是那個怪物之敵。當時老夫強自鎭定自己，見那怪法如飛撲來，正準備以死相拚，誰知老夫認爲那巳經死去的祝炎，却突然從地上躍了起來，滿身血汚的抱住了那怪物的雙腿，唉！老夫當時眼見這種駭異怪絕的情景，眞以爲處身夢中，就在一驚之下，巳聽到一聲巨响，祝炎血肉橫飛，殘肢飛濺，那個怪物也在一陣怪叫聲裏，全身起火，滾地而亡。」大宗師道：「據老夫事後判斷，祝炎在那怪物一抓之下，還能以身所帶之炸藥與敵共亡，是因爲怪物身上中了霹靂彈後，怒極出手，沒能傷中他的要害性所致，所以才能奮起最後的力量，偕敵同亡，而那怪物在那等強烈的爆炸之下，只把雙腿炸斷，死於烈火之中，較之常人來說，眞是不可想像之事，因爲它在遭到火焚之後，身上的肌膚依然像鋼鐵般的強硬，便與血肉之軀不同。」

他長長的吁了口氣，道：「老夫提起那段當年發生之事，乃是在羅利夫人說到黎火飈那厮正在訓練一種厲害無比的毒人才想起的，據我的推測，那個綠毛怪物便是毒人了，我們將要面對這種刀槍不入的怪物，不得不籌謀對策……」

袁君達略一沉吟，問道：「淩老，看你的樣子好像巳經成竹在胸，你何不說出來聽聽？」

大宗師笑了笑道：「老夫這些日子使盡腦汁，擬定了兩個辦法，一是等待羅利夫人來此，她曾說有辦法消滅那些毒人，只要消滅了毒人，黎火飈就好對付了！」

袁君達搖頭道：「這個辦法我不贊成，無論如何，我不願意依靠她。」

大宗師笑道：「我還沒問你之前，便想到了你一定不會答應讓她插手此事，所以我又擬定了第二個辦法，那便是趁黎火颼以爲我們在此飲酒相聚，未及飲取行動時，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大雪山，直搗賊窩。」

袁君達道：「這是兵家所謂的出奇不意，攻其不備之策，方法是對，可是人手……」

「老夫早巳傳出我的符令，命凌飛從江湖中成名的黑道高手裏挑出武功最好的十個精銳，叫他們分開來趕去大雪山下，等候我們會集命令。」

大宗師道：「至於對付毒人的辦法，我也命人去江北把霹靂堂目前的堂主祝一夫請到，要他準備起火燃燒的火藥。」

「哈哈！」袁君達笑道：「凌老，你旣巳決定怎麽做了，爲何還故弄玄虛，說是問我的意見？」

大宗師也笑道：「我派人去請祝一夫時用的是你的名義，如何能不告訴你呢？不然以後人家說我大宗師竟然假冒劍神之名，搬請救兵，豈不對我名譽有損？」

「哈，凌老說笑了！」袁君達道：「請問凌老，我們何時動身？」

大宗師道：「依我的意思，我們一找到你，便立刻動身，當然，我原先的意思是假如要很久才找到你，那麽便採取第一條辦法，如今你旣巳趕到就採用第二條辦法了！所謂兵貴神速，我們最好立刻動身，不過……」他的語聲一頓，望了望袁驥一眼，道：「你預備讓跟兒賺黎火颼交手，恐怕……」

「凌老，你是怕驥兒的功力不夠？」

袁君達笑道：「你何不親手試試他？」

大宗師微微頷首，目光凝注袁驥，道：「老夫曾經說過未來的武林是屬於你的，我也相信我的眼光沒有看錯，不過我們現在要對付的是金蜈天尊，關係整個武林，所以我想試一試你，看看你這些日子的成就如何……」

他在說話之時，巳運起功力，向着袁驥緩緩逼過去，那股強勁的勁道，在無形中逐漸增強，使得他的氣勢如同一座龐大的山岳，向袁驥壓下……

袁驥凝聚心神，運起全身勁道，抗禦那股緩緩壓來的無形之山。

大宗師先只攻出五成功力，一遇見袁驥運功抗拒！便漸漸加強壓力，在不到半盞茶的功夫，他巳提起全身八成的勁道，依然無法使得袁驥離開自己的坐位。

大宗師見到袁驥額上巳現出汗珠，却依然撐持下去，眼中閃出訝異的光芒，道：「想不到分別一個月來，你的功力精進如斯……」就在他說話之時，袁驥倏地沉喝一聲，站了起來，長劍自然出鞘，一股寒森的劍氣，畢直向大宗師射去。

大宗師臉色一凝，右手平伸，五指噏動，有似一個扇子樣的展現開來，抵消了急射而來的那股鋒銳的劍氣，隨那大笑而起，道：「好！好！老夫心服了！」

袁驥收起了長劍，抱拳道：「大宗師，失禮了！」

大宗師道：「老夫眞想不到你的進境如此之快，差點沒有當塲出醜，可見老夫確實是太老了。」

他自嘲地笑了兩聲，目光一轉，落大袁君達的臉上，道：「也在短短的一個月裏，成就如此驚人，莫非是你……」

袁君達含笑道：「凌老說得不錯，是小弟每晚用少林的洗髓之法，替他打通全身穴道，再加上他自己肯下苦功，所以進境頗快，使得小弟心中頗爲安慰。」

大宗師面色凝肅地道：「驥兒，令尊這番苦心！希望你能夠深深記住，今後絕對不可做出有損令尊聲譽之事！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豪傑才能獲得武林共欽……」

袁驥心中的感慨眞有難以言喩，也覺得最近這些日子裏，好似濃雲密佈，心情鬱悶之極，如今總算見到了陽光。

他恭聲道：「晚輩决不會忘了大宗師的教誨，與爹爹的愛護，此去一定盡力與金蜈天尊周旋，誓死也要除去賊蝨，爲武林除害。」

「有我跟你爹爹在，還會讓你與他以死相拚嗎？」

大宗師道：「反正此去大雪山，以最快的計算，也得半個月之久，在這半個月裏，老夫再傳你幾手奇門的絕技，包管無人能傷害得了你……」

他剛說到這裏，凌飛巳走了進來，躬身向大宗師道：「稟報大宗師，車輛馬匹以及路上所需的乾糧，全都準備好了！此外店裏也都打點好，隨時都可以動身。」

「嗯，麻煩你了！」大宗師道：「現在開始，我們全都在屋裏休息，一等天黑便立卽從後門動身，直奔大雪山而去。」

時光在飛蹄下溜過，數千里的路程也被車輛輾去，大宗師和袁君達等一行五人扮成商旅，分乘兩輛馬車向大雪山而去。

他們晨起卽行，日落便息，整日裏都在車中，所用來打發時光的方法不是由大宗師講述邪道練功法門，便是由袁君達督促袁驥練功，由於大宗師把邪道中的兩種極爲實用的法門傳給袁驥，使得跟隨在旁的宇內二魔獲益不少，也們埋頭苦練，希望那兩輛馬車一直馳到天邊海角，永遠不停下來。

但是時光總要過去的，他們旣有目的地，就算一天只行一里路也終會到達的，何況他們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所以不到半個月便巳走入打箭爐，來到他們與那十個黑道高手相約之處。那些人都是江湖上的巨擘，經驗豐富，沒有住到客棧裏，只是在鄉間野外的民家或荒廢的祠廟居住。

大宗師一行五人在日落的時分，來到這個西康的重鎭，才找到一個破廟，下得車來，那些黑道羣雄便巳從車上的暗號認出他們，紛紛從各自居住之處來到這個廟裏與他們聚合一起。

袁驥出身峨嵋，雖然曾經兩次下山行道，也遇見不少黑道中人，但是對於這些雄踞一方，稱霸一時的黑道高手，却是沒有見過，因爲在他出道之時，這些人巳歸隱的歸隱，改行的改行，若非是大宗師的符令相召，他們絕不會再現江湖的。

袁驥從沒想到自己在江湖上所見到的黑道中人，全都是凶狠殘忍，霸道異常，而這些黑道巨擘却是個個和氣眞誠，假如不是谷青告訴他那些人昔年的名號，也還

以爲他們都是善良的百姓。

尤其是當大宗師特別推許劍神父子時，他們所表現的那份親熱與尊敬，使得袁驤更是感動。

那些人進了廟後，除了派出警戒的二個人之外，其餘的人，紛紛把帶來的美酒肉脯拿了出來，開懷暢飲。他們喝了大約半個時辰，那在屋頂警衛的黃山一怪詹奇走了進來，道：「稟告大宗師，廟外有霹靂堂主祝一夫率領門人求見。」

大宗師連忙道：「快請他們進來。」

稍候片刻，袁驤只見一個面如金紙，五短身材的中年人帶四個年青人走進來。

祝一夫一一與廳內的人相見行禮，面上始終浮着驚愕的神色，尤其當他知道這次是要與當今武林的兩個絕頂高手一同破除邪教，造福武林時，他那份欣喜興奮之態，使他的言詞顯得更加激昂壯烈。

酒過三巡之後，大宗師把這次行動的方法與目的詳細講說一下，再分配好各人的職責，然後乘着夜色撲往大雪山而去。

大宗師擒住血指魔刀褚天彪之後，一路上使盡不少手段，方始由褚天彪嘴裏探出金蜈天尊本來平時難得到總舵去的。

他另外在打箭爐西北方三里處，築有一座莊院，作爲居住練功之所。

自從他得到毒門失傳的秘笈，通曉如何培養毒人之後，爲了搜集毒物與練功的方便，他便很少回莊裏去。尤其他在跟羅剎夫人發生爭吵之後，便乾脆留在天心教總壇裏，不再回到打箭爐的莊院去。

因而大宗師爲了避免力量分散，不再派人到莊院裏，直接向天心教總舵進軍。

夜色初起，寒風颯颯，他們一行二十人，寂靜無聲的飛奔着，進入山區之後，大宗師取出褚天彪所繪的地圖，對照了一下地形，沒有按照圖上所指明的路綫，帶着他們穿過峻嶺雜林，深入山中。

大約行了兩個時辰，大宗師停了下來，指着遠處一座高峻的山嶺道：「天心教的總舵就建築在那座高峯之下的一塊盆地中，你們分兩路隨老夫和劍神乘着夜色侵入，驤兒留在這兒按照原定計劃，等到天亮之後，投帖求見天心教主，你可以藉言詞之間與他發生衝突，然後開始動手。」

他拍了拍袁驤的肩膀，道：「說不定在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把那些毒人全部殲滅了，到時可要看你的……」

袁君達沉聲吩咐道：「驤兒，你切記我的話，面對黎火飈之時，要保持絕對的冷靜，以你的功夫。最少也可以支持三百招，到時我們一定可以趕到。」

袁驤不住的點頭答應，其實在廟裏袁君達和大宗師已不知叮囑他多少次了，袁驤怎不明白他們對自己的情感？所以他除了點頭之外，再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他看看大宗師和父親帶着那些人分成兩路，迂迴而下，沒入黑暗的谷地後，沉思片刻，這才找到一塊巨石的後面，盤膝坐了下來，凝神運功。隨着體內的眞氣運行了數匝之後，袁驤方始睜開眼來。

他極目四望，發現此時夜幕已退，晨霧初起，周遭一片白茫茫的，竭認目力，也只看到八尺多遠，那高峻的山峯只有一幢巨大的黑影，根本看不清眞正的面貌。

袁驤暗忖道：「大宗師說是天色一亮之後，便進谷投帖，也却沒料到山裏會有這麼大的霧，看來只好等霧散之後，再下谷了。」也正在忖思之際，突然聽得霧裏傳來一聲低沉的怪叫……

那種叫聲不像野獸，又不似人聲，在霧裏聽來，帶着低沉而怪異的韻調，使人聽了，不由自主的渾身一凜，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難過。

袁驤悚然一驚，還沒弄清楚這聲音在何處發出，接着又聽到同樣的一聲怪嘯。

這下聲音傳出之處，距離袁驤又近，加之他也在凝神諦聽，所以很快便發現是來自右前方不遠。袁驤提氣轉身，緩緩的向着聲音傳來之處行去。

他走出了數丈突然發現前面不遠之處，風勁激盪白霧滾滾散開，凝神望去只見有兩條人影在淡淡的霧裏交手，那兩人想必都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袍袖揮舞之際，四周的白霧汹湧滾滾翻動，四散漸開去，出現了一塊空白。

袁驤一看清那正在交手中的兩人時，全身一震，幾乎要呼叫出來。

敢情也見到的兩個人中，一個是全身碧綠，頭插步搖的中年嫠面女子，另一個則是一身紅袍的魁梧大漢。

那個女子不是別人，正是袁驤的生身之母，羅剎夫人古雅莉，另一個紅袍大漢則是金蜈天尊黎火飈。

袁驤這一個月來，經過父親的督促與用內功打通穴道，再加上他自己肯下苦功，進境之速，超過常人苦練七年。

他的武功較之武當山上何止精進一倍以上？自然眼力也與以前不同。

當他看到母親跟那紅袍大漢交手之時，招式精奧之極，虛實互生，變幻莫測，每每在令人想不到之處攻出一式，而那紅袍大漢則是拳掌互變，往往却又能在極端危險中轉危爲安，還以煞手，頓時便已猜出這紅袍大漢是誰來了。

袁驤的目光很快地便被他們交手的情景所吸引，也並且把自己的精神也融化在裏面，忖思着該如何防守。

黎火飈和羅剎夫人絕對想不到此刻會有人在旁觀看他們交手，因而在他們將近三百招的搏鬥中，兩人都自盡出全力攻擊，都想擊敗對手，致使奇招迭出，有如花雨繽紛，看得袁驤如痴如醉，直到他們住手不打，才醒了過來。

金蜈天尊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擊敗對方時，也趕忙攻出兩招，緩了一下勢子，退後數丈，大聲喝道：「雅莉，且慢！」

羅剎夫人古雅莉道：「怎麼樣，認輸了是不是？」

金蜈天尊黎火飈道：「你自己心裏明白再繼續打下去，只有你吃虧的，你又何不見好就收？」

羅剎夫人道：「那麼你是同意我的意見了？」

金蜈天尊苦笑：「雅莉，妳我十多年夫妻，爲什麼要爲這點小事而爭吵……」

「這不是小事，」羅剎夫人道：「這是有關於你的生死安全，以及……」

「我自己的生死，由我自己來管。」金蜈天尊道：「二十年前，我爲了你已經犧牲一次了，這次我決不能聽你的……」

羅剎夫人冷哼一聲道：「二十年前，

你若不聽我的話，只怕早巳是一堆白骨了，如今你我情義巳絕，我之勸阻你，只是看在當年你救我一命的份上，否則……」

金蜈天尊道：「你不提當年之事還好，提起當年之事，我便一肚子的火，當時若非是老夫，你和那個雜種……」

羅刹夫人寒聲道：「不許這麼說。」

金蜈天尊冷哼一聲，道：「當時妳們母子兩個人在冰天雪地之中，眼見便要凍死，若非老夫路過，救了妳們起來，只怕妳也早就變成一堆枯骨了……」

羅刹夫人道：「我就是看在當年的相救之恩，所以這一次再來勸你，希望你能放下那份野心，不再妄想獨霸武林。」

他的話聲一頓，道：「你要知道，現在的情形與當年不同，當時……」

金蜈天道尊：「妳不必再提這件事了，妳我旣然分不出勝負來，我看也不必再打了，等到我一統武林之後，妳自然會回心轉意的。」

「不！」羅刹夫人道：「你若不答應我的話，我從此之後便是你的敵人，我要毀去你苦心培育的毒人，使他們不致害人。」

金蜈天尊怒道：「妳巳經傷了老夫兩個毒人，還不滿足？難道妳想要眞個與老夫爲敵不成？」也沉聲道：「老夫是看在多年夫妻的情份上，這才一再讓妳，時不相信我不能毀了你！」

袁驥在他們住手時，巳看到在金蜈天尊身後不遠處，立着三個全身綠毛，眼現碧光的怪人，那三個怪人與大宗師所說的一模一樣，全身僵直，眼光呆凝，連臉上的肌肉也是僵硬的，毫無一絲表情。

袁驥心中驚凜之下，想不出爲何金蜈天尊會帶着那三個毒人，在如此早的時候到山上，並且還跟羅刹夫人交起手來，等到他聽完了他們的話後，他才曉得原來是母親苦口婆心，想要勸阻金蜈天尊解散天心教，這才雙方發生爭執，動起手來。

當他聽到金蜈天尊出言汚辱自巳母子的時候，他幾乎忍不住要挺身而出，向金蜈天尊挑戰，可是他終於又忍了下去。

因爲他不願破壞母親的決定，唯恐會使她不悅，使她永遠爲此而傷心。

他決定要按照大宗師所計劃那樣行事，逕自登門投帖，正面向金蜈天尊挑戰。

好在這時他們只顧着說話，加之身邊散開的白霧也漸漸聚合起來，所以沒被他們發現。這時羅刹夫人聽了金蜈天尊之言，默然片刻，冷冷道：「不管你說什麼，我話巳說到這裏，今後是友是敵，就看你自已了，希望你不會後悔。」她說完了話，轉身便待離去。

金蜈天尊喝道：「且慢。」

他見到羅刹夫人回過身來，沉聲道：「古雅莉妳眞的不念往日的情份，跟我和好？」

羅刹夫人道：「你我恩斷情絕，再也沒有和好的一天了，尤其是你要繼續做你的夢，我更不會……」

金蜈天尊大聲道：「好！妳旣與我恩斷情絕，老夫也不用顧忌什麼！現在我就要將妳毀了，免得妳以後壞我的事！」

羅刹夫人冷冷道：「黎火飈，我巳不是當年了，你認爲憑你便可以殺了我？」

金蜈天尊冷聲道：「老夫絕不會與你以死相拚的，我還得留下精神對付那兩個王八蛋……」

他的語聲一頓道：「古雅莉，你認爲你能逃得了老夫和這三個毒人的圍攻？」

羅刹夫人冷冷道：「黎火飈，虧得你還自命是一派宗師，想要將來稱霸武林，竟然會說出這等無恥的話出來，哼！你若是不怕他人恥笑，你便動手吧！」

金蜈天尊狂笑道：「在這個時候，還會有誰來此？老夫一再容忍，妳都不聽，只要盡一切手段毀了妳，至於今日之事，又有誰會曉得？」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突然發現風聲一响，像是一個人在身外不遠掠了過去。

就在一愕之下，也巳見到霧中响起一聲劍嘯，接着便聽到一聲怪異慘叫傳來。

他怒道：「是誰在這兒？」

語聲方畢，他便見到一個長身玉立，手持長劍的年青人從霧中現身，向自已行來。

羅刹夫人一見這個年青人，全身一顫，驚呼道：「驥兒，你怎會到這裏來？」

袁驥道：「娘，他們都來了！」

金蜈天尊看到袁驥英俊的面容，臉上泛起強烈的怒意，更有說不出的難過。

以他的武功與聲望，竟然會在袁驥來到身邊時，還沒發現，若是傳揚出去，也的臉也眞掛不住了。

他瞥了羅刹夫人一眼，道：「這就是你的兒子？」

袁驥沉聲道：「不錯，在下袁驥！」

金蜈天尊冷笑道：「哼！不過是小雜種而巳。」

袁驥深吸口氣，怒目凝視着金蜈天尊，沉聲道：「黎火飈，你敢與我一決生死嗎？」

金蜈天尊儘管沒有先發現袁驥，却還沒將他放在眼裏，此時被一股煞厲的劍氣一逼，這才發現自巳的想法錯誤，眼前的這個年青人，竟然較之二十年前的鐵心孤客還要厲害。他眞不曉得一個月前他所曉得的袁驥，還不是陳天翔的對手，此時怎會變得如此厲害起來。

他暗暗咬牙忖道：「那些蠢材，只知吃飯，不知道做事，傳遞來的消息完全不確，老夫非得好好懲罰他們不可。」

這個意念在腦海之中一閃而逝，也正想要說話，聽得羅刹夫人說道：「驥兒，你不要冒失，讓爲娘來對付他！」

袁驥方才站在霧中，發現一個受傷的毒人正躺在身邊不遠，本來也屏息靜氣，沒有一個人發現他就在附近，等到他想要挺身而出時，發出了一絲聲响，以致那巳經受傷的毒人兇性大發，向他撲了過來。

此時，他在一驚之下，立即施展劍道中最上乘的馭劍之法，將那毒人殺死。

由於他聽過大宗師述說毒人的厲害，是以在出手之時，集聚全身之力，運劍迎擊，那知玉龍劍鋒利逾鐵，尤其劍尖吐出芒鋒的更是銳利無比，儘管毒人像大宗師所說的那樣，尋常的刀槍無法傷害得了，却在玉龍劍下，被斬爲兩半。

袁驥在殺死那個毒人之後，胆氣大壯，這才挺身而出，邀鬥黎火飈。

當他聽到羅刹夫人出言阻止時，連忙

道：「娘，他欺負妳老人家那麼久了，今天孩兒要爲妳老人家報仇雪恨！」

他凝注着黎火飈，大聲喝道：「黎火飈，你把兵器拿出來，我不殺手無寸鐵的人！」

「嘿！好大的口氣！」黎火飈冷笑道：「像你這種無知後輩，老夫是該教訓你一頓，不過看在你娘的份上……」

袁驥冷聲道：「黎火飈，你要不要臉？連我向你挑戰，你都不敢接下來？」

黎火飈寒着望了一眼羅刹夫人，道：「古雅莉，妳眞的不要妳的兒子了？」

羅刹夫人閃身掠到袁驥的身旁，道：「孩子，你讓開，由娘來對付他……」

黎火飈冷笑一聲，道：「你們想藉此絆住我，讓他們到谷裏去……」

他的話語一頓，嘴裏發出一聲怪叫，那三個毒人散了開來，碧綠的眼光凝注在羅刹夫人和袁驥臉上，張牙舞爪，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

黎火飈狂笑道：「你們陪着毒人玩玩吧，老夫去跟那兩個老王八蛋算完賬再來找你們！」

袁驥見到黎火飈竟然要回谷去，大喝一聲，飛身躍起，向着黎火飈追去。

誰知黎火飈竟然是做作的，當他一聽袁驥說到大宗師和袁君達倆人一經趕到時，心中便很焦急。

他乃是個狡猾之人，曉得要憑自己之力，決難是大宗師和劍神的對手，尤其是再加上一個羅刹夫人，使得他認爲是最大助力的毒人，也沒有什麼用了。

所以他決定要生擒袁驥，用袁驥的性命來威脅羅刹夫人和劍神倆人。

那麼，他便可以完全扭轉劣勢，穩居勝算了。

然而他眼見袁驥年紀輕輕，竟能發出那等強烈的劍氣，深知要想把對方生擒下來，絕不是短時間內所可辦得到的。

所以他才想到這麼個欲進先退的辦法，作出要離開的樣子。

果然袁驥迫不及待的飛身向他撲了過來，正好落入他的算計之中。

他腳下一個急旋，蓄足的勁道立即有如怒潮狂飈般的向袁驥身前擊來。

那股令人窒息的勁道，自他袍袖之間發出，立即便像一面巨網樣的把袁驥身旁的空間全都罩住。

他乃一代大師，雖是出身苗疆僻野之處，但是無論智慧，心機都較常人高出一籌，再加上他有稱霸武林的雄心，使得他更把整個心機都放在如何才能達這個目的上去了。

因此他就沒想到自己與一個後生晚輩交手，還使用詭計，會損害他的名譽了。

並且他唯恐羅刹夫人會與袁驥聯手對付自己，所以在旋身出時手的候，出聲使那三個毒人擋住了羅刹夫人把她圍起來，他滿以爲自己這下出其不意，定然可以把袁驥困在強大的氣勁裏，還不手到擒來。

那知袁驥年紀輕輕，所經歷的搏鬥經驗，却不遜於成名數十年的高手，尤其他的機智反應較之任何人都要快得多。

當他猛然見到眼前紅影一揚，心中巳有所覺，立即刹住了身形，是以當那股雄渾的勁道翻滾而來時，他巳一振長劍斜切而出，劃破了那濃得分不開的洶湧勁道。

這有如一面撒出去的魚網，破了一條縫，很快會使整面魚網毀去。

黎火飈一驚之下，左掌倏翻，緊跟着又拍出一股強烈的勁道，想要彌補那道空隙。

誰知他左手的勁道剛一發出，只見袁驥把長劍插入地中，左右兩掌循着相反方向交推而出。頓時，一股迴旋不巳的勁道從他身外產生，有如水面的波紋，很快地向四周擴散出去，使得他發出的勁道受到了一陣急旋，分散開。

黎火飈若非是功力較高，只怕在這一股急旋的勁道轉動之下早巳立身不住。他的臉色一變，想不到袁驥不但得到了劍神的眞傳，連這等怪異的迴旋勁也練成了。

他左肘一挫，掌刃振動，卸下那股迴旋不巳的勁道，右手趁着袍角受着風勁激揚而起的刹那，巳拔出捲在腰際的軟劍，但見一道淡藍色的光華揚起，那支用精鋼鑄成的軟劍巳經抖得畢直，迅捷如電的刺了出去。

黎火飈不但掌法上有獨到之功連劍法也有很深的造詣，他這一劍刺出劍氣迸發，藍色的光芒耀眼生輝，直奔袁驥而去。

袁驥一見對方抽出軟劍，跟着也拔起地上的玉龍劍，展開一路緊密的劍法攻了過去。這時白霧巳較方才稀落，再加上激盪的掌勁掃開，可以看得很清楚，兩道不同顏色的劍影上下騰飛，時而如經天之龍，時而如交舞之蛇糾結不開，煞是好看。

大約交手了八十餘招，袁驥巳被對方從劍上滲出的強大壓力，逼得收斂起強烈的攻勢，變爲守多攻少。不過黎火飈心裏明白，袁驥的劍法複雜，守勢較之攻勢更加堅強，有如一堵無形的銅牆，自己始終無法攻進劍圈之內。

他正在暗忖要用什麼法子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擊敗對方，而又不傷害到袁驥，突然聽到山谷裏傳來數聲強大的聲响。

聲音在山谷裏迴震不巳，有如連串的霹靂，久久方始停止。

黎火飈一聽那巨大的霹靂聲响，心裏大驚，想不到大宗師和袁君達這次還帶來了火藥暗器。就在他心神一分的刹那，袁驥巳疾快地退了六步，脫出他的劍芒籠罩之下。

黎火飈發覺這個情形，立即收斂起心神，挺劍追擊，豈知他目光一閃，却見到袁驥長劍斜指，左掌按在小腹之上，擺出一個怪異的姿式。

他眉頭一皺，腳下稍挫，不再前進，把體內的功力從劍上逼出，抵禦對方劍上傳來一股煞厲劍氣。

他們方才是在劍招上爭奇，此刻却一變爲內力上的較量，若是按照常規來說，袁驥這樣是自縛其手，以自己的弱點去對付黎火飈的長處，定然會毀於無法相救的局勢。

可是黎火飈却並不那麼想，他以爲袁驥這麼做，必然有其目的，最大可能便是牽制自己，好使得大宗師等人破了總舵之後趕回來。

他雖是曉得自己內力較之對方要高出甚多，只要繼續運勁，袁驥勢難再支持多久，但是耳邊不時傳來陣陣巨响，使得他

心頭驚顫不已，明白繼續拖延下去，谷中只怕要被炸爲平地。他凝望着袁驥那俊逸的臉孔，眼中幾乎冒出火來，腦海之中意念急轉，終於決定施出羅喉血箭的奇功，立即擊敗袁驥，並以他作爲要脅劍神屈服的工具。

心中的意念旣決，他顧不得施展羅喉血箭後，功力會受到損害，因爲他認爲袁驥無論如何也抗拒不了，突然加施兩倍以上勁道的衝擊。

但見他的臉色一陣暈紅，張開嘴來，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隨着這口鮮血的噴出，他巳激起渾身的潛力，運集劍上，向袁驥射去。

那突然暴張的劍芒以及發出的刺耳劍嘯足足可以洞穿數層鐵板，儘管袁驥手裏握着的是實劍，也會被一擊之下斷去。誰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袁驥在黎火飈噴出一口鮮血的時候，全身飛起，如同飛舞翱翔，射掠而出，他手裏的玉龍劍却脫手射去，發出強烈的光芒，劃出一道圓形的光弧，繞到黎火飈背後，穿射而入。黎火飈做夢也没想到袁驥巳練成了馭劍之術，他體內的潛力剛一提起發出，全身空洞，就像一座不設防的城池樣的，背後空門大露，在毫無防禦的情形下，巳被玉龍劍透體穿過。

他的嘴裏發出一聲大叫，兩眼睜得渾圓，全身顫動了一下，終於倒地死去。

不過，他是死不瞑目，眼中流露着強烈的驚訝，疑惑，隨着生命力自他體內消失，他的眼睛也變爲呆凝，睜得老大……

袁驥此時掠身在八尺之外，眼望着金蜈天尊倒地死去，雖是不住喘氣，却是禁不住心中那份興奮的感覺……

他凝望着黎火飈的屍體好一會，才想起羅刹夫人來。目光一閃，他發現那三個毒人不知何時都巳經被制，羅刹夫人也愣愣地望着黎火飈的屍體。

袁驥心中一陣激動，叫道：「娘！」

羅刹夫人顫聲道：「孩子，娘眞……不敢相信你……」她的淚水在眼眶裏不住打轉，緩緩的擧起手來，摘下罩在面上的面巾，張開雙臂，道：「孩子……讓娘抱抱你……」

袁驥衝到羅刹夫人的面前，緊緊抱住了母親。

羅刹夫人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默然半晌，柔聲道：「驥兒，爲娘的就是盼望有這一天，本來我還以爲到我死了之後，都不會看到……」

袁驥喉頭咽哽，道：「娘，苦難的日子巳經過去了，妳老人家以後可以與爹爹……」

羅刹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唉，娘只要見到你成人就心滿意足，至於……」

袁驥抬起了頭，道：「不要提過去的事情了，今後孩兒要好好的孝敬你們二老，希望妳老人家能……」他的話聲被一陣更大的爆破聲响打斷，那陣陣霹靂聲响，彷彿是慶功的爆竹聲……

在這爆破布聲裏，袁驥拉着羅刹夫人的手，往山谷躍去。

這時白霧巳經散去，陽光燦爛輝煌，象徵着一個美好光明的未來……

（全文完）

殭屍番生

·本文承自第108頁·

曹大帥立即問：「醒來後又怎樣?」

錢可通想一想。「比較虛弱一些，同時因爲這地方陰氣太重，多少總會有些影响。」

「什麽影响?」

「這倒不是問題，將她移到陽氣較重的地方便是了。」

「那是日光之下。」曹大帥反應倒也敏銳。

「日光太重陽氣。」錢可通又想想。「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還是不要移動她。」

「那到底怎樣?」曹大帥着急地問。

「找些陽氣較重的男性進去房間圍着他便成。」錢可通說得很認眞的。

曹大帥立即把手一揮。「大家立即跟我來。」

錢可通立即一句：「我們可要在外面等着。」

「你們不是男人?」曹大帥奇怪。

錢可通苦笑一下。「我們這些練習茅山術的人多少帶一些陰氣。」

曹大帥一想。「還是我們這些軍人陽氣重。」

錢可通故意仰天一望，脫口一聲：「不好——」

「什麽不好。」曹大帥也給嚇一跳。

「時辰快到了，你們快進去。」

「什麽時辰快到……」曹大帥實在不明白。

「別問這些，快進去，再遲便來不及，倩文無可救藥的了。」錢可通一臉緊張之色。

曹大帥一聽那裏還敢再問下去，連聲呼喝：「快跟我進去——」當先奔出。

那些士兵那敢違抗命令，急急跟在曹大帥後面，一窩蜂地湧去。

錢可通看着，脚步却是往後退，吳興一旁靠近去。「師兄，我現在佩服到五體投地了，連一條死屍你也以變回活人。」

錢可通即時轉身往外跑，大發旺財的反應一些也不慢。

他們在錢可通說那番話的時候巳想到目的是在騙曹大帥等人進去房間，找機會逃走。

吳興也不是笨人，看在眼內，連忙亦拔脚開溜，對錢可通的醫治倩文他原就有些懷疑，但錢可通後來認眞，又不由他不有些相信。

他甚至有些懷疑師父傳授的時候有些偏心，現在他當然完全明白是什麽回事。

曹大帥是怎樣的一個人，到現在他又怎還不清楚。

那到底過了多久，錢可通吳興四人當然不知道，曹大帥終於在怒吼聲中衝出來，後面跟着那些士兵。

錢可通吳興四人這時候巳遠在數里外，當然聽不到曹大帥的怒吼聲，却没有停下，繼續往前奔逃，一直到他們認爲安全的地方。

以後他們有什麽遭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全文完）